

征服者貝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作家出版社

征服者貝萊

第三卷

偉大的鬥爭

丹麦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陈　蔚　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征服者貝.萊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867　字數258,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張11$\frac{1}{8}$　插頁4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6500册

定价1.10元

Martin Anderson Nexø
PELLE EROBREREN
——Den Store Kamp——

本書根据 J. Joly 法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LE CONQUERANT(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5)并参照 J. Muir 和 B.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ö: PELLE THE CONQUEROR (Peter Smith, New York, 1950)轉譯。

內容說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去世的馬丁·安德逊·尼克索是現代丹麦伟大的無产阶級战士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說三部曲——"征服者貝萊"、"狄蒂——人的孩子"和"赤色分子莫尔頓"。在这三部曲中，作者徹底地批判了資本主义制度，揭露了法西斯走狗的面貌，反映了丹麦工人运动的發生和發展，暴露出机会主义者的丑惡面目，指出了革命的眞正道路。三部曲中貝萊和莫尔頓就是两个鮮明对比的典型人物：貝萊成年以后的历史成为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代表，而莫尔頓的一生却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典型。

三部曲的第一部"征服者貝萊"又分为四卷，是作者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間写成的。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生活"描写貝萊的前期生活；第三卷"伟大的斗爭"和第四卷"黎明"描写貝萊的后期生活。也就是在第三卷和第四卷里，作者以丹麦开展中的工人运动为背景，写出在首都环境里的貝萊。在这时期，他的世界观和活动方面开始轉变——他开始現出了自耕农的面貌，越来越脫离工人运动，走上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道路。

第三卷"伟大的斗爭"，描写貝萊从小城市来到了首都哥本哈根。他开始住在貧民窟"方舟"里，深入了解了工業大都市中工人和貧民的生活，体驗到在首都做一个鞋業职工将受到怎样残酷的剝削，然而首都的生活更使他进一步看到工人的团結力量。通过工人运动老前輩斯多尔嘗，他开始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起自己的領导能力。他吸收了几次失敗的教訓，終于領导首都五万工人在伟大的斗爭中获得全胜。这就是丹麦工人运动史上一次輝煌的大斗爭——1898年的大罢工。作者描写了这次斗爭运动的慘酷而伟大的場面以及在共产国际紅旗下的工人示威运动的盛况。但是領导这次运动的貝萊却盲目地認为罢工运动胜利后，已不必采取革命行动。他所梦想的工人的乐土，事实上只是一个新的牢獄。作者用一个梦作为本書的結束，暗示着貝萊下一阶段所将走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錯誤道路。

第一章

一群孩子正在潮湿的院子里游戏，有的攀吊在楼梯栏杆上，有的在柱子中間跑出跑进，嘴里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塗黃油的面包片；有的匍伏在粘湿的石版上爬。空气又潮又冷，如同在一口古井里一样，早已使他們的小嗓子变得沙哑，也使他們脸上生滿了湿疮。可是从那通到巷里去的隧道似的过衖外面，这时却有一陣陣暖風和正在开花的树木的香味，从附近那些兵营里吹送过来。

他們玩的"騎士过桥"游戏已經結束了，最后一个騎士跌进了黑水；"汉斯和格萊特"已經安全地逃出了疯子温斯列夫的洞穴，爬上陰沟洞口的鉄栅，躲进了姜餅鋪子；恰巧鋪子門口也有一方鉄栅，他們可以用一根木棒或菜梗伸进去戳那个女巫。木棒和菜梗在姜餅鋪附近垃圾箱里多的是，至于女巫呢，反正人人都知道她是誰！她不时从地下室里跑上来，揮着火鉗把这些孩子赶散。

这可以說很有点像是眞实的事，甚至还眞有姜餅香味从楼上那个財主奥尔逊屋子里飘下来——因此这就不能說是一个神話故事了！可是这时候，疯子温斯列夫也許会从他的洞穴里爬出来，开始講述他怎样在德国人侵占丹麦期間，替国王把黃金偷运出去，沉在海峽的最深处。国王的財宝整整装了一船。除了温斯列夫一人，誰都不知道船沉沒在什么地方，現在却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这

是一个惊人的秘密，它会使人人都想昏头脑的。整个航綫圖就藏在他的双排鈕扣的背心上：他只要将手指把鈕扣一顆一顆的摸过去，再往下摸，便找得到沉沒財宝的地点了。不过，由于年深日久，有几顆鈕扣已經脫落，因此他已經無法再找出这一次的航綫；孩子們天天都在帮助他找。这是一件很紧张的工作，因为国王已經等得很焦急了。

此外，他們还有許多更有趣味的玩意兒，例如，仰臥在滑溜的石版上玩安妮所發明的"幸福"游戏。如果你从下面黑暗的地方抬起眼，通过狹窄的楼梯口，向上望那亮光光地浮游在上面的天空，然后再突然回头往下看，那么就只能看見一片漆黑。这时，在黑暗里，原来是放垃圾箱和小便的地方，飄动着一个个黄色和蓝色的光圈。这些浮在眼前的变幻無穷的彩色就是远游到幸福的地方去寻找一切不可思議的宝物的路径。

"我看見許多好东西啦，我也知道这些是什么，可是我偏不說出来！"孩子們神秘地点着头，还做了个手势，喃喃地自言自語。

即使是"幸福"，也会玩膩了的。然而，在木扶梯底下那个用圓鉄柵盖着的陰沟洞口，也就是安妮的爸爸淹死的地方，却是这些孩子們玩不厭的場所。污水的涡流里經常不断地冒出水泡，使孩子們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恐怖；年紀較大的姑娘，常常叉开两腿，站在这鉄柵上，讓下边冲上来的一股冷气吹得很舒服，輕声地叫喊着。这鉄柵的确就是通到地獄去的道路，如果你定眼多望一会，就可以看到一股墨似的水流在底下流动，每分鐘都有腐臭的气息冲上来，直扑到你的脸上；这就是魔鬼坐在陰沟底的角落里透大气。如果你把眼睛从这个無底洞口挪开，那么，原来是半暗的院子便显得非常光亮了。所以，無論你要一个光明的或黑暗的世界，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創造。

經常有一些孩子在那边匍伏着，担惊害怕地向下面窺望；整个夏季，总有一大群蚊蝎在从污水沟里吹上鉄栅上面来的一股小風里飞舞着。它們会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冉冉下降，然后又倏然飞上去，宛如魔术师手里的象牙球。有时底下的气流把整个蚊群吸得很低，但是它們随即又飞起来，在那从隧道似的过衖吹进来的風里，成群地东飘西蕩，很像一个跳舞的鬼魂。姑娘們常常对蚊蝎凝視，不禁提起自己的裙子，裊娜地跳上几步。爱尔維拉·奥尔逊就是在这里学会她最初的舞步，現在她正在把許多富家子弟跳到傾家蕩产。还有那家具商的女兒，到聖彼得堡去了之后，已經差不多成了个大公爵夫人了。

在这狹窄的院子四周，每一層楼上，都有一个承載楼梯的陽台突出来，因此院子里只剩得有一片很小的空間，在这空隙的地方，横七竪八地挂着晒衣繩子，晒滿了洗碗布和小兒衣服。破烂的木楼梯一屈一折地沿着墙升上去，到一个突出的陽台口消失了，但又在这个陽台上面显露出来，这样一直通到屋頂下的擱楼口。

从这些陽台上和走廊里，有許多門通到各个住戶人家，或者通到那作为这座房子的心脏的一个很长的中央甬道里去。只有在畢勃曼所住的那一面，从二層楼以上，旣沒有陽台，也沒有走廊，这是因为时間把它們消耗了；所以那地方只有光光的楼梯。陽台和走廊的擱栅突出在墙外，活像許多掉光了牙的牙齦，还有一根繩子从上边吊下来，讓上下的人可以抓一把。因为給許多人抓过，这繩子已經又黑又滑了。

在一个酷热的六月天，日光像大火似地灼耀在这个深院的上空，沉重而朽烂的楼梯又活躍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它們在森林里的时代。人們在这些楼梯上一批一批地上上下下，人影晃来晃去，陰暗的地方充滿了不断的談話声。晒着的小兒衣服上滴下酸味的腆

子水，从陽台上一層一層的淋下来，一直淋到地上。在那些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像緩慢的溪水似地縱横四散的地方，孩子們就在这里游戏。木楼梯格格地响个不止，宛如在互相磨擦的老树枝，泥土和苔蘚的潮湿气味一直冲进人的咽喉，凡是手摸得到的地方，都蒙上了一層粘膩。

人的眼光看到几步之外，就給楼梯挡住了，但是在这楼梯背后，你当然感覺得到另外有一个世界。当那些漫长的过道上的房門一开一閉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住在这个“方舟”① 底里的許多人的声音；嬰兒的啼哭，病人和残废人的呻吟哀嘆。許多人就在这里头过了一輩子，从来不受惊扰，也从来不敢走出到日光底下。

在畢勃曼所住的那一边，污水管从墙里戳出来，好像一些山魑木魅在树林里猙笑，张开了嘴巴，还生着灰白的长鬚。这些水管上滋生了許多淡紅色的水蛆，时常成团成塊地跌落在院子里。墙上的隙洞里长着一丛丛垂挂下来的青草。污水順着这些青草不住地淋下来，好像是树林里的湿草丛。

在翠綠而潮湿的陰暗地方，有几只花紋古怪的癩虾蟆，像小水怪似地蹲在各自的洞里，它們身上的毒液閃着亮光。上面，在三楼的楼梯口，挂着安妮的芙蓉鳥，在扭轉脖子，对着头頂上光亮的天空歌唱。

院子里，人来来往往个不停，都是些怕見陽光的，他們不是从“方舟”里出来，便是走进“方舟”。大多数是妇女，衣服穿得很古怪，脸色憔悴而蒼白，表面还有一層黑翳，好似陰暗已經影响了她們的皮膚，萎靡了她們的精神，可是她們的眼睛里却显出一种狂热的光。

---

① 上帝命挪亚造方舟以避洪水，見“聖經”“創世記”第六章第十四节。作者以“方舟”作为这座穷人大楼的名字，大概比喻其中居民都是义人。

几个矮小的老人，平时总是躺在黑暗的角落里等待寿終的，現在却蹓到走廊上来，对着头上光明的天空，聳起鼻子来呼吸了两三次。“这是太陽啊！”他們很高兴地互相告訴。“啊噫！今年冬天我們可不会很容易就伤風感冒了！”

第二章

楼頂上，从畢勃曼的擱楼里面，走出来一个青年人，站在平台上。他脸上笑迷迷地向着明亮的天空望了一会兒，然后低下头，順着危险万状的梯子跑下来，也沒有抓一把扶手的繩子。他的腋下挾着一个蓝布包袱。

“瞧那个小丑！对着太陽直笑，好像不怕把眼睛害瞎似的，”妇女們把头伸出窗外来嚷着。“唔，他究竟是乡下人！現在他是去交他的活兒了。誰知道他要在这兒蹲多久，替那个吸血鬼賺面包？瞧着吧，在这兒耽一个时期，他的脸馬上就要不見血色了！”她們很关心地望着他的背影說。

在底下院子里玩的孩子們，听到他走下楼梯，便都抬起了头。

“你今天有沒有好的皮子給我們，貝萊？”他們一窩蜂的围着他嚷。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片漆皮和人造鞣皮。

“这是給皇上做新皮靴剩下来的！”他一边說一边把碎皮分給那伙孩子。于是他們大喜大笑，笑到气都透不过来。

貝萊完全跟从前一样，只是身子更加挺壮，脚步也更有劲道，并且还长出了淡黃的小鬍髭。他那双招風耳朵已經稍稍縮进去一些，仿佛現在用不到那样使劲了。他那双蓝眼睛仍然是非常天眞，

看不出是非好歹，虽然它們現在显出了一种神色，好像什么都騙不过他似的。他那一綹“幸运的鬈髮”依然閃着金黃的亮光。

狭窄的街道上永远籠罩着浓瘀秽浊的空气，似乎从来不换上一些新鲜的。房屋又肮脏又难看，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可能坍下来。凡有日光照到的窗口，总有些肮脏的被单晒着。一条横街上停着一輛救护車，妇女和孩子們围在車周围，起劲地等候担架伕把伤病人抬出来。貝萊也跟他們在一起。样样都要有他的分。

他常常故意不挑最近的路走。京城对他来說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都和自己的家乡不同，每天都会碰到許多新奇异样的事情。貝萊很乐意一切都从头做起，他还有着以前那种什么都想参加，什么都要有分的强烈欲望。

在一条通往运河边的巷子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挑衅似地拦住了他的去路。

“媽媽生病了，”她向上指着一段陰暗的楼梯說，“要是你有錢，就跟我来。”

他正想馬上跟了她去，但是忽然發現住在这条街上的那些老妇人都在把鼻子貼着玻璃窗偷看。

“在这里你得自己小心点兒！”他对自己这样說差不多已經是第一百次了。

糟糕的是他很容易把这种警惕忘掉。

他沿着运河走过去。看着那些古老的碼头，运蔬菜的木船，还有倉庫，高高地开着一排一排的大倉門，装着吱吱略略直响的滑車，这一切都使他想起蓬霍尔姆。有时也有載运陶器和鲜魚的船只从他的故乡开来停泊在这里，于是他就可以得到一些故乡的消息。不过他很少写信回去，因为沒有什么大成就可以报告，目前他只是勉强过得去，向索尔特借的路費还欠着沒有还呢。

但是好日子快要到来了！貝萊对自己的前途絕不怀疑。京城里地面这样大，一切都無法估計；万不可能的事情似乎都有成为現实的可能。貝萊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事業来，这也是毫無疑义的事。这里到处都有大堆大堆的金銀財宝，即使旁人也能到手，只要他有胆量去拿。在这里，財运好比一只金鳥，只要稍微用些灵巧的手法，就很容易捉到它了，——机会多到像神話一样。貝萊自信总有一天会捉到这只金鳥，至于是什么时候和什么方法，这就得怀着信心等待机会了。

在一条通向菜市街的小巷里，他看見一大群人，聚集在一家鉄工厂門口，挤了滿街，正在对那些污黑的鉄工們高声呼叫。这些鉄工們成群地站在厂門口，犹豫不决地互相观望着。

“这是什么事情？”貝萊問。

“这是因为他們賺的錢不够活命，”一个老人回說。“厂主不肯加工資。所以他們就采用了一种新式的傻办法，据說是从外国学来的，在那边这个办法很有效果。这就是說，他們突然放下工作，光着头走到大街上，吵吵嚷嚷，然后再回进去干活，正像小学生在休息时間一样。他們这样进进出出已經两三回了，現在一半人在街上，一半还在做工，可是厂門已經鎖上了！無聊！这种方法会增加工資才怪呢！絕对不会；我們当年是客客气气地請求，多少总得到一些。要晓得，我們無論如何总是老百姓，我們打哪兒去找飯吃？現在，他們反而損失了整个礼拜的工資啦！”

工人們一筹莫展，只是老站在那里机械地望着办公室的窗口，平时所有的决議都是从这里發出来的。群众中不时起一陣不耐煩的騷动：他們擎起拳头向那窗口示威，还大声呼叫着要求他們的工資。

“他不肯把我們規規矩矩賺来的工資發給我們，这个强横霸道

的家伙！"他們叫喊着。"好狠心啊！人家家里有老婆兒女等着，外加还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这个害人的家伙，竟要搶人家嘴里的面包！难道厂主眞的就不肯回我們一句話，那怕就是打个小小的招呼，也好讓我們回家了，难道眞要我們餓着肚子睡覚嗎？"

于是他們發出一陣恶意的低笑，向街心吐涎沫，随后，那些茫然無主的脸又轉向着办公室的窗口。

許多人給他們提供了意見，各式各样的意見，可是他們仍然作不出任何决定来。

"眞糟糕，要是沒有一个人能領导我們，怎么办？"他們垂头丧气地說，还是呆呆地望着。

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唯一的办法了。

"选出几个同志来，讓他們去和厂主談判，"有一位站在旁边的先生說。

"說得对！就叫爱立克逊去罢！他懂得拳头的作用！"工人們喊着。那位不相識的人聳聳肩膀便走开了。

于是有一个高大壮健的工人走到了楼梯边。

"你带得有鉄錘吧，爱立克逊？"有人喊。

爱立克逊在楼梯上回过身来，揮揮他的拳头。

"当心！"他們对着窗口叫喊。"要不然他会害苦我們的！"忽然大家都静了下来；原来那沉重的大門鎖上了。

貝萊张开嘴听着。他不知道工人們想怎么样，就是他們自己恐怕也不很知道；但是無論如何，这一切总是一个新鮮的玩意兒！这些人并不用乞哀的方法去要求他們应得的权利，而是准备用拳头来爭取；他們也不像家乡的大力士爱立克和一些别的人那样先得喝飽老酒才干这等事情。"京城到底是个京城！"貝萊想着，又私自庆幸自己居然来到了这个地方。

一队警察踏着正步过来了。

“讓开！”他們一边吆喝，一边冲向人堆里，想把他們赶散。但是工人們却不肯散开。

“我們不拿到工資决不走散，”他們說着，反而更逼近大門。“这是我們工作的地方，我們是在要求工資，是的，我們要求工資！”

于是警察开始驅逐看热鬧的人，每赶一次，人們勉强退后几步，又站住了哈哈大笑。貝萊背上挨了一下，他馬上轉身对那紅脸的警察看了一会兒，便一边嘟噥着一边揉着背脊走开了。

“他打了你嗎？”一个老婆婆說。“哼，这个無賴！他就是住在这兒附近的一个砑布女工的兒子；現在居然拿警棍打起自己人来啦！眞是混帳东西！”

“走开！”那警察映着眼命令那老婆婆，还用身子去挤她。

她退进了她的地下室，在里边大声咒駡，駡得涎沫都从她的牙齿落尽的嘴巴里噴濺出来。

“好哇，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給你換过尿布，現在你对我这老輩也行起凶来了！你想用棍子打我嗎？弗萊特立克，你就打吧！你听从老爷們的命令，向我們强横霸道的，就因为我們穿的衣服不够好！”她气得通身發抖，灰黄的头髮从头巾里松散下来，拖在給皮膚病变黑了的起皺紋的額上。她簡直像一座火山。

那队警察开正步走过克尼泊尔桥，一群野孩子叫囂着，用手指塞在嘴里吹着唿哨跟着他們走。不时有一个警察回过身子来，于是这群孩子便返身奔逃，但是一映眼又跟上了。警察們暴躁不宁，他們几次三番地握紧拳头，几乎要动手打人。他們竟好像一批犯人，被小孩子押解着上法院去，大人們看了都哈哈大笑。

貝萊沿人行道走去。他正在發戅脾气。他覚得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涌身高跳起来，一头撞在地上。这是他幼年时候害病

的残留病态，今天又在發作了。他清楚地看見过大力士爱立克向那农庄管家扑过去，一个倒栽葱跌在地上，后来就終身变成了白痴。其次，他面前又涌現了那个大力士，孔武有力的大个子，可是給人家迫害到死；人們都像狗一样地攻击他，可是一嗅到有权有势的人，他們便搖尾献媚了。而他，貝萊自己呢，也曾在市政厅挨过笞刑，后来人們就像指摘大力士一样地指摘着他說，“瞧，他又弄得沒落了，眞是个社会的渣滓！”不錯，他也曾懂得过什么是正义，也懂得过正义給他招来了什么祸殃。但是現在他已經掙脫了奴隶身份，而来到一个新世界里，在这里，正人君子对于警察連看都不屑看一眼，讓街头的頑童和老太婆去对付他們。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貝萊很想置身于这个世界；他很想在这里有他的一分。

这是礼拜六的傍晚，倉庫里有好些职工和縫衣女工，都是来交活計的。工长照例要挑剔这些縫好的活兒，在發付工資以前，总要把它們乱扯乱揉，弄得它們不成样子，于是便咒罵工作做得不好，有时还要千方百計地剋扣工資，借口物料給弄坏了。他对妇女特别苛刻，她們只好一声不响地站着，不敢还嘴。有人說他对于不肯順从他的要求的女工，总是故意吹毛求疵，加以留难的。

貝萊站在那兒看着，心里十分憤怒。“要是他敢对我有什么話，我就和他打一架！”他心下想。但是那工长把他交的活兒連望都不望一眼便收了下来——噢，对了，因为是畢勃曼交来的！

但在付錢的时候，从后边房間里走出一个身材坚实的汉子；这就是皇家御鞋匠梅耶尔。他从前从德国到丹麦来做散工的时候，还是穷得衣不遮身，食不果腹的。他的手艺并不怎么高明，但是他懂得怎样使别人替他工作。他毫不理睬工人們对他必恭必敬的問候，就在貝萊面前站住了，挺出的大肚子頂着柜枱，鼻子里高声地哼着，盯着这年輕人看。

“新来的嗎？”他終于問道。

“这是畢勃曼的助手，”工长微笑着回答。

“唔！畢勃曼，他有办法！你工作，他拿錢去喝老酒，是不是？”这皇家御鞋匠說罢便哈哈大笑。

貝萊脸紅了。

“一有可能我就想自己干的。”

“好，好，你可以和工长商量商量。但是这里不要加入工会的人，你要記住。我們用不着这些家伙。”

貝萊咬紧了嘴唇，不声不响地把包袱布塞进怀里。以前曾經有人邀他加入工会，他沒有同意，但这一禁止却使他感到非加入工会不可了。他很快地走上柯布馬格尔街，經过煤市街，折进豪賽尔街。他知道那掙扎圖存的鞋業工会的会长就住在这条街上。在一个陰暗的地下室里，他找到一个矮小的补鞋匠。这想必就是他所要会見的人了。于是他便走下那几級台阶去。他想不到一个工会会长竟会住在这样一个寒傖的地方。

靠窗坐着一个两頰凹陷的人，低倒了头正在換一只破鞋底；从那里看得見过路人的脚，就在他的头上行过。房間底里站着一个女人，正在爐子上煮东西；她手上抱着一个小孩，另外有两个較大的孩子躺在地上玩弄鞋楦。房間里又热又悶。

“您好，同志！”貝萊說。“我能不能加入工会做会員？”

那人惊异地抬起了头，他的愁苦的脸上仿佛現出了一下笑容。

“你有这胆量嗎？”他慢慢地問，“加入工会得付出很高的代价呀。請問你是在給誰做工？”

“給梅耶尔，柯布馬格尔街上的。”

“这样說来，他知道你是工会会員，就馬上会歇掉你的。”

“这我都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偏要入会。不能由他来决定

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况且，总有一天我們要和他算淸賬的。”

“我也这么想。不过我們人太少了。誰要是一入会，馬上就挨餓，也只好馬上就退出！”

“我們必須想办法扩大我們的队伍，”貝萊豪迈地說，“才可以有一天叫他关門大吉。”

会长的衰疲的眼睛里閃現出一股亮光。

“对，他媽的，我們总要叫他关門才好！”他揮着拳头喊。“他害苦了所有的帮他賺錢的人；害我落到这个地步，淪落在这里做补鞋匠，眞不要脸；他使我們的同行全都弄得非常困苦！哎，这冤仇有多深，同志！”血冲上了他那凹陷的面，脸上登时紅起来，接着便咳嗆了。

“彼得逊！”那女人听了，憂急地扶着他的背脊喊，“彼得逊！”她搖着头直嘆气，帮他支持过这一陣咳嗆。“只要一談到那个皇家御鞋匠，彼得逊便像見了鬼似的，”她等他嗆停了之后說。“他眞是不懂得做人。唔——要是人人都像梅耶尔那样聪明，不管旁人的閑事，那么总有些人現在会身子坚坚实实地賺大錢了。”

“閉嘴！”彼得逊憤憤地說。“你是个妇道人家，这种事情你不懂的。”

于是那女人便回到爐灶那边去。

彼得逊塡好一张表格，貝萊签上名字，付了一礼拜的会費。

“現在你得赶快想办法脫离那个吸血鬼，”彼得逊恳切地說。“一个正派的工人是不应該帮助这种东西的。”

“我是被迫到这样做的，”貝萊說。“我在乡下一点也不懂得这些事情。不过現在是要一刀两断了。”

“好，同志！我們来握握手，祝你幸运！我們必須繼續努力，說不定会得到胜利的。老实对你說，你使我恢复了勇气！你去多多

的宣传，多拉些会員，开会別缺席，开会通告会在‘工人报’上登出来的。”

这工会会长使劲地握了握貝萊的手。貝萊踏着輕快的步子向北桥新区走了去；他覚得心里很痛快，兴致勃勃。

这时正是工人們放工回家的时候；他們有的三五成群，有的踽踽独行，但都是低头慢步，在一天的劳苦之后，有点感到疲倦。这里另是一个新的世界，跟“方舟”大不相同。房屋都是新造的，很整齐，横梁直柱，有一致的規格。路上行人們都是一直向前，从每个人的气度上，一眼便看得出他的行業。

这个区是社会主义和新理想滋生繁荣的地方。貝萊在做完工后，常到这兒来走动，見識見識这一类的事情。他并不了解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也还不敢向这里头大胆迈进，因为他覚得自己在这兒还是个陌生人，但是这里却分明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在吸引他。

今天他却忘了他是个陌生人，迈开大步，过了桥，走入北桥街。現在他是个工会会員了，他和别人一样了；如果他願意，可以走到任何人跟前去和他握手。在这些人的脚步中，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好像是軍人在行軍；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集体意識的支持下，他覚得愈加胆粗气壮了。

他心情非常愉快，仿佛在过生日似的，覚得必須庆祝一下。酒店門开着、工人們三五成群地走进去。但是貝萊可不想坐在那里灌黄湯。只有在潦倒不堪的时候，人們才可以干这种事。

他在一家点心店的樹窗前面站住，专心地比較着各种不同花色的糕餅。他想进去花二十五欧勒来庆祝这个紀念日。但是他首先該把事情計划个妥当，免得事后追悔。当然，他必須选择一样从来沒有吃过的东西，困难就在这里。許多糕餅都是空心的，而他却

打算把这一頓点心当作晚餐呢。

問題眞不容易解决，正当貝萊将要克服困难的时候，忽然有人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是莫尔頓站在他背后，滿脸堆着他从前那样和善的微笑，仿佛他們之間从沒有过意見似的。貝萊心里倒覺得很窘，一句話都說不出来。他背弃了他惟一的好朋友，現在可不容易飾辞辯解啊。但是莫尔頓却不要他作任何解释，只是紧紧握着貝萊的手。他那蒼白的脸上高兴得發亮。他仍然有着那一副令人感动的飽經憂患的脸色，使貝萊不得不捐弃前嫌。

“啊，眞想不到我們会在这里碰到！”他很天眞地笑着說。

莫尔頓就在这点心店的作坊里工作，刚才出去散了一回步，現在回来，打算在开始夜工以前先睡一腮。

“跟我进来，我們至少可以閑聊半点鐘，还得請你吃頓点心。”他还是从前做学徒时代的那个老样子，絲毫沒有改变。

他們一同走进大門，走上后边的那个楼梯。莫尔頓跑进店堂里，取了五塊拿破仑式的奶油冻蛋糕回来。

“你瞧，我还記得你的口味，”他笑着說。

莫尔頓住的小房間是一个屋頂底下的尖形擱楼，两面有窗，从那里看得見鱗次櫛比，一望無际的屋頂，一行一行地展延出去，宛如大花园里的許多花畦。一縷縷青烟正在从無数烟囱里升起，像云霧似的籠罩了全市。南面远远望得見海滨的卡尔伏博德大街，西边屹立着弗勒得力克斯堡山和建筑在山上的皇家堡邸，高聳在烟云之上。另一方面是公有林，再外边，在灰窑厂的烟囱后面，就是海灣了，那里船舶蚁聚，帆檣林立。

“怎么样，这景致不坏吧？”莫尔頓得意洋洋地問。

貝萊还在了望着，从这个窗口轉到另一个窗口，一句話也不回

答。这就是他自己和全国穷乡僻壤的一切貧苦人所一心向往的京城——也就是他們可以从而摆脫穷困的“乐土”。

他曾在全市各处都走过，嘆賞它的宮室財富，發現它比自己向来所想像的大得多。这里的一切都是气派宏大；昨天才建筑起来的，到今天便得拆掉，重新建筑更富丽堂皇的。这里花样是这么多，尽有穷人發迹的机会。

可是貝萊对于全城的情况还沒有正确的概念，直到現在才看清这个城市的整体。它整个兒展开在他的脚下，有的是宮室，有的是教堂，还有高聳在一大堆一大堆房屋上空的工厂的烟囱。下面街道上淌着一股黑压压的人流，不断地在推陈出新，絡繹不絕，好像是从一个永远不会枯涸的大海里翻上来的波浪。这些人各有各的目的；从这样高的地方是看不見的，但是他們的确像螞蚁一样奔波劳碌，各人都在把他身上担負的一点点东西加到这座来自天涯海角的珍宝所堆成的山上。

“这里大概值得了几百万吧！”貝萊終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說。

“自然罗，”莫尔頓站在他旁边說，“这一切都是人的手——劳动人民的手——造起来的。”

貝萊吃了一惊；这是多么古怪的想法。不过这畢竟是事实，如果你仔細想一想。

“但是現在可落进了別人的手里！”貝萊笑着說。

“正是，他們用狡猾的陰謀从我們手里夺了过去，像誆騙小孩子的东西一样，”莫尔頓悶悶不乐地回說。“但是孩子做的事情在法律上是不生效力的，而穷人們就一向都是孩子。不过，你要知道，現在他們开始在长大起来了，总有一天他們会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的。”

“如果我們自己动手去取回来，准不会有好处，”貝萊深思地

說。

"要是我們团結起来，就不会沒有好处了——我們不是人数很多嗎？"

貝萊很注意地听着。他从沒有想到团結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一向認为工人們当然应該組織起来，但这不过是为了使他們的行業得到更好的条件而已。

"你就像你的父亲，"他說。"他也常常是往大处着想，要爭取自己的权利。前些时候我还想起过他，很佩服他的决不甘心被人践踏在脚下的精神，而你在当时却認为他使你丢脸！"

莫尔頓低下了头。

"我受不了那些資产阶級的侮辱，"他低声說，"我只看到他搞垮了自己的家庭，使我們蒙羞受辱。当他精神錯乱，發狂暴怒的时候，我覺得他十分可怕；我每逢梦到兒童时代，醒来还常常是滿身冷汗的。可是現在我却以我是'大力士'的兒子自豪了。我自己力气不大，但是我也許有一天会做出些事情来，叫人家大吃一惊的。"

的确，他沒有力气。像他这样沉靜而文弱，眞叫人难以相信他是那位壮碩的石工的兒子。他还沒有把飽娣在他發育时期斲伤了的元气恢复过来，破身过早似乎还在影响到他的健康。他还有一种少女似的爱舒服的傾向，他的房間里收拾得整整齐齐，鏡子旁边的花瓶里甚至还供着鮮花。

"你这些花是从哪里来的？"貝萊問。

"当然是买来的！"

貝萊忍不住笑了。世界上还有哪一个男子汉肯花錢去买花？

但是書籍却沒有惹他發笑。在書籍和莫尔頓的古怪而隐藏的能力之間，似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莫尔頓現在已經有了滿滿一架的書了。貝萊取下几本来翻看。

“这是关于什么的？”他怀疑地問。“看来像是些講学問的書。”

“这些都是关于我們的書，关于新时代怎样到来，和我們应該怎样准备迎接它。”

“唔，这是你的方便，”貝萊說，忽然沮丧起来，“你有書本上的知識帮助你。我們就只好耽在老地方，沒有法子进步了。”

莫尔頓連忙轉过身来向着他：

“那是老一套的牢騷話！”他激动地說。“人們都唾弃自己的阶層，想轉到另一个阶層去。但是，天知道，关鍵并不在这里！我們正要留在原来的地位——鞋匠，面包师，大家在一起，但是我們要求公平合理的生活条件！我們一千个人中也只有个把人能爬得上去，讓其余的人蹲在老位子上看了眼紅！但是如果不是社会用得到他，要利用他去压迫自己人，你以为他們会容許他爬上去嗎？‘现在你自己可以看到了，一个穷人，只要他肯干，就能够發迹到这样。’这就是他們对你說的甜言蜜語。我們也大可不必埋怨社会；如果不能人人都变成有錢人，該埋怨的是群众自己！我的天！誰叫他們自己不要做有錢人的！因此人們就把你当作羔羊，你也只好乖乖地跟在他們背后咩咩的叫！不行，我們应該团結起来，要求和我們的工作相称的工資，讓我們过舒服的生活。我說一个工人的劳动收入应該和一个医生或律师一样多，也应該受到和他們一样的教育！这是我的主张！”

“我一句話使你大發脾气了，”貝萊平靜地說，“不过你的話和你父亲临死时躺在工棚里所說的那些囈語恰恰是一样的。他幻想一个普通工人家里也該像老爷們家里一样，墙壁上挂得有画片，还有一架鋼琴。”

“他这样說过嗎？”莫尔頓說，同时抬起了头，仿佛在傾听一个天上来的声音。接着他就沉思着。

貝萊也在低头沉思。难道这又是所謂“新时代”了嗎？这样看来，要人們团結起来眞是有道理的，团結得越多越好。

“这些事情我不很懂得，”他終于說，“但是我今天已經加入了工会。在应該做大事情的时候，我可不願意站在旁边看热鬧。”

莫尔頓微笑着点点头。他已經有点倦意，几乎沒有听見貝萊在說些什么。

“現在我要睡了，到一点鐘才能起来工作。你住在哪兒？我改天来看你。我們居然在这兒碰头，我眞是挺高兴的！”

“我住在克利斯汀灣，在‘方舟’里，你大概知道那个地方。”

“眞奇怪，你怎么会找到那个地方去。‘方舟’我是很熟悉的，报上常常提到它。住在那里头的人很杂，形形色色都有。”

“这我可一点兒都不知道，”貝萊回答，覺得有点不愉快。“我对那些人倒是有好感的。……很难得，我們会在这兒碰到！多好的机会，唔？我眞是个混蛋，一直避开着你！不过那是在我十分潦倒，对一切人怀恨的时候！現在我們之間决不再会有絲毫隔膜了，你放心罢！”

“很好，但是現在請你走罢，”莫尔頓微笑着回答；他已經把衣服脫下了一半。

“我走了，我走了，”貝萊边說边拿起帽子；但还站了一会兒，再看一眼京城气象。“但是你刚才說的話可眞好！”他忽然說，“如果我身上有全体穷人所有的一切力量，我就立刻进攻，把这一切东西全部征服！如果把这么一大堆財富拿来分給大家，那时世界上就不会再有穷人了。”

他高高举起双手，仿佛已經拿到了全城似的，哈哈大笑了一陣。他好像渾身都是劲道。莫尔頓躺在床上睡眼惺忪地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于是貝萊便走了出来。

畢勃曼一直在家等着貝萊，当貝萊終于回来的时候，他恶狠狠地駡道：“混賬东西，你在轉些什么念头？像个老爷似的在街上逛，叫人家在这里工作到眼睛都快要爆开！喉嚨干得要命！你要是再这样的耍無賴，我可要發起脾气来跟你算賬了！”

他伸出了双手，装出很可怜的样子，可是貝萊不想回他的話；他已經不再把畢勃曼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了。

“活見鬼！叫我老等在这兒，簡直只好剝下衣服来买酒了，你这位老爷却逍遙得很！”

貝萊正在站着数这礼拜賺得的錢，一瞥眼看着畢勃曼，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两条精赤的發青的大腿，正在垫膝皮底下瑟瑟地顫抖，和他穿得整整齐齐的上身以及道貌岸然的鬍鬚对照之下，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好，你笑罢！”畢勃曼說着，自己也笑了起来。“但是如果你逼得我把褲子卖給那个底下收旧衣裳的老婆子，你还能規規矩矩地走上楼来嗎？还有那些該死的小杂种，他們乱喊着：‘畢勃曼發神經病了！’天曉得，我沒有發神經病，不过不穿褲子罢了，糟就糟在这里！还有这些該死的沒有遮盖的楼梯！奥尔逊家那个下女就赶上了机会，我相信她什么都看見了！你把旧褲子借給我穿穿罢！”

貝萊打开他的綠箱子，把他的工作褲子拿出来。

“最好給你那只菠菜綠的木箱上再加几道鎖，”畢勃曼气呼呼地說，“我們住得这样靠近天，很可能会有賊呢！”

貝萊装作沒有听懂他的意思，仍然把箱子鎖好，然后抽着他的短烟斗，踱出到陽台上。

蒼蒼茫茫的暮色从海面升起，籠罩在屋頂上。有几只鴿子在那兒飞翔，翅膀上还照到最后几縷殷紅的斜陽，再看楼下院子底

里，已經是黑暗了，望下去好像一重深紫色的蒙霧。那个上街去卖唱的風琴手已經回家，此刻，正在那兒給舞蹈的孩子們演奏，像每天傍晚一样。“方舟”里的居民都出来，站在陽台上，遥遥相对地說长道短或爭吵口角。不时有一陣悠揚的乐声升起，大家便都靜默一下。这是瘋子溫斯列夫，在“方舟”底他那个洞穴里坐着吹笛子。他在吹笛子的时候，經常是躲藏起来，不讓人看見的，好像一只有病的野兽躲在它的窟穴里發抖一样。美妙的笛声从他藏身的地方顫巍巍地传出来，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悲歌或哭訴，使“方舟”里那些心緒不宁的人都不禁肃然靜听。

現在溫斯列夫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人們听他的笛声覚得比較好过些。但是当他的神經病發作的时候，就仿佛有魔鬼附在他身上，使他吹出那么一种瘋狂的調子，使听的人感到非常恐怖，那时整座“方舟”里的腐朽的木头似乎都在膨胀开来，变成一个巨大而可怕的、隱藏着許多妖魔鬼怪的一団漆黑的森林。人們必須力持鎮靜，才可以免于陷入更深的絕望。住在四楼的那个赶丧車的，平时的酒德总是很和善的，这时候却会凶暴地打老婆；住在这些小房間里的人，差不多都在喝酒吵架，作为辟邪退魔的自衛。还有那楊生的哭穷怨命，自尽在陰沟里，这件慘事也要归咎于溫斯列夫的笛子。但是这件事也沒有人再提起；溫斯列夫还是繼續吹他的笛子，楊生的自杀也像别人一样，死了就算了。

現在是魔鬼被穿上了鼻环，溫斯列夫的笛声像和煦的輕風似的打动了人們的心灵，使他們心花怒放。这正是他愉快的时候。貝萊住到这兒来虽然还不久，对于这一切却已經很熟悉，并不被这种事情所惊扰，因为他武装着一身征服者的鎧甲，那是爸爸拉賽在梦想中給他的。

下面第三層楼的陽台上，正在發生着另外一件値得注意的事

情。一株天竺葵和一些纏繞在断梁废栅上的常春藤，糾結着一直往上爬。横梁上挂着一盞紅紙灯籠，一道吉利的光輝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夏夜仿佛在这一片乱石地里找到了一个安乐窝。楊生太太和她的女兒安妮坐在灯底下做針綫；安妮的脸紅紅地像一朵夜里的玫瑰，她不时抬起头来望望貝萊，微微一笑，心神不定似地搖搖头。于是貝萊轉过身子，换一个方向，交义着的两只脚頻頻更换，像一匹戴上眼遮的馬一样的不宁静。

就在他背后，邻居弗兰逊太太正在她的小厨房里忙着。向陽台的門是开着的，她不住地嘟噥着，一半是对貝萊說，一半是自言自語，她講着她的关节炎，講着她死去的丈夫，講着她的不成器的兒子。这可怜的老妇人，她的确应該發泄發泄怨气。

"我的天，我从早晨忙到晚，再从晚上忙到早晨，永远在給費迭南做飯，而他却懶得回来一趟都不肯。我又不能到处去找他，只好坐在家里，替他耽心，替他蒸热伙食。你看，至少这些东西是他要吃的，他肚子餓了自然会回来的，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說。啊，不錯，我們的青春时代很快就要过去了。你为什么站在那兒像一只祭神的羔羊似的呆看着？楼下那个姑娘尽在跟你点头，頸子都快要点断了！是的，男人都是可笑的家伙；他們假装胆小怕事，可是給我們女人招来不幸的又是誰呀？"

"她又不是眞要我，"貝萊呶呶不休地說，"她不过是玩弄我罢了。"

"正是，正是，年輕姑娘总喜欢玩弄白老鼠，一直到給猫兒来搶了去！你这样一个又年青，又漂亮的小伙子，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兒發愁，也眞該自己覚得丢脸了。你只有把她制伏下来，才会有一个好老婆到手！"她說着把胳膊肘在他腰里推了一下。

于是貝萊才拿定主意，沿着扶梯咯吱咯吱的走下三楼，打走廊里踱过去。

“你今天为什这样拿架子？”楊生太太說，一边騰出地方来讓他坐。“你知道你随时都是受欢迎的。何必这样装腔做势呢？”

“貝萊是近視眼，他看不到我們这边，”安妮点着头說。

她望着他微笑，头向后仰，张着嘴巴，潔白的牙齿在灯光下閃亮着。

“明天天气会好嗎？”那母亲問。

貝萊用一个气象学家的神气对那一小片天空望了一望，肯定明天会是晴天。安妮笑道：

“你会預測天气嗎，貝萊？那么你脚上一定有鷄眼吧？”

“别胡說八道，孩子！”母亲說着，假装要打她。“明天如果天气好，我們打算到森林里去玩。你和我們一道去好不好？”

貝萊心里很高兴去，但是还有点迟疑不决。

“我們一道去吧，貝萊，”安妮說着，把一只手擱到他肩上，“这样你就好做我的伴兒了。你要晓得跟老太太在树林里玩，多么厭气；可是我要保衛我的自由！”

她說着作了一个反抗的姿势。

“那末我們就从北門乘公共汽車去；我不要坐火車。”

“出北門？可是早已沒有北門了，媽媽！三角場上还可以趁得到車子。”

“好，那么就从三角場去，你这个伶俐鬼！人們把什么都拆掉了，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做姑娘的时候，北門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从那里望得見我原来住过的村子，夏天夜里再沒有比城头上好的地方了。那时你簡直不会覚得冷；尽管衣裳单薄，心怀却是很快活的。”

安妮走进厨房去煮咖啡。門还开着。她一边做事一边哼着歌曲，还不时插嘴講話。随后她用一只裂了縫的托盘端了咖啡来給貝萊。

“今晚你脸色有点特別！”她突然惊异地說，摸摸他的額角，疑問似的看着他。

“今天我加入了工会，”貝萊回說。一件不平常的事情留給他的印象还很鮮明活躍，他覚得似乎人人都应該看得出来。

安妮嘲諷似地笑起来：

“所以你額角上的黑印就是在那里打来的嗎？瞧呀，媽媽，你瞧瞧这个商标！”她把貝萊的头轉过去向着她的母亲。

“啊，流氓！”老妇人笑着說。“她給你的脸上抹了煤烟啦！”她用舌头舐湿了自己的围裙，給他揩抹干净，安妮站在貝萊背后双手捧住他的头，不讓他动。

“算你运气，幸亏貝萊的脾气好，”老妇人一边揩一边說，“不然他准要生气了！”

貝萊只是和顏悅色的微笑。

这时，那赶丧車的出現在走廊上，正待轉上四楼。“晚安！”他走过他們身边时，用他的深沉的低音說，“我还应該說，祝你們胃口好！”他胳膊底下挾着一只大火腿。

“我的天！”楊生太太悄悄地說。“他又带一只火腿回来了；这就是說，他又花完了一礼拜的工資！他們火腿咸肉吃不光，可怜的人，可是难得有面包。”

“方舟”里面的声音已在一个跟一个地寂靜下去。每逢开門，便从长长的过道里传出来的小孩的啼哭声，在放工归来的母亲們奔进屋子抱过孩子来喂奶之后，已在漸漸低弱下去变成抽噎。惟有一个孩子，無論母亲在家不在家，总是哭个不停，因为那母亲的

奶已經干了。

从楼下地下室里，有一陣惺忪的搖籃歌声传上来；这是"領娃娃的格蕾玳"在哄她的洋娃娃睡覚。那些眞正的母亲可并不唱歌。

"只有她才能唱，"安妮的母亲說。"眞有孩子的母亲們可沒有气力唱了。而她的孩子是不要吃的。人穷的时候，这就大不相同了。"

"今天她还給她的洋娃娃洗熨衣服呢，她爸爸明天回来，她要使它穿得整整齐齐。她爸爸是个中尉，"安妮說。

"他明天回来嗎？"貝萊天眞地問。

安妮哈哈大笑。

"个个礼拜日她都在等他回来，可是她从来还沒有看見过他！"

"唔，唔，那有什么好笑的，"老妇人說，"她在幻想里还是很快乐的，况且她有撫恤金，不用在錢上操心。"

第三章

貝萊醒过来，發現安妮站在他床边，擰他的鼻子，还模仿他那副滑稽可笑的怪脸嘴。她是从屋頂下的过道里进来的。"你为什么在这里躺着，"她兴奋地說，"我們在等你呢！"

"我沒办法起床，"貝萊带着一副可怜相說。"畢勃曼昨天晚上把我的褲子穿了出去，沒有回来，所以我只好躺下来再睡！"

安妮格格地大笑。

"要是他永远不回来怎么办？你只好像揚恩媽媽一样，永远躺着不起床了！"

貝萊不禁也笑了起来。

“我的确不知道該怎么办！你們去罢，我只好不去了。”

“不，那不行，”安妮坚决地說，“我們只好把野餐籃子拿来，在你的被窝上开餐了，反正你的被子也是和青草一样的顏色。……但是等一等，我有办法了！”

于是她閃出房門一溜烟穿出过道，半小时后，她回来了，把一条柳条紋的褲子抛在他床上。“拿去，大傻瓜！快点穿起来！我跑去找到那个赶丧車的家伙的女兒瑪丽，她在她主人家里做工，她便把她主人平时穿的褲子借給我。但是明天早上准得送还她，不能讓她主人知道。”

安妮才一走，貝萊立刻穿上褲子。他刚要动身，便听見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原来是畢勃曼上楼来了。每到一个轉弯处，他必定一只手拉着繩子，一只手揮揚着表示累乏的样子。女人們在周围走廊上和楼梯口駭得尖声叫喊。他倒覺得有趣。他那滚圓的大头顱高兴得亮光光的。

“别多嘴，孩子！”他一看見貝萊便很和气地对他說，“别开口！”

他站在門洞里打噎。貝萊一把揪住他的領口。

“我的礼拜日穿的褲子呢？”他气憤地問。原来这时畢勃曼穿的是他自己的旧褲子，但是貝萊的新褲子又到哪兒去了？

畢勃曼疑惑不解似地望着貝萊，他那昏昏欲睡的神气显出他在努力回想过去的事情。忽然他吹口哨似的尖声說道：

“你說的是你的褲子嗎，嗯？你是說褲子嗎？你問我你的褲子在哪里嗎？那你为什么不馬上間我？你的褲子……唔，我把它当掉了！”

“你把我的好褲子当掉了？”貝萊嚷起来，吃惊到不禁放松了揪領口的手。

“是的，不說假話，是我把它当掉了！你也用不到这样动肝火

呀！你又吃不了我。有話总好商量，千万不要动肝火！”

“你是个贼！”貝萊喊，“你就是个贼啦！”貝萊嚷着。

“輕点，輕点，朋友，不用罵人，我口袋里一个錢也沒拿到。我畢勃曼是个規矩人，你要知道！你看，这是什么？你拿什么来換？”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当票，显出一副受了重大侮辱的神色遞給貝萊看。

貝萊气呼呼地扯了一扯領头；他已經气得要發昏了，但是这有什么用处？他看見安妮和她的母亲已經走出門来。安妮戴着一頂闊緞带的黃草帽，打扮得非常动人。她母亲手上挽着装食物的籃子。她小心地鎖上門，把鑰匙藏在門口的小地毯下面。于是她們出去了。

和这个混賬的畢勃曼是無理可講的。他狡猾地微笑着，在貝萊身边打轉，好奇地看着他的脸，但是尽力保持着貝萊碰他不到的距离。

“你生气了嗎，唔？”他同情地問，仿佛在和小孩子說話似的。“气很了嗎？但是你要两条褲子干什么，朋友？眞的，你为什么要两条褲子？”他的声音很有些詫异和譴責的意味。

貝萊从床底下取出一双旧的女童短靴，走出他的擱楼。他縮着身子从低斜的屋頂和房間后壁之間走过去，碰到橫梁就赶紧低头，走到中間那条长长的过道——房間就在它的两边，他立刻就听到一片嘈杂的声音。所有的房門都敞开着，这条过道成了公共的起居室。咒罵声，談話声，还有孩子的啼哭声，乱哄哄的把人家的耳朵都要震聋，簡直好像在一个蜜蜂窝里。

“这地方太吵鬧了，”貝萊想，“我明天要搬走了。”

这是他早就想到了的，現在才决計結束和畢勃曼的同居生活了。

在一个开着的房門口，站着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正在擦皮鞋；她束着一条亚麻布围裙，長得拖过脚踝骨，因此她时时踩着围裙的边緣。房間里有两个男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二岁，两手插在衣袋里，正在屋子里来来往往的踱步。他們穿着干淨的衬衫，看上去好像两个年輕的家长。这就是搭救貝萊的那个小人家。

"你的靴子修好了，瑪丽，"貝萊說。"我沒有办法把它修得更好些。"

她高兴地把靴子接过去，仔細察看鞋底。貝萊是用旧皮修补的，可是他用蜡把鞋面擦得精光雪亮。"整得多美丽呀，"她說着便以感激的眼光望着他。

两个男孩子走过来和貝萊握手。"要多少錢？"年紀大的那一个問，还神气活現地将手去摸着口袋。

"慢慢再算罢，彼得，我今天忙着呢，"貝萊笑着說。"到新年里再算罢。"

"今天我也要和他們两兄弟出去玩玩！"瑪丽說，脸上高兴得發出光彩。"你是要和安妮跟她的母亲一起到森林里去，我們全都知道。你去罢！"她带走带跳地送貝萊走到楼梯口，站住在那里，微笑着看他下楼。她今天眞像一个小孩子，平时那副精明世故的老妇人样子完全不見了。

"你可以走大楼梯下去！"她对他喊。

从擱楼上有一道小楼梯通到大楼梯，这大楼梯是装置在屋子內部，专供临街的那一部分住戶使用的。这是"方舟"里的貴族区，这里住着的是年老的海員，退休的水夫長，和一些有經常收入的人。租用地下室做生意的煤店老板，废鉄店老板和那个买卖旧衣服的老太婆，也都住在这兒。

这些寓所都有两个房間，沒有厨房和穿堂，可是在每一个楼梯

口，靠門边的角落里，每家都有一个洗碗槽，上面有一个木盖子。把盖子盖上，这个洗碗槽就可以很方便地当凳子坐。

貝萊赶上他的游伴的时候，她們已經走到克尼泊尔桥了。

"你怎么耽擱了好久，"安妮挽着他的胳膊說。"那'小人家'生活过得怎样？瑪丽对她的靴子大概很高兴吧？这可怜的姑娘已經有两个礼拜天不出門了，因为她沒有鞋子穿！"

"其实她只要来找我，"貝萊說，"我很欠他們些情分呢！"

"你别以为她肯这样做！这'小人家'是很要面子的！还是我硬把她的鞋子拿出来的。"

"可怜的小家伙！"楊生太太說，"看他們彼此相依为命，眞叫人感动，他們眞能够苦干！但是你为什么挽着貝萊的手呢，安妮？你这是什么意思？"

"挽着手一定要有意思嗎，媽媽？貝萊今天是我的男伴，他得保护我啊！"

"保护你防避誰？恐怕是防避你自己吧？这可不容易！"

"防避大伙兒强盗，他們会在树林里打劫我，把我綁走，你得花一笔大錢去贖呢。"

"我的天，我倒情願花錢把你送掉呢，要是我有錢的話！但是你瞧，天色多么青蓝。这太陽，照在人背脊上，多舒服。它叫你一直暖到心窩里呢。"

他們从三角場坐上公共汽車，沿着海濱开过去。車上挤滿了快活的乘客，有几个滿头大汗的人正在互相嘲謔，引得人們笑个不停。車后塵土飞揚，像烏云似的升得比沿路高架上的黑色水箱更高。海峽里的船舶都张着帆，但是并不开动，一切都在欢度安息日。

动物园里非常清凉。山毛欅树的叶子还是很幼嫩光滑，这些百年乔木身上好像披上了鮮艳的节日盛装。"嗨，这树林美丽得

很！”貝萊喊道，“好像一个古老的巨人娶了一个年輕妻子！”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进一个眞正的山毛櫸树林，他覺得仿佛在一座教堂里。

游客很多，在这美好的天气里，哥本哈根全城的人都出来了。人們在日光下陶醉着，信步走去。他們在叶丛下叫喊和歌唱，单为了發泄發泄兴致。有些人在林子里自乐其乐；搖搖巨大的树枝，發声怪叫，也只为了听听他們自己的声音。还有些人，戴着白帽子，在一堆小树丛旁边齐声唱歌。这时草坪上还有成群結队的孩子在捉迷藏，或者像小猫一样在草里打滚。

楊生太太很有自信地走在前边，她对这地方是很熟悉，所以在前带路。貝萊和安妮一声不响地并排走着。安妮的神情好像很古怪，很疏淡。当貝萊挽了她的手想走上一个斜坡的时候，她起初似乎全不覺得。她的手纖柔而且粘膩。她仿佛在梦游似的只管向前走，全身都毫無生气。

“她又在梦想了，”貝萊說，很不快意地放掉了她的手。她的手就疲軟地挂了下去。

老妇人回过头来，眼光閃閃地看着他們。

“这林子許多年来沒有这样美丽的了，”她說，“自从我做小姑娘的时候起，从来沒有这样美丽过。”

他們走上“隐士居”，从那里穿过一塊草坪，又进入森林，走到开設在管林人的小屋里的茶室，他們就在那里喝咖啡，吃自己带来的点心。然后又往前走。楊生太太一年难得到林子里来游一回，所以要想玩个暢快，無論两个年輕人怎样反对，总不能說服她。这里充滿了她的少女时代的回忆，她想重温一下旧梦。

随便說什么都沒有用处。如果他們懶得跟在她后面走，他們尽可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們仍然耐住疲劳，孝順地跟着她走。

他們眞是太傻了！

在通往拉华德去的小路上，游人比較少得多。"这里倒还是那样僻静，像我年輕时候一样！"老妇人說。"这里眞有味道，树叶长得这样浓密，眞是爱人們談心的好地方。現在我要在这里坐一会，脫下靴子来松散松散，我的脚有点痛了。你們管自己去玩一会兒等我罢。"

但是这两个年輕人互相看了一眼，便在她身旁坐了下来。楊生太太已經脫掉了她的靴子，把脚踏在青草上取凉，一边說道：

"今天很热，石头都是滚烫的，不过你們俩倒好像不覺得热！你們为什么这样呆看着？大家在草地里亲个嘴罢，沒有关系，看了也叫人快活！"。

貝萊老是不动，但安妮却膝行到他身边，不慌不忙地摟着他的头，吻了他一下。于是温柔地对他瞅着，好像一个女孩子看她的洋娃娃似的。她的帽子已經滑下到脑后，她的白皙的前額上和嘴唇上冒出晶瑩的汗珠。此后，她便快乐地一笑，突然把他推开了。

貝萊和老妇人采了些野花和山毛櫸的嫩叶，坐在那兒整理。安妮仰臥在草地上，眼望着天空。

"别再那样呆望了，"她的母亲說，"这对你沒有好处。"

"我在玩'幸福'啊，我好久沒有玩这个了，"安妮說，"可是在我們'方舟'里看得見更多的东西，这里太亮了。"

"不錯，孩子，那里看得見更多的东西——一条臭水沟和两个小便池。那样的黑暗，还說是幸福。不，人应該有足够的錢，可以在整个夏天的每个礼拜日到郊外来玩玩，在空曠地方长大的人，便不容易一輩子給关在肮脏的四壁中間了。現在我想我們該再往前走了。我們已經浪費了許多时間。"

"哦，我躺在这里多么舒服！"安妮懶洋洋地說。"貝萊，請你把

我的围巾垫在我头底下！”

从他們背后的树上飞起了一只大鳥。“瞧，这鳥多大！”貝萊用手指着喊。那鳥张着两只大翅膀慢慢地飞下来，不时扇动几下，使空气变成一股劲風，随后又低飞下来，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天啊，这大概是一只老鷹！”楊生太太說，赶忙伸手去拾起她的靴子。“我不要再耽在这兒了，誰知道这畜生会跟你开什么玩笑。”她立刻系上鞋带。貝萊不禁笑到眼泪都淌出来。

“这只是一只鶴，貝萊，你說是不是？”安妮抬起头来說。“多蠢的鳥，老是飞得那样急，又老是对我們这样紧瞧着，倒像是个近視眼，要是我变了它，我一定閉攏眼一直飞上天空。然后再搶飞下来，不管飞到什么地方，总可以碰到些东西。”

“那是一定的，你准会跌在海里淹死，”她母亲說。“安妮老是想碰上什么东西，因此她手里已經有的东西就抓不牢了。”

“不，那是因为我手里根本沒有什么东西呀！”安妮伸开两只空手笑着說。“你能抓得牢沒有到手的东西嗎，貝萊？”

四点鐘左右，他們去到許萊斯威格紀念碑，那里有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开会。貝萊从来沒有参加过宣传演講的大会，他对这种新思想的了解全是从人家談話中听来的。这些思想只是和他自己的感想有所共鳴，但是他还沒有体驗过任何眞正使他震奋的事情，只听到一种嘈杂而单調的閑响，像他在兒童时代听到木屐的声音一样。

“唔，看上去京城里所有的党員都到齐了！”楊生太太带点輕蔑似地說。“你在这里可以看得見哥本哈根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他們的人数其实并不多，虽然他們說整个社会都是屬于他們的。但是事情并不像他們所宣传的那么順利。”

貝萊皺着眉头，沒說一句話。关于这件事情他自己知道得太

少，不能跟别人辯駁。

那一群人使他大为向往。这是好几千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在这里集合，他覺得非常明白，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也是和他們一道的，”他很得意地再三再四对自己說。他覺得有需要这样說，同时还回想一下过去。啊，如果那皇家御鞋匠不說那些話，刺激他立刻去加入工会，那么他現在仍然是置身局外，像个异教徒一样。昨天的入会在他来說等于受了洗礼。在和这些人結合之后，他的感覺就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和别人在一起时的感覺。当几千个声音一齐歌唱——歌唱新时代就要到来的时候，他通身打了一个寒噤。他覺得好像打开了一道心門，一种紧紧地閉鎖在他心里的东西見到了光明。

講台上有一个棕色头髮的人，正在激昂慷慨地高声演說。群众紧紧地挤在他面前，张开了嘴，屏住呼吸，人人都抬头看着他。有的还被他感动得模仿他的动作。每逢他在台上說完一段特别精警的話之后，群众中便起了一陣表示贊成的喃喃声。可是并沒有人大叫大喊。

他談到匱乏和貧困，談到走向所希望的目的地的艰苦道路，正像从前以色列人滿怀信心地駕着聖經上的方舟駛过曠野一样，穷人們也怀着他們的希望經过了許多苦难的岁月。如果一个队伍被打垮了，馬上就有另外一个队伍搴旗而起，終于到了天亮。現在他們已經到福地的进口，他們手上都有証件，証明他們是这塊土地的合法的主人！

貝萊承認这一切都是事实。如果說貝萊也有过什么經驗的話，那就是上帝的选民在曠野里的辛苦的流浪。这是一个最大的貧困的象征。这些話在他听起来象是早已很熟悉了的。但是那人的議論的博大精深却使貝萊深受感动，那人的演說不是在啓發他

的理智，而是好像刺入他的肌膚，与他身体內部已經在騷动着的东西相会合。他声音中传达出来的憤怒也感动了貝萊；他的話打中了人們的旧創伤，它們就像一个毒瘤似的破开了，使听的人松一口气，感到安慰。貝萊在田里做工和看牛的时候，他就听到过这种响亮的声音；当时他也覚得需要大声疾呼一下，用他的声音来压服群众。不錯，应該要能够說这样的話，一会兒雷霆万鈞，一会兒溫和平靜，像古代的先知一样！

这个密集的人群，有着同一的思想和感情，表現出一种特殊的力量。貝萊已經不再是一个孤单的，連謀生都有困难的可怜的鞋匠了。他站在这里和这个巨大的整体联成一片，他覚得这群众的力量也在他身上脹大起来——好比一个小指头也分受到全身的力气。从这个强大的团体中产生出一种本能的必胜的信心，在鼓励貝萊勇往直前，去向世界挑战。他的肌肉紧张起来，周身洋溢着無比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只想大踏步向前迈进，征服一切。他头脑里轉的只是一种無限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貝萊以前曾經屡次幻想到自己迷失在云雾里，但最后总是安然回来，脚踏实地。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地上，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付沉重的担子。安妮的胳膊擱在他的手上，他輕輕地捏了一把。但是她并不注意他；她也在出神。他看着她那美丽的頸子，又俯身向前去看她的脸。寬大的黃草帽使她脸上照着一派金光。她那紧张而沉滞的容仪，一直向前凝視着的眼色，都显示出她的心灵在激动不安。

"把她也抓住了，"貝萊心里很高兴地想，"她也着迷了。"

他覚得他們俩，一个男的和一个妻子，都有着共同的兴趣，这眞是很了不起的。

正在这时候，他偶然向安妮注目的方向望了一望，登时覚得心

上一陣剧痛。远远地在草坪上，有一个人独自站着，不和群众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而俊美的男子，很像青年时代的岩石农庄庄主。日光在他褐色的皮膚和細軟髭鬚上閃动。他回过脸来对他們看看，好像有一股大海似的吸引力。

安妮吃了一惊，仿佛从沉睡中醒过来，發現自己在貝萊身旁，才安了心。

“他是个海員！”她用一种很奇怪，很遙远的声音說，虽然貝萊并沒有問她。

“眞奇怪，她怎么会認識他。”貝萊气恼地想，把挽着她的手縮了回来。

但是安妮立刻就把他的手拉了回去，按在她的柔軟的胸膛上，仿佛想給他一种保証似的。

她偎倚在貝萊的胳膊上，两只眼睛盯着講台，两只手抖索不定地忙着弄她的头髮。

“你老是这样的不安靜，孩子，”早已坐在他們脚边的母亲說，“讓我在你的膝盖上靠一会罢；刚才我坐得怪舒服的。”

“好，媽媽，”安妮說着把姿势調整到适当的位置。她的声音很激动。

“貝萊，”她突然輕輕地說，“如果他走过来，我决不理他。不理他。”

“那么，你是認識他的？”

“不認識，不过有时候男人会过来和你說話的。如果这样，你就对他說，我是你的，好不好？”

貝萊本想不答应她，但是看見她在渾身抖索。“她發热了，”他同情地想。

在“方舟”里，人們很容易得發热病，这是从陰沟和腐臭的空气

里来的。

过了一会他又想："也許她是在对我撒謊？女人真是狡猾。"

但是由于高傲，他不想責問她，心里只想叉住那个不相識的人的喉嚨，問个明白。

这时群众在高声欢呼，連空气都为之震蕩。貝萊也跟他們一起欢呼。欢呼完畢之后，那个不相識的人已經不見了。

他們往赶集的市場一路走去。老妇人仍然走在前头。安妮一边走一边哼着曲子。她不时好像有所詢問似地望貝萊一眼，接着便又繼續边走边哼。

"在我倒沒有什么关系，"貝萊悶悶不乐地說，"不过你对我撒謊也是不对的。"

"我，我撒謊？啊呀，貝萊！"她惊訝地望着貝萊。

"是的，你是在撒謊！你和那个人一定有关系。"

安妮放声大笑，一个爽朗而天真的笑，但是一下子就停住了。

"不，貝萊，你想想看，我怎么会和他有关系？我从来沒有看見过他。我甚至从来沒有和男人亲过嘴——有过的就是你，但是你是我的哥哥啊。"

"我并不高兴做你的哥哥，一点也不，你要知道！"

"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嗎？如果有的話，那我真是对不起你。"她拉住他的手。

"我要你做我的妻子！"貝萊冲动地說。

安妮笑了一声，譏訕似地說道："你听見了，媽媽？貝萊要我做他的妻子呢！"

"曉得，曉得，我看見的，听到的，比你想得到的多呢，"楊生太太爽快地說。

安妮对他們二人望了一望，便严肅起来。"你是很好的，貝

萊，"她温和地說，"但是你不能带外国的东西来給我。你的情形我都知道。我做梦也从来沒有梦見过你。你到底有沒有这幸福呢？"

"我很快就会讓你看出我有这个幸福，"貝萊昂起头說，"不过你得等一些时候。"

"天呀，她又在嘟噥什么幸福不幸福了，"母亲回过头来說。"你何必拿这种废話来扫我們的兴。人家正在高兴的时候啊。"

安妮笑着对貝萊說："媽媽以为我脑筋有点不清楚，因为我小时候給爸爸在头上敲过一頓。"

"是的，从那时起她就有这些怪想头了。她什么也不做，就会胡思乱想，想她这些理想和希望。她会整天坐在窗子旁边呆望着，她会把她这种胡思乱想哄得楼下那些孩子比她更加疯疯癲癲。也不管我丈夫死后家里这样穷，她老是纏着我把什么事情都丢下不做，陪着她和她的洋娃娃在房間里打轉，唱'三位伯爵'的歌。哎，貝萊，你要知道，我为了她血都哭出来过呢。"

安妮只管往前走，笑着她母亲的責駡，嘴里还哼着曲子——正是"三位伯爵"的調兒。

"喏，你自己也听見她在唱了，"老妇人用胳膊肘把貝萊推了一下說。"眞是一点也不害臊，叫人簡直拿她沒有办法！"

市集上乱哄哄的，人声嘈杂，人人都在尽情戏耍，三五成群地来来往往，狂吹小孩玩的喇叭和汽球，像恶作剧的野兽一样，随时都有人凑近你的耳朵边来揿喇叭，使你吓一跳，或者忽然会有一个小流氓在你的衣裳后背粘上一些东西。

安妮很胆小，她走在貝萊和她的母亲中間，站都不肯站定。

"不，我們离开这个地方罢，随便到哪兒去都好，"她窘笑着說。

貝萊要請她們喝咖啡，于是他們繼續往前走，寻到一个有空座的棚子。哈罗！原来那拉手風琴卖唱的邻居跨在轉輪木馬上，恰

恰轉过他面前，在向他点头招呼。他把手放在嘴边，做成一个揚声筒似的，使他的声音高过一切喧鬧。“媽媽和奥尔逊家的人一起跟在你們后面来了，”他大声叫喊。

“我根本听不見他在說些什么，”楊生太太說。她今天不願意碰到“方舟”里的人。

喝过咖啡，他們又去逛貨攤，看看熙来攘往的人，也很有趣。安妮算了一个命，花掉二十五个欧勒，算命的說她将有意外的姻緣，有人从海外带了許多錢来向她求婚。她听得非常得意。

“我算的比他还要准得多，”楊生太太說。

“不，媽媽，你除了預言倒霉事情之外，从来沒有什么好話，”安妮笑着回答。

楊生太太碰見一个熟識的卖汽球的女人。她在她身边坐下来。“你們上那边去跳一会舞罢，讓我在这里歇歇脚，”她說。

于是这一对年輕人去舞棚里杂在看客里面站着。他們不时也花五个欧勒去跳一次舞。每逢有人来邀安妮跳舞，她总是搖头謝絕。除了貝萊以外，她不願意和任何人跳舞。

被拒絕的人站在几步以外，把帽子推在脑后，喃喃地說她的坏話。貝萊不得不責备她几句。

“你得罪他們了，”他說，“也許他們有点醉，会吵架的。”

“为什么一定要我和不認識的人跳舞？”安妮回說。“我只要和你跳！”她的眼色有些嗔恼，但在她这凛然不可犯的神情中，却含有一种媚态。貝萊毫不反对做她唯一的舞伴，如果有必要，他甚至还願意为了她而和别人打架呢。

他們将要走开的时候，他發現那个不相識的人站在舞棚的后面。他催促安妮快走，但是她却出神似地望着那些跳舞的人，絲毫沒有覚察。那人正在向他們走过来，貝萊相信安妮还沒有看見他。

忽然她警觉了，紧紧挽住貝萊的手。“我們走罢？”她赶紧說，牵了貝萊就走。

那不認識的人在出口处追上了他們，他向安妮打个躬。她并不抬头看他，但是她的左手却动了一动，仿佛想擱上他的肩膀。

“我的愛人不想再跳舞了，她很累了，对不起。”貝萊說过，便挽着她走了出去。

“幸而終于走开了。”在回向她母亲身边的时候，安妮感到放心似地說。“那些跳舞的都不是有趣的人。”

貝萊感到有些詫异；这样說来，她确是沒有看見那个人，而仅仅以为他是那些邀她跳舞的人們中間的一个！她怎么能看見他，这固然是無从設想的，但另一方面，她对周围的事物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感覚，好像她閉了眼睛也能看东西似的。大家都知道，女人能用眼角眉梢来看东西！还有，她的手又为什么动一动呢？貝萊不知道該怎样去理解。“反正都一样，”他想，“总之我可不再讓她牵着鼻子走了！”

他挽着她們母女两人的膀子，沿着树蔭走到公共汽車站。老妇人兴致很高；安妮不声不响地走着，讓他們談話。但是她忽然要求貝萊静一会。他詫异地望着她。

“我耳朵里听到一个美妙的声音，”她說，“但是你們一說話，这声音就停住了。”

“荒唐！这是你自己的血液在作怪，”母亲說，“月亮圓起来了。”

在回家的車上，貝萊默不做声。他不时把安妮的手紧握一下。安妮的手，暖和而微带潮潤，擱在車座上始終給他握着。

但是老妇人的豪兴还沒有消失。城市的灯火和幽暗沉静的海灣在她疲倦的心里激發起往事的追怀，于是她便以微微顫抖的声

音唱起歌來：

夜展开了翅膀，
天上綴滿星星，
晚鐘叮当地响起，
飞鳥归林，人家关門。
誰要是高兴出去，
有的是船在等候，
在美丽而平靜的海灣里
作一次逍遙的夜游。

但是从三角場回家的一段路，她走得很吃力，簡直跟不上他們了。

“謝謝你陪我們玩了一天，”她走进院子的时候对貝萊說。“明天我又得縫洗旧軍褲了。但是今天玩得总算很开心。”她嘴里嘟噥着，疲乏地走上楼梯。安妮躊躇地停住脚步。

“你刚才为什么說‘我的愛人’？”她突然問，“我根本不是你的愛人啊。”

“是你自己要我这样說的！”貝萊回答，他本想再多說几句。

“是嗎？唔，不錯！”安妮說着便急忙奔上楼梯。

到很高的地方，她回头对他喊道：

“晚安！”

第四章

貝萊和那“小人家”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他来到京城三天，被人把他的錢都騙光了，站在街头毫無办法的时候，是那三个孤兒

首先对他伸出援助之手。

他是雄心勃勃地来到京城的。他躺在大艙的木板上，在許多牲畜中間，一夜沒有睡着。他始終很兴奋，躺在那里給他自己和他的二十五个克郎訂出远大的規划。天刚破晓，他已經站在甲板上，向前面眺望，在瀰漫的霧气里，涌現出这个大都市的高楼大厦和工厂烟囪。飘浮在城市上空的一片蒸汽，給初升的陽光照映成淡紅色，使人感到这景致非常美丽而幸福。炮台和兵器庫之間那一段又长又宏壮的航道，給他很深的印象。船靠岸前，碼头上挤滿的那些人，車伕和搬运伕的乱叫乱喊，尽够使他头昏眼花，但是他早就拿定了主意，决不讓任何东西惊扰他；不然的話，要想不陷在这一团混乱里就很不容易了。

但是幸运早已給他安排好了一切。碼头上的人群中站着一个身躯壮大，神气和善的汉子，他像老朋友似的望着貝萊；他并不像别人一般的大呼小叫，只是輕言細語地說声“你好，老乡！”于是說他可以給貝萊安排膳宿，每天一共只要两克郎。在这喧嚣紛乱中間遇到一个同乡人，真是一件快事，貝萊便深信不疑地接受了他的照料。他显得十分殷勤，甚至不讓貝萊自己抗他的綠箱子。“我馬上会給你送来的，”那人說，而且对每一句問話总是很高兴地回說：“我会給你安排好的，一切都交給我好了。”

三天过后，他开始給貝萊一篇細賬，一共是二十五克郎整。奇怪得很，恰好是貝萊口袋里的全部財产。貝萊不甘心付这笔賬，但是公寓的掌柜艾勒比到街上去叫来一个警察，于是貝萊只好照付。

他带着他的綠箱子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該怎样办才好。正在非常为难，非常絕望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吹着口哨跑到他跟前来，問他要不要帮忙。“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可以帮你搬箱子，不过

你得給我二十五个欧勒，外加十个欧勒的小車錢。但是如果我帮你抬一边，那末十个欧勒也就行了。”他儼然像兜攬生意似的看着貝萊說。看他的年紀，最多也不过十岁。

“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上什么地方去，”貝萊說着几乎要哭出来。“人家把我赶出在大街上，我不知道到哪兒去才好。我在这城里一个人也不認識，我的錢又給人家騙光了。”

那小孩把头往后一摔，好像額角上撞上了什么东西似的。“哦，原来你上了当了！老哥，你落了一个騙子的圈套了。旣然这样，你最好跟我一塊兒回去罢——你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如果你不嫌弃睡在地板上。”

“如果你把我带到你家里去，你的爸爸媽媽会怎么說？”

“我沒有爸爸媽媽，我的姐姐瑪丽和我的哥哥彼得是不会說什么的。跟我来罢，說不定你可以在畢勃曼老爹那里找到工作。你是打哪兒来的？”

“蓬霍尔姆。”

“我們也是！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們还是小孩子呢。跟我走罢，老乡！”那小孩高兴地笑着，提起了箱子一边的把手。

尽管又是一个同乡人要想騙他，可是貝萊仍然跟了那小孩去。他的天性里从来沒有怀疑过人。

他就这样地在一个小孩的保护下，住进了“方舟”。那姊姊和哥哥对小卡尔的举动很为贊成，这三个孤兒平素都是靦覥地不大和人接近的，跟貝萊却很快便亲热起来。因为是在街上找到他的，所以他們把他看作一个年长的同道，一个需要他們保护的外乡人。他們带他去观光这个大城市，他們又帮助他在畢勃曼那里找到工作。

郊游后的第二天，貝萊便搬到屋頂下的一間空着的擱楼里，就在那“小人家”的邻近。

瑪丽帮着他搬家，并布置整理；貝萊和畢勃曼分了手，这种被剝削和被欺侮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他心里感到很愉快。現在他可以直接和老板們打交道，并和其他同志們平等往来了。在种种关系上，过去那一段时期眞是一个丢脸的时期，但是他对畢勃曼并不怀恨；他在这几个月里从畢勃曼学得的东西，比他在乡下当学徒的整个期間所学到的还多呢。

他从旧貨店里买了一些必要的工具，又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张作台和一张床。作为一个开端，他从御鞋匠那里領到一些做童鞋的材料，讓他在空閑的时候做。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却是从菜市街上的别克老师傅那里得到的。

别克是一个老派的人；他的顧客多半是住在克利斯汀灣的那些守夜人，引水員和老海員。他虽然是生长在哥本哈根，可是他的神情却像个乡下鞋匠。他穿着一双女兒做給他的帆布拖鞋，一早就在家門口吸长烟管。他对手艺抱着旧式的看法，他很满意貝萊能够精打細算，节省皮料，也不怕縫补一双旧的油皮鞋。别克不肯把工作發出去做，貝萊也願意到他們的作場里去工作。但是他不願意照旧式办法在老板家里膳宿。

这一番改变从第一天起便有了好处。貝萊非常热心地工作着，开始儲蓄一点錢，預备归还索尔特的借款。他現在盼望着将来有那么一天，他可以把爸爸拉賽接到这兒来。

每天早晨，当擱楼上那些睡意惺松的人急急忙忙地打那很长的过道里走去，要赶在六点三刻工厂放汽笛之前去上工的时候，貝萊已經坐在他的房間里敲着他的錘子了。如果别克那里有工作在等着他去做，大約七点鐘他便上作場去。此外他也从“方舟”里的居民那里接受一些活兒。

貝萊現对于生产情况已經有了經驗，这种經驗好比一粒有發

芽力的种子，落到那里就在那里抽芽生长，开花結果，总有很好的收成。他摆脫了一个剝削者，已經使情况有了好轉，只要把另外一个剝削者也去掉，那么，全部收入便都是他的了。

这种想法好像是一个幻想，但是貝萊并不想爬到天上重又跌回地上。他已經有了实践的經驗，現在他想知道的是他到底能爬到多高。他一边在做工作，一边在思想上从各方面来考虑这个問題，詳細加以研究。

要畢勃曼做一个中間人固然是多余的；誰都可以不靠他的帮助而領到工作，何必要拿酒去灌他那貪得無饜的饞嘴呢。但是貝萊所做的鞋子，为什么一定要从御鞋匠手里轉过，才能卖給顧客。讓那御鞋匠高車駟馬，过豪华的生活，这难道就更合理些嗎？貝萊难道不能直接和顧客建立关系，像抛开畢勃曼一样地把梅耶尔也抛开嗎？当然能够的！据說这个御鞋匠一年要交三万克郎收入的所得税。“这笔錢应該由我們这些給他做工的人平均分派的呀，”貝萊一边釘着鞋釘一边想。“这样，爸爸拉賽就不用再困守在家乡过苦日子了。”

这是一件很現实的事情，一笔实在算得出来的賬，显然是和他素来所相信的命运毫無关系。这个信念一直隐藏在他心里，在任何事情上支持他，使他感到理直气壮，虽然它并沒有給他以任何有效的帮助。一种从几世紀以来的貧困中滋长出来的本能使他記得穷人应該坚忍。这种信念是历代前輩相传下来的思想遺产，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他应該忠誠地保持着它。像他以前的千千万万穷人一样，随时准备和不可知的敌人斗爭，直到他死，就把这信念遺传給他的后一代。貝萊也承袭到这种信念，但是如果他也不能使这种信念成为现实，那么这信念还将活生生地传給后人的。总之，这一个幸福的梦并不是专給某一个人的成功的諾言，而是一个总

的諾言，它从几世紀的苦难中产生出来，像一种永恒的召喚似的在感动每一个人。

貝萊心里深深地怀着这种無尽的苦悶，好像是一种無限的忍耐。在他周围的世界里，他观察到天資常常是很有作用的，但忍耐又更为有用。他已經習慣于縱然失去了成功的机会，可是决不失去希望。在漫长的生活的道路上，希望常常發出动人的音調，正如："黃金鋪路的大街的城市"，"乐园"，或是"救主的光荣重回地上"等等①。貝萊曾将信将疑地听过这些調子；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希望的声音从来沒有唱出过和飲食，衣服，房屋，农場有关的歌曲，所以叫他怎样去找出路呢？他只好坐着默想，怎样才能迅速而容易地把这个世界上的好东西分到一分；他自己都想不到为什么有这样急迫的需要。

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群众的意識觉悟了。他們不再逆来順受，盲目地俯仰随人，而是左右彷徨，不知走哪一条路才好。到了时候，奇迹也不会灵驗了。因为有一种恶势力压住他們的大希望，使它無法实现；所以他們必須自己动手把幸福送出世来！

一向迫使他們安于貧苦的那种頑固的宿命論思想也动搖了；群众不願意再在愚蠢的忍耐中被压制了。那些一輩子按照習慣，早晨上班，晚上回家的人，現在都停下来提出离奇的問題：他們这种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甚至头脑最簡单的人，对于一切事情的成規定制也大胆怀疑起来了。現有的制度并不是本該如此的；这里头就有一个叫人痛苦的貧困的原因。現在，第一步已經走动了，人們都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們手痒痒地想摧毁阻碍他們的东西，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們却不知道。

① 这些都是聖經上关于永久幸福的名詞。

这好比起了一陣旋風，把一切界限都冲破了，一切都陷入混乱。一些从来不为人所知的力量起来了，使最稳健的人都为之迟疑，为之动摇。以前为了一片面包而像猫狗一样匍匐听命的人，现在也有了坚强的意志，宁可被打倒在地上而不肯低头从順了。有些明哲保身的人，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一辈子，现在也不再安于现状，一言不合，便立刻就走。在艰苦劳动中养成的耐性已經从脑子里被赶出去了，向来安安静静地肩負着一切重担的人，这时也变得和怀孕女人一样地易怒，乖张，不大好說話。他們的心好像是被一种無形的力量逼迫着，努力想打开一个坚厚的硬壳，讓里边的新东西出来。你可以从他們的惶惑的眼光，从他們的像患高热病似的向空处猛揮一拳的傻气的姿态里，看出他們的苦悶的冲动。

这种使群众疯狂起来的騷动，声势吓人。群众仿佛在静候着一句从黑暗中發出来的話。他們很快地从心里抛掉旧習慣和旧传說，以迎接新的。人們到处都在不断地談論新的东西，并且在盲目地找寻新的出路；毫不奇怪，时候已經到了，他們的梦想快成为现实了。他們准备有一番作为，但是并不知道应該干些什么事；他們自己形成一个个小集团，进行些無計划，無效果的罢工。又有些人組織辯論会，热烈地爭論新的理想，事实上誰都是毫無所知的。在青年人中間特别是如此。他們里面有許多和貝萊一样，是到城市里来寻找幸福的，这些人都充滿了非常不安的情緒。希望迫切到如痴如狂的程度。

貝萊来到京城里的时候，正遇上这样的情势。这是一种混乱状态，沒有一个明确的計划可以使他們达到目的。群众不再互相帮助，而形成一种涣散局面，人人都在惶惑地东奔西走，寻找能使他們团結起来的东西。在上層社里会，人們只觉得工人情况的不安定，人們埋怨工人們这种毫無理由的扰攘不宁，影响了他們的收

入，又使他們無法抵御外来的竞爭。少数有思想的人看出人民很容易听話，因而出現了一批新的說教者，想引导群众从一些新的道路去归依上帝。貝萊有时也随波逐流，讓人家把他带到这种場合去，但是他决不被俘虏，这不过是重弹旧調罢了，变不出什么花样来的。現在已經沒有人要听怎样可以上天堂的話了——这些新的先知旋起旋灭，他們的消失和他們的出現一样的快。

但是在这一切混乱中間，有一个坚强的細胞，一个团体，它在一年一年地發展着，不顧一切地忍受着上下夹攻的讥笑和迫害。到現在它已經有了几千个会員。那些人决不为驚涛駭浪所冲散，坚信他們是有前途的。現在風似乎給他們扯起滿篷，他們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圖向迫切的要求者提出答案，創造一个地上的天堂和可以获得的幸福。

貝萊在許萊斯威格紀念碑旁边的集会上接受了这个新的学說，立即兴奋而努力地投入这一运动。他出席各种会議和討論会，尽力吸收这个学說的要义；因为他的实事求是的天性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供他去思考。他的心灵深处在进行着一种隐秘的工作，像一片冰下面的川流一样；有时这川流也会流露到外面来，使他吃惊。但是他还沒有能力把他的思想归納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当他听到人們在抱怨当前的动乱情况，說它危害到国家的福利，他却看不出这两件事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眞是豈有此理，他們毫無理由就要丢掉工作。”面包厂的車伕辞工的那一天，貝萊对莫尔頓說，“例如你們厂里的車伕，他可沒有什么委屈呀。”

“也許他的两腿窩里突然有了病痛，因为他的祖宗受过騎木馬的刑罰——你要知道他是乡下来的啊。”莫尔頓庄重地說。

貝萊瞟了他一眼。他不喜欢莫尔頓这种模稜两可的說話方

式，使他感到不舒服。

“你說話能不能明白些？”他問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懂嗎？这是有理由的。理由还多着呢。可是他們也用不到找一个过去的理由！你难道想像不出那些长时期以来受着踏轉盘刑的工人，他們一直以为是別人在叫他們轉动，可是現在忽然發現了原来是他自己在踏动轉盘。現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現在，旁人已經不单是踏踏轉盘，掙一口飯吃，以免餓死的奴隶了，他們已經在慢慢地觉悟起来，他有的是更高的地位。你懂嗎？現在的轉盘已在改变方向了，而且是工人自己推动的。不过，显然，你也許还不懂得这些，”他看到貝萊的将信将疑的神气，就加上一句說。

“不！我不会講大道理，”貝萊微笑着回答。“你也不是个先知，能預言这种大事情。不过我很看得清楚，如果你要鼓动人鬧事，必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由，否則就搞不起来。那种木馬的說法是不够的。”

“那就要看有多少人投入这个运动，”莫尔頓回答說，“如果人人都願意参加，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了。”

貝萊一边工作，一边更深入地思索着这些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一般性的思索，在他的思想領域中，这些都是世世代代累积而成的有关生死問題的事情。他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做这件事情，因而他又想到他自己的伟大的經驗。

沒有畢勃曼也干得了的；这是貝萊已經亲自証明了的！为什么他不能連那个御鞋匠也摆脫掉，想起来实在毫無理由。从画样到裁样，一切工作全都是职工干的。他实在純粹是一个剝削者，他騎在大家的头上，榨取他們的利潤。但是，莫尔頓对工人的夸大的看法，說一切都是工人做成的，这一点倒是千眞万确！貝萊对于这个結論不免还有点怀疑，但是仔細一想，觉得無論如何，在他的本

行里确是如此。所以，爭回自己的正当权利总不算錯罢——不过，怎样去爭取呢？

他的健康的常識要求着一种能够把梅耶尔和其他剝削者取而代之的东西。如果每个职工都像一个小店东似的，为私人利益而苟且求生，那是沒有好处的。他在故乡小城市里已經看得够明白的；这都是沒有出息的。

于是他开始自己拟訂一个生产合作的計划。团結一些同業的手艺人，每人把自己的小本錢都拿出来，共同租一个地方。工作将按照各人的专长来分配，并推举出一个人来管理一切業务。这样一来，問題就解决了。每人都可得到他自己的劳动的全部利益。

他把这个計划通盘考虑过之后，就去見莫尔頓。

"早就有人行过了，"莫尔頓說，还抽出一本書来。"不过成績并不太好。你这个主意是哪兒来的？"

"我自己想出来的，"貝萊自滿地回答。

莫尔頓有点兒不信；他打开書給貝萊看，他的理想全都写在書里——几乎一个字都不差——作为社会發展的一种方式。这是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書。但是貝萊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想出的計划居然和別人早巳想出的計划不謀而合，而且还是学者們的，他反而以此自豪！他开始对自己的理想有了信心，热烈地去参加演講会和大会。他知道自己有的是精力和勇气。但是他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能够为那些在这运动中起带头作用、給人們指示道路的人服务。

他向来覚得幸福好像是一个神仙故事似的隐隐地在他眼前晃着，好像有一个东西会忽然飞扑到一个人身上来，把他抬举到很高的地位，而讓那些赶他不上的人不胜艳羡地望着他——这个家伙眞有他的！但是現在他看到了一些新的道路，这是給所有的穷人

带来幸福的道路，正如大力士在临死时所幻想的一样。貝萊不很知道这一切幸福到底从何而来，但是他知道这正是他应当去努力發現的事情。

这一切使他心里經常不断地紧张着。他素来不習慣作独立的思考，直到目前为止，他一向是墨守着历代相传下来的那些成規旧例的观念——对这些观念，他往往覺得想不通。他屢次想把它們拋在一边，可总是摆脫不掉。

当他感到厭倦的时候，安妮对他又恢复了影响，于是他便在晚上去找她。他明知道这是沒有好处的。他想像不出和安妮將来会有什么前途；因为她在他生活中的存在，只是目前一时的事。不过她的特殊性格对他有一种支配的力量——如此而已。他曾屢次自己立誓，决不再受安妮的愚弄，但是他仍然常常去找她。他必須想办法征服她，然后接受一切的后果。

有一天，工作完后，他又上她家里去了。过道里沒有人，因此他就一直走近小厨房里。

"是你嗎，貝萊？"从房間里传出了安妮的声音。"請进来罢！"

她分明是刚洗过澡，这时正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裙和小衫坐在那里梳她的美丽的头髮。她很有点像个公主，这样用心打扮自己，并且也很懂得該怎样打扮。她面前的窗台上放着一面鏡子，从这个在后排的小房間里，你可以在屋頂和肮脏的墙壁中間，看得見监獄的栈桥和桥下的河流。再望远一些，在海港那边，只見天色是一片青灰的，而且給船的桅杆画成許多条紋。

貝萊在火爐旁边的一张圓凳上坐下，胳膊支在膝盖上，眼望着地板。他覺得心情非常不宁，"要是她的媽媽快些回来就好了，"他想。"我想我还是走出去装作寻找她的样子罢。"但是他依然坐着不动。靠墙放着一张大床，床上鋪着紅花的床单，对面墙边放着一

张桌子，椅子都推在桌子底下。“最好她别挑拨得我太凶，”他想，“要不然我也許会把她摟抱过来，那她就是引火燒身了！”

“为什么你不和我說話啊，貝萊？”安妮問。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鏡子里的面影。她把髮辮梢銜在嘴里，好像小猫銜着它自己的尾巴。

“叫我說些什么好呢？”貝萊憂郁地回答。

“你在生我的气，这是不公道的。眞的这是不公道的！我害怕过穷日子，这难道是我的錯嗎？哦，貧穷的确使我害怕！我生下来就一直过着穷日子，你也是个穷人，貝萊，和我一样的穷！我們两个在一起会有什么結果呢？我們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那么你要怎么样才好呢？”貝萊說。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沒有关系，总該有些我不知道的事。一个穷人是什么都熟悉的，衣服上的一針一綫都記得很清楚，甚至还能看它們穿到破烂。如果你是一个海員就好了，貝萊！”

“怎么，你又碰到过他了嗎？”貝萊問。

安妮笑着搖搖头。“沒有。但是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嗎？我在想，我会碰上些美好的事情的。你看那边停着一条大帆船，我从这兒窗口望得見。那船上尽是些好得不得了的东西，貝萊！”

“你發痴了，”貝萊譏笑似的說。“那是一只三桅船，正要开到煤栈碼头去靠岸。它是从英国载了煤来的。”

“就算是吧！”安妮冷冷地說。“我可不在乎。我的心里老是好像在唱着：‘那里有一条大船，它从外国給我載了东西来。’难道你連这一点快乐都舍不得給我嗎？”

这时她的母亲进来了，模仿着她的口吻嘲笑她。

“不錯，那里有一条大船，給我載了东西来——那里有一条大船，給我載了东西来！天呀你还沒有听够你这种胡說八道嗎？你

从小就坐在这兒，想出这些故事来，等着那条船！我們簡直听膩了。你讓貝萊坐在这里，看你这个差不多精赤的身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沒有？”

“貝萊是个好人，媽——况且他是我的哥哥。他不会想到……”

“不会想到？不，他会想到的！他会想，她的胸膛多么白嫩！他心里会很难过，因为他沒有权利把头靠在这上面。我在年輕的时候，也很会勾引人的。快走开！”

安妮臉紅起来，一直紅到頸項和胸膛。她披上一条毛巾，赶紧跑到厨房里去。

母亲看着她的背形。

“她的皮膚白得像一个公主。人家看了，会沒有人疑心她是个野种嗎？她父亲就看她不順眼。‘你一定是出卖了我，跟一个老爷們私通了。’他常常这样說，‘我們穷人是养不出这等細貨来的。’‘楊生啊，皇天在上，’我說，‘这孩子的生身父亲确是你，不是别人。’于是他把我們揍一頓——他不信我的話。他一看見这孩子便生气，他恨我們，因为她生得太美了。所以她的头脑有点古怪，这是沒有什么奇怪的。你要知道，我为了她不知流过多少血泪啊，貝萊。但是，随她去走她自己的路罢，貝萊。为了她的利益，我本心是希望你娶她做老婆的，但是对你沒有好处，你讓她作弄你也不会有好結果。即使你把她弄到手，情形只会更糟。一个脾气古怪的女人再也做不成好人家来。”

貝萊理智地贊同她的意見；如果他再讓自己被她玩弄下去，他就会把美好的青春浪費在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里。現在眞該赶紧一刀两断了。

安妮走了回来，容光煥發地、令人神魂顚倒地望着他。

“你肯陪我出去散一回步嗎，貝萊？”她問他。

“可以，”貝萊快活地回答，把他的一切理智的决心全抛在脑后了。

第五章

貝萊和他的小邻居常常比賽誰先起身。如果瑪丽先起来，去叫醒貝萊，她的脸上便显出得意洋洋的光輝。有时他故意在床上多躺一会，讓她获得这一种快乐，当她敲板壁的时候，他用还未睡醒的声音回答她。但是由于年龄的关系，有时她醒得迟些；在这种时候，貝萊总尽可能輕手輕脚地走动，到五点半才去敲她的板壁。可是，这个小姑娘便会因为自己起迟了而整个上午悶悶不乐。

她的两个弟弟吃过早餐就要赶六点鐘去上工。大的名叫彼得，在一家鉛皮工厂里工作，卡尔則主要是卖报，还带做各种临时工；这些工作都是他自己去奔走寻找的，从他整个小身子上，你就看得出他老是在等待机会。他全身表现出一种碌碌風塵，不遑宁处的神情，仿佛他永远在想办法似的。

每天早晨这个时候，四周围人声喧杂，非常活躍；从院子里和隧洞似的甬道里，响着川流不息的脚步声，“方舟”的几百个居民都是倦眼惺忪，头髮蓬乱地走出来，脸色和眼光都显得还沒有睡足。他們咂响着舌头，仿佛想辨别一下白天和夜晚滋味的不同，同时还边走边打着很响的呵欠。在貝萊所住的那个长过道里，男男女女的工厂工人，卖报女人，都半裸着身子拥挤在盥洗盆边；他們总是来迟了一步，嘴里咒罵着，站在那里等候自己的輪次。因为只有过道的两头各有一个盥洗盆，人人都得在这个时候用水打湿眼睛来赶走睡意。所有的房門都开着，夜的气息瀰漫着整个过道。

遇到貝萊在家工作的日子，小瑪丽的兴致特别高。她时时用她那略带童音的小嗓子哼着歌曲，不时跑进貝萊房里来帮他做点瑣事。这种时候她总喜欢站在他背后，默默無言地看他工作，她的呼吸声，像一种輕微的哨子。她那發育不足的身上，显出一种飽經世故的神情，使貝萊联想到莫尔頓的不幸的妹妹喀倫；宛如小树上所結的果子，青硬而不成熟。可是瑪丽的天性向来乐观，所以童年的劳动还沒有使她感到辛酸，不过她的外表受到些影响罢了。相反的她甚至还有一种不形于詞色的快乐，仿佛她的生活已經大大胜过了她所盼望的。也許这是因为她能够看到自己辛苦的童年劳动的收获——沒有人能够把它吹散掉。

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主妇，她的两个弟弟都敬重她，把賺得来的錢全部都誠实地带回家来，由她安排每天的家用，还把剩下的錢留起来，儲藏在一只放在衣柜里的小盒子里，以便累积起来繳付房租。她还給小兄弟俩一点零錢，讓他們自己去找娱乐。“他們总得自己用一点的，”她对貝萊說，“男人家不能不有点錢带在身上。这是他們应得的。他們从不花一文錢去喝酒；逢到礼拜六他們总是带了領得的工錢一直回到家里来。……不过現在我得去做我的事了；真可怕，时間就好像打我的手指縫里漏了去似的。”

她說話的神气活像一个結了婚的妇人，貝萊心里不禁要笑她。

过一会兒，她又来了，这回是請貝萊尝一点东西，或者是带了她的縫补活兒来，坐在一张椅子角上。但她始終是坐立不定的，一会兒怕鍋里的湯会沸出来，一会兒怕出什么别的岔子。在这种时候，他們总講一些正經的事情。瑪丽不喜欢說無聊的閑話；要談的正經事多的是：艰难的时势，瑪丽的双亲，还有她和貝萊在很久以前曾会过一次面的那件不可思議的事实；虽然她已經記不起那次会面的情形，可是这件事却給了她說不尽講不完的談論資料。

但是貝萊却記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告訴过她，在蓬霍尔姆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港口去，領了葺屋匠霍尔姆老爹去看輪船，講到霍尔姆一听見輪船上蒸汽起重机放汽便駭得逃走，她听了总不免要哈哈大笑。以后又怎样呢？那时輪船正要装載一批家具，有旧床，桌子和其他种种什物。

"那些东西都是我們的呀！"瑪丽拍着手叫起来。"那时我家还有些东西。爸爸因为跌伤倒床不起之后，我們才把它們送进了当鋪。"于是她的眼光又接触到貝萊的眼光，表示还要他再講下去。

在这些家具堆里站着一个男人，他手里拿着一面精致的旧玻璃鏡。霍尔姆老爹認識他，跟他談了一陣子。

"他是在哭，是不是？"瑪丽激动地問。"父亲眞是不幸，因为我們的境况太坏了。"

接着便由她自己来談那个开設在东海岸悬崖間的旅館，夏天来避暑的那些漂亮客人。他家經营那个旅館有三年之久，接着又得由貝萊来說出她父亲被人騙了的錢数。她很得意于她家曾經有过那么多的錢。一万克郎！

来到京城里之后，她父亲找到一个在石匠手下做小工的工作，但是有一天踏在一塊沒有釘牢的横梁上，栽倒下来。他躺在床上病了几个月，所有的家具什物都进了当鋪；后来他死了，他們才搬进"方舟"来住。她的母亲出外帮人家洗衣服，但是終于發了神經病。她受不了穷苦的日子，于是放下家务不管，向各种宗教組織去寻求安慰。最后神經错乱，有一天竟失踪了。人們相信她是投河自尽的。"但是我們的日子現在好过些了，"小瑪丽总是这样下結論，"現在我們沒有什么憂慮了。"

"但是你得做这許多工作，不覺得累嗎？"貝萊惊奇地問。

她会吃惊地向他望望。"我怎么会累呢？并沒有多到一个人

照应不过来的事，只要安排得好。孩子們从来不使我感到为难；我做的一切事情他們都滿意。”

这三个孤兒就这样掙扎着过日子。他們对于他們的小家庭很覚得驕傲。境況不好的时候，他們就挺身挨餓，共同商量办法，从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們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怕警察知道他們的情況，把他們送进学校；这样一来，他們势必东分西散，受慈善救济会的教养。他們很害羞，所以总是自己人在一伙，不和别人往来。“方舟”里人人都喜欢他們，替他們保守秘密。“方舟”里居民的家庭生活差不多全都是朝不保夕的，經常总有一二家發生事故。在这样吵嚷紛爭的窝子里，有这样三个孩子和气安祥地生活着，倒是一件令人安慰的事。人們以他們的小家庭为模范，把它看作聖地似的保护着。

他們和貝莱是無保留地亲热的。他們从街上把他带回来，他們的确把他看作一个拾来的弃兒，应該归他們保护。瑪丽給两兄弟喝过早咖啡之后，也送点来給貝莱——而且不許他推辞。早晨，当她打扫室內的时候，她也会带了拖把和水桶到貝莱房間里来。她那少年老成，富有智慧的脸色显得細心周到，乐于帮助别人。她并不征求同意，有什么需要做的，动手就做。要是貝莱上别克的店里去，晚上回家时总發現他的房間又干凈又整齐。

当他在家工作的日子，早晨她会带两份咖啡来和他一道喝。他不敢請她走，因为她会生气，弄得一整天都不快乐；所以他只好跑下楼去买些白面包来作回敬。瑪丽总要找个借口把她的一份留下給她的两个弟弟；一人独自享受，对她不是眞正的快乐。

貝莱覚得他的情况是在發展，也感到自己青春的活力。他永远是很高兴的，甚至安妮也不能在他的生活上投上陰影。在他和她的关系中，有一种美妙的非現实性，不会在他的心里留下永久的

創伤。

但是每当有什么事情使他灰心失意的时候，他在这个老練的小女孩面前就感到慚愧。他覺得有責任以振奋的心情去鼓舞她的憂患的生活。他嘻笑地和她聊天，逗她玩，引她笑，企圖消除她那不自然的严肃态度。于是她会發出安祥的，慈母般的微笑，正如父母对那些想給他們排遣煩恼的愛兒似的。接着便主动要求帮他做些工作。

“我来給你洗洗上衣，补补衬衫好嗎？”她会問他。她总是把她的感激表現在工作上。

“不，謝謝你，瑪丽；这些事情安妮和她的母亲会料理的。”

“公主可干不来这种活！我做起来比她好多了。”

“公主？”貝萊抬起头来問道：“人們这样称呼她嗎？”

“只有我們孩子才这样說，可是我們并不怀恶意。她和我們一塊兒玩的时候，我們总愛玩有公主的游戏，她总扮演公主。你知道怎样玩法嗎？到末了总有一个人来把她带走——一个大人物。从小就有人說过她将来会嫁一个好丈夫。”

“胡說八道！”貝萊粗声大气地說。

“不过这可不是說假話呀！下雨天我們常坐在走廊上的放垃圾箱的角落里，她自己就常这样对我們說。这是千眞万确的！再說你难道不覺得她美丽嗎？她的确像个公主，是这样一种气派！”瑪丽說着，伸开双手做了一个姿势。“她也很会打扮。她常常穿了长衣服跑到院子里来找我們，她母亲站在楼上罵她，她也不理睬，然后她坐在鉄柵上，当作宝座似的，她好像是一个女王，我們是她的宫女。她常常給我們梳辮子，还配上彩色絲带，我回到家里，我媽媽总要把它們全扯下来，讓头髮又乱成一蓬。她說这样装扮是对上帝犯罪的。到媽媽失踪后，我就沒有时間再下楼去鬧这玩意兒

啦。”

“可怜的小姑娘！”貝萊一边說一边撫弄着她的头髮。

“为什么你这样說？”瑪丽吃惊地望着他說。

貝萊得到她的絕对信任，把一些不讓她弟弟們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他。她开始注意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髮也光光地梳向脑后。逢到他們倆都有事进市区去的时候，瑪丽感到高兴非凡。她穿上最好的衣服，和他并排在街上走，滿脸堆着笑容。

“人們会以为我們是一对愛人了——那也沒有关系。讓他們去說罢！”有一回她这样說。

貝萊听了哈哈大笑。虽然她已經十三岁，她的身材却和九岁的孩子差不多。她的体格簡直發育得很不够。

她常常入不敷出。她虽然很少談起，或者竟絕口不談，但是脸上終不免会現出些惶恐不安。于是貝萊会乐观地拿穷人快要过好日子的話来安慰她。要把这些話說得讓孩子能听得懂，这可要他很費一番心机，因为这种思想，对他自己来說，也还是一种新的思想。但是这几个孩子并不因为他的詞不达意而有所疑惑；因为他們比貝萊更容易相信新时代。

第六章

在这一段时期里，貝萊有了显著的变化。在他的一生中，他看到过的貧困和不幸也够多的了；而这个京城，在他看来簡直就是一个战場，一队一队的人在这战場上冲上去，都遭到了慘敗。他的周围尽是陣亡的战士，这个城市就是在他們身上建立起来的，好比建立在公墓上一样。人如果要想往前走，就得硬着心腸。在他們身

上踏过，当前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人人都閉了眼睛——像羔羊看到同伴被屠宰的时候一样——等着自己的輪次。除此以外，别無他法。

但是現在他觉醒了，而且深感苦痛。每逢看到别人遭受不幸，他的心便像刀割一般，毅然挺身去和这种非常悲慘的厄运作坚决的斗爭。过道对面，新近搬来一家房客，是一个工厂女工和她的一个孩子。每天早晨她鎖上門去上工，天黑才回来。貝萊回家的时候，常常听見房間里有哭声。有一天，他在家里工作，他一边做自己的工作，一边竭力鎮靜他的混乱思想；但是他耳朵里老是听到一个奇怪的，苦楚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哭訴。也許这是貧穷的哀歌吧，它一直在空气中振蕩着。

小瑪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他。

"哦，貝萊，那边还在哭呢！"她說着，好像很害怕地把双手按在她那瘦弱的凹陷的胸口。"自从她們搬到这里来，他整天都在哭。眞是可怕！"

"我們去看看，怎么回事，"貝萊說着便抛下手里的錘子。

房門鎖着。他們从鑰匙孔里望进去，但是什么也看不見。房間里的孩子的嗄哑的哭声，停了一下他在听着他們，但是馬上又哭起来，声音低沉而单調，好像准备永远哭下去似的。貝萊和瑪丽面面相覷，这情形簡直教人受不了。

"这一排房間的鑰匙都是通用的，"瑪丽說。

貝萊一跳就跳到自己房里，把他的鑰匙拿了来，門就打开了。一个四岁的孩子靠房門坐着；他抬头对他們呆望，手里捧着一只很脏的洋鉄家伙。他的身子是縛在火爐上的；身旁的一张旧木凳上，放着一只洋鉄盆，盛着几片啃过一半的面包干。这孩子穿着一身骯脏的破衣服，教人看了实覚可怜。他坐在自己屙出的粪上，手上

和哭肿了的脸上也都抹得一塌糊塗。他向他們伸出手来，似乎要求他們救助的样子。貝萊見了这个景象，忍不住流下泪来，想把这孩子抱起来。

“不，讓我来收拾罢！”瑪丽也同样吃惊，她喊道，“你会弄脏的！”

“那怎么办呢？”貝萊窘急地說，一边用顫抖着的手給孩子解开扎縛住的带子。

他們把孩子略略地洗滌干净，給他吃了点东西，然后把他放在那长长的过道里。这孩子起先还在門柱边如痴如呆地站了好一会，后来才明白他幷沒有被綁縛着，便开始跑来跑去。他手里始終拿着那个旧的茶滤子，抖索索地紧握着不放，瑪丽給他洗这茶滤子的时候，不得不連他的手也一齐浸在水里。这孩子不时站在貝萊的房門口，向里边张张望望。貝萊向他点点头。于是他又像个小傻子似的奔跑着了。但是忽然他跑进房里来，把那茶滤子放在貝萊膝上，对他望着。

“給我嗎？”貝萊問。“瞧，瑪丽，他把他唯一的东西給我啦！”

“哎，可怜的小家伙！”瑪丽感动地說，“他想表示他的感激！”

傍晚，那工厂女工怒冲冲地跑进来，責問他們不該擅自开她的房門。貝萊对他自己也很惊奇，因为他居然能够平心靜气地回答她，而不以恶言相报。他深知她是因为自慚家道貧穷，不想讓人看見，所以他只說：“这样对孩子太忍心了。你是很爱他的啊！”

于是她哭了。“我不得不把他綁起来，不然的話，他会爬过窗台，跑到街上去的——以前有过一回了。我又沒有衣服可以讓他进托兒所。”

“那么你就把房門开在过道里。我們，我和瑪丽，会照顧他的。”

从此以后，那孩子便在过道里逍遥自在地来回蹦跳。瑪丽照顧他，像个母亲一样。貝萊买了几件旧衣服来，瑪丽給他改成配身的新衣。他穿上之后神气很好，变成一个快快活活的小家伙了。以前独个兒的时候他連話都不会說，現在很快就学会了。

这件事情使貝萊起了一种新的感想。穷困他是早已知道的，但是現在他才看到了与穷困有关的大不公平的事情。他靜靜地坐在房里，会忽然憤怒得握紧拳头。人們在一息尙存的时候，就总有一些必須昼夜不停地加以憎恨的事情——莫尔頓的見解一点也不錯。那孩子的父亲是个大老板，那姑娘不敢向法院控訴他，要他拿出撫育費，因为怕丢掉飯碗。这么一个社会，似乎攻它不破，推它不倒。情形無論怎样沒有希望，貝萊还覚得必須向它进攻。他一个人的力量固然渺小；但是如果大家齐心合力起来干，也許能收到一些效果。

晚間他和莫尔頓一起去参加集会，会上热烈地討論一些当前的問題。出席的多半是和貝萊一样的青年人。他們集会的地点是北桥区的一个小咖啡店。为了急于要看到成績，貝萊很活动地搞他的本業組織。他的热情鼓舞了那个意气消沉的工会会长，他們共同开了一份全体会員的名单，作为进一步鼓动的基础。他們在报上發出通告，召集同志們来开会，但是大家态度消極，不来出席。因此就必須采取更有效的办法，由貝萊挨戶登門去鼓动宣传。这一来馬上收到了效果：人們当了面就很难推托了；尽管大老板們加以压迫，工会会員仍然大有增加。

莫尔頓开始尊重貝萊了，想劝他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書籍，但是貝萊却無暇及此。他和彼得与卡尔两兄弟——他們都是很热心的——合伙訂了一份“工人报”，这就够他看的了。

“我知道的穷苦情况，比他們报道的还要多呢，”他說。

他心头的怒火并不缺少燃料。他曾參加了穷人的行列，从乡村进入城市，从城市再进入京城，到了这里，虽然巴望继續往前走，可是再也走不过去了，人們死在这里，好像死在荒凉的海边一样。"方舟"里許多居民的遭遇天天摆在他的眼前，仿佛成了一分公有的資产；在这里，誰都不必有所隐瞞；在这里，一个人的貧困就是另一个人的悲哀。在这时期，貝萊的性情起了巨大的轉变：他不再随随便便地看待生活。他笑的时候少了，無論什么小事情，他也显然很热心严肃地去做，严肃得可能有些可笑。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种和他的地位和貧穷很不相称的自尊心。

有一天晚上，他从别克的作坊里做完工回来，听見孩子們在楼下院子里唱着安妮所編的歌曲。他在那隧洞似的过道口站住了。安妮站在一圈孩子的中央，孩子們环繞着她边舞边唱：

我走上高山，

低头看着谷底，

我看見有船在海上开来，

一只大海船，

載来了三位伯爵。

安妮半閉着眼，脸上现出一副呆板的笑容。她随着孩子們的歌声旋轉着，柔和地跟他們一起唱：

其中最年輕的一个，

站在船上指揮……

她突然看見了貝萊，便从圈子里走出来，跟他走上楼梯，也不管孩子們感到失望，在楼下叫她。

"你今晚上到我家来嗎？"她問他。"我們好久不看見你啦。"

"我沒有时間。有一个約会，"貝萊簡单地回答。

"但是你务必来一趟！我懇求你，貝萊。"

她眼睛紅紅地，祈求似地看着他。貝萊接触到她的眼光的时候，不覺心里怦怦地跳起来。

“你有什么事要找我？”他粗暴地問。

安妮站在那里，迟疑不决地凝望着。

“你得帮助我，貝萊，”她用毫無音調的声音說，眼睛也不向他望。

“昨天我遇到……昨天傍晚，我打工厂里出来的时候……他就站在这兒楼下……他知道了我住的地方。我走过对街，装作沒有看見他；但是他跟上来，要我今天晚上到新市場去！”

“你怎样回答他？”貝萊怏怏不乐地回說。

“我什么也沒有說，只是拚命跑！”

“你就是为这件事要我帮助嗎？”貝萊冷冷地說，“如果你不要他，你避开他就是了。”

她渾身打了一个寒噤。“但是如果他上这里来找我怎么办？……你又是这样的……你知道，除了你和母亲以外，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在我的心上！”她激动地說。

“好罢，好罢，我上你家里去就是了，”貝萊愉快地回答。

他匆匆換了衣服，去找安妮。老妇人看見他来，也很高兴。安妮非常娇痴，老是逗他玩笑，很快他就放下了他的严肅态度，甘心受她的戏弄，做了爱情的俘虏。他們坐在陽台的綠树蔭下。安妮的脸色紅紅地，眞可和蔓生的天竺葵花比艳；她老是蕩动着她的脚，不时用鞋尖去碰貝萊的腿。她很有些精神兴奋，不时地打听时間。她母亲进厨房去煮咖啡的当兒，她拉过貝萊的手，微笑地撫弄着。

“你和我一塊兒去，”她說，“我要看看他究竟是不是那么愚蠢，相信我眞会去的。我們可以躲在一个角落里，看他的情形。”

貝萊并不答話。

“媽媽，”楊生太太端了咖啡进来的时候，安妮説，“我要去买些做背心的料子，貝萊陪我去。”

这个托詞是很容易看穿的，但是老妇人却不动声色。她分明看出安妮今天晚上对貝萊很为亲暱；好像有什么事使她感到兴奋，只要貝萊願意的話，他現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駕馭她了。如果这两个年輕人想有进一步的关系，她也絕不反对，說不定他們会是一双两好的。

“你应該围上围巾，”她对安妮說，“晚上恐怕天气要变凉啊。”

安妮走得很快，貝萊几乎跟不上她。

“如果他看不到我，他那种失望的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可笑的。”她笑着說。貝萊也笑了。她躲在市政厅的一个大柱子背后，向广場上窺望。由于奔得太急，她显得气急呼呼的。

时間慢慢地过去，还不見那个不相識的人出現，安妮的一团兴致完全消失了。她一言不發，脸上現出沮丧失望的神气。

“压根兒沒有人来，”她忽然說，还笑了一笑。“我不过編出这一套謊話，試試你会怎么說。”

“那末我們走罢！”貝萊靜靜地回答，于是挽了她的手。

当他們走下台阶的时候，安妮忽而一惊，她的手疲軟地从他的手中脫了出来。那陌生人很快地迎着她走过来。他泰然自若地伸手給安妮，仿佛他們已經是老朋友似的。他对貝萊連望都不望一眼。

“你肯跟我上哪里去走走嗎，譬如說去听听音乐？”他問安妮，仍然握住了她的手。安妮迟疑不决地望着貝萊。

貝萊一时很想扑向那人，把他打倒在地上，但是随即看到安妮脸上有一种希望摔掉他的表情。“我好像在妨碍人家了，”他想，

“其实和我有什么相干呢？”他連忙轉过身子，向一条横街走了去。

貝萊踱到煤气厂的碼头上，垂头丧气地站在那边，望着港里的船只和浮着一層油皮的海水，心里沉思。他并不难过，只是覚得这件事情眞够愚蠢，一只莫名其妙的怪手，居然能把他费尽心思还得不到的鳥兒，輕易地捉了去。堤岸下面海水冲激着，發出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声音，水面上浮着碎木片和各式各样的垃圾，这一切都很像他的故乡，煤栈碼头旁边停泊着一只三桅大船。这时工作时間已經过了，水手們正在甲板下面喧笑作乐，或者站在甲板上用一只水桶泼水沐浴。

有一个壮健的青年海員，穿了蓝衬衫，系着一方白領巾，从艙里走出来，像出于習慣似的望了一望系船索，打了一个呵欠，然后走到岸上。他的帽子歪在脑后，嘴里咬着一只新的陶土烟斗。他走路时，屁股左右摆动，脸上显出一种不怀好意的表情。他走近貝萊的时候，故意把身子晃了几晃，然后撞在他的身上。

“哦，对不起，”他笑着説，还用手碰了一碰帽子，“先生，你这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我还以为是一根柱子呢；我希望沒有碰縐你的衣裳。”

他开始在貝萊身边繞着走，弯着腰，仿佛在他身上寻找什么似的，最后他笨拙地抓抓耳朵，好像一只表示友好的熊，随即就哈哈大笑。看他的样子，似乎很自得其乐。貝萊心里本来余怒未息；他不知道对这件事应該冒火呢还是付之一笑。他小心提防地轉过身子，面对着那海員，生怕被他扳腿。他懂得这一套手段，也知道該怎样去对付，他握紧拳头准备着。但是，他忽然發現和这个弯着腰的人好像是認識的。再一看，原来是乡村学校里的同学，彼尔·柯福特，那个动輒惊吓得哭出来的小哭鬼彼得！不錯，正是他！

“晚安，彼尔！”貝萊愉快地喊了一声，随手在他背上捶了一拳。

那水手惊异地站起身。"眞想不到！晚安！我居然会在这里碰到你；眞是从来也沒有碰到过的可笑事！你原諒我的胡鬧吧！"

他非常高兴地紧紧和貝萊握了手。他們俩在碼头上散步，談談往事。他們学生时代的事情，值得回忆的太多了：弗里斯老师和他的鞭子，海边上的游戏，談不胜談，彼尔·柯福特談到这些往事，仿佛自己样样都参加过的；他对于别人在他周围叫囂戏弄，他只是拉住一样东西，站在旁边号哭的情形，仿佛已經忘記得一干二净了。

"还有倪仑，我最近曾在紐奧萊昂会到过他。他在一条美国大輪船上当二副，赚的錢可不少。他做人很精明。但是多么厉害——經常带着手槍。他不得不这样做——船員都是黑人。他会給他們剖肚子的！……哦，那边在鬧些什么？"

附近几堆木材后面，有人在打架。叫喊声就是从那边传来的。貝萊想轉身走开，但是彼尔·柯福特拉住他的胳膊，拖着他走过去。有三个卸煤工人正在毆打一个同伙。那被打的并不喊叫，只是每挨着一拳便哼一声。他的脸上流滿了血。

"来啊！"彼尔·柯福特一边卷起褲脚一边喊。接着便大吼一声，冲进那伙人中間，向左右揮拳猛击，好像在一次大爆炸之后，接着便是乱石紛飞。爱哭的彼得已經学会了一套只有海員才有的打架本事。你簡直無法看出他的拳头从哪里落下去，但是被打着的人却着实够受。貝萊在旁边站了一会，气得张着嘴，瞪着眼，随后也加入毆打，那三个碼头工人很快便被打得逃跑了。

"你去管这閑事干什么？"毆斗結束后，貝萊一边整理領带一边說。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爱哭的彼得說，"不过，有时候松松筋骨也沒有害处！"

在剧烈的斗爭之后，他們两人都把先前挨打的那人忘了；他昏昏沉沉地横躺在木堆脚下，一点声息都沒有。他們拖他站起来，可是要繼續扶着他才站得稳。他的手萎靡無力地挂在两边，眼睛茫然地望着，呼吸声很响亮，每透一口气，鼻孔里便吹出两个血泡。他不时咬他的牙齿，两眼向上翻起，眼白在这煤黑子的脸上显出古怪的亮光。彼尔·柯福特把他痛駡了一頓，这才帮助他站得稳了。他們从他的鼓起着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塊紅布給他擦去脸上的血汗。

“你这个膿包，一拳也挨不起！”彼尔·柯福特説。

“我沒有叫救命啊，”那人声音含糊地説，因为他的嘴唇肿得像猪嘴鼻一样了。

“可是你并沒回手！你那样子倒好像很有点力气的。一个人要不是能够自衛，那就得能够叫喊，好讓别人来救你。你説对不对，伙計！”

“我不想找警察来多痲煩，我宁可給同伴打一頓。不过他們打得我太狠了，我已經倒在地上，他們还用木鞋来踢我。”

这个煤栈工人住在薩克苏路，两个朋友一边一个搀扶着他走。“但願我不要鬧出病来，”他不时呻吟着。“我肚子痛哪。”他們不得不停下来讓他嘔吐一陣。

原来有一家公司减低了工資，这个搬煤夫和他的同伴們决意不給公司干活。到后来，只有他們四个人坚持不肯复工，但是这有什么用处，馬上有别人来补上了他們的位子。所以他們四人就只好散伙，另找别的門路了。他旣經有言在先，当然不好反悔。但是其余三人都已經在别处找到了工作，他沒办法只好回去找旧东家認錯。家里沒有飯吃，他怎么能閑着沒事呢？他对于这些新花样簡直莫名其妙。反正这总是出卖了同伴，因为他有言在先。可是

他們把他打得未免太凶了，而且还用木鞋踢他的肚子。

他們扶着他走，他一路喃喃地这样説，仿佛在説临終的囈語。在薩克苏路上，他們給警察喝住了盘問，但是彼尔·柯福特临机应变，馬上回答説这工人在卸貨的时候給起重机打伤了，才算蒙混过去。他住在擱楼里。他們开門进去，一个躺在鉄床上的产妇撑起身来，吃惊地向他們看着。她身子消瘦，脸上全無血色。她看到了她丈夫的情况，便放声痛哭起来。

“他神智还是清醒的，”貝萊安慰她説，“不过受了点輕伤。”

他們扶了那工人走进厨房，在冲洗盆里用冷水給他洗凈头脸。但是彼尔·柯福特对这件事很不在行。每听到那女人的哭声，他便驚惶失措地停住手回头去张望門口；忽然他抛下貝萊，低倒了头打后楼梯踉蹌地奔下去了。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貝萊下楼之后，气恼地問；彼尔·柯福特这时正站在門口等候他。

“难道你是个呆子，沒听見她在唱聖詩嗎？但是你总看見她坐在床上，像个蜡人一样吧？这簡直是卑鄙，我跟你説，簡直是無耻，他眞不該累她哭得那个样子。我也眞想再揍他一頓，尽管他已經伤了。这混賬东西，誰叫他不守自己的諾言的！”

“因为他們沒有飯吃啊。你懂得嗎，彼尔？”貝萊严肃地回駁他。“在这个該死的城市里，这是常有的事。”

柯福特瞪眼望着他，嘴里嘘了一声，説道：

“眞要命！老婆，孩子，全家都沒有飯吃！女的又是个产妇。你看得出，他們是才結婚不久的！唉，眞要命，好一个蜜月！唉，多慘啊！”

他把手伸到褲袋底里，掏出一大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嚼烟，有布屑，有烟絲，还有折断的火柴梗子；在这些零碎东西当中，發現

了一张揉得很皺的十克郎鈔票。

“唉，好侥幸！”他喊了一声，把那张鈔票揀出来。“我以为昨天晚上那婊子把我都搜刮光了！貝萊，你上樓去随便編个什么謊把这个送給他們。我可不能去了。我知道那婆娘会再哭上一天一夜不肯歇的。这是我留下的最后一点工資了，但是沒有关系，明天我們又得出海了。”

“我把錢交給她，她就不哭了，”貝萊下樓来說。

“这就很好！我們做水手的都是些老粗，不过我們仍然……老实对你說，我原想不管这件事，今晚上要把这些錢去快乐一夜的……”他忽然靜默了，細細地嚼着烟叶，仿佛心里在繼續思考他的艰深的哲理。“那算得了什么！明天我們又要出海了！”他突然又說了一句。

他們来到亚兰堡，在公园里坐下来。貝萊要了一些啤酒。

“会見好朋友，我可以多請些啤酒，”他說。“平时我是不乱花錢的。我得把我的老爹接到这里来；他在家乡几乎是靠救济过活。”

“原来你父亲还活着嗎？我想起他就好像亲眼看見他一样——有一个时候他和奥尔逊太太鬧过恋爱，但是想不到奥尔逊突然回家了；他們原以为他早已死在海上了。”

貝萊哈哈地笑了。从那时以来，早已事过境迁，現在他不再为爸爸拉賽的愚蠢行为感到慚愧了。

公园中許多棚子里灯火輝煌。成双作对的青年男女往来躥躂，有的在占卦算命，有的在轉幸福輪盘，有的在請剪影美术家給他們剪影。在轉輪上，喧声与乐声混杂，裙裾翻飞，眞是五彩繽紛。不时有非常古怪的叫声从許多喧鬧声中突起，从音乐台上，还听得見过时的“明星”在拉破喉嚨唱歌。有几个小流氓冲开人堆，摆出熱

人的神气向坐在卖票窗口的人点头招呼一下，便跑进場子里去了。

“这里实在快活，”彼尔·柯福特搔搔头皮，很悦服似的說，“你們在陆上的人多么开心！”

在寬闊的林蔭路上，有兵士，学徒，工人，偶然还有学生，往来閑逛，斜着眼观望，看那些卖弄風情的姑娘，她們都站在路的两旁，或是两个一伙，手携着手，或是三五成群。

他們先用眉目传情，然后才停下来去开口搭話。那姑娘也許轉身走开，事情便摧了，这青年人便得从头另行物色。也許她会跟了他去棚子里喝杯咖啡，或是去坐轉輪車。这些年輕人里面有不少是貝萊的同乡人；貝萊一听到蓬霍尔姆姑娘的乡音，他的心便怦怦地跳，像要飞走的小鳥一样。忽然他感到煩悶起来。

“我今晚倒眞想开心一下，”他說。“你瞧这两个，彼尔！”

离他們坐处不远，有两个姑娘手携手站在一棵树下。她們的身子摇摇摆摆，眼睛不时向他們溜着。

“这不配我的胃口，这是你們岸上人的好貨，”彼尔·柯福特說。“她們都像是些羔羊，要你去撫摩耳朵的。你在夜里感到孤独的时候，你的念头就会轉到她們身上。你对她們得說些甜甜蜜蜜的謊話，或在她陪你睡覚的时候，你还答应她下回再来！也許她現在已經在哭了，因为肚子里有了孩子。这可不行。我們当水手的宁可找烂婊子。”

“可是結过婚的女人有时也会耍手段的？”貝萊說。

“眞的嗎？不过我可不想和天眞烂漫的姑娘們發生关系。也許你会糟蹋不懂世故的小姑娘吧？她們容易相信你的甜言蜜語，以后便遭殃了。你还記得爱哭的彼得嗎？”

“你旣然提起了，我当然記得。”

“好，他父亲也是个水手，他干的也正是这么一回事。而她呢，

也是这么一个姑娘，不会拒絕别人的要求，人家無論說什么她都信以为眞。他答应她当然还要来的。‘你听到搁楼上暗門格格地响的时候，那就是我来了！’他說。但是暗門响了好几回，他却沒有出現。于是她便拿一根繩子在暗門上吊死了。爱哭的彼得便給送到教区里撫养，你知道当时人家是怎样欺侮他的，連卖淫的姑娘們都以为她們有权利向他吐一口涎沫。他除了哭以外就沒有别的办法。你知道，他母亲肚子里有他的时候，实在哭得太多了。唔，后来他也上吊，試过两次呢。这是他遺传来的。以后他的日子愈加难过；人人都可以虐待他，問他頸子上为什么有一条紅印。人人都以为这是正当的事。但是只有你沒有这样做，只有你是同情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时常想到你。‘他現在一定很得意了。’我常常这样說，‘只是不知道他抛錨在什么地方’。”

他用極有好感的眼色望着貝萊。

“不，那全是爸爸拉賽，”貝萊天眞地說。“他时常叫我好好看待你，因为你是受上帝保育的。”

“受上帝保育，他这样說过嗎？”彼尔·柯福特沉思地說。“这种說法很奇怪。我从来沒有这样的感觉。在那时候，世界上沒有一样东西能够鼓得起我的勇气。我几乎不相信我今天怎么还会坐在这兒和你談話——我的意思是說，人們竟沒有把我虐待到送命。”

“不錯，你改变得很多了。你究竟怎么会变得这样英勇？”

“唔，我現在的样子，这就是我的本性。我想，它不过是刚刚显出来罢了。但是我不明白，当时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很知道，如果我想打你，我是可以把你打倒的。但是由于胆子小，我不敢动手。我看見过許多你們看不到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想来我母亲的苦痛还深藏在我的骨子里。我往往会無緣無故地感

到恐怖，我只好放声大哭，于是那些乡下佬便来把我打一頓。我每次想上吊来結束一切，可是他們打得我更凶。教区的理事会还作了决定，要責罰我。因此我只好說：‘再見罢，謝謝你們！’貝萊，一个做水手的人如果要搞女人，而又不想結婚，就应該找一个花錢买得到的。这就是我的意見。”

“你从前的生活确是太苦了，”貝萊說着，拉拉他的手。“但是你現在已經大大的改变了！”

“改变？当然是改变了！从前是爱哭的彼得，現在是船上最强的人——全部历史都在这里了！开头的时候，在海上也是和在地上一样的。那怕一个船上的練習生，如果在你身旁走过，也要在你腿上踢一脚。任何人如果吃了別人的亏，都要拿我来出气。后来，我在一条美国的三桅船上干活。船上有一个黑人，大家都欺負他，他在白种人面前低声下气，但是你可以相信，从他的白眼神里看得出他是恨透了白种人。但是我，一个待他很人道的人，他却对我要許多花招，好像我不是一个白种人似的。可是我連他也不敢碰一下，我处处都表現出是个膿包。但是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也許我怕事的心已經完了。我只用一只手推了他一下，他便栽了个筋斗。事情眞有些可笑。好像一个神仙故事似的，一只癞蛤蟆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我当时就把他打得个半死不活。旣然做开了头，似乎最好干到底，所以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全船水手打得个落花流水。說老实話，这次我大显身手，我心里悶着的怒火全都發泄出来了。”

貝萊听了，不覚哈哈大笑，說道：“幸而我早就認識你，不然的話，你已經把我打成肉酱啦！”

“啊，不会的，我不过是开个小玩笑罢了。一个人又回到了岸上，心情总是挺高兴的。可是在美国，那就不同了。他們的規矩

是：要是你不打人家，就得讓人家打你。唔，一点不錯，不过一个人对女人总应該和和气气的。我对我們船上那个老家伙也这样説过。他人倒很果敢。但是在对待女人上，却是一只猪玀。沒有一个海口沒有他的姘妇，無論是在南洋或美洲海岸，人們对他都很憤慨，所以我不得不跟着他，防他給人家暗刺一刀。'彼尔，'他説，'我們今晚去乐一乐罢。''好的，船长，'我説。'但是你这样玩女人是不行的。''閉嘴，彼尔，'他説，'这些都是嫁过人的女人，沒关系。'况且他和我們是同乡，他家住在荒地上一个小村子里。"

"他叫什么名字？"貝萊很感兴趣地問。

"亚尔伯特·喀尔生。"

"啊，原来他就是卡萊叔叔的大兒子，説起来他还算得是我的堂兄呢——因为卡萊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卡萊的妻子在沒有嫁过来以前早就养了这个兒子，他的父亲是岩石农庄的庄主。"

"这样説来，他是一个姓康思脫魯的！"彼尔·柯尔福説，跟着就哈哈大笑。"这就沒有什么奇怪了。"

貝萊付过賬，他們站起身要走了。那两个姑娘还站在树底下。彼尔·柯福特向其中的一个走去。仿佛她是一只要飞逃的小鳥似的，他突然把她拦腰抱住；她慢慢地掙扎脫身，同时对着他那俊秀的脸兒嘻嘻地笑。他接着再抱住她，这回她动也不动，只是把头别过一边。他对她看了好一会兒，然后放开她，和貝萊一同走了。

"这有什么意思，貝萊，我已經听到她的絕望的抱怨了，但是我又何必去可怜她，我自己也可怜得很呢。可是人家，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同情心吧？你看見沒有，她的眼色多么温柔？要是我有錢的話，我馬上就和她結婚了！"

"也許她不要你呢，"貝萊回答説，"这里的姑娘都是不容易了解的。"

路上有几个人走来走去的，嘴里在叫喊着；他們是在寻找从他們手里溜掉的姑娘。有一个戴着学生制帽的走到彼尔和貝萊身边。“你两位先生看見我們的姑娘嗎？”他問。“我們整晚和她們在一起玩兒，后来她們說要到一个地方去，便溜走了。”

他們一路走下港口去。“你跟我上船，去和那个老家伙見見面罢，”彼尔·柯福特說。“不过他現在大概还在岸上。我們碰見的时候，我看見他穿得整整齐齐，上岸去找姑娘了。”

“我可不認識他啊，”貝萊說，“他去航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呢。况且我要回去睡了。明兒一清早就要工作呢。”

他們站在碼头上互相道別。彼尔·柯福特答应下次到埠时再去探望貝萊。当他們正在談話的时候，后艙門响了，彼尔扯了貝萊一下，把他带到一个煤堆后面。一个壮健而多鬚的汉子手牵着一个年輕的姑娘从艙里走出来。她走得很慢，好像極不願意的样子。他簡直可以說是把她硬抱到岸上，然后回进艙去，关上了艙門。那个年輕女人站住了一会兒，口里咕嚕着，祈求似地向着船艙伸出两手。接着便像酒醉了似的，歪歪斜斜地沿着岸边走去。

“这就是那个老家伙，”彼尔·柯福特輕輕地說。“他就是用这种手段对待女人，可是她們对他还是恋恋不舍的。”

貝萊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他站在那里瑟瑟地發抖，好像被一种可怕的負担压在他身上。突然他打起精神，和他的朋友握了握手，便从煤堆中間很快地走开去。

过了一会，他轉了个弯远远地跟在那个姑娘后面。她像一个梦游者似的，搖搖晃晃地沿碼头走过去，后来又走过长桥。她的行动这样古怪，他生怕她会投河自尽。她在桥上停了步，还呆呆地向那条船看了一眼。貝萊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惟恐給她看見，身上涼了半截。他覺得他这时沒有勇气和她交談，尤其不敢看她的眼睛。

但是她繼續往前走了。她的步子是有气無力的，从背后望去，她使人联想到“方舟”里那些年华老大，历尽人間苦难的妇女，她們穿了男人的破靴子，沿墻脚拖拖曳曳地走路，还經常夸耀着她們过去的那些不平凡的經历。

“天呀，”貝萊想，“难道她的好梦已經醒了嗎，天呀！”

他又跟她走了一小段路，直到他确信她已經回到了她的家里，他才走进那黑洞洞的过道。

第七章

在貝萊的心灵深处，藏着一种極有自信的感覚，那就是他注定会做出一番事業来。这是他的关于幸福的旧梦，他将不因为能帮助大家取得較好的生活而心滿意足。他的命运，在他看来，已經不再是只有靠奇迹才免得了的那种沉重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貧困命运了；現在他是掌握自己前途的主人，而且他已經在努力不息地建設这个前途了。

但是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只屬于他自己和他的生活，世界上沒有别人能取而代之。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說不明白；总之，这是一种在秘密地把他捧在众人之上的东西，所以只有他自己意識得到。这是始終推动他前进的要做領袖的模糊意識；当它形成了一个具体的問題时，他就像兒童时代那样有信心地点点头說：唔，总有办法。仿佛将要降临到他身上的任务是那么重大，那么了不起，使他不可能用言詞来表达，甚至連想一想都不可能。

貝萊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寬坦的大道，他便滿怀信心地勇往迈进。他的敌人是每一个头脑明白的人都看得出来的那些东

西，那些在他兒童时代威胁地籠罩在他头頂上的引人为恶的潜力，这就是穷困的陰影。此外就沒有什么别的邪恶。不过这已經是够可怕的了。現在他知道这些影子是很长的，莫尔頓的話一点也不錯。貝萊自己虽然从小都在光明中生活，但是他的心也为全世界各地的死于貧困或正在和貧困斗爭的穷人而感到悲哀。正是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他深感有团結之必要。世界上根本無所謂神迹，用自己的体力来作武器以参加斗爭的人，都是幸福的。也沒有什么冥冥之中的神祇，坐在天上安排一些人的命运或破坏另一些的命运。人要怎么样，就可以做到怎么样，只要他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一切都依靠力量，也只有力量是可以依靠的。天下力量多的是，但是許多人的力量必須团結起来，成为一股总的战斗力量。

人們常常觉得奇怪，像貝萊这样一个勤奋而小康的人，为什么要住在"方舟"里，而不搬到运动中心的北桥区去和他的同志們住在一道。他想到这件事，自己也覚得奇怪。他舍不得离开"方舟"。在这里，生活的底層，有他在患难中找到的朋友。他秉性忠誠，現在生活虽然好过了，可是还不忍背弃那些使他快乐过的朋友。他知道如果他搬走了，他們会感到他是忘恩負义的。"方舟"里的居民对那三个孤兒的敬爱，也連带地用在他身上。他是一个拾来的弃兒，是这分小人家的第四个成員。現在他們也为他而感到驕傲了。

"方舟"里的居民不習惯于长远打算，一切只顧今天，明天的事留到明天去操心。对于他們，"将来"干脆是不存在的。他們好似一群無挂無虑的鳥兒，遭过一次風险，轉眼便又忘了。其中大多数人都是随遇而安，尽管他們的境遇多么凄惨，只要有一綫陽光照到，他們便会嘁嘁喳喳地怡然自得，把一切苦难都丢在脑后。关于工人运动和新思想的事情，他們虽然也喜欢議論紛紛，实际却一点都不懂。

但是貝萊来后，勇敢地把大众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帮助大家有了觉悟。他毫無畏惧，敢于正視生活，牢牢地掌握住别人所不敢想像的"将来"。因此人們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声調。貝萊簡直是一位王子；可惜的是，他似乎还不願意娶那个公主呢！他身材高大，体格坚实，在人們眼里，他显得更为高大壮健。他們都来找他訴說苦痛，把这些重担卸在他那年輕有力的肩膀上。他全都勇敢地承担下来！因而他的逗留在这里——最靠近社会底層的地方，並不是毫無意义的。

現在，我們先要講到寡妇弗兰逊和她的兒子費迭南。要知道，即使不幸的事情，也总有个安排的地方。費迭南是一个十八岁的壮健的青年，生着一个巨大的头顱，仿佛是天生来給他装进人生一切智慧似的。但是他現在只用来跟人打架，像牛一样，此外还沒有找到别的用处。

可是他絕非蠢笨；甚至还可以說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但他的天才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質，並且逐漸發展到愈加特殊起来。从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和他的酗酒貪杯的父亲斗爭，以保衛他的母亲，因为，除他以外，她再沒有别的保护人了。無論力量如何不敌，这种斗爭是非斗不可的，这当然使得他麻木了疼痛的感觉，尤其是失去了危险的意識。他明知道将有怎样的遭遇，但是每当他母亲挨打的时候，他便不加思索地挺身上前——像一只去攻击猛兽的猎犬一样，他攀住这个大汉的拳头，怎么也不肯放手。他恨透了他的父亲，决心要等长大起来当一名警察。以他的戇直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干这一行倒是十分适宜的，可是事实上他却成了一个無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漸漸长大起来，斗爭便不再是强弱不均的了。他父亲开始

害怕他，想报复他了。有一回費迭南把他痛毆了一頓之后，他就去报告警察局，結果是費迭南受到一頓笞刑。他認为这是極不公平的事情；一則因为笞刑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二則因为这事情的結果，将使他母亲愈加不得安宁。

从那次以后，他就痛恨警察，一有机会，就要發泄他的仇恨心。他的心上就只有他母亲一个人。他父亲死后，他才好像見到太陽，但是已經太迟，他的性格糾正不过来了。費迭南好久以来便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絕不尊重社会秩序——来贍养他的母亲。

費迭南是在街头长大的，从兒童时期起，他就是一个受到秘密监視的小流氓。警察深知道他的底細，只等有机会便把他抓去送进牢监。費迭南从警察的眼光中清楚地看得出——他們算定了他总有一天会大駕光临的，而且他們早已在新市場的"旅館"里給他安排好了鋪位。

但是費迭南却不肯輕易落网。如果他沾到一点嫌疑，他总有办法把自己洗刷干净。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好动的青年，任何工作都不怕干；有时他打临时工，做的也很好。但是一到人家給他一个有前途的職業，一种需要学習，需要有恒心的固定工作，他就做不长久。

"你劝劝他罢，貝萊！"他的母亲說。"你很聪明能干，他是尊敬你的！"貝萊确也和他談过話，帮助他找到适当的工作，費迭南也未尝不抱了决心去干，但是干了一个时期，他就干不下去了。

他母亲从来不缺乏日常的开銷，虽然有时他总在最后的一刻张罗来給她。平时他常在街头閑蕩，或則双手插在褲袋里，站在市場附近的里巷門口，或者斜靠在墙上。他經常穿着破鞋子，戴着無指手套；不时向行人道上吐一口涎沫，他那海蓝色的眼睛常常显着莫測高深的表情盯着过路人看。值崗的警察寻衅地走来走去，每

次經过他身边的时候，总要偷偷地瞟他一眼，仿佛在說："不知什么时候才找得到这个無賴的岔子？为什么他还沒有把柄落在我們手里？"

有一天果然出了岔子，不过这是自然發生的，并非費迭南犯了什么差错——"方舟"里的人特別强調这一点。这件事完全是由于他心腸太好的原故。如果費迭南心腸坏，就絕不会有这件事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机敏的青年。

他正在街角上的一家杂貨店里买幾个欧勒的嚼烟。一个"方舟"里的八岁的小孩正站在柜台边要求賒点面粉給他的母亲。店老板为此大嘆其苦經："挂賬？說得好容易！难道我在这街角上开店，就是专为了养活这一带的穷人；唔？明天就送錢来？眞奇怪，这地方的穷人总說明天就会有錢。可是这个'明天'一輩子也不会到来！"

"彼得逊先生，您放心好了，"那孩子低声說。

店老板繼續一面唠叨，一面开始秤面粉。秤前面放着一堆扫帚和别的东西，但是費迭南看得見店老板的手指按着秤杆。"因为是卖給穷人的，他就使假秤了。"費迭南对自己說，登时就覚得一陣头痛，因为这思想正是在脑袋里形成的。

那孩子手里捏着一些东西在玩弄。突然有一枚硬幣跌落在地板上，滚到他們脚边。店老板閃电似的瞥了錢柜一眼，馬上跳出柜台，一把揪住孩子的后領。"好好，你这小賊！"他怒冲冲地喊起来。

"我沒有偷你的东西！"那孩子嚷着，拚命想挣脫身子，去撿回那个克郎。"这是我媽的錢！"

"放了这孩子罢！"費迭南威胁地說，"他并沒有做什么坏事。"

店老板和孩子扭做一团，孩子还在極力挣脫，要去撿回他的錢。

"他沒有做坏事?"他气呼呼地咆哮着說,"那么为什么沒有人說他偸,他就先說沒有偸呢?他这錢是打哪兒来的?他要賒賬买东西,当然是沒有錢啊!不,对不起,我可不上这当了!"

"这錢是我媽的!"那孩子尖声地叫嚷,一面拚命掙扎。"我媽有病,这錢要拿去买藥的,"他說着便大哭起来。

"他的母亲的确在害病,"費迭南气憤地大声說,"藥房里向来不肯挂賬。你还是把他放开罢,彼得逊。"他向前走了一步。

"你倒会出主意!"店老板冷笑着开了店門。"喂,警察,請过来!"

正在街角站崗的警察立刻跑过来。"这小鬼要花样搞别人的錢,"店老板激动地說,"劳駕管束管束他罢,伊佛逊!"

那孩子拚命乱踢,警察为了免得被踢,不得不离开一点,去抓他。这是一个衣衫襤褸,面有飢色的小孩。警察一眼就看出这是个該打交道的对象,便动手去拖他走,不用多說废話。

費迭南跟上去,把手搭在警察的肩膀上說道:"警察先生,这孩子眞是沒有做犯法的事。我亲眼看見的,他什么都沒有做。他的母亲我也認識。"

警察站住了,恐吓似地对費迭南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会兒。然后又拖了那孩子向前走。孩子还是在掙扎想脫身,哭喊着:"我媽有病,她在等我买藥回去啊!"費迭南踩着他的破帆布鞋,一路跟着他們走。

"如果你定要带他上市政厅去,我便一起去,給他作証人,"他又說:"这孩子实在沒有做犯法的事。他母亲病在家里,等着他买藥回去呢。"

那警察恼了火,回轉身来說:"好一个証人!一只烏鴉不啄另一只烏鴉的眼睛!你少管閑事,給我走开!"

費迭南站着一动也不动。"你知道你在跟誰說話,你这个拉

班！①”他呶呶地說，憤怒地打量着那警察。忽然他跑过去一拳打在他的后背，把他打得仆倒在地上，鋼盔远远地滚在街上。費迭南和那孩子拔脚飞跑，各走一个方向，一会兒都逃得無影無踪。

现在他們搜捕費迭南已經有三个星期了。他一直不敢回家。他們不分昼夜地守在“方舟”周围，希望能捕获他——因为他們知道他是很孝順母亲的。在这凉秋苦雨的季节，他躲在哪里存身，只有天知道了。弗兰逊太太孤苦伶仃地住在擱楼上，眞是非常凄惨的生活。每天早晨，他来請貝萊在“工人报”上看看費迭南有沒有被捕。貝萊和弗兰逊太太都知道他准在城里。警察也知道，并且还認定有几起黑夜盗窃的案子是他做的。他可能是躲在郊区别墅的下房或狗舍里。

“方舟”里的居民都很关心費迭南的命运。他是在他們眼前长大的。他在那里从来沒有做过一件坏事；他尊重“方舟”和住在这里面的人，至少可以說这是他的好处，并且他又很孝敬他的母亲。此外，他援救那孩子，也完全是正义的事。那孩子为人很好，他的母亲实在有病；她住在长过道的末一家，那孩子是她唯一的依靠。不过他居然打起警察来，这可未免胆大妄为；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罪行。說到刑罰，甚至会比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重些，他們一捉到他，便要把他关进牢监，因为那警察的俊美的脸在石板上跌坏了，据报紙上說幸亏是警察，換了别人，一定会跌得脑浆迸裂的。

弗兰逊老太太最喜欢到貝萊屋里来，談談关于她的兒子的事情。“我們要謹愼小心，”她說。有时候她会閉紧嘴唇，心緒不宁地輕輕地来回踱着；于是貝萊就明白了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要我告訴您一个消息嗎？”她迟疑地望着貝萊說。

---

① “拉班”即無賴，詳見本書第一卷第270頁注。

“不，最好别告訴我，”貝萊回答。“少知道一件事情，少做一个見証。”

“你最好还是讓我說出来罢，貝萊，不然的話，我会到处乱跑，去說給别人听。我是一个話匣子，悶得慌，又沒有人可以說說知心話。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說！因为畢勃曼就只隔着一層薄板壁，会給他听了去。我生怕我这个多話的癟嘴会給我兒子闖祸，我簡直受不了。”

“好，那么你就講罢，”貝萊笑了笑說，“可是不要說得太响。”

“他又回来过啦！”她笑瞇瞇地輕声說。“今天早晨我起来，厨房里放着給我的錢。你猜他放在什么地方？原来是放在洗濯盆里！这孩子多么聪明！他一定是翻屋頂下来的，要不我就猜不透了，因为門口有人把守着。你說他是不是个好孩子！”

“可是你千万不可声张！”貝萊担心地說。这老婆子分明为她的兒子太得意了。

“唔！”她用手指敲着她的癟嘴唇說。“不用說得，你知道我用什么办法叫那些猎狗不怀疑我靠什么过活嗎？我在縫帆布鞋啊。”

这时小瑪丽带着水桶和拖帚来了，于是老太婆就蹒跚地走开去。

别克的作場里現在正是淡季，所以貝萊在家里工作的时候居多。現在他可以随意安排自己的时間，利用白天，趁人們在家的时候，去探訪同業，吸收他們加入工会。这件事常常要費他許多唇舌，但是每次發展到一个人签名加入，他就很为得意。他很快就懂得了应該怎样把各种人物加以分类，在进行工作时因人而施，見什么人講什么話；对胆小狐疑的人要动以利害，对另外一种人要用甘言誘致，或者带玩带笑地給他們講講新的理論。这是一种很好的实践，他由此習慣了灵敏的思想方法，随手就可以發揮議論。他愈

来愈感覚到自己能很好地掌握这一套办法，这种感覚因而也保証了他的成功。

因忙于会务而荒废了的工作，他必須弥补完成，所以近来他加倍忙碌，早晨清早就起身，晚上要工作到深夜。

他和三楼的邻居避不見面；但是，每当听到安妮輕盈的脚步經过陽台的时候，他总得偸眼向那面望望。她出去上工或放工回家，都像一个修女似的，眼望着地面，直去直来。她从不张望貝萊的窗口，也不望别处。仿佛她的性情已經过了輕狂的阶段，在开始正常發展了。

貝萊自己也感到惊奇，他現在对安妮竟会这样淡漠，仿佛她从来沒有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他好奇地自己再三反省，并不覚得起了什么变化。胃口很好，心脏跳动正常，并無毛病。这样說来，过去种种，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幻影，和旅行家常遇到的海市蜃楼一样。安妮誠然是美丽的，不过他在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神妙之处。过去他居然会这样的一往情深，这只有天知道了。他到底沒有落在她的情网里，这是他的运气——和安妮畢竟是沒有前途的。

楊生太太对貝萊却和以前一样的亲热，时常过来和他聊一会兒天；她忘不了他們往时相处的快乐日子。她老是怪安妮变了性情脾气，她覚得女兒已經抛弃她了。

“你懂得她是怎么一回事嗎，貝萊？她的一举一动都好像是昏昏沉沉的，無論我和她說什么，她老是回答：‘是的，媽媽，是的，媽媽！’那样的空空洞洞，好像从坟墓里發出来的声音，我眞要哭了。現在她再也不提起幸福了，也不再收拾打扮来迎接幸福了！如果她能回复她的傻气，重新盼望那个不相識的汉子，那才是我女兒的本来面目。但是現在她整天一声不响，不痴不呆的，好像沒有睡醒。从前那些高兴活泼，完全沒有了，老是不知想些什么，像一个

活殭尸。你知道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故？"

"不，我不知道，"貝萊回答。

"你的口气很古怪，好像有些知道的，只是不肯說破。唉，我这可怜的老太婆，真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这位和善的老太太說着就掉眼泪了。"为什么你不到我們家里去了？"

"哦，我也不知道。我手上工作忙，楊生太太！"貝萊支吾地回答。

"但願她不要中了邪气！我对她說的話她毫不在意；你能不能来看望我們一次，或者会使她精神振作起来。你可別对我們存着报复心理。她是爱你的，不过有她自己的方式，我也把你当作兒子看待。你今晚能来嗎？"

"我实在沒有时間。改天一定来，"他低声說。

于是她憂郁地去了。她五十岁的年紀已經显出了老态。貝萊心里很可怜她，但是下不了决心上她家去。

"你这个人真可恶！"瑪丽憤憤地跺着地板說。"你簡直不受抬举！"

貝萊皺了皺眉头："你不懂得这件事情，瑪丽。"

"哼，你以为我不明白嗎？你可知道那些女人背后怎样議論你？她們說你不像个男子汉，不然的話，你早已把安妮弄到手了！"

貝萊呆呆地望着瑪丽，一句話不說；只是望着她搖头。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眼望我？"她說着便气恼地走近他面前。"你也許以为我不敢說我要說的話嗎？别用这副脸嘴对我看，要不然我就給你一个耳光！"她这时羞得面紅耳赤。"你再这样做脸嘴，要我再說些更坏的話嗎？别以为我会害臊，不敢說！"

她的声音冷酷而又粗哑，她实在气極了。貝萊深知道这是羞耻心使她如此，必須讓她尽情發泄一下。他默不作声，但是并不移

开他的含有譴責意味的凝視。忽然她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便獰笑着跑回自己房里去了。

她在那里乱碰乱扔的做了一会兒家务，才漸漸安靜下来。在靜寂中，貝萊听見她在嚶嚶啜泣。他並不到她房里去。这样的吵閙以前也曾有过，他知道她会整天感到羞愧，不再見他的面。他不想去刺激她这种感情。

他換上衣服出外去了。

第八章

在这个季节里，"方舟"显得像一大塊灰蒙蒙的东西，整天烏沉沉的，秋天的陽光照不进去。屋子里整天都像是黑夜，住在里面的人不得不像鼹鼠一样摸索着走路。在夏季陽光朗照中听不到的那些声音，在此刻的黑暗里却听得格外清楚。这是住在这屋子里的許多摸索而行的人們的种种声音。等到大家都睡靜之后，夜的靜寂又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臭虫在旧的糊壁花紙下面窸窸窣窣地走动；老鼠和白螞蚁也紛紛出来，比賽誰啃得凶。黑暗的空气里充滿了啃蛀下来的木屑气味。这幢腐朽的方形建筑物，在成千累万小蚁虫的协助之下，正在进行着总崩潰的过程。有时一段蛀坏了的木头掉下来，落到一个新的位置，貝萊給这种巨大的断裂声閙醒了，于是他翻一个身，又繼續入睡。

晚上他出去散步的时候，总喜欢走过喜气洋洋、人头拥挤的閙市，享受一些光輝灿烂。商店里富丽奢华的陈設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一区和他自己所住的一区眞是一种天渊之别的对比。当他从灯光輝煌的市区轉进他所居住的地区的时候，那些熟識的小巷子就

像几条烏黑的陰沟，“方舟”神秘地聳起在夜空中，像一座大山。从黑暗的地下室門里进去，一直通到这座大山的肚子里，那里有些面目猥瑣的人掌着油烟弥漫的灯在走来走去。他們都是靠“方舟”的貧困过活的：买卖旧鉄器的小販，做旧衣服生意的商人，还有要实物抵押的放高利貸者。他們在一堆堆破旧东西中間細心地翻检着。黑暗籠罩了他們；使貝萊时常联想到兒童时代听过的神仙故事里面的“地下妖怪”。

他小时候看見过山崖忽然裂开，他战栗地望見里面的侏儒在埋藏他們的財宝。在这里，这些人来来往往，活像許多貪婪的妖怪，正在“方舟”里那些得过且过的居民脚底下摧毁他們的基础，直到有一天这些居民会跌进地下室里来，給他們連皮带骨地吃光。总而言之，神仙故事中的可怕的一面絕对不是假的。

有一天，黃昏时候，貝萊放下工作出去办工会的事情。几天以前，畢勃曼喝得烂醉地从楼梯上摔下来。在楼梯底下，差不多全区的孩子都围繞在他跌死的地方。在火柴的亮光中，他們可以清楚看到地上有一个像人形似的黑影。这使他們看得非常起劲。

貝萊走出門，站在那个做旧衣服生意的老太婆的窗口。畢勃曼老爹的工具已經陈列在她的橱窗里了。原来她的魔爪也伸到这些东西上面了。她嘴里咀嚼着一塊吃不飽的黃油面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搜搜这样，翻翻那样，形容猥瑣，令人看了生出厭恶之心。她一听到头頂上有什么声音，便瞿然吃惊，为她那些造孽錢担心。貝萊需要一塊新的砑光鉄，就走进去把畢勃曼的那一塊买下来，可是不得不和她爭論一番价錢。

“你对我的提議考虑过沒有？”在交易做成后，她問他。

“什么提議？”貝萊完全莫名其妙。

“那就是放弃你的鞋匠工作，来帮我做生意。”

原来是这件事！不，貝萊还沒有考虑透。

“我以为沒有多考虑的必要。我出的工錢比你干别的工作收入多，并且也沒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过是給我接送东西。主要是为了我要一个男帮手。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我知道你是个靠得住的人。”

原来她有几千克郎，藏在这地下室的各个角落里，需要一个人来保护。貝萊很懂得她的意思，她已經不止一次地給他談过这件事了。

“我可不能做这种人——靠穷人过活，”貝萊微笑着說。“万一我打破你的头，把你攒的錢拿去散給穷人怎么办？”

那老妇人吃惊地呆望了他一会。

“呸，怎么說出这种怪話来！”她抖索着說。“开这样的玩笑，是沒有良心的。你走后我不敢再在这地下室里住下去了！你怎么好拿性命关系的事情来开玩笑？你看我日日夜夜的在这里辛辛苦苦，也就是求一分衣食，可是我一点积蓄也沒有，我可以对上帝發誓，什么也沒有！人家說我有錢，完全是造謠！人人望着我都好像在說：‘我想杀死你，把你的錢弄到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雇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帮忙。我明明沒有錢，别人硬說我有，这就害苦了我。这里有的是坏人，随时会来害人的。”

“你旣然什么都沒有，那就可以放心了，”貝萊用戏謔的口气說。“空肚子不怕做恶梦！”

“什么都沒有！一个人当然总有一些东西的！你可曉得，貝萊，”她說着便显出一副諂媚的神情很信任地挨近他，“曼丽快要回来了，最迟不会过这个夏天。她在外国赚了許多錢，可以無憂無虑地生活了，况且她还是很年輕的。你看怎样？她最近的一封信里，还叫我給她找一个丈夫。只要人生得漂亮就行了，因为她的錢

尽够两个人过活。她想在貴族区租一所大房子，有一輛自备馬車，和她的漂亮丈夫过快活日子。你的意見怎么样，貝莱？”

“好，这当然是值得考虑的事！”貝莱精神抖擞地回答。

“考虑？这还需要考虑嗎？多少穷貴族都会馬上吻我的手，答应下来呢。”

“可是我不是一个貴族，况且現在我得出去了。”

“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那老妇人动手去翻一只抽屜。

“不。”貝莱只想脫身。这些沾着地下室的霉气味，又染着老太婆的脏手印的照片，他看过不止一次了。出現在这些照片上的曼丽，有时在聖彼得堡的什耍剧場里演唱，細瘦的身材，穿了条子的衣服，像一只有斑紋的野猫，有时赤裸着身体，只披一件白色毛皮斗篷，混在一群俄国軍官中間——那老太婆說这些都是王爷。还有一张在水中拍的，她在一只大玻璃池里的奇花异草間游泳，身上不穿衣服，只披了一身金色的鱗片，还戴着些鑽石首飾。她的身体很健美——这是他無可否認的；但是她只要脫光身子，便能使許多豪闊的王爷头脑發昏，甘心拿出成千累万的錢来給她，这却不是貝莱所能理解的了。而他現在居然可以娶她来做妻子，还可以得到她积攒起来的那些錢，豈不更是滑稽可笑！

貝莱快乐地走到了鬧市。天在下着蒙蒙雨；从街灯和橱窗照下来的光反映在路面上，街道显得异常光亮。他走着走着，覺得自己所想的已不是日常的生活了。那个专靠“方舟”里的穷人为生的骯脏老太婆，居然有一个像血吸虫那样剝削富人的美丽女兒，还有他自己，生着“幸运鬈髮”的小貝莱，也居然成为故事里的那个鬈髮的学徒，变成了幸福的王子。这豈不是盼望已久的神仙故事，終于实現了嗎！

他想到这些，便仰天大笑。一向总是很痛苦地感到深受侮辱

的貝萊，現在居然發現了人生的諷刺。

那天晚上他要訪問的是拉巴貝区。貝萊早就开好了一张名单，按着这名单分区訪問，免得走不必要的冤枉路。他首先去找住在史密斯街上的一个給人打帮工的补鞋匠；他是梅耶尔手下的一个常雇工人，貝萊准备要进行一場艰苦的斗爭。那人却不在家。

“但是你可以給他簽上名，”他的妻子說。“我們最近还談起过这事，我們也認为这样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女人使貝萊很滿意。别的女人听了貝萊来訪問的目的，便会推說丈夫不在家，并且会立刻把門关上；她們很討厭他来打扰。

他走遍园丁街，炮台街，挪威街上的几家人家，从后院进去，摸上黑暗而狹窄的楼梯，走上擱楼，或是走下到地下室。到处都是一样的貧穷；所有的鞋匠，毫無例外地，都住在最坏的小窝里。这个圈子兜下来毫無結果；有的已經搬走了，有的已經不在京城里了。有的說是要再考虑考虑，有的干脆回絕了他。对于犹豫不决的那些人，貝萊打算下次再去，他相信可以說服他們的；其余的他暂时丢开，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去找他們談——他們迟早总会参加的！遭到失敗并不使他灰心，即使只征求到一个会員，他也感到高兴。这是一种需要有耐心的工作，而耐心正是貝萊具备得最多的东西。

他轉进猎戶街，在一座营房式屋子里一直走到頂楼，敲一扇房門。开門的是一个长着稀疏的髯鬚的瘦长男子：这人就是彼得，貝萊在蓬霍尔姆时代的师兄。他們很高兴地談起他們的学徒时代，故乡的作場和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对于师傅叶貝是沒有好話的，可是談到那位少师傅他們心上却还覚得温暖。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到他，”彼得說，“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短命！”

彼得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他的住所給人以孤苦伶仃的印象。他現在一点也看不出曾經是一个滿街乱跑的淘气孩子；但是在他的那双似开似閉的眼睛里，却閃亮着一种敌意和倔强。貝萊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使他改变成这个样子。他脸色蒼白而呆板，很像那些“換过一张新皮膚”的人，可是从他的談話里，却又分明看得出他并不是一个“聖徒”。

“你听我說，彼得，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不是我們一起的人？”

彼得脸上現出一副苦笑。“我們一起的人？这話好像在問：你認識了耶穌沒有？难道你成了个传教士嗎？”

“你也可以这样說，”貝萊坦率地回答，“只要你肯加入我們的組織，我們少不了你。”

“不見得吧。只要你自己肯干，我不相信会少不了什么人。我样样都試过了：教会也好，宗派也好，对任何人都沒有用处。他們只要多一个听众，名单上多一个人罢了。天下烏鴉一般黑！”他眼望着空中陷入了沉思。忽然他把手一揮，仿佛赶走什么东西似的。“我什么也不信了，貝萊！天下沒有一件事情值得相信的。”

“那么，窮人的命运能改得好，这件事情你信不信？你不想參加这个运动嗎？”

“我有什么參加的必要？他們不过想多賺些吃的；我所需要的一点点口粮，我自己很容易就能賺到。只要他們能把我当个人看待，而不把我看作仅仅是一架需要抹一点潤滑油的机器，至于說，做一条瘦狗或是肥狗，在我是無所謂的。”

“他們不久就会这样做了！”貝萊保証似地回答。“只要我們团結起来，他們也就会尊重我們个人，还答应我們个人的要求。你要知道，窮人是有力量的！”

彼得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煩的动作。

“要我去揍别人一頓，叫他看得起我，这有什么意思？我眞不想干！但是如果他們能自覚地看得起我，并且自覚地說：‘瞧，这个人也是由上帝的意志創造出来的，他的思想和感覚完全和我一样！’我要的是这样的看得起。”

“我实在听不懂你所謂‘人’是指的什么，”貝萊煩恼地說。“当我們有許多合理的事情該做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碰壁？我們要組織起来，看我們是不是能脫离奴隶的生活。以后便人人都可以称心如意了。”

“好罢，好罢，旣然那么容易脫离奴隶生活，为什么不干呢？把我的名字写上好了！”彼得說，語气里微微带着一点諷刺。

“謝謝你，同志！”貝萊快乐地和彼得握握手說。“还希望你为运动做点事！”

彼得悵惘地望望周围。“你在这样坏的天气里出来奔走，”他說着給貝萊照亮了路，送他出門。

貝萊沿着教堂街，往北走向北桥区。他想去找莫尔頓。風把公墓围墙里树上的枯叶都吹落下来，細雨一陣陣地打在他的脸上。他紧挨着公墓墻脚走，以避風雨，低了头向前奔。他的心情很暢快：又發展了两个新会員！情况慢慢地好起来了。但是彼得怎么会变得这样古怪！“人”这个字在貝萊耳朵里听起来，簡直是毫無意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已經把他吸收进来了。

突然他听見背后有脚步輕輕地跑上来。一个人影出現在他身旁，把一个小包塞在他胳膊里，也不稍稍站住一下。这人往前跑不多远，便不見了；貝萊覚得他好像爬进公墓围墻里面去了。

他在一盞路灯下面立定，惊奇地察看那个小包。这个包用带子扎得紧紧的，上面写着“交給母亲”，笔迹很为粗劣。貝萊不用多

想，看到"母亲"二字似乎立刻就清晰地听到費迭南的嗄哑的声音。

"現在弗兰逊太太可以高兴了，"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把小包放进了衣袋。最近一礼拜来她沒有得到过費迭南的任何消息。他当然不敢再到克利斯丁灣里来。貝萊不明白費迭南怎么会找上他的。也許他就是躲藏在拉巴貝区里吧？

莫尔頓正在一本厚厚的抄本上写着东西，貝萊进去的时候，他連忙把它合起来。

"这是什么？"貝萊問，想翻开来看看。"你还在写習字帖嗎？"

莫尔頓窘急地把手按住抄本。"不是。……唔，告訴你也沒有关系，"他說，"我写了一首詩，不过你不許說出去。"

"念給我听听，"貝萊請求他。

"可以；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不对别人去講，不然的話，人家会以为我發疯了。"

莫尔頓感到很窘，念起来有点結結巴巴。这是一首描写穷人的詩，穷人使尽气力把整个世界托在他們的伸起的手上，忍受似地望着上面那些正在尽情享乐的老爷們。这首詩的标題是："讓他們死罢！"每一节末了都有这样一句叠句。現在莫尔頓的兴致提起来了，他又給貝萊念了一篇很有趣味的关于穷人为面包而斗爭的小說。

"好得很！"貝萊兴奋地喊。"簡直好得要命，莫尔頓！我可不懂你怎么会写得出来，特别是这首詩。你眞是一个詩人。我常常想到，你有一种特别的本領。你对一切事情都有你自己的看法，不肯随便改变你的主张。但是你为什么不写些伟大而感动人的值得一讀的东西呢？写我們穷人的事情是沒有什么趣味的！"

"可是我却覚得很有趣味！"

"不，我不明白。我們穷人能有什么有趣味的故事？"

“那末你不相信我們的伟大的将来嗎？”

貝萊当然是相信的。

“但是这并不是說我們会一下子变成英雄啊！”

“你想讀的是公侯勛爵的故事！”莫尔頓說。“你們全都是这样的人！你們把自己看成一个下流的賤民。不錯，正是这样！不过你們自己沒有覚得罢了！这就是你們的奴隶性；社会的上層阶級把你們看做奴隶，你們自己也就不知不覚地把自己看做奴隶。尽管你板着脸不肯承認，这到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不要听关于你自己这等人的故事，因为你心里不相信他們会有什么出息。不，你要听的是上流人，是有錢人的事！你們宁願唾弃自己的过去，唾弃亲生的父母，只想爬上去自己也做老爷；因为达不到这个目的，便想在書本里去找。”莫尔頓愈来愈激动地說。

“够了，够了，”貝萊安慰他說，“也不見得坏到这个地步吧。”

“是的，已經坏到这个地步了！”莫尔頓憤激地說。“你知道这是什么緣故？因为你还不明白人是神聖的，也不明白人和人是絕对平等的。”

“人是神聖的嗎？”貝萊笑着問。“但是我并不神聖，而且我覚得你也并不神聖！”

“为你設想，我希望你是神聖的。”莫尔頓誠恳地說，“否則你就簡直是一匹馬或一架机器，会做工罢了。”

于是他住口不說了，好像这个問題已經談明白了似的。莫尔頓这种欲言不言的态度使貝萊严肃起来。他本来还想和莫尔頓辯論下去，但是莫尔頓是一个看事情很深刻的人，也許这里面确有他自己还不了解的地方。

“我知道，和你比較起来，我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他和气地說，“但是你不必为这件事情动气。我且問你，你还記得彼得嗎？他和

你的弟弟揚斯和我一起在叶貝手下做学徒的。他也在这里，我刚才会見过他。他也和你一样，看事情很深刻，可是他摸不到底，这一点跟你不同。他对整个世界都不相信，对一切都沒有兴趣。要是能和你談談，对他倒是有好处的。”

“我可不是先知——还是你像一些，”莫尔頓譏諷似的說。

“也許你能給他說些話鼓励鼓励他。我只是一个搞工会的人，在这方面很不够的。”

在他回家的途中，貝萊仔細想着莫尔頓的話，但是他不得不承認他实在不很懂得。不，他并不需要在自己头上罩上什么神光聖暈；他只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心只想有所活动而已。

第九章

貝萊从别克师傅的作場里赶回家来，脫下外衣和背心，馬上把头浸在一桶水里。他一边揩拭头面，一边跑到那“小人家”去。

“你們要跟我出去嗎？我有几张晚会票子，要去就得快些。”

姐弟三个正在圍着桌子玩紙牌。爐火發着畢畢剝剝的爆裂声，还聞到一陣咖啡的香气。他們做完一天的工作已經覺得很累了，不想再穿起衣裳出門。你看得出他們在家里感到多么舒服。

“你还是把票子去送給安妮和她的媽媽，”瑪丽說，“她們从来沒机会出去。”

貝萊一边穿衣服一边盘算。唔，这有什么不好呢？过去的事情老記在心上也太蠢了！

安妮不願意跟他出去，她像一位正在梳妆的太太似的低头坐着，連望也不望他一眼。但是楊生太太馬上接受了邀請，很快地換

上她最好的衣服。

"我們好久沒有一塊兒出去了，貝萊，"一起走到街上的时候，她高兴地說。"你近来很忙，听說常出去开会。一个年輕人总有这些事情的。你得了些什么好处？"

"当然会有些好处，只要你肯出力！"

"那么，得到些什么呢？是不是和我年輕时候一样，又要吃掉德国人了？还是另有别的事情？"

"我們只想把生活改变得稍为幸福一些，"貝萊静静地回答。

"哦，你們就只是为了要幸福嗎？那一定会得到的！"楊生太太大笑着說。"在我年輕的时候，人們也都是到京城里来找幸福的。我到这里来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时我才十六岁。年輕的姑娘不到这里来找好处，还該到哪兒去找呢？交朋友很容易的——这里有的是願意和穿破旧鞋子的年輕姑娘一起玩的人，他們还送給她們各种好东西，每天都給她們带来新的快乐。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对我非常好，他自己也有信心。他說，如果我們两个在一起准能够創造永久的幸福。那时他像我一样，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光蛋，但是他肯苦干。他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工人，他認为我們俩只要肯努力，一定能够建立起安逸而幸福的生活，有很多的收入，还有一个舒适的家庭。幸福，你瞧罢，很容易！……他一心只想做一个老板，老是当职工能有什么出息呢？我們不只一次地攒起了一点积蓄，以为从此可以过好日子了，誰知屡次遭到不幸，把我們所有的弄得精光。灾难永远像一只凶鳥似地盘旋在穷人的屋頂上，你要想赶走它，就得有一根长棍子！我們才得稍稍抬头起来，总是又有灾难来了。他生了整个冬天的病，我們只好靠典当过日子，把东西一样样地送光。到了沒有东西可当的时候，再把当票去押借。"說到这里，这位老太太不得不停下来换换气。

“我們跑得这样快？”她气喘吁吁地說，“好像世界都从我們身边飞去了！”

“唔，什么都不剩了！”她开始又往前走，接着說。“从此他没有勇气重整旗鼓了，因此我們便搬到‘方舟’里来住。他賺到几个錢，就去找他自己的安慰，但是，你知道我那时身上怀着安妮，他的安慰就是我的苦痛。她的出世，就像我們苦难中得了一件礼物；但是他却不喜欢她，因为我們的繁华梦遺传在她身上了。她繼承了我們这种梦想——这个可怜的孩子——想从破布和污泥里兴家。你沒看見她呢，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便把垃圾箱里拾来的破烂东西做出堂皇富丽的排場。‘这是什么？’有一次楊生問她，这时他比平时醉得稍好一些。‘这是鋪地毯的講究房間，火爐旁边那一間是你的，爸爸。但是你不可以随地吐痰，因为我們是有錢人。’”

楊生太太說着哭起来了。

“于是他在她头上打了一下。‘閉嘴！’他不但咆哮，并且还吓唬孩子。‘我不要听你这些鬼話！’他到最后几年就变成这样的人。我不怕說，他在陰沟里淹死之后，我們的生活倒反而过得輕松了。可是，我可以寻欢作乐的青春，早已牺牲在他那些痴心梦想里了。現在我只好給人家翻制旧軍褲，弄得滿屋子灰塵，一天翻一条，賺一个馬克。安妮还是半痴不呆的。說什么幸福，談也别談起！‘方舟’里的人誰不是开头坚信有美好的前途？誰也不是自願住到这个大杂院里来的，可是誰都不得不住进来。这里的人，誰能保得住他每天的面包。不錯，奥尔逊家道还过得去，可是她們是靠女兒出乖露丑換得来的。”

“所以越加应該努力工作啊，”貝萊說。

“不錯，說說是容易的。但是和不可克服的事情去斗爭，誰都会很快就把气力使尽。不，还是听其自然，趁年輕的时候快乐快乐

罢。你不要見怪我这个老太婆跟你一路發牢騷吧。好了，現在我們去快乐快乐罢！”

于是她又显得很高兴了。

“你挽着我走罢，就像一对爱人那样，”貝萊打趣地說。

老婆婆挽了貝萊的胳膊，腰脚輕快地走得很年輕的样子。

“唔，要是我还年輕的話，我准会叫你放弃了你这种傻花样，”她笑着說，“我会拖你去跳舞的。”

“可是你沒有讓楊生放弃啊，”貝萊反駁她。

“是沒有，因为那时我太輕信他了。但是現在我决不再讓人家夺去我的青春了！”

晚会是在北桥区一条横街上的一个大会堂里举行的。这是一个宣传性的娱乐晚会，对象主要是青年人，但是也有許多姑娘和她們的母亲一道来。有一个节目是詩朗誦，这首詩叙說一个正直的鉄匠在一次罢工中牺牲了生命。

“这当然是很好，也很感动人，”楊生太太輕声地說，还激动地把手帕擦着鼻子，“不过我却喜欢有点引人發笑的节目。貧窮苦恼的故事，我們天天看見的也够了。”

随后是一个手艺人的歌咏小組上去唱了几个歌。后来是一个老年的工人領袖上台去报告了工人运动的初期情况。他报告完后，就問有沒有人願意帮助他来作补充講話。显然，这个晚会的节目准备得不够充分。

会場上全無热烈生动的气象。妇女們感到沉悶無聊；男人坐在那兒等候有人上去發表激烈的演說，他們中間大多数都是貝萊在討論会上見过的。甚至那些青年人都板着脸，一望而知是一种不出声的質問。这些平淡無奇的节目压不熄他們心头的火，因为他們的心里充滿了期待好时代到来的热望。

貝萊对于这个晚会的毫無生气感到痛苦；他热血沸騰地滿怀着要行动起来的情緒。这是一个鼓吹团結的大好机会，如果輕輕放过了，沒有利用，該多可惜！妇女們正需要一点鼓励，不論是工厂女工，或是拖住丈夫后腿的家庭妇女。而台上却只是唱唱歌，念念無聊的詩，把时間糟蹋掉！于是他一跳就跳到台上。

"你們这些好听的詩歌固然很好，"貝萊憤激地說，"但是对于沒法生活的人可毫無用处。教士和狗都靠一张嘴巴过活，但是我們如果想得到点什么，就只有靠这一对拳头。我們为什么听来听去，老是这些空話和說教？难道我們还不知道我們要的是什么嗎？人們說我們已經做了一千年的奴隶，那么我們早已有了足够的时間可以想想了。为什么我們大家都在等候着，准备着，可是到了今天还做不出任何事情来？难道竟沒有一个有勇气的人来領导我們嗎？"

这段講話引起了热烈的鼓掌，特别是青年們最起劲，他們都跳躍欢呼。貝萊下到台来，滿头大汗。

那位老年領袖再度登台，向参加节目的同志們道謝。他又带着笑容向貝萊致謝。看到青年人心里还有热情在發揚，他表示欣慰，虽然他以为用在这个会上不很恰当。老年人領导这个运动渡过了艰难的时期，但是他們决不反对青年人来显显身手。

貝萊想站起来答复几句，但是楊生太太緊緊地扯住他的袖口。"算了罢，貝萊，"她担心地輕声說，"别做得太过火！"她不放手，貝萊只好坐下来，以免惹人注目。他两脸發燒，气喘吁吁地，仿佛刚跑上了一个山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上講台，完全是憤激驅使他上去的。

群众开始站起来走动。"完場了嗎？"楊生太太問；貝萊看得出她感到失望。

“不，不，我們还要去吃点东西，”他説着，把她带到后厅的一张桌子上。“我該要些什么？”

“我喝咖啡。你应該来一杯啤酒，看你这样热！”

貝萊也要了咖啡。

“你这个人眞是可笑！”楊生太太笑着説，“先是在一大堆不認識的人中間起哄，随后又来和我这样的老太婆坐着喝咖啡！这里有这么多的人，差不多像个节日了！”她的眼光亮亮的，脸孔紅紅的，坐在那兒左顧右盼，像一个參加跳舞会的少女。

“多放点奶油，貝萊，你放得太少了——这倒是眞貨。”

那个上台报告的領袖走过来要和貝萊認識認識。“我从你們工会会长那兒听到过你，”他説着伸手給貝萊。“我很高兴能和你認識，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哦，这算得什么，”貝萊紅着脸説，“不过，如果我們認眞的干，是会有很好的成績的。”

“我很知道你是个急性子，”那老人含笑回答，“青年人全都是这样的。但是，一个想認眞做一点工作的人，必須能够懂得适可而止。”

他拍拍貝萊的肩膀便走开了。

貝萊覺得周围的人都在談論他。“我上台去莫不是做了他們的笑柄吧？”他暗自想。他旁边站着两个青年人，一直在斜眼望他。忽然他們向他走过来了。

“請恕我們冒昧，来和你握手！”其中的一个説。“我名叫奥多·斯多尔倍，这是我的弟弟，弗雷得力克。你刚才的發言很对，我們要謝謝你！”

于是他們站在那里和貝萊交談了一会。

“我們的老人家也一定高兴和你会会面，”奥多·斯多尔倍説。

“你肯上我家去談談嗎?”

“今天晚上不方便,我有人在一起,”貝萊回答。

“你尽管去,你尽管和他們一起去!”楊生太太說。“那兒有几个从克利斯丁灣来的人,我可以跟他們一路回家。”

“既然我們一起出来了,总得陪你玩个暢快。”貝萊笑着說。

“眞是罪过!我玩得够了,已經有点昏头昏脑了。你管自己去罢;这是我三十年沒有說过的話。謝謝你,陪我出来玩!”

她眞誠地笑着。

斯多尔倍家住在榆树街上的一所新建工人宿舍的二層楼上。楼梯很寬大,房門上釘着一塊搪瓷的姓名牌。一位衣服整潔的老太太来給他們开門。

“这位是我們的同志,媽,”奥多說。

“欢迎得很,”她說,握着貝萊的手,看了他一会。

建筑工人斯多尔倍正坐在餐室里看“工人报”。他只穿着衬衫,把粗壮的手臂擱在桌上。他喃喃地念着,沒有注意到屋里来了客人。

“爸爸,这里有一位你高兴見見面的客人,”奥多說着,把手放在老人的肩膀上。

斯多尔倍抬起头来望望貝萊。“你是想加入工会吧?”他一边說一边用手支着桌子,費力地站立起来。他身子高大,头髮略带灰白,脸上沾着石灰水的斑点。

“你老是想着你的工会,”斯多尔倍太太說,“你大概以为工会里就只有你一个人,是不是?”

“不錯,媽媽,入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总是头一个。”

“我已經加入工会了,”貝萊說,“不过不是你們这一行。我是个鞋匠。”

"鞋匠，在工人中間，这是一門苦行業，但是究竟还可以成为一个老板，可是我們建筑工人，現在却做不到。因此，这里头就大有分别；一个人如果不得不一輩子做工人，他就越加有热心去改良自己的地位。你懂得嗎？这就是为什么鞋匠業工会發展不起来。另一个原因是他們各人在自己家里工作，很难取得团結。但是他們当中現在新来了一个人，似乎有能力改变这种情况了。"

"对啦，这个人就是他啊，爸爸，"奥多笑着說。

"該死，我眞是个糊塗虫！讓我再和你握握手罢。祝你的計划成功，青年同志！"

他就紧握着貝萊的手。

"我想我們該来一点啤酒了吧，媽媽？"

斯多尔倍和貝萊馬上就談得很投机。貝萊眞是得其所哉。直到現在他才找到了工人运动的核心。他問了許許多多問題，那老人便不厭其詳地給他暢談工人組織一年一年發展的情况，从丹麦只有一个工会会員——就是他自己——的时候談起，一直到現在。他对于各个工会的人数，以及每一个工会的發展情况，都有很詳細很正确的了解。两个兒子也坐着靜听。他們如果要說什么話，总等到老人家对他們点头表示他的話已說完了才开口。小兒子弗雷得力克是一个建筑業的学徒，他称呼他的父亲决不說"您"，老是用第三人称，他的接二連三的"爸爸說，爸爸以为，"貝萊听了感到非常奇特。

他們正在談論的时候，斯多尔倍太太推开了一扇通到另外一个更齐整的房間里去的房門，請他們进去喝咖啡。餐室里的整套充柚木大餐桌椅和柔軟的馬鬃沙發，已經給了貝萊極好的印象。可是这一間里更有一套大紅絲絨椅子，一张胡桃木的八角形桌子，鑲嵌着黑边，弯曲的仿古式桌脚，一个架子上陈設着許多零星瓷

器，多数是精致的小摆設。墙上挂着几张工会开会的照片，还有几张工場的照片，有一幅是正在施工的大建筑，脚手架上滿是砌砖工人，身边放着石灰桶，他們手里不是拿着工具，便是啤酒罐子。沙發上边的墙上挂着一大幅半身人像，这人穿着西班牙式的短褂，黑黑的脸兒，显得很英俊。他有点像充滿了遐想的探险家，又有点像軍人。

“这就是我們的大师，”斯多尔倍站在貝萊身旁，庄严地解释道，“工人运动的基础完全是他一手建設起来的！”

他望着画像沉思了一刻，默不作声。然后嘆息了一声，摇摇头退了回来。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老人突然說，“他身边时常有許多美丽的女人。但是当他發表演說的时候，她們都站得远远的，因为在这种时候，他心里的火燒起来了，那时他就喊出‘前进呀，大家！’那怕最懒惰的人也会給他鼓动起来。”

“那么他已經故世了嗎？”貝萊很感兴趣地問。

斯多尔倍沒有回答。“唔，”他只是說，“我們来喝咖啡罢。”

奥多向貝萊映映眼，分明表示叫他别再問下去。

斯多尔倍坐着凝視他的咖啡杯子，后来忽然抬起头来。“有些事情是不容易了解的，”他很庄重地說，“不过这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要是沒有这位大师，我和其他許多的人，今天都不可能在幸福的家庭里做父亲。在我們青年同志中間，向来有不少能干的人，但是，越是能干，照例越容易潦倒。因为一个人如果沒有办法使出他的才干，他自然会牢骚失意，終于有一天，他会喝起酒来，借酒浇愁了。我从前豈不也是这样嗎，总覺得好像缺少什么似的，于是我也喝起酒来了。但是那时候，我發現了工人运动，我敢說，当时还沒有这种运动呢，它还沒有成熟，可是人們覺得它正在到来了。

我們就像狗似的嗅着，想發現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說……‘在这里了！’另一个人說：‘在那边了！’但是等到你跑过去一看，只看見几个餓汉，在自伙里你爭我夺。爭夺些什么，鬼也不知道。正在这个时候，我們的大师来啦，他就像閃电一样給我們照亮了路。因为他能够很正确很詳細地指出我們的毛病，虽然他不是我們这个阶級的人。从那时起，我們便不用另外去寻找好人了——在我們自己的运动里也找得出好人来的！人数虽然不会多，可总是有的。”

“但是現在它可以一帆風順了。”貝萊說。

“不錯，現在是到处都在哄动了。但是这靠了什么人？还不是靠了我們这些老兵，还有他，挂在墙上的那位！”

后来，斯多尔倍便談一些旁的事情，但是話題自然而然地又回到工人运动上。这一对夫妇簡直是以工人运动为他們的生命似的。他們都是勇敢而誠实的人，他們把人类簡簡单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贊成这运动的，一类是反对的。貝萊在这屋子里，覺得呼吸特別輕快舒暢，因为这里的空气也好像充滿了社会主义的氧气。

貝萊注意到靠墙放着一只大箱子，有四只弯屈的箱脚支着。箱上密密地釘着鉄釘，看上去像一只文件箱。

“那是放旗帜的，”斯多尔倍太太說。但是她立刻就惶恐地不說下去了，因为看見老头兒皺起了眉头。

“唔，还好，你是一个好人，”他說。“在你面前不必隐瞞！”

他从写字台的一个秘密抽屜里取出一个鑰匙来。

“現在危险不怎么大了，不过仍然要小心謹愼。这是我們担風险的时期保存下来的东西，那时候警察到处搜抄我們的旗帜。有一天晚上，大师亲自把这面旗帜卷在他大衣里面到我家来，他对我說，‘这面旗交給你保衛罢，斯多尔倍，你是我們中間最可靠的人。’”

于是他在他的太太的帮助之下把那面大旗展开。"你瞧，这就是'国际旗'。样子有点残破了，因为它經过許多灾难。在共产党員大会上，当軍队用槍弹来对付我們的时候，它飘揚在演講台上，号召我們团結。当它在我們头上飘展的时候，我們仿佛在向它宣誓。警察懂得这道理，所以千方百計想夺取它。有一次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警察又来搶旗了——但是到底沒有搶到手！以后警察便进行严密的搜查，这面旗便不得不輾轉地藏起来，藏在我家里已經不止一次了。"

"是的，有一回我們正在吃晚飯，警察冲进来把爸爸抓了去。他們满屋子的翻箱倒篋，还把爸爸拖去坐牢，也不說明理由。那时孩子們都还小，你可以想像得出我是多么苦恼。我也不知道他們要到什么时才放他出来。"

"不錯，但是他們仍然沒有把旗子拿到手，"斯多尔倍說着便哈哈大笑。"我早已把它轉給别人了，在那些日子里，它是决不在一个地方放长久的。現在它比較太平了，媽媽和我們大家的生活也一样。"

两兄弟不声不响地站着望这面历尽風波的大旗，仿佛就是工人們的鮮紅的热血。在貝萊眼前，一个新的世界展开了。这时他才覺得，一向燃烧着他的心灵的热火，似乎并不算得狂妄；原来当他还在家乡做野孩子，玩幼稚的游戏或牧牛的时候，已經有勇敢的人在从事工作，給工人运动打定了基础。他覚得周身火热，血液涌到头頂。要是他，貝萊，有一天能够在压迫者面前揮动这面光荣的旗帜就好了！

"可是現在，它放在箱子里，給人忘了！"他沮丧地說。

"它只是在休息，"斯多尔倍說。"忘了，說得也不錯；警察想不到它还存在。但是你如果把它挂在旗杆上，你就会看見有許多同

志立刻拥到它周围来，老的少的都有！这塊布上是有火的——真正的火，永远扑灭不了的火！”

他們小心翼翼地把旗子折好，放回箱子里。“就是現在，也还不能在外边講到这旗帜！你懂得嗎？”斯多尔倍說。

外面有人在敲門。趁弗雷得力克去开門的当兒，斯多尔倍連忙鎖上箱子，把鑰匙藏起。大家提心吊胆地面面相覷，站着静听。

“是爱倫，”弗雷得力克說着回进房間里来，背后跟着一个高个子，黑头髮的姑娘。她的姿态很端庄，脸上蒙着一幅面紗，在嘴唇边的紗上，她呼出来的气凝結成一片珠网。

“啊，原来是你！”斯多尔倍笑着說。“多傻气，我們怎么会这样紧张，还跟从前一样呢。在这深更半夜里你怎么还在街上，天气又这样坏！”他关心地望着他的女兒；显然看得出她是他的掌上明珠。从外表看，他們却并不相像。

她向貝萊只是略一点头，但是却注意地望了他一眼。她那一种沉静端庄的气度，立刻就使貝萊感到傾慕。她穿着一身毫無装飾的深色衣服，但是衣料却是很好的。

“你要不要换换衣服？”母亲一边給她解大衣扣子一边問。“你身上全湿了，孩子。”

“不，我馬上还要走的，”爱倫回答。“我只是回来望望你們。”

“可是現在已經很晚了，”斯多尔倍嗽嗽地說，难道你的工作还沒有做完嗎？”

“是的，今天不是輪到我休息。”

“唔，今天又不是？唉，好一个标致的奴隶，要做到夜里十一点鐘！”

“沒有办法啊，爸爸，你駡我也沒有用，”爱倫和顏悅色地說。

“不，你不用出去工作了。要我們的孩子到老板家里去当差，

太沒有意思了。你說我这話对不对？"他轉向貝萊說。

愛倫格格地笑起来。"不是大家都一样嗎，爸爸不也是給老板工作嗎？"

"話是不錯，不过这完全是两回事。我們有規定的时間，从几点做到几点，做完就沒事了。你这种家庭工作就不同了：你得一家家的去干各式各样的肮脏活兒。"

"可是爸爸沒有力量养我在家里啊。"

"这我知道，不过我还是不高兴。况且你很可以另外找些别的工作。"

"对的，但是我不願意！我要有我自己安排的权利！"她果决地回說。

其余的人都默默地坐着，神情不宁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斯多尔倍額上青筋怒张，脸色發紫，显然很有点生气。但是愛倫却对他微笑着。随后他就站起来喃喃自語地走到隔壁房去了。

老太太对愛倫搖着头。她脸色都蒼白了，悄声說："唉，当心些，孩子？"

过了一会，斯多尔倍捧了一叠旧报紙进来，給貝萊看。愛倫站在他的椅子背后，低下头来和他們一起看；她把胳膊擱在他的肩膀上，随随便便地撫弄着他的头髮。母亲扯着她的裙子。

这些都是1871—72年間的附有圖片的报紙。

时鐘在打半点；已經是十一点半了。貝萊急忙站起来，他竟完全忘記了时間。

"带这个姑娘一道走罢，"斯多尔倍說，"你們是同路。是不是，愛倫？这样你可以有个人作伴了。你和她一路走是沒有危险的，她是一个女聖人！"他的口气似乎在对女兒賠不是。"有空請再来，我們随时都欢迎你。"

他們在路上沒有多談話。貝萊覺得很窘；好像她老是在看他，打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鼓起勇气和她說句什么話的时候，她的回答总是很簡单，而且还考察似地看着他。但是他仍然覺得这是一次有意思的散步，很願意多走一些时候。

“謝謝你的陪伴，”到了她要去的那家人家門口，她便停下来，貝萊說。“我很希望能再和你見面。”

“只要有机会碰到，当然可以，”她淡淡地說，但是她讓貝萊握了她的手。

“有机会！一定有机会！”貝萊快活地說。“但是你忘了道謝我送你的情啦！”

他向她微微地鞠了一躬。

愛倫惊訝地对他望了一眼，这一眼却使他呆住了。然后她慢慢地轉身走进屋里去了。

第十章

有一天，放工以后，貝萊带了刚做完的活兒到皇家御鞋匠那兒去交納。工头收了貨，付清工資，便去分派工作給別人，讓貝萊站在那兒等。貝萊耐心地等候着，只是不时咳嗽一两声。这是他們的老規矩，你旣然要工作，就得有耐性。

“你好像把我忘了，”他終于說，有点不耐煩了。

“你走罢，”工头回答，“这里沒有你的分了。”

“这是什么意思？”貝萊吃惊地問。

“我說什么就是什么。你的事情完蛋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嗎？”

貝萊是很明白的，但是他要他們当众說明辞退他的理由。

"我的工作有什么不好?"他問道。

"你太爱管閑事了,朋友! 因此你不能好好地做你分內的工作。"

"我倒很想知道我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好,"貝萊倔强地說。

"混賬! 我已經对你說过了!"那工头咆哮着。

这时御鞋匠从后間的門口出来,看見了貝萊,就向他走来。

"你給我滚出去,馬上滚出去!"他怒气汹汹地喊。"你以为我們会給搗我們蛋的家伙飯吃嗎? 給我滚出去,你这个工会朋友!"

貝萊站着一动也不动,眼睛盯着他的老板;他只想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不甘心乖乖地被哄出去。"冷静些,現在該冷静些!"他对自己說。他脸上微笑着,但是他的嘴唇却在哆嗦,那御鞋匠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不断喊着:

"滚滚,喂,工头,快去找个警察来!"

"同志們,現在你們看罢,他把我們当成了什么,"貝萊轉身背向着梅耶尔說。"在他眼里,我們是狗,就是这样!"

許多人站在那兒,装聋作哑地望着柜台,不敢偏袒哪一边。于是貝萊便揚长而去。

他望北桥区走去。一肚子的怒气,不时發泄出一两声咒駡来。梅耶尔那边的工作,对他本来是無足輕重的,因为工資很低,他只能拿来作为一点貼补。但是想到他們憑这一点微薄的待遇,就想来买服他,眞可气憤! 而那些工人們站在那里一个也不敢有所表示,好像他們把自己的精力技能供养这个家伙还不够似的。梅耶尔就像一堵高墙那样站在那兒,挡住一切眞正的进步。但是他可别以为他能打击得了貝萊,因为如果他眞的动手,他准会挨到一拳回敬的。

貝萊立刻去找斯多尔倍商量这件事;这位年高的工会会員是

有丰富的經驗的。

“他本来是一个公然販卖奴隶的家伙！”斯多尔倍說。“我們和这班人也打过交道的！‘我們跟你沒关系了，朋友，这兒沒有你的事了，我們不要用搗乱分子！’只要你稍稍挺撞他一下，他們就說，‘滚开，这里用不着你！’我自己就曾經被他們像狗一样驅逐过，媽媽老在家里哭。我知道她心里很痛苦，但是当我和她談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却說：‘坚持下去，斯多尔倍，你不要屈服！’‘可是你忘了面包啦，媽媽，’我說。‘哦，我們的面包嗎？我可以出去給人家洗衣服！’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現在他們唱的調子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老板見了我这个老斯多尔倍也得客客气气地脫帽了！……对付这个梅耶尔，我們該給他点顏色看看：我們要給他来一个抵制运动！”

貝萊并不反对。“要是办得到就好了，”他說，“不过我們的組織似乎力量还不够！”

“無論如何总可以試一試，要他吃点亏。为了破坏你的良心，他就打击你的面包，那么你就对准他的荷包还手，因为这就是他的良心！即使沒有别的好处，至少也讓他晓得晓得你不是个奴才。”

貝萊还和斯多尔倍坐着多談一会。他心下很想会到爱倫，但是不敢問今天是不是她回家的日子。斯多尔倍太太留他吃晚飯，只等他的兒子們回来就要开飯了。但是貝萊沒有时間，他要去想办法来进行抵制运动。

“那末，礼拜日請过来罢，”斯多尔倍太太說，“这个礼拜日是爱倫的生日。”

他踏着大步去找工会会长；礼拜日的邀請把他心上最后一点怒气都驅散了。和梅耶尔斗争的展望又对他起了鼓舞作用。对于会长彼得逊，他相信是能爭取到他的支持的，只要他能起床的話。他自己从前也曾給那御鞋匠工作过，把他恨得如同瘟神一样。据

說彼得逊發明了一种灵巧的小东西——女鞋上用的改良鞋扣，但是他不知道該怎样利用他的發明，他便去和梅耶尔商量。梅耶尔就把这东西据为己有，因为發明人是他手下的工人。他請得了专利执照，东西虽然小，却賺了許多錢。到彼得逊去要求他分一些利潤的时候，他就歇了彼得逊的生意。彼得逊自己从沒有和人談起过这件事情，只是坐在他的地下室里为这件不平事而气憤，沒有办法去算这笔賬。現在他把他的时間几乎全部用来搞工会，想通过工会来复仇雪恨，但是工会始終沒有多大發展。他虽然尽有热情，但是毅力不够，外加他又患着肺病。

貝萊去向他提出他的計划的时候，他激动得發抖。"仁慈的上帝，要是我們能搞垮他就好了！"他嗄哑地說，同时握紧他那双已經給死神打上暗印的枯瘦的拳头。"我很願意送掉我这条老命来看这个坏蛋垮台！你瞧这个！"

他嘴里喃喃地弯身下去，拿出一把磨得很鋒利的，装着一个重木柄的鋸子給貝萊看：

"要不是我有孩子，我早已把它砍进他的肋骨里去了！"

他那双灰色的，惶惑不宁的眼睛，閃出了森冷的亮光，使貝萊想起了發疯的鐘表匠安克尔。

"唔，我懂得，"貝萊一边說一边按着彼得逊的手，表示安慰他。"但是犯不着做傻气的事情，只要我們团結起来，我們自然会达到我們的目的。"

"你要組織斗爭？"彼得逊說。"这个我現在已經不行了——我沒有气力。但是你可以把我算做一个發信号的人，这样我可以叫大家奋發起来。你呢，你就管維持大家的劲道。"

这一天沒有虛过；第二天晚上召开了一个会員大会。彼得逊首先發言，以一篇激烈的演說做了开始。他在不久以前吐过血，所

以脸色苍白得和死人一样，眼珠在凹陷的眼眶里像火一样燃烧着。他站在台上，好像一个殉道者似的，坚称非斗爭不可。全場便一致通过了抵制的决議。

此后便是貝萊起来發言，談了組織战斗的一些問題。会里沒有經費，所以每一个会員必須捐点錢出来接济失業的人；每一个会員都必須竭尽所能来阻止梅耶尔雇到新的工人。进行抵制不可有盲目躁急的步驟，不然的話日后会要懊悔的。最主要的是：人人都必須作思想准备，事先就意料到将要有种种困难，必須認清自己的責任。最后大家一齐欢呼三声，預祝胜利！

干这件事需要到处奔走，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像貝萊这样一个老是坐着工作的人，在外边多跑几趟也决不会叫苦。白天少做了的工作，他就在夜里补足；在梅耶尔那里失掉的活兒，就从克利斯丁灣本区的小店家老板那里領来弥补，因为快到聖誕节了，他們的生意正有忙不过来的趋势。

貝萊被辞退后的第二天，"工人报"的"劳工消息"栏上刊出了抵制的通告。"严格禁止应雇！"这好像就是貝萊亲口發出来的命令。他把这段通告从报上剪下来，在工作的时候，不时拿出来看看。这是貝萊干的——虽然沒有說出来——貝萊和京城里最大的老板斗起来了。現在就要看看到底誰强！

現在貝萊常常到斯多尔倍家去。巧極了，他去的日子总是碰到爱倫休假的时候。于是他就陪伴她一路回工作的人家，一边走一边談些正經事情。他們彼此都沒有一点感情冲动，态度之間，都仿佛来日方长似的。貝萊把他的热情完全放在反对梅耶尔的斗爭上。他对爱倫是很有把握的，尽管她看上去好像不容易接近。他心里好像有个声音在告訴他，她应該是这样一种人，而且将永远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性格，就是所謂很难剝壳見肉的。但是他

觉得已經有些东西帮助他在她的心里成熟起来，所以他尽可不用着急。

有一天晚上，他像平常一样送她到門口，他們站在那里互道晚安。爱倫还是那么矜持地伸手給他，簡直好像是很勉强的，握过手她就想走上台阶。

“难道我們一輩子就这样下去嗎？”貝萊說，紧握着她的手指不放。“你到底爱不爱我？”

她呆呆地站了一会，于是才凑过嘴唇来吻了貝萊一下——嘴唇紧閉着，像小孩子那样机械地接吻。她已經走开了，突然又回来，摟紧了貝萊，热烈而放肆地吻起来。她的态度这样地狂放，使貝萊倒反覚得莫名其妙。原来他对她的認識还不够。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她已經奔上后門楼梯了。他呆立在那兒，好像刚碰到一陣大火，只听見她那好像被人追赶着的脚步声。

从那天以后，她就完全变了样。她的爱情好像在一夜之間到来的春天。她不能有一天不看見貝萊；出来买东西的时候就跑到“方舟”里来耽一回。以前那种矜持拘謹的态度沒有了；她的一举一动都越来越热情，像是从心里爆發出来的；和貝萊相会的时候，她不多說話，总是紧紧地偎着他，仿佛借以鎮压一些痛苦，把两手遮着脸。要是貝萊勉强她抬起头来，她就繼續把眼睛紧閉着。然后才深深地換一口气，微笑地坐在一旁，眼望着貝萊，低声哼着曲子听他說話。

她好像能一直观察到他的內心底里；貝萊本来需要了解和認識他自己，有她在一起，就更有了自信。平时無論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求助于他自己，静听从內心里發出来的声音，可是还不免常常有些怀疑不决。但是現在，爱倫却肯定了他內心的一些思想观念，正如她靜靜地偎依在他身上一样的肯定。她的默然凝視像一

种自傲的呼声似的在他心里震动着，使他感到自己無比的富有。当她那样沉思地望着他的时候，她是在思想上和他的心灵相呼应。但是他并不知道她說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得到的是怎样的回答，当他問她一些問題，把她从这种仿佛入了魔的凝視中叫醒过来的时候，她才像从睡梦中惊醒似的透一口气，并和他接个吻。

爱倫的为人，非常忠誠老实，公正無私，很受她的东家們的器重。她沒有什么别的企圖，她一心只想成为他的人——如此而已。但是在她那样如痴似梦的凝視之下，貝萊却自动地談到将来的計划，仿佛是她鼓舞着他說出来的。她似笑非笑地听他講，好像在听一个神仙故事；但是她自己，似乎就完全沒有想到将来。她似乎有一种隐秘的舍己为人的精神，使貝萊感到滿心温暖，抬头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去。由于她这种舍己为人的热心，所以她家里都开玩笑地叫她"女聖人。"

对于自己能够参加到她家庭里去，貝萊覺得这是一种幸福。这一个家庭，在哥本哈根人的粗豪的性情底下，隐藏着一种家长制度的生活習慣。一切事情都以依照規矩和孝敬父母为原則，特别是父亲，他对任何事情都有决定性的發言权，他在家庭里的地位是任何人都不能僭越的。他放工回家，两个兒子爭着給他拿拖鞋来换，他妻子特别为他留下了好点心。小兒子弗雷得力克刚滿师，他想到有这么一天，可以成为一个正式工人，可以和老父亲像同伙一般地喝酒，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他們住的是一座寬敞的新建公寓，有三个房間，外加一个下房；对于見慣了同業們只住一个房間带一个厨房的貝萊說，这是了不起的。两个兒子都在家里膳宿，睡在下房里。家庭开支是共同負担的；虽然全家都無条件地听从父亲支配，这并不是奴隶式的服从，只是照一般人家的規矩做而已。斯多尔倍在同業中是老前輩，

是有声望的工人，又是工人运动的元老，所以他說的話是沒有人反对的。

独有爱倫不尊重他的权威地位，敢于反对他，往往不是为了别的理由，就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她是独生女兒，又最得宠爱，所以能够这样做。有时候似乎斯多尔倍忍無可忍，要責罰她了，但是归根結底总还是他讓步的。

他对貝莱非常滿意，私下愈加佩服女兒有眼力。“你瞧，媽媽，我們这姑娘眞不錯！她能够給自己挑一个好丈夫！”他会兴奋地說。

“是啊；我对他也毫不反对，”斯多尔倍太太說，“虽然他还有点乡气，不过慢慢地会改掉的。”

“乡气？不，你錯了，他有他的目的，她到底找到了主子了。”斯多尔倍得意洋洋地說。

那两弟兄也成为貝莱的忠实同志，他們都很尊敬他。

第十一章

抵制进行得不算好。梅耶尔的应付方法是召集企業主来开会，想組織一个同業公会，一致拒絕雇用工会会員。这样一来，工会便可以立刻被打垮了。但是事情并沒有鬧到这个地步。許多小企業者固然害怕工人会自己成立作場来和他們竞爭，可是他們本能地害怕大企業者更甚于害怕工人，所以不敢跟大企業者联合組織公会。在工業發展运动中有着一种趋势，就是把所有的企業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摧毁小企業者。此外，小企業者还和梅耶尔有宿怨，因为他牺牲他們的利益来扩张他的事業。

通过別克师傅，貝莱获得了業主方面行动的情报。梅耶尔曾

要求别克开除貝萊，但是别克不肯向他低头。

"我对你沒有意見，"他說。"不过你們的工会运动我是不喜欢的，你頂好放手莫干。但是你的工作很好，我感到滿意。我一向主张对各方面都要公平。如果你們能把梅耶尔打倒，我們小企業者是要感謝你們工会的。因为他害我們做不成生意。"

打倒梅耶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恰恰相反，他还在誘惑意志薄弱的会員脫离工会，并且他經常雇得到足够的工人——有一部分是瑞典人，他和他們訂了合同，答应他們較高的工資。把工作領到家里去做的办法使你沒有可能扼杀他。貝萊和工会会长輪流着在交貨的时候到倉庫附近去做糾察，偵查有哪些人在給他做工。他們从他那里拉走一些工人，使他們明白道理，另外一些便在"工人报"上公布他們的姓名。但是后来工人們都派他們的老婆或兒女去交貨——这样就叫你毫無办法了。为了維持他的营業，梅耶尔花了許多錢，但是工会所付的代价却更大。它还沒有足够的威信，而且大企業者都站在梅耶尔一边，抵制一天不解决，他們便一天不雇用工会会員。这么一来抵制运动終于只好停止了。

这是打了一場敗仗，但是無論如何貝萊也得到了一些經驗教訓。胜利是屬于强者的，而他們的組織还不够强大。他們必須多討論，多宣传，多开会！对于新事物的願望已經促使工人們努力求得团結，但是他們对于劳工神聖的观念还沒有發展起来。小小的挫折便使他們潰散了。

貝萊并不灰心；不过这么一来，他几乎得从头做起了。失敗成为事实后的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准备加倍努力干的决心，可以說是在他睡梦中就来了。这个决心遍布于他的身上，从他打錘子的劲道上表現出来。

他一边吹口哨一边飞快地做着工作。窗子敞开着，讓渾浊的

夜气散發掉；屋頂上結了霜，星星在峭寒的天空閃爍着。但是貝萊并不覺得冷！他刚把那“小人家”吵醒，听得見他們在房里走动。人們开始走出过道来，脸上还有睡意。貝萊在哼着一支进行曲。昨天晚上他才把最后一部分債款匯給索尔特，同时还写信給爸爸拉賽坚决要他到京城里来。这时天正在开亮！

瑪丽送咖啡来給貝萊。

“早安！”她隔着半开的門，愉快地喊。“你看，今天天气很好，貝萊！”

她还沒有穿齐衣服，所以不讓他看到身子。两兄弟在走过的时候向貝萊点头招呼。卡尔腋下挾着外衣和背心，这两件衣服他向来总是在下楼的时候边走边穿的。

太陽出来后，瑪丽进貝萊房里来給他收拾，一边擦着地板一边和他談話。

“喂，瑪丽！”貝萊突然喊道，“爱倫昨天到这里来，托你等我回来时告訴我說她来过了。你怎么忘了？”

瑪丽变了脸色，一句話也不回答。

“碰巧我遇到了她，不然的話我們就錯过了。”

“想必是我忘了，”瑪丽不愉快地說。

“怎么，分明是你忘了。不过这个礼拜已經是第二次了。你好像是在鬧恋爱的样子，思想不集中了，”貝萊微笑着說。

瑪丽背轉身子。

“我和她毫無关系，我也不欠她什么！”她突然暴怒地喊起来。“我再也不来給你收拾房間了，讓她来給你做吧！”

她撈起水桶和拖把跑回自己房里去了。过了一会，貝萊听見她房里传来她的声音，起初他以为她在哼曲子，后来才听出她是在哭。

他奔到她房里；她躺在床上咬着枕头嗚咽。她把她那双龟裂的手推开貝萊。她那瘦小的身子像發烧一样的热。

“你生病了，亲爱的瑪丽，”貝萊按着她的額角惶急地説。“你应該去睡，吃点东西好好發一身汗。我来給你煮。”

她眞的病了；她的眼睛又干又紅，两手却是又湿又冷。她什么話也不要听。

“走开！”她憤憤地説，“干你自己的事去吧！别来管我！”

她轉过身，背着貝萊，还憤憤地把肩膀閃开他。

“你还是去和你的爱倫亲近亲近吧！”她突然尖刻地笑着嚷。

“你为什么説出这种話来，瑪丽？”貝萊苦痛地説。“你眞是太刻薄了！”

她把头埋在被褥里，既不望貝萊，也不回答他的話。于是貝萊便回去做他的工作。过了一会，瑪丽又进来不声不响地收拾房間了。她砸砸摔摔的，把許多东西弄得东倒西翻，还把貝萊放在爐边烘干的活也扯了下来，斜着眼睛望望他。接着又倒翻了一个浆糊碗，連碗也給打破了。“她这是故意取鬧，”他苦悶地想，一面把浆糊捞起来放在一只空盒子里。瑪丽站在旁边恨恨地望着他。他重又若無其事地做他的工作。突然他覚得她那瘦小的胳膊摟上了他的頸項。

“請原諒我！”她哭着説，把脸伏在他肩膀上。

“好了好了，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只破碗罢了！”他安慰似的撫摩着她的头説。“况且，这又不是你故意的！”

于是她便索性嚎啕大哭起来，仿佛要哭断肝腸似的。“不，我是故意的！”她哭着説。“我把靴子撕下来也是故意的，昨天我不給你带話也是故意的。我还想害得你更凶些，我是个坏人，坏人，坏人！为什么没有人来狠狠地揍我一頓？我只盼望你發我一頓脾气

呢！"

她完全失去了理智，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

"你听我說，你应該理智一点！"他郑重地說，"要知道这种事情不是好玩的。我本来很高兴，今天可以在家工作，和你在一起，誰知你却像一个养娇了的太太，發起脾气来了！"

她費了很大的劲才止住了哭，輕輕地抽噎着回到她的房里去。但是她很快又回轉来，带了一只破碗来盛浆糊，还有一只白鉄匣子。匣子上边有一道隙縫，这是她的储蓄箱。

"給你！"她說着把匣子放在他的膝头上。"現在你可以买一副鞋楦，不用东奔西走向那些小老板討活兒做了。'方舟'里的活兒也尽够你做的了。"

"但是，瑪丽，这是你的房租啊！"貝萊吃惊地喊。

"那有什么关系？到一号我又很容易积得起来的！"

哼，她能很容易积得起来的！貝萊忍不住大笑。看她那么随随便便地揮霍她这些錢，这是她每个月三十天里煞費苦心才积蓄起来的啊！

"你这样耍闊，你想想看，彼得和卡尔对你会怎么說？快把你这錢匣子去藏好罢！"

"唔，你收下吧！"她坚持着說，又把匣子塞給他。"一定要你收下——不然的話，我就把它扔到窗外去！"她果然立刻就打开一扇窗子。貝萊站了起来。

"啊，不錯，我还欠你一次洗衣費呢，"他說着要把一个克郎塞进她的錢匣里。"亏得你提醒我。"

瑪丽惊呆地瞪眼望着他，随后便奔了回去。她在房里来回走动，用她那沙哑的嗓子唱着歌。过了一会，她披上灰色围巾，手里挽了菜籃，上街买东西去了。貝萊听她的自成一格的脚步声，像孩

子那样的輕微，却又像老人那样的沉着。到脚步声听不見之后，他便走进她的房間，打开衣橱的第三格抽斗，瑪丽一向把她的錢匣子用一塊布包着放在那里的。貝萊把身上所有的两个克郎放了进去。

他常用这个方法付錢給她。她在数錢的时候，發現錢多出来了，总以为是上帝所賜，便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訴貝萊。这孩子盲目地相信命运，把这多出来的錢看成是上帝选中她的征象；因此，她把这些錢另眼看待，認为这是与她自己儲蓄的錢不同的。

中午时分，她把貝萊請到她房里去。"我給你煎了些鰲魚，貝萊，你可別推辞，"她說話里有一种不容你反对的声調，"因为誰要是一个蓬霍尔姆人，他就不应該拒絕吃鰲魚。况且你也不必去向小販买来吃，白花二三十个欧勒。"原来瑪丽买了十条魚，留下五条等两兄弟回来吃。"另外还有咖啡，"她說；她把餐桌布置得齐齐整整，在桌子的一头还鋪上干净的枱布。

那个工厂女工的兒子小保祿闖进来，也吃到一份。然后他又跑出到过道里去蹦蹦跳跳，因为这小家伙自从早晨他母亲把他放出来以后，一刻都不肯安靜；在长时期被禁閉之后，他要玩个暢快，以弥补以前的損失。从前他是一个小白痴，因为他沒脑子，要翻窗口跳出去，她母亲只好把他綁在火爐旁边，現在他已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小淘气了。他不时会探进头来望望貝萊，有时候竟走进房里来，把手放在貝萊的膝上对他說："你系我的爸爸！"說过又跑出去了。他的一切大小便事情，都是瑪丽帮着料理的。他無論什么事都去找她。

洗完碗盏，她带了縫补的活兒到貝萊房里来；一面坐着干活一面閑話家常。"我就得給他們添上衣了——他們这个年紀，长得眞快！我天天到旧衣鋪里去看看。你也需要一件上衣，你这件也快

破了，沒得洗換的。只要你去买料子来，我来給你縫！我会縫的。我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安妮給我帮忙。說起来，你为什么不上安妮家去了？”

“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安妮变得眞古怪。現在她不像从前那样到院子里去和我們一起跳舞了。以前我常在窗口望她，看見她来便往楼下跑——跟她一起玩多开心。我們总是围着她打轉唱歌：‘我們来向安妮鞠躬，我們大家来向安妮屈膝行礼，我們来在她面前轉圈子！’于是我們鞠躬，屈膝，然后突然团团打轉。有趣得很，的确！你应該挑选安妮結婚啊！”

“我挑了爱倫你不高兴……唔，为什么你倒贊成我挑上安妮呢？”

“哦，不知道……安妮……”瑪丽停住嘴，側耳傾听着，忽然推开了窗子。

“方舟”的楼下，有一道門砰的一响，于是从下面传来一陣喃喃之声，像是疯子温斯列夫的哀怨的笛声，又像是长过道里呼呼的風声。这声音宛如一段可笑的乐曲，沿着樓梯飘上来，飘过走廊，然后飘出去，到光亮的天空中，怪沙哑的，但是像一种慨嘆之声。

“安妮有娃娃了！公主要生小孩了！”

瑪丽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楼去。那些不大不小的姑娘在院子里奔着叫着，站在陽台上的妇女們都在向上面或下面的邻居喃喃私語。这件事本身倒不算新奇，不过所牽涉的却是安妮，清淸白白的，誰也不敢侮辱一句的安妮。甚至到現在他們还不敢公开地談論，因为这消息来得实在太突兀了。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大家都把她的梦想作为他們的理想，盼望着将来有一天神話会在她身上成为事实；她从小就被認为是能孕育幸福的，而現在却只孕育了一

个孩子！事情的發生是这样出人意外，以致大家最初竟覺得好像是一个奇迹。

瑪丽孱弱地走回来，脸上現出惊惶恐惧的神色。院子里一群拖鼻涕的小孩正在手牵手地环着陰沟格子轉繞——这里是跳圓圈舞的好地方。

轉呀，轉呀，轉个圈兒呀，

安妮快要养个小娃娃！

他們还不会清楚地說話呢。在那个游戏歌里，本来是說格勒特要有孩子了。那疯妇人把她那地下室的窗子推开，手里捧着洋娃娃，仰面探出头来，向院子里喊叫着，因此声音很响亮："神仙公主有孩子了，貝萊就是它的父亲！"

貝萊不声不响地低头做他的工作，幸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化妆的王子，但是他并不和那些女人爭辯。安妮的母亲跑出到走廊里。

"这是謠言！"她喊道，"随便說什么人都可以，总不能牵涉到貝萊身上！"

那个开丧車的在她上層的走廊上出現了。"啊，一个公主也完了，"他以他那种高兴的低音嚷着。"可惜我不是个收生婆，我干的是另外一条路上的事。"

"滚进你的狗洞里，閉攏你的臭嘴，你这个搶劫死人的！"楊生太太噴着滿口唾沫大罵着，"什么事都要你这个糟鼻子来管！"

他这时己經喝得半醉，站在陽台上，斜靠着栏杆，繼續說他的戏謔話，对楊生太太的咒駡絕不回嘴。但是小瑪丽打开了一扇窗子来帮她了，对面楼上，費迭南的母亲也走出到她的陽台上：

"你上个月买了多少火腿？把你那些熊腿拿出来讓我們看看！他每葬一个死人便杀一只熊，这酒鬼！"她們从四面八方一齐向他

攻击，他沒有办法应付她們，只是扮鬼脸，喊着“呸，呸！”随后他那紅头髮的老婆出来将他一把拖了进去。

貝萊始終低着头工作，一面偸偸地听着。在平时，“方舟”里如果起哄，只要他一出去便可以立刻平靜下来，但是今天，他却不願意牵涉到这件事情里去。他想不到安妮的母亲会变成这样强硬！她像一个泼妇似的对付各方面来的侮辱，听到一句就回駡一句，快得像閃电一样。啊！她这是在保衛她的女兒，虽然已經太迟了！她那神气活像一个發威的雌猫。

“三个伯爵里头最年輕的一个……”孩子們在下面院子里唱着。这是安妮所編的歌曲。楊生太太簡直像要扑到他們头上去的样子。但是，她忽然把围裙蒙了脸，嗚咽着回到房里去了。

第十二章

从黎明的时候开始，“方舟”里便响起粗哑而紧张的声音，使人把一切憂愁丢在一边。长过道上有人在打扫和洗刷地板，走廊上和老旧的楼梯上也淌滿了水，一会兒这里，一会兒那里，不时听到“当心，泼水了！”大家就得赶快走开。整个早晨，都有水从陽台上一層層的流下来，好像磨房里的水車輪一样。現在，这“方舟”显得异常清潔，恐怕这个老窝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这边，那边，时常可以發現一幅窗幔或别的家具不見了——它們都为了庆祝聖誕节而进了当鋪。虽然少了东西，人們却换上了快乐的脸色，准备过节。

在本区的商店門口，都有陈列着小聖誕树，在市集上，沿着教养院的围墻，那就多得像个树林了。商店橱窗里都挂着聖心，花紙

卷和彩色蜡烛，街角上杂貨鋪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个聖誕老人，是用紅灰两色毛織物做成，用整张猫皮做髯鬚的。

在“方舟”的楼梯下，一群孩子正在用細砂擦亮刀叉，梯級上撒满了黃沙。

“啊！”他們嗅到有煎煮食物的香味飘散到院子里来，便拍着肚子喊一声。每隔几分鐘他們中間总有人被差出去买几个欧勒东西——准备过聖誕节的东西是买不尽办不齐的。“我們有眞正的紅蘿卜！”一个小女孩在一个角落里唱，“我們有眞正的紅蘿卜，呀，呀，呀！”她一边擦餐具一边摇摆着身子。

“弗勒得烈！”过道里有一个尖声在喊，“去买二十根木柴和十欧勒的白面包！但是要当心，别讓他們少数了柴，也别偷啃面包皮！”

奥尔逊太太在屋里煎猪肉，弄得屋里很热。她只恨沒有办法把爐灶搬到陽台上来！她讓肉煎炙下去，以致院子里布满了青烟。

“奥尔逊太太，你的猪肉要焦了！”一二十个女人的声音一齐喊。

“这是因为鍋子太小！”奥尔逊太太把她那紅头顱伸出栏杆外来說，“鍋子小了叫你有什么办法？”可是奥尔逊太太的鍋子在整个“方舟”里算是最大的！

黃昏前不多时，貝萊从作場里回来。他看街景和人物都是精神奕奕的，这是由于他心里有过节的喜悦。但是有什么可喜悦的呢？他不禁自問，因为他并不在期待什么特别可喜的事。今天他工作的时間反而比平时还要长些，也不可能和爱倫欢度聖誕夜，因为她得在厨房里忙一陣，給别人安排聖誕晚餐。那么他怎么会有这种心情呢？这絕不是从回忆中得来的。在他的回忆中，他从来沒有参加过一个快乐的聖誕节，只能听听关于聖誕节的故事来过

癮。他所遇到的一切穷人，今天也和他的心情一样，脸上沒有了愁容，走在路上都是笑逐顏开的。平时那种压在穷人身上的像有大祸临头似的沮丧憂郁，今天全不見了。要是他們的一切希望都实現了，恐怕他們也未必会这样高兴！有一个女人挾着一条鴨絨被从貝莱身边經过，走进了当鋪；她的神色也是非常高兴的。人們为了今天的一頓盛筵，情願以后好几天少吃，他們因此而快乐嗎？不是，人們之所以要狂欢一下，是因为有着节日的心情，無論怎样花費，聖誕节总是非过不可！

不錯，基督是在这天夜里降生的——是不是因此人們才有慈心，就有快乐呢？

貝莱小时讀过的聖書还大部都記得。这些經文一直藏在他心的角落里，不成为負担，也不占地位，不时有一章一句回到他脑子里来，帮助他去了解人。但是关于基督本人，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讀到基督对富人的告誡，便有了他自己的印象。基督說：可去变卖你們所有的，分給穷人。① 可是他們却自衛得好好的，他們把这位伟大的穷人的朋友抓起来，釘上了十字架！他所得到的就只是：使他自己成为穷人的一个希望。現在过了两千年，人們还在隆重举行紀念，也許就是为了这个希望吧？

穷人已經沉默了好久，像聖書的童女們② 一样等候着，現在时机終于到来了！現在他們終于在开始喊出穷人的福音，这就是他們之所以这样高兴的理由。但是，在这个基督誕生的夜里，为什么不把人們集合起来，向他們宣布福音呢？这样他們就会馬上明白工人运动的使命，就会紛紛加入了！这是貝莱脑筋里轉到的一

① 原句見"新約""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及"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

② "新約""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节："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个新思想。他以前从沒有意識到他所参加的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事情；現在他覚得他是在为一个至高無上的目标服务！

貝莱在市集上停留了一会，不声不响地观賞那些聖誕树，它們使他回想到故乡，回忆到他放过牛的牧場，以及那些小樅树林。他想給那几个小兄弟姐妹买一株聖誕树，使他們得到一場意外惊喜。前几天他們已經在把花紙剪出种种聖誕树的装飾品，卡尔还把四个樅树枝，扎成一株聖誕树。

他在什貨店里买了些糖果和几支聖誕树上点的蜡烛。店老板在聖誕节日走路便很斯文了，对肮脏的孩子也鞠躬送出店門。他还允許"挂在賬上"，甚至还忘了說照例的那句話："别忘了，你还欠我两包茶叶和四两咖啡的錢呢！"不过他仍然和往常一样的使假秤。

瑪丽正在翻起袖口工作，很为忙碌。但是她看見了聖誕树便抛下工作跑出来。

"这里放不下，貝莱，"她喊道，"得把它砍短些。就是照現在的样子也还得再短些。哦，多么好看！不，放在那一头，那一头！我們在家乡的时候也有聖誕树的，爸爸亲自到山上去砍来的；我們孩子都跟了他去。不过这一株好看多了！"

于是她跑到走廊里，想报告这个消息，但是她突然想起兄弟俩还沒有回来，便又跑进貝莱屋里。

貝莱坐下来做他的工作。不时抬起头来望外面。那个刚搬进畢勃曼旧窝的縫衣女工正在对面用尽全力踏着縫衣机，一边远远地望着貝莱。她显然是一个光身人，也許她沒有地方可以去消遣这个聖誕夜。弗兰逊老太太拖着她那破鞋子走出来，下了楼梯，顫抖的手扶着代替栏杆的繩索。她胳膊上挽着一只籃子，手里拿着錢袋。她也似乎很孤独，这个可怜的老婆婆，她已經三个月沒有看

見她的兒子了。奥尔逊太太喊了她一声，邀她去一道过节，但是这位老婆子摇摇头。她买了东西回来，便到貝萊屋里来。

“他今天晚上要回来的，”她高兴地輕声說。“我給他买了酒和牛排，因为他今天晚上要回来。”

“唔，你別失望，弗兰逊太太，”貝萊說，“他不敢再到这里来了。你最好到这兒来和我們一道过节吧。”

她滿有把握地点点头。

“他会来的。自从他会爬的时候起，每年聖誕夜里他总是在媽媽的床上睡的。他不会不来的，我很明白費迭南的性情！”

她已經用凳子給自己搭了一个床鋪，可見她已堅信到这样一个程度。

警察当然也同她一样想法，所以人們已听到院子里有穿皮靴的脚步声。这时天色快要黑了，正是人們进进出出最不被注意的时候。那脚步声引出一个女人在栏杆上伸出头来尖叫了一声，登时所有的陽台上都站滿了妇女和小孩。她們都靠在栏杆上乱哄哄地叫嚷，使那狭小而深沉的天井里充滿了喧嘩，仿佛有一陣龙卷風扫过，瓦片都像冰雹似的飞下来。那警察惊得目瞪口呆，躲进到門廊底下，直到定了定神，才退出去。楼上，在走廊里，还靠在栏杆上的人們漸漸平靜下来。像一群刚赶走了老鷹的小鳥似的七嘴八舌聒噪着。

“聖誕恭喜！”人們开始在陽台上互相祝福。

“謝謝謝謝，彼此彼此！”

孩子們也互相叫喊：

“聖誕到来，大家快乐！”

“聖誕幸福，吃酒吃肉！”

聖誕夜到来了。男人們踏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工厂女工却是

带走带奔的。从长过道里东一处西一处地传出微弱的婴兒啼声。小孩們川流不息地跑出跑进，去买最后一些做菜的配料。在大門口他們碰到两个冷得瑟瑟發抖的流浪汉。他們是形迹可疑的人。

"門口有两个叫化子，但是不像眞是討飯的，"卡尔回到家里說。"他們看上去好像是从杂耍場里来的。"

"赶快去告訴弗兰逊太太，"貝萊說。

但是这位老婆婆只回答說："謝天謝地，这样說来，他們还沒有抓到他呢！"

对面奧尔逊家里，他們的女兒爱尔維拉已經回来了。窗帘沒有遮上，她头上戴着一頂有許多花的大帽子，站在窗子旁边讓人家欣賞。瑪丽气急地跑进来。

"你看見她多美嗎，貝萊？"她不胜心醉地說。"这些东西都是爷們白送給她的，就因为他們覺得她美。到了晚上，她就得塗脂抹粉了。"

孩子們在过道里跑来跑去，等貝萊做完他的工作，他們过节是少不得他的。不过現在他的工作結束了，他把东西收拾好，穿上一件外衣，便走出去了。

他在楼梯口站了一会。看見城市里輝煌的灯火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閃爍着。夜色多么美丽，多么庄严静穆。下面，已經沒有人上下的楼梯，在冷風中咯咯作响。所有的房門全都关着，不讓冷气进去，也不讓快乐出来。"在碧綠的树頂上……"有人在什么地方唱着。灯光从窗縫里射出来，在陽台和楼梯上照成一个个方塊。突然楼梯上有了响动——原来是那个赶丧車的双手各挾着一只火腿上楼来了。随后便靜下来，靜到从来所未有的程度，因为"方舟"里素来是日日夜夜都听得見有人在哭泣和嘆息的。一个孩子走出来，抬眼看看天空，想寻找伯利恒星①，弗兰逊太太房里也有灯光。

她今天在窗子上遮了一幅白被单，绷得很严密，灯放在窗口，人在房里走动就沒有影子照在窗上。

“这可怜的老婆婆，”貝萊走过的时候想，“她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他交出工作之后，便赶往霍尔倍街，向要倫賀节。

及至回到家中，晚餐已經整整齐齐地摆好在他房里，有猪排，牛乳米粥和聖誕啤酒。瑪丽对自己的烹調手艺洋洋得意，坐在席上殷勤劝餐，但是自己几乎什么都沒吃。

“你应該天天做这样的好菜啊，姐姐！”卡尔一边大吃一边說，“的确，御厨师也不会做得比你更好了！”

“这样的好菜，你为什么不吃些？”貝萊問。

“不，我吃不下，”她回答說，手摸着脸，眼睛亮光光地望着他。

他們一边碰杯喝酒，一边有說有笑。卡尔講一些最新的笑話，唱最近流行的歌曲。这都是他在城里踽躂的时候学得来的。彼得坐在那兒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他絕不笑一声，只不时冷冷的說一句笑話，証明他是在自得其乐。他們不时望望弗兰逊太太的窗子——可惜她不来和他們一起过节。此刻她那边点着五支蜡烛，显然是在一株插在花盆里的小聖誕树上，烛光从白窗帘里照出来，像遙远的星星似地閃爍着，人們还听得見弗兰逊太太的破喉嚨在細声地說：“快乐的聖誕节，美好的聖誕节！”貝萊推开窗子靜听，他很詫异这位老婆婆竟会这样开心。

忽然楼下有人在报警似的喊：“弗兰逊太太，有人来啦！”

陽台上所有的門窗立刻全都打开了，有些人手里还拿着一塊面包或者一个餅，奔出来靠在栏杆上。“誰敢来打扰我們过节？”有

---

① 耶稣在伯利恒誕生时，天上有明星照耀，东方博士看見了星，特地到伯利恒来拜他。見“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二节。

人严厉地說。

“法律的执行人！”黑暗里有人回答。“大家不許乱动，尊重法律！”

两个黑影，連爬带走地，悄悄地上楼来，向弗兰逊太太的房間走去。楼上毫無声息，显然是大家都吓昏了。

“費迭南，費迭南！”一个姑娘的尖声慌张地喊，“他們来了，当心！”

这时候，房門开了，費迭南跳出在楼梯口。他向追逐他的人扔下一张椅子，又拚命搖动扶手的繩索，想把他們摔下楼去。然后他攀住屋檐，翻身跳上了屋頂。

“再会，媽，”他在屋上喊，人們听得到他在黑暗里的脚步声。“再会，媽，祝你聖誕快乐！”

他这声音，正像受伤的野兽在半夜里嗥叫一样，接着便听見警察在屋上追去的声音。此后便一切都靜了下来。

警察空着双手回来。

“唔，你們沒有抓到他嗎？”奥尔逊靠在窗子上得意地問。

“你以为我們肯为了他跌断头頸骨嗎？”警察一边說一边爬下来。“有誰肯請我們喝杯聖誕啤酒？”

沒有人接口，他們便走了。弗兰逊太太回进房里，鎖上門；她又疲倦，又耽憂，想要睡觉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她悉悉率率地沿着长过道来找貝萊。

“貝萊，”她悄悄地說，“他現在睡在我房里！他們爬在屋頂上的时候，他又輕輕地翻过擱楼，躺在我床上了。老天爷，他有四个月沒有睡在床上了！他已經在打鼾啦！”

說完她又溜了出去。

这眞是一件扫兴的事！除了卡尔，誰也不想再吃了。不过瑪

丽不把卡尔算在內，因为他永远是吃不飽的。她就收拾碗盞，一边說話一边来来去去的忙着；她說她不爱看貝萊这种正經严肃的样子。

“秘密呢？”她突然吃惊地喊。

两弟兄馬上跟她一起跑回去找。随即推推挤挤地回来了，瑪丽跟在他們背后，围裙底下藏着样什么东西。弟兄俩扑到貝萊身上，蒙住他的眼睛，瑪丽便把一样东西塞进他的嘴里。

“猜猜看！”她喊道，“你猜猜看是什么？”

原来是一只白瓷烟斗，拖着一綹綠絲縧子，烟斗上繪着一幅十克郎的鈔票。这是爱倫送給他的聖誕礼物。孩子們还給他添上一包板烟。

“現在你可以好好地抽烟了。”瑪丽說着把烟斗嘴凑近她自己的嘴边。“你已經样样都精明了。”

孩子們已經邀請了許多人来欣賞聖誕树：縫衣女工，看院子的守夜老人，那个工厂女工和她的小孩，总之，全是单独过聖誕节的光身人。他們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安妮和她的母亲也在被邀之列，但是她們老早就睡了——她們無意于应酬交际。人們一个个地挤进房来，脸上都是笑盈盈的。瑪丽吹熄了灯，点上聖誕树上的蜡烛。

客人靜靜地等着。火爐里竄起来的火焰在屋子里东照西閃，一会兒照亮了这个人的閉着的眼睛，一会兒又照亮了另一人的紧张的脸。随即輕輕地爆响一声，消熄下去了。只有那工厂女工的小孩的說話声在打破沉寂；他靠在貝萊的膝上，感到很安心。在黑暗中他的童音显得异常响亮。

“保祿，你乖些，别多嘴！”他的母亲告誡他。

“保祿不可以說話嗎？”孩子摸索着貝萊的脸問。

“今天晚上想說什么尽管說好了，”貝萊回答。

于是小孩繼續說他的，两只脚在黑暗里动个不停。

“現在你們可以进来了！”瑪丽一边贼一边打开通到过道里的門。房間里已經收拾乾净，家具都移在角落里，聖誕树放在正中地板上，閃耀着明亮的火光。啊！多么高，多么好看！現在可以看个仔細了！烛光反映在各人的眼睛里，玻璃窗上，紅木框鏡子上，以及挂画片的鏡架上。登时好像有千万顆星星在照耀着，使他們忘記了一切苦难，一直走进了光明的境界！忽然响起了一种清越而略有抖索的歌声：

歌頌天上聖嬰，
今宵下降凡塵！
衣衫光明璀璨，
堕入人世愁城！
不畏霜雪严寒，
賜我五谷丰登。

这声音听去好像天上传来的喜訊，大家閉着眼，手牵手地环繞着聖誕树打轉。忽然那縫衣女工紅着脸說：“你們怎么不一起唱呀？”

“我們来唱大家都会的聖誕頌罢。”貝萊說。

“在碧綠的树頂上！”卡尔带头唱起来。

于是大家一齐唱。这首歌非常应时，甚至連彼得的名字也有在里边！歌里提到礼物的时候，就分送礼物，每人都有一份，人人皆大欢喜！甚至最后提到錢袋的几句也是千眞万确的！关于这首歌，大家本来还有許多話要說，但是男孩子們突然站起来跳舞了，他們先是像兵士一样踏步，随后加快步子，疯狂地团团打轉，竟像眞正的女巫舞了！

哎呀呀，哎呀呀，
我丈夫摔了一大跤；
这是在聖誕夜里！
我拿了一根棍子，
帮着把他救起，
这是在聖誕夜里！

烛光熊熊，使人热得头痛，他們不得不把通到过道里的門打开。

过道里站满了住在擱楼上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在听。

“請进来，”孩子們喊道，“我們跳个双圈，就尽有地方了！”

說了他們又繞着聖誕树跳舞，同时唱着聖誕頌歌。一首唱完，稍停一停，就有人唱起一首新的，于是本来已經忘記了的人也和着唱。过道对面的房門也开着，那个拾荒的老头兒，坐在他的桌子边自哼自唱。他面前放着一个黑面包和一盆黃油，唱完一首聖詩他就吃一口。另外一扇門口坐着三个运煤工人，正在打紙牌賭酒吃。他們也望着聖誕树，一边唱一边打牌，有时唱了半句就停下来，喊一声“出王牌！”但是他們終于也丢下牌走进这边房里来。

“我們不要坐在旁边光看热鬧，”他們說着也加入舞圈。

最后他們唱歌和跳舞的兴致尽了，便从别的房間里搬些椅子凳子来，他們坐得紧紧的，有些人坐在屋頂的斜椽底下，有些人索性坐在窗檻上；为了讓聖誕树的周围多些空地。大家坐着聊天，身子蜷縮成各种各样的怪姿势，仿佛这是使他們舒服的唯一办法；各人的手都放在两膝中間。但是他們脸上还是很高兴。从蜡烛上散發出来的烟和聖誕树的枝叶把他們籠罩在一重青蓝的霧气里，使他們的脸朦朧不清。燃燒着的松脂使这烟霧里有一种神奇而迷人的香味，他們那些神采奕奕的脸，看上去好像許多虛無縹緲的灵

魂，脫离了他們疲劳的身体，隐現在云端歌唱一样。

貝萊坐在那里观察他們，不覺起了滿怀的怜惘心。啊这些历尽風波的可怜人！对于他們的貧困，他們所要求的补偿是多么微少。只要一点点光明就够了！他們好像就肯把性命都交給你了！貝萊对他們每一个人的命运，了解得比他們自己更清楚。他們好像夜里的灯蛾一样，只要能靠近火光，总不惜燒死自己。可見他們在黑暗里耽得多苦啊！

“不过，想出这个东西来，倒是一个了不起的發明！”一个碼头工人对聖誕树点点头說。“好看倒是好看！不过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就是年头要轉向光明了，”守夜人說。

“不，它表示牧羊人的快乐，为了耶穌誕生，”那个拾荒的老头兒走到房門口来說。“牧羊人也是穷人，和我們一样，生活在黑暗里。他們为他的誕生覺得快乐，是因为他給他們带来了光明！”

“哼，光明！我可沒有得到过什么光明！当然，这聖誕树好得很，我們应該謝謝孩子們。但是不可能天天都有聖誕树来給我們照亮，至于太陽呢，它都給有錢人占去了！”

“你說的对，雅各，”貝萊一边說一边从聖誕树上摘下聖心和糖果交給两兄弟去分派。“你們三位講的都不錯。正是这样，聖誕树是使我們紀念基督的降生，也表示一个年头又要轉向太陽，这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它还使我們記得，世界上的事情我們也有一份；基督的降生，为的就是提醒穷人記得他們的权利。的确是这样！因为上帝并不瑣瑣碎碎地指示我們应該怎样做怎样行；他使太陽每天环繞着地球轉，我們人人都应自己打算，怎样能多照到一些陽光。正像我們家乡一位小酒店的老板娘，她常常对客人說：‘你要吃些什么？鷄、鴨、魚、肉都可以。总而言之，你带什么来就有什么

吃！'"

"这話說得眞妙！"在座的人笑着說，"这可很容易啦，你可以請人家吃各式各样的好东西，反正要他自己带来。喂，你够得上做牧师啦，老哥！"

"他做魔鬼的律师更合适，"那拾荒者說，"因为他的話里沒有多少基督教的道理！"

"但是你自己說过，基督是給穷人带光明来的，"貝萊說，"基督自己也說得很明白，他要使瞎子复明，死人复活，被人看不起的重新受人敬重。还有，他要人們有信心！"

"目盲者能視，足跛者能行，耳聋者能听，痳疯者潔净，死者复生，道要传給穷苦的人，"拾荒者糾正了貝萊的話。"你念錯經文啦，貝萊。"

"但是我不相信他的意思只是指个别的残废人——不，他指我們全体受苦的人，他所說的一切残疾，就是我們身上的毛病。传道师索尔特就是这样講的，他是一个虔誠正直的人。他相信千福年一定会降給穷人，他相信基督已經在世界上給它作准备了。"

妇女們张开了嘴，听得很有滋味；她們連气都不敢透。保祿已經睡熟在他母亲膝上了。

"你相信他老早已經想到我們这些穷汉了嗎？"男子們彼此望着說，"那么我們为什么不能老早就比現在的情况好些？"

"是啊，这个，我也不明白，"貝萊躊躇着說，"也許我們还应該向正确的路上去努力——这是要費时間的。"

"对，但是——只要他肯把过得去的生活給我們就好了。如果还要我們自己去爭取，那我們就用不着什么基督了！"

这个問題也是貝萊对自己都無法解說的，虽然他心里覚得这是堅决可信的事。一个人必須自己去爭取他所应得的——这是非

常明白的事，他不了解这些人怎么会不懂得；但是为什么有这种必要，这是他無論怎样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給别人解释的。

“我来講一个故事給你們听听，”他說。

“可是要講一个好听的！”卡尔說，他已經有点厭倦了。“哦，要是温斯列夫在这兒就好了——他肚子里故事多呢！”

“少說話，孩子！”瑪丽生气地說，“貝萊在大会上演說都行呢，”她点着头严肃地对大家看了一轉。“你的故事叫什么題目？”

“爱哭的彼得。”

“好，如果有一个彼得在里头——那一定是个神仙故事了！是講什么的？”

“你听了就知道啦，孩子，”那守夜的老头說。

“不錯，但是这样的話，在没有講到要紧关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是不是講一个孩子到远地方去冒险的故事？”

“我的故事講的是——”貝萊想了一想，“关于基督誕生的故事，”他冲口而出地回答，对于自己的冒失，不覺脸紅起来。

其余的人都感到失望，低下头看看地板，好像他們都在教堂里。

于是貝萊开始講爱哭的彼得的故事：他生长在穷苦憂患中，后来長得高大壮健。起初人人都欺負他。說也可怜，这样一个英俊的青年，連一个姑娘碰他一下，他也会吓得嚎啕大哭，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吊。后来，人家把他送在貧民教养院里，讓他有一口飯吃！这还好像是人家給他的恩典呢，其实，憑他的能力，他到处都可以找到工作，养活他自己。你們想这是多么丢脸的事。他长大以后，还被人們看得比狗都不如，使他忍無可忍。后来，忽然有一天，他居然冲破魔障，發一个狠，打敗了所有折磨他的人，一变而为最勇敢的汉子！

他講完后，大家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气。瑪丽鼓掌說道："这是一个眞正的神仙故事！"

卡尔跳起来扑到彼得身上，拚命把拳头打他，虽然这个一向严肃的少年一点也不像个行凶的人。

大家紛紛議論。人人对爱哭的彼得都有点意見。"这件事做得好，"男人們說，"他把全船的水手个个都打敗了，眞有一手！实在了不起！但是他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为什么一向要忍受呢？"

"是的，这是我們很不容易了解的——我們自以为有种种权利的人，很不容易了解！"貝萊笑着說。

"唔，你眞聪明，講得很好！"永远很高兴的雅谷喊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拳头的話，来找我好了！"他使劲地和貝萊握手。

蜡烛早已点完了，但是誰也沒有注意。他們的眼睛盯着貝萊，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眼光里都有一种古怪的表情，显然是有疑問的样子。突然他們紛紛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要知道許多事情。既然貝萊說，整个錦綉乾坤都是屬于他們的，他們現在就急于要占有它。甚至那个拾荒的老头兒也听得一心向往；这个思想太迷人了，那怕明天仍然是个平常的苦日子，此刻也都想暂时陶醉一下。

貝萊站在众人中間，带着有信心的微笑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坚信一切都将归他們所有，即使不可能立刻都得到。这是一件需要耐心和毅力的事，他們現在还不能理解。只有等到他們把一切財富都得到之后，他們才能懂得怎样以战斗去保衛它們。他一点也不怀疑。他站在他們中間，就像是这許多人的坚定的信心的集合体。

第十三章

从"方舟"的底層传来一个很特别的声音：这是一个穿着笨重的鞋子踏在石板上的乡下人的摇摇晃晃的脚步声。貝萊全身的血都涌上心头，他立刻抛下工作，跳到陽台上，心里还以为这只是一个白日梦罢了……但是爸爸拉賽却实实在在地站在楼下院子里，望着这高高的楼梯發呆，仿佛不相信他那双老眼似的。他背上扛着一个装滿了东西的袋子。

"喂！"貝萊喊了一声，两步并作一步地奔下楼来。"喂，爸爸！"

"你好，孩子！"拉賽激动得声音都顫抖了，以他那双沒有睫毛的眼睛盯着他兒子。"不錯，你的爸爸来了，要是你欢迎他的話。但是你打哪兒出来的？我覚得你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

貝萊帮他父亲拿了袋子。

"跟我上楼去罢，"他說。"这楼梯你可以放心，样子虽然不好，倒还結实。"

"那么，它也和我拉賽一样，"老人家說着紧跟在兒子后面爬上楼梯；他那短靴上的攀带还是突出在两边，他还是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每上一層楼，总要停一会兒，發表一些他对周围景物的意見。貝萊只好示意，讓他别开口。

"这里不作兴高声談論，人家很容易会說你是在批評他們，"他說。

"眞的嗎？唉，眞是学到老，学不了。……你看他們在那边洗衣服！这么个小院子怎么够晒衣服！……唔，好，我不多說話了。我早就知道这兒的人是一个个地住在别人头頂上的，但是想不到

地方这样小，院子就挂在厨房門口，一个个的叠起着，倒像鳥兒在同一个树枝上造窠。天知道，要是有一天全部垮了下来怎么办！哦，这就是你的住处嗎？”他张望着那間斜屋頂的房間有点失望地說。“我常常在想，不知道你住的是怎样一个地方。几天前我在家乡碰到一个人，他說你的名气大了，但是从你这住处看来，可叫人不会有这样想法。不过，無論如何，这里离开天也不远了。”

貝萊一句話不說。他对于他这小房間和他的整个生活已經很滿意了，但是爸爸拉賽却指望他發迹得还要高，这使他感到很难堪。

“难道你以为我住的是皇宫嗎？”他說，不免有点难过。

拉賽慈祥地望着他，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長得这么高，又这么强壮，我的孩子，”他惊喜地說。“現在我来了，但是我不会叫你受累的。家乡自从杜依的事情發生以后，我耽不下去了，所以我只好离开那边，沒有先通知你。再加我是搭不花錢的便船来的。”

“杜依出了什么事？”貝萊問，“我希望他沒有什么坏消息吧？”

“你沒知道嗎？他杀死了他的老婆，因为他發覺了他老婆和法官私通。这件事他一向不知道，总相信他老婆是个規矩人。直到發現了她的罪过，他便把她杀死，还杀死了他們亲生的兒女，然后到官厅里去自首。但是对最小的孩子，人人都看得出是她和法官生的，他却沒有碰他。啊，这是多可怕的禍事！在他去向官厅自首之前，他来找我；也許是他想和一个可以談談眞心話的人作最后一次談話。‘我把亚娜勒死了，’他一坐下来便說，‘这是命里注定了的，我并不懊悔。对于我自己的孩子，我也已經好好地給他們結賬了。’是的，他已經把这些可怜的小家伙結果了！‘我到这里来单是为了和你告别，拉賽。我这条命已經完了。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

人，本来可以很快乐的。但是亚娜总想往上爬，因此我就連丢了脸都自己不知道。我向来只要一个穷人的起碼幸福——有一个好老婆和几个兒女——这就心滿意足了。可是現在我得去坐牢，亚娜不用活着看見这件事，这倒要感謝上帝。她就是要享受的心比我們强，她欺騙我就是为要达到她的目的。'他就这样坐在那里，瞅着死了的亚娜，可是一点也沒有感情似的。我也不敢讓他看出他使我心上多么难过。讓他心安理得罢，对于他，这是最好的办法。'你在淌眼水啊，拉賽，'他平靜地說，'应該洗一洗眼睛，听說用尿洗很有效。'天呀，不錯，我是在流泪啦！后来，他站起身。'你，拉賽，你也活不到多久了，'他說着給我拉拉手。'你一天比一天老了。但是你千万替我問候問候貝萊；他是准会得意的！'"

貝萊悲戚地听着这凄慘的故事，但是听到最后一句話，不觉打了一个寒噤。他常常听到人家对于他的幸福的預言，好像他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他自己听了也很高兴，其实这只是他的自信心的一种反应而已。但是現在，他觉得这些話压在他身上，成为一种責任了。相信他会有幸福的，都是些沒落的人。他們的地位沒落得愈低，他們对他的希望也就愈高。这种預祝幸福的方法，使人感到很悲慘。一个死囚，在临上絞架之前，給他的前途祝福，这是多么的沉痛的事！貝萊默默地坐着，呆望着地板，脸上現出郁郁不乐的神情；想到要肩負起一种非寻常人所能胜任的重担，他的心都顫栗起来了。忽然他眼前一亮：無論如何这决不是一个关于他个人幸福的問題。神仙故事早巳死了！他是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的——他必須和他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受到苦难的人給他祝福，就是为此。

在他的心里，他把杜依的痛苦的遭遇，当作是他自己的，还有美丽的亚娜，为了要想爬高，便把家里的人都践踏在脚下！他再也

不能摆脱这些回忆，和从前一样的快乐了。他已經飽經憂患，对憂患的起因也深感仇恨。但是对于这件事，他覚得光是仇恨还不够，因为这是苦难的本身！

"唉，"拉賽嘆口气說，"幸亏我弟弟卡萊死了，看不見这件事情。他一輩子为孩子們辛苦，現在总算安安逸逸地睡在义冢地里了。只有那个走江湖变戏法的兒子，亚尔皮努斯，还想得到他；但是他的錢到得太迟了，虽然是电匯来的。你听見过这样一套戏法嗎，在电綫上把錢从英国匯到蓬霍尔姆来？眞是个了不起的魔术家！卡萊也会变好几套戏法，不过他不是从外国学来的。一直到出殯的时候，他們始終沒有听到亚尔弗萊的消息。他現在已經成了大人老爷，和穷亲眷早断絕了关系。他在工部局里做事，这是一个剝削穷人的狗腿子。人总是对自己人反而很坏的。但是，据說那些老爷們倒很滿意他。"

貝萊听着老头兒的話，好像是一串混乱而单調的声音。杜依，杜依，他認識的人中間最善良，脾气最好的人，他保护亚娜的私生女兒，不讓她被母亲虐待，他爱得她像亲生女兒一样，因为她無依無靠，需要他的爱护——可是現在杜依要上絞台了！他希望有两匹馬，做一个独立經营的馭夫，这个願望的实現，花的代价可眞不小！他的馬和車都是賒来的，由他自己分期付款，外加利息——那法官不过做个保人罢了。为了这一点点成就，他現在竟走上了耻辱的道路！他的脚步声老在貝萊心里响着。他不知道該怎样承受杜依的不幸才好。他非常怀念着过去那种無憂無虑的心境。

拉賽繼續东拉西扯地談論。在他看来，这是注定了的苦命，沒有办法改变的。他們父子重逢使他引起了許許多多回忆，很为兴奋。他对見到的一切都覚得怪有趣味。这里的人怎么一想会一層層地叠起来住，仿佛装在罐头里的沙丁魚似的？在家乡蓬霍尔姆，

有的是大塊空地，根本沒有人住。他不敢走近窗口去，只在房間中央站着看外边的景物。这里的房屋造得多奇怪，数田里的麦穗也不会比数这些屋子更难些。

貝萊把瑪丽請过来，她一直靦覥地坐在自己房里。

“这是我的干媽，”貝萊把两手抱着她的肩膀說。“这就是爸爸拉賽，你常常說你喜欢他的。現在你能不能給我們弄点早餐？”他說着拿錢出来給她。

“她是一位好姑娘，”拉賽一边伸手进他的袋子里去摸索，一边說。“应該送她一样礼物。”到她回来的时候，他对她說，“送你一个大紅苹果。你吃罢，吃了就是我的小爱人了。”

瑪丽庄重地微笑着，看着貝萊。他們向那卖旧衣的老太婆借了一輛手推車，到船上去搬拉賽的行李。他已經把大部分家具什物都卖掉了，免得路上累贅，但是还留下一张床和被鋪，还有些零星器物。

“索尔特和瑪丽·聶尔蓀还托我带口信問候你啦！”他說。

貝萊脸紅了起来。“我原該写封信給她的，可是完全忘了！我还答应过寄张照片給她，現在我該了却这个心願了。”

“不錯，应該的，”拉賽說。“我不知你和她亲密到怎么样，不过她是个好女人。留在后边的人，如果被人遺忘了，是很伤心的，你要記得。”

到下午，拉賽已經穿得整整齐齐，正在把帽子刷干凈。

“怎么样？”貝萊問，“你想自个兒出去嗎？”

“我想去走走，”拉賽回答，口气之間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去找点工作做，說不定还可以看到皇上！你只要告訴我該望哪个方向走就行了。”

“最好还是等我有空陪你去，你会迷路的。”

“是嗎？”拉賽受了委屈似的回答。“可是我似乎还記得，我到这兒也是自己找路来的。”

“我来陪老人家去罢，”瑪丽說。

“好，你和我去最好，这样就不会有人說我的青春已經过去了，”拉賽一边打趣地說，一边挽了她的手。“我想我們俩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天快黑的时候他們才回来。

“这里的人倒眞多，”拉賽气喘吁吁地說，“但是工作好像很少。我問过一家又一家，誰都不要用人。我想总不至于沒有办法！我可以在我的枴棍上加个釘子，像别的老人一样去拾废紙。我想至少我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我不准你去，”貝萊憤憤地說，“我不能讓我的父亲去做拾荒的！”

“唔，我总得有个事情做做，不然我就只好回老家去。我可不能叉着手閑坐着看你辛苦。”

“你当然可以休息休息了，况且你年紀又这么大，也应該享点清福了。工作的事情慢慢再說罢。”

“要我休息！你莫不是要我躺在床上，像吃奶的嬰孩一样等人来喂我！只怕我的背脊受不了！”

他們把拉賽的床安頓在斜屋頂的下面，地位恰正合式。当晚睡觉的时候，貝萊有一种重新做孩子的感覚；他已經有好几年沒有和爸爸拉賽同睡在一个房里了。但是貝萊一夜沒有睡好，杜依的可怕遭遇縈迴在他脑子里，使他做了許多噩梦：他那强壮而善良的身影在一片無尽的灰色中走动，低着头，背綁着手，頸項上还系着粗重的鉄鏈，他的眼睛盯着地面，仿佛在寻找無底的深渊。貝萊醒来的时候，爸爸拉賽正站在他床头，像他小时候那样撫着他的脸。

“怎么啦，孩子？”老人憂慮地問，“你沒有生病吧？”

第十四章

拉賽不肯閑着不做事，在城里到处找工作。和貝萊談話的时候，他还是做出勇气十足，大有希望的样子，但是事实上这个城市已經使他感到失望了。他簡直不能了解这个紛紜扰攘的地方。他自覚太老了，沒有精力去深入了解，但是，也許根本沒有一个人摸得清楚！这里好像人人都在忙忙碌碌地走自己的路，一点也不关心别人。人們在路上相遇，也都不打个招呼——这一切都是拉賽所不能理解的。“我早該留在老家的，”他常常这样想。

至于貝萊呢？他也忙着他自己的事。一个人总該这样。他到处奔走，开会啦，宣传啦，事情眞多，思想經常放在这些事情上，再也沒有时間像从前那样和他談談閑話。况且他已經訂了婚，工会活动剩下的一点时間，又得花在未婚妻身上。这孩子如今长成了，改变了，無論体格和其他一切，全部大大的改变了！拉賽覚得他現在站在兒子面前，只有兒子半个身子高。貝萊变得非常严肃，眞是一表人才。看样子，他好像已經是个干大事業的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只是一个当雇工的鞋匠。这孩子的气派好像負着重大的責任似的，虽然似乎稍微过火了些。

瑪丽随时願意給老头兒作伴。他們已經成了好朋友，談話的資料多得很。她带他到“貝林斯时报”①社門口，那里通告牌上貼着招聘广告，失業工人挤滿在門廊里，一直拥挤到外边街上。

“我們怕再也挤不进去，”拉賽垂头丧气地說。

① “貝林斯时报”是丹麦保守党的机关报之一。

但是小瑪丽把胳膊肘挤出一条路来，带他上前；有人駡她的时候，她就回駡。拉賽虽然很吃惊于这个小女孩所用的恶声恶語，但是这对他們却大有帮助。

瑪丽把一个个通告念給拉賽听，他便大声地对每一种工作表示了他的意見。

“搞农庄嗎！唉，我已經搞过一个了，可是沒有成功！这不是一种讓人家看得起的工作，要不然，我敢說，这倒是我一輩子梦想着的活兒。这本来是上帝交給人們的最好的工作。”

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拉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随后，他也摇头晃脑地笑起来。無論什么事情他都要参加一份的。

“你念的是什么？給老爷当車夫嗎！行，駕一部双馬車我是拿手，不过恐怕我不够体面，我要擤鼻涕的！”

他像一个受人注意的小孩那样，自命不凡地向周围看着。

“但是，当跑差的，这倒不坏。讓我們記下来。給人家跑腿不用什么大本領。門房嗎？好，这事情只要坐在楼下，装出一付凶相打窗子里看出来就是。我們去試試看。”

他們把那些地址牢記在心里，然后从人丛中挤出来。

“这老家伙多滑稽！”人們一边目送着他一边笑着說。

拉賽精神抖擻地一家一家登門去問，但是沒有一家要用他。人們見了这个形容猥瑣，穿着一双大鞋子的老头兒，只是付之一笑。

“他們在笑我，”拉賽沮丧地說，“也許因为我有点乡气吧。但是这是馬上就改得掉的！”

“我相信是因为你这么大的年紀还要找工作，”瑪丽說。

“你以为是这个原故嗎？可是我才七十岁，我爹娘两家的上輩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岁。你眞以为是这个原故嗎？要是他們肯讓我試一試，就看得出我拉賽还是有老劲的！恐怕許多青年人看了都

要吓倒呢。那一伙人站在那兒做什么，都把手插在褲袋里很發愁的样子？”

“那些都是失業的人！現在是淡季，沒有工作，据說再下去还要更差呢。”

“挤在通告牌前面的那些人，也都是失業的嗎？”

瑪丽肯定地点点头。

“这样說来，那是比我們家乡还不如了；在我們家乡，要是真沒有别的事情可做，至少可以敲敲石子。我还以为这兒已經到了好时代啦！”

“貝萊說快要到来了，”瑪丽用安慰的口气說。

“不錯，他可以这样說。他年輕力壮，前途还远大呢。”

拉賽心情很坏，样样都不称他的心。为了要使他快活，瑪丽便带他去看站崗的守衛換班，这事稍稍提起了他的兴致。

“这批小伙子倒不坏，”他說，“你看他們站得多挺！服装也好。他們自己也覺得挺神气的。唔，我从来沒有当上軍人。我年輕的时候也去投过軍的；那时候我又年輕又有力气，但是他們不要我；他們說我的体格不够，說我从小就做坏了身子。他們有他們的一套想法，認为一个人应該这样，应該那样，我以为这显然是为了討娘兒們欢喜。不然的話，我也早就像别人一样地去保衛祖国了。”

在交易所附近，人們挖开了路面；一群小工正在掘开路基，安装水管。拉賽很兴奋，連忙跑过去。

“这倒是我可以干的事情，”他說。于是他站上前去，有所希望似地看他們工作；工人們每抛起一鏟土，他的头便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們的动作轉动。他一步步地站过去。

“喂，”他对一个正在休息片刻的工人說，“这兒要添人嗎？”

那人看了他好一会。

"想在这兒找工做?"他終于好像对着他的伙伴而不是对着拉賽說。"你也想嗎?你們这些从佛宁和米特尔發来的外路人,想到这兒来搶我們本地人的飯碗。滾开些,你这茹特兰混蛋!"

他笑着把他的鏟子高高地举过头頂。拉賽便慢慢地走开。

"他簡直疯了!"他悶悶不乐地对瑪丽說。

每天晚上,貝萊得上各处去开会。他有許多事情得做,但是尽管他这样使劲地干,情况并沒有好轉。要消灭貧穷本来不是很容易的事。

"你去干你的事,"拉賽說。"我在家里和孩子們聊聊天,就睡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这身子越来越想和床亲近了,虽然从来沒有人說我是个懶骨头。大概是坟墓在向我招手了吧。但是我可閑不下去——沒有事做我要生病的。"

拉賽向来很少談到坟墓;但是現在他似乎有点失去了生命的信心。

"京城是这么大,这么乱,"他对孩子們說,"你攢起来的一点点錢很快就会从手指縫里漏光。"

他覚得对孩子們訴苦比較容易些。貝萊已是个大人,态度很庄重的,只有令人肃然起敬。所以他不想拿無聊瑣事去麻煩他。但是他和那几个小孩却很談得来。他們也和他一样,有些小困难小挫折要对付,所以能理解他的苦恼。他們給他提供一些有用的好意見,他也把一些老年人的聪明智慧启导他們。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道理,"有一天,他說,"这个大城市使我头脑里糊塗起来了。别的且不說,这里沒有一个人認得我,我走在路上,誰也不看我一眼。这使我腿上一点沒有力气了。在家乡,总有人回头来看看我,还自言自語地說,'瞧,拉賽老爹走过了,他到港灣里去敲石子了;眞奇怪,他怎么还有这么股劲!'許多人还对我

点头，我几乎人人都認得。在这兒，大家都是急急忙忙的，好像發了瘋一样！我眞弄不懂，你怎么找得到工作的，卡尔？"

"哦，容易得很，"卡尔回說。"早晨六点鐘，我就上小菜場；那里总有些雇不起人的小販子需要送貨。菜市过后，我就給花兒匠送鮮花。这是一种很不稳定的事，因为我只能得点小費。此外，我想到哪里有事可做就往哪里跑。上东桥头，或者出城去到弗勒得力克斯堡。我也还有几个固定的地方，下午去送一点鐘的貨。只要腿動，总能找到事情做的。"

"这能保証你天天有工作嗎？"拉賽惊异地說。"我看这办法似乎很靠不住。早晨你不知道晚上有沒有收入。"

"唔，他才精明呢，"瑪丽夸贊地說。"情况好的时候，他可以賺到一克郎一天。"

这算得是固定的职業嗎？不，拉賽弄不明白。

"經常有些日子，到天晚了才賺到一些錢，那就得快手快脚了；只要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有办法，总不会空手回家的。"

"如果我跟你去，你以为怎么样？"拉賽深思地說。

"这种活兒你干不来，我是經常在跑的。你还是把一只手藏起来倒好些。"

"把一只手藏起来？"拉賽大惑不解地問。

"是呀——把一只手縮在衣服里面，去求人家布施。这事你做起来并不困难，你本来就像个残废人。"

"唔，我像个残废人嗎？"拉賽眨着眼睛說，"我从来沒有想到过！但是我即使眞正是个残废人，我也不願意去沿門討飯。我想誰也沒有办法叫我拉賽老爹甘心去做这种事情。"

"那么可以去石灰厂，这两天那边在招敲石子的工人，"这个沒有一处地方不走到的青年說。

“你說什么！”拉賽喊起来，“原来这里也有石子？唔，我把我的敲石子家伙也帶来了，如果說世界上还有什么我很想做的事，那就是敲石子了！”

第十五章

貝莱現在已是一个大人了，他不但能照顧他自己的生活，还能观察这一件事情和那一件事情的关系。他已經把杜依的慘史丢开在一边，重又看到前途的光明。但是这件悲慘的事情仍然隐藏在他心里，腐蝕着他的心情，使一切都染上了憂郁的色彩。他不覺双眉深鎖。爱倫看到了，便用她的温柔的手給他撫平，想使它消失掉。这深鎖着的双眉和他那紅潤的脸成为一个明显的对比，仿佛晴朗的春天里出現了暴風雨的威胁。

他又开始感到人們对他的信心，这好像是一股鼓舞他的力量。不仅是“方舟”里的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他的同志們也都尊敬他；他們發生了無論什么事情，总要来找到他。虽然他以前魯莽地对付梅耶尔，几乎影响到工会的存在，但現在工会已經恢复元气了；甚至已經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强大了，这全得归功于他的努力。所以他現在可以伸伸懶腰，照顧一下自己的事情。

他和爱倫急于想成婚，过他們的小家庭生活。对于这件事，反对的意見很多，貝莱并不是不知道。他是个有能力的工人，但是憑他的收入还不够成立家庭；大家都知道，即使一个做工的好手也养活不了妻兒子女。結了婚自然是要生男育女的，并且还該考虑到拉賽不能賺錢来养活他自己的日子。不过距离那个日子到底还远呢，况且和爱人同居比起过独身生活来也花費不了多少——如果

这个爱人是一个会做人家的好妻子的話。一个人如果想享受一点人生乐趣，那么他就得閉上眼睛，跳过一切艰难险阻，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意外的机会上。

“情况不久就会好轉的，”建筑工人斯多尔倍說。“現在大多数的行業都有困难，但是你自己也看得出来，一切都快要發生大变动了。只要我們从后面推一把，使它發展得快些，我們自会得到好处的。一个人应該趁年輕时候結婚；老是这样拖延着有什么意思呢？”

斯多尔倍太太像平常一样，同意他的主张。

“我們在年輕时候就結了婚，享了結婚生活的乐趣。因此，我們現在才能有抵抗坏日子的力量，”她誠恳地望着貝莱說。

于是就决定在春天举行婚礼。三月里，小兒子要滿师了，所以婚宴可以和滿师酒合并举行。

在监獄对岸的运河边上，有一所两間屋的住宅空着，他們就把这屋子租下了。斯多尔倍希望这一对小夫妻住到北桥区去，“在正正經經的人中間”，但是貝莱已經在这个地段住惯了。再則他在这里有一批老主顧，可以帮他站得住脚，而且这里还有运河。对貝莱来說，运河是开向世界的窗戶，它使他感到自由；在北桥区的石墙堆中，他始終有一种受压迫的感覺。爱倫沒有意見，由他选择，反正她随便住到哪里都沒有关系。她是准备跟他到天涯海角去的。

爱倫給人家做佣工儲蓄了一些錢，貝莱也积攒了一点；他加倍工作，竭力减縮一切必要的开支。在爱倫空閑的时候，他們一塊兒去置办家具什物。有許多东西他們都买旧貨，为了价錢便宜，只有臥室里用的是例外，那里是要嶄新雪亮的。

这些日子眞是輝煌美好，每一点鐘都有丰富的意义；絕沒有时間去憂愁顧虑。爱倫常常跑来要貝莱放下工作跟她出去：某处有

便宜貨，可以买下来，快点，免得給别人先买去！在她休假的日子，他們就去把屋子布置起来，此后，他們便手挽手地走过市区，去望两位老的。

貝萊一向专心于别人的事，很少为自己打算，現在能够休息一下，料理自己的事，感到趣味無穷。外界的事情被抛得远远的了。在他忙着建設他的小窝的时候，他对这一切都只是随便看上一眼。他并不比春天的鳥雀更多关心到社会問題。

有一天，貝萊把他的东西都搬进新房子，在“方舟”里过最后的一夜。在这里任何人都沒有前途，只有落难的人才打算在这几堵墙壁中間作久居之計。貝萊現在正是該搬走的时候了。但是，在这許多困苦襤褸中間，却有一种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声音；正像不幸的鳥雀，在稍稍有一点陽光照到的时候，便展开翎毛無憂無慮地啁啾起来。他很感伤地回味着在这里住过的那一段时間。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翻来复去地竟不能安眠。好像有样什么东西在睡梦中跟着他。最后他醒来了，覺得有一种抑制住的嗚咽声，隔一会又来一陣，仿佛整个“方舟”都在做噩梦似的。他馬上起身下床，点亮了灯，动手擦他那双还塞着鞋楦以保持美丽形式的結婚皮鞋。拉賽还沒有醒，外面那条长过道也还是靜悄悄地在沉睡中。

那声音又响起来，更响亮，延續得也更长了，这使他回想起岩石农庄，因而喚起了小时候經历过的那种恐怖。他正在擦皮鞋擦出滿身大汗。忽然听見門外有脚步声，有人在过道里摸索着走过来，到他的房門口。他跳起来去开門，紧张得周身都打顫了。門外站着安妮的母亲，在清晨的寒气中抖索着。

“貝萊，”她焦急地輕声說，“快到时候了——你能不能去菜市街跑一趟，把布倫太太找来？我不能离开安妮。还有，我要代她恭

喜你新婚幸福。”

对于这趟差使貝萊并不乐意，但是他仍然答应她，去跑了一趟。回来后他重又坐下来听着，一面靜靜地做他的事，生怕把拉賽吵醒。到孩子們該起身的时候，他便最后一次地敲敲板壁，听見瑪丽睡意朦朧的应声。一会兒，夜的靜寂被打破了；房間里的人都赤着脚匆匆出来，去上毛厕，房門砰砰地碰响着。

“这是公主在叫喊啊！”大家都在說。“她的叫喊，是因为她失去了永远不能恢复的东西。”接着呻吟声变成一声尖叫，此后便突然靜了下来。可怜的安妮！現在她有一个嘴巴得喂养了——那父亲呢？她今后的日子够苦的呢！

虽然婚礼要到下午才举行，可是拉賽这天不出去工作。他今天神气很严肃，从一清早就告誡貝萊，事事要討吉利，不要碰上晦气。貝萊听了只是微微一笑。

“唔，你别笑，”拉賽說，“这是一个要紧的日子——也許是你一輩子最要紧的日子。你必須小心，别讓一点点不称心的事坏了一切。”

他从样样事物上都看出朕兆。他对今天的太陽很满意——它从云堆里出来，越往上升越更明朗。如果太陽一出来就很亮，那是絕对不吉利的。

瑪丽以一种抑制着悲伤的神情看着貝萊，貝萊心想，她好像一个送兒子出門去的母亲那样强作欢容。的确，对他来說，她在許多方面都像一个母亲，虽然她还只是一个孩子；她把他像一只孤苦的小鳥似地收容进她的窝里，惊异地眼看他长大起来。他曾尽他的能力暗中帮助她，但是比起这三个孤兒的乐天安命，赤手成家的精神所給与他的鼓励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現在还有誰在他們困难的时候来帮助他們而不讓他們知道呢？貝萊心下决定今后还要

繼續照顧他們。

当貝萊握着瑪丽的粗糙的手，感謝她一向对他的情誼的时候，她脸上通紅，眼里閃出着亮光。她的窄小的胸脯在掀动，显現出一种隐藏着的美。惟有貝萊能使她的血液流上她的蒼白的脸；每当他引人入胜地給她談到将来的时候，瑪丽的双頰便泛出了紅色，每次都留下一些，不即消失。仿佛她的血液的上升和他的蓬勃的生气有关。現在，她似乎要剝去她的外表，披肝瀝胆地和他相見，但是又無法做到。她突然扑到他怀里。

“貝萊，貝萊，”她伏在他怀里連連地喊。

随后她便跑回自己房里去了。

拉賽和貝萊把最后一些东西搬进新居，布置停当，然后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一齐出發上斯多尔倍家去。貝萊戴了一頂大礼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戴这种帽子，看上去神气十足。

“你眞像个闊人啦，”拉賽說，他簡直像对他兒子看不厭似的。“但是，你說他們会对我这老头兒怎么說法？他們差不多都是老爷身份了，我不知道行什么礼节才好。我想我还是回去吧？”

“別說出这种話来，爸爸！”貝萊說。

拉賽对于参加婚宴是十二分高兴的，但是同时又有种种顧虑。近几年来他变得怕見生人，爱躲在一个角落里。况且他的节日的服装已經破旧，打了补綻；他的礼服是租来的，配上貝萊的硬領。他穿了这身衣服覚得很不慣，拘束得像一个等待領坚信礼的小学生。

斯多尔倍家里非常忙碌。要上礼拜堂去的客人都已經到齐了；他們在餐厅里走来走去，吹吹口哨，望望街景，閑得無聊。斯多尔倍的写字台变成了菜橱，两兄弟正在一瓶瓶地开啤酒敬客，劝他們：“請吃点三明治——这样站得太长久了，又不說話，要口渴的。”

斯多尔倍正在客厅里来回地踱方步，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他身上光穿了衬衫，在等着进卧室去，因为卧室給愛倫和她母亲占用了，并且还把房門鎖上了。房門不时地开一条縫，愛倫的袒露的雪白手臂伸出来給她父亲遞出一件衣服。于是貝萊的心开始怦怦地跳了。

窗台上放着斯多尔倍太太的番石榴，花已經为了做花冠被摘光了。

斯多尔倍終于进卧室去換了衣服，他出来的时候，已經穿得整整齐齐，只要貝萊帮他扣上硬領的鈕扣。他挽了拉賽的手去找出了“工人报”。“你来听听报上对你的兒子怎么說，”他說着就念下去：“我党青年同志貝萊今天和我党資格最老，最受人尊敬的党員建筑工人斯多尔倍的女兒举行婚礼。貝萊同志为党宣劳，功績卓著，昨日已由他所隶屬的工会一致公推为会长。我們謹在此向这一对新夫妇祝賀前途幸福。”

“不坏吧？”斯多尔倍把报紙遞給客人。

“好得很，”他們說着，互相传观报紙。

拉賽的嘴蠕动着，仿佛也在讀报。

“的确不坏，他們眞想得到，”他高兴地說。

“但是彼得逊怎样了，他要辞职嗎？”斯多尔倍問。

“他有病，”貝萊回答。“昨天晚上我不在場，我一点也不知道。”

斯多尔倍詫异地望着他。

斯多尔倍太太走来把貝萊拉进卧室去，愛倫全身穿着雪白的礼服，兜着很长的披紗，头上戴着番石榴的花冠。

“按理說你們倆現在不該見面，不过我認为这是沒有道理的，”她說着用慈愛的眼光望着他們，把他們推进了彼此的怀抱。

弗雷得力克，他一直在窗口候着車子，这时过来乱敲着房門。

“馬車来了，孩子們！”他不必要地高声叫喊，“馬車来了！”

于是他們一起乘車出發，虽然聖汉斯教堂相隔只有几步路。此后，貝萊几乎不知道發生了些什么事情，一直到發現自己重又坐在馬車里，每一件事情都要別人在旁边提示他。他什么人也沒看見，眼睛里就只有个爱倫。她是他的太陽；其余的全不在他的心上。在聖壇前，他挽了她的手，在婚礼的整个过程中始終沒有放掉。

弗雷得力克留在家里接收礼物和招待賀客。他們行过婚礼回家的时候，他探身窗外，把小炮竹扔到馬車前，向新夫妇致敬。客人們都和新夫妇干一杯酒以表祝賀，大家还参观了亲友們送的礼物。斯多尔倍看看鐘点，时間还早。

“你們出去散步一回罢，”斯多尔倍太太說，“开餐还要两点鐘呢。”

于是男人都到房特戈啤酒园去玩一会滚球戏，女的留在家里准备筵席。

貝萊本想留在家里陪爱倫，但是說不过去；因此他和拉賽同走。拉賽还沒有正正經經地向貝萊祝賀过；他要等到只有他們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口。

“孩子，祝你幸福快乐，”他握着貝萊的手很感动地說。“現在你也已經是个有家口有負担的人了。你莫忘了妇人和小孩兒一样，遇到正經的事情，不能和她們多商量，要斬釘截鉄地对她講明白：这件事情該怎么做！这是对她們有好处的。要是和她去左商量，右討論，她們便給你乱出主意了。除此以外，她們都是好的，容易对付的——只要你待她們好。我这样做从来沒有碰到过麻煩，因为她們是欢喜有一只强硬的手管住她們的。你找到这两位岳父母，应該是可以驕傲的，他們都是好人，虽然对于他們的职業似乎太驕傲

了些。爱倫会成为你的好老婆，如果我对女人的認識不錯的話。她能养活她自己，也能做人家。还有，她身子胖大，这也很好，你不会沒有孩子。”

啤酒园里在喝瑞典混合酒。拉賽兴致勃勃，也加入玩滚球，这是他从来沒有玩过的。他并且还学着說些俏皮話。

“你得賠石子啦，爸爸，”到計数的时候貝萊說；原来老人家玩輸了。

“賠石子！多的是，”拉賽笑逐顏开地說，“我年輕时候敲下的石子不少呢！”①

旁人都听了大笑，拉賽也精神抖擻，全不像从前怕見人的模样了。

“这些京里人眞了不起，”他和貝萊咬耳朵說，“人也豪爽，說話也有趣。”

不知不覺地天色已晚，到了該回去的时候。家里席已摆好，别的客人也都已到齐；斯多尔倍太太已經等得心焦了。

“我們大家都装酒醉，”斯多尔倍在进門时輕輕地說，“讓老太婆發我們的脾气！……媽媽，有什么热湯热菜給我們准备啦？”他一边踏进房間一边問。

“别装傻了，难道我还不懂得嗎？”斯多尔倍太太笑着說，“不，我的老伴不是酒店里找出来的家伙！”

貝萊一直走进厨房去把爱倫拉出来。他們手挽手地到各房間巡視一周，看看最后收到的礼物。有一盞枱灯，一套鍍銀的茶具，和几件搪瓷的厨房用具。还有人送了一个裹着襁褓的瓷娃娃，但是忘了标上送礼者的名字。

爱倫拉了貝萊到門廊下，想和他拥抱，但是碰上莫尔頓正在那

① 此处是双关的笑謔，賠石子就是賠付輸負。可能是以石子計数的。

里脱衣帽。于是他們便逃进厨房，但又給临时雇来的厨司占了去；最后他們到臥室里才找到無人打扰的角落。爱倫勾住貝萊的頸子，默默地望着他，完全陶醉在幸福中了。貝萊紧紧搂着她那柔軟可爱的少女的身体，仔細对她看着。她的眼睛吸收了貝萊的眼光，發出一种深暗的亮光，好像絲絨一样。貝萊滿心感到說不出的幸福——世界上任何人都及不上他富有，因为他怀抱着無价之宝。他默默地对自己立誓，要保护她，珍爱她，要全心全意地使她快乐。

隔壁房里正在性急地蹬脚。"新郎新娘呢！新郎新娘呢！"他們在喊。貝萊和爱倫連忙分別各走一道門出来。人們都已經在席边各人的位子上站着，专等貝萊和爱倫就座。

"唔，要知道她刚才在干什么，这一点不难，"斯多尔倍开玩笑地說。"只要看这位姑娘的眼珠——好像两个烧紅了的煤球！"

鋪瓦工人奥多·斯多尔倍，首先举杯，以敬酒来开始宴会。

"請喝一杯，"他对每一个人說，"我們得先通通喉嚨，要不然东西就吃不下去。"

"諸位亲友，請呀，别客气，"斯多尔倍坐在长餐桌一端的主位上，一边切着烧猪一边說。"墙脚要砌得坚实啊！"

他讓新夫妇坐在他的右首，新滿师的弗雷得力克坐在他的左首。他面前放着一只新的尿盆，盖上一个白木盖子；客人們都望着这东西發笑。

"你們在呆看什么？"他庄重地問，"有什么話，就請說罢！"

"是这个湯盆！"他那做木匠的兄弟正經地說。"我的太太說她想借来用一用！"

他的妻子吃惊地站起来，在他背上擂了一拳。

"畜生，"她有点窘促似的笑着說，"男人家总喜欢拿别人来开玩笑！"

于是大家动手吃起来，嘴里忙着吃，暂时就停住了談話。偶尔有人說出一句开玩笑的話。

“有的空了，有的却还在忙碌，”奥多的俏皮的同事“要把戏的”說。意思是表示他的一份猪肉已經吃完了。

“給他添些肉，媽媽！”斯多尔倍說。

飢餓鎮压了之后，大家便談笑風生了。莫尔頓送的礼物是一只大蛋糕，層層叠叠，像一座金字塔，眞是一件艺术作品。塔頂上是一对糖做的青年男女，互相拥抱着，他們背后是一幅画，画着一个初升的太陽。塔的每一層台阶上还有其他种种色色人物，都伸手向着塔頂，作攀爬上去的样子。到分蛋糕的时候，又敬了一巡酒。莫尔頓作了簡短的致詞，庆賀貝萊选择到忠实的伴侣。他的話表面上显然是講的爱倫，但是貝萊明白这些話含义很广，每句都有双关的意义。

“謝謝你，莫尔頓，”他感动地說，还和他碰了杯。

接着是斯多尔倍致詞，他給了新夫妇一番勉励。他的話也都是金玉良言，博得大家鼓掌称贊。

“瞧你爸爸多么会講話，”斯多尔倍太太說。“輪到無关紧要的事情，他就能說得头头是道！”

“你这是什么話，媽媽？”斯多尔倍吃惊地喊。他是不習惯吃太太的批評的。“你們听听，太太拆起自己丈夫的墙脚来了！”

“不錯，我是这样說的！”她大胆地望着他反駁道；她有点酒意，脸上通紅。“做事情有誰比得上爸爸？他样样都带头，也最最热心，他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做的多。要不是为了他有那倒霉的嗑嗝病，他今天很可以做一个發号施令的領导人了。他很能干，同志們都敬重他，但是說話打嗑，还成得了什么事呢？他一站上演說台，就打起嗑来了。”

“是不是因为喝了酒吧？”那个綽号叫做“耍把戏的”身材坚实的小伙子亚尔倍特·奥尔逊說。

“啊不，爸爸是从来不接受酒瓶的宣传的，”斯多尔倍太太回答。

“唔，媽媽对我的議論很对，”斯多尔倍笑着說，“而且她說起話来毫不打噎。奇怪的是有些人竟做不到。……現在要輪到你了，弗雷得力克。現在你已經是正規工人，如果工作做得不合規格，就要由你自己負責了。我們已經一同在脚手架上工作过，彼此都知道各人的情况。有时候你是个小丑，有时候你是个蠢人，你也挨过我老头兒不少耳光。不过那都是在你学習的时候。只要你肯用心干，是找不到你的岔子的。我要給你說句公道話，你已經学会了你的本領，幷不比别人差。显出你的本領来，孩子！从此好好地干你的工作，不要叫你的伙伴牵着你走。輪到你干的事也别推卸責任！”

“也别讓喝酒的人沒有酒喝，”亚尔倍特·奥尔逊插了一句嘴。奥多在他的腰間推了一下。

“这也是的，”斯多尔倍笑着說。“不过还有两件事要交代你，”他又庄重地接着說下去，“工作时間别讓姑娘們到脚手架下面来走动，这是很不好的；还有一定要支持自己的同志；再沒有比‘破坏罢工分子’这个名称更丢脸的了。”

“好！”席上的人都应声說，“这話眞不錯！”

弗雷得力克坐着静听，唇边显出一絲拘束的微笑。

他穿着一身新做的建筑工人的白色工作服。他那圓圓胖胖的下巴上长着几根黑黑的髭子，不时去摸一下。他兴奋地等候老头兒把話說完，好以同人的資格和他照杯喝酒。

“現在，孩子，”斯多尔倍說着便揭起那“尿盆”的盖子，“現在你是我們的新会員了，欢迎你！祝你健康！”

他稍稍映着眼睛，把那个盆凑到嘴边去喝了一口。

“祝你健康，爸爸，”当他的父亲把酒盆遞給他的时候，弗雷得力克眼睛亮亮地說。他喝过后才向全席一个个地传过去。女客們未喝之前都尖声叫喊；原来盆里盛的是巴伐利亚啤酒，在这琥珀色的酒里面还浮着巴伐利亚腊腸。酒盆在传飲的时候，斯多尔倍唱起了建筑工人歌，全席的人也都和着他唱叠句：

白衣白帽的人站在高空，
誰都知道他是个建筑工人！
把石灰和砖瓦交給他，
他就能平地造起高楼大廈！
人們成群地在路上抬头看，
哎呀！哎呀！
脚手架搖搖晃晃，
可是他一点不怕！

他走在路上倒有点搖摆，
他撞进每一家小酒店。
这是因为他耽慣了，
五層楼上的高空。
哎呀！哎呀！
脚手架搖搖晃晃，
你可要当心啊！
鳥兒都飞在他头上：

建筑工人不懂得头暈眼花，
是他的事情，他决不罢手，

石头一塊落一塊，也許要高到天上，
只有法律才能对他說：住手罢！
你不是傻子，这上边住着上帝！
哎呀！哎呀！
这虽然是一种奴性，
可惜沒有办法！

如果你告訴他：一个礼拜滿了，
他就給自己算一笔賬。
一礼拜的工資放在口袋里，
他謹慎小心地下来回家，
現在他有錢啦！
哎呀！哎呀！
脚手架在風里搖晃，
且不去管它！

那个身材坚实的鋪瓦工人把两条胳膊擱在桌子上，眼睛迷迷胡胡地看着前面。歌声完后，他略略抬起头来，脸紅紅地說道：

“这个歌倒不坏，对有关的人来說，講得一点也不錯。不过鋪瓦的工人比别人爬得还要高些。”

“同志，别計較这个了，”斯多尔倍坦率地說，“今天晚上的問題不在乎誰爬得最高，今天我們要的是快乐。”

“不錯，也許是这样，”亚尔倍特·奥尔逊說，他又把头低了下去。“但是爬得最高的总是鋪瓦的。”說了这句話之后，他便坐在那里喃喃地自言自語。

“别和他多說了，”奥多輕輕地說。“要不然他会發瘋病的。别嘟噥了，老哥，”他說着把手按着奥尔逊的肩膀。“無論如何总沒有

人及得上你的下跳的本領啊！”

奧尔逊之所以被人家綽号叫做“耍把戏的”，是因为他有一个習慣：好好地在屋頂上工作，他会忽然滚落到下面街道上。他曾从屋頂上跌下过好几次，一次都沒有受伤；只是有一次跌断了两条腿，以致現在走起路来看得出两腿有点弯曲。奧多和他是同事，为要討他欢喜，便講述他上一次从屋頂上跌下的經过。

“我跟他一起伏在屋頂上工作，天气冷得要命。他当然是解掉了腰上的保险带，我們正在舒舒服服地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忽然一回头他不見了。‘活見鬼！’我对其他的人喊道，‘耍把戏的又溜下去了！’我們連忙打梯子上跑下去。你知道，我們多么耽心。但是我們在人行道上找不到亚尔倍特·奧尔逊。‘該死，这个耍把戏的又到哪兒去了。’我們說，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来我偶然向对街啤酒店前看了一眼，却看見他坐在酒店的窗子旁边，用大拇指点着鼻子，还睞睞眼招呼我們去和他一塊喝杯啤酒。‘我口渴得很，’他只說：‘等不及从梯子上下来了！’”

大家的鬨笑提起了“耍把戏的”的兴致。“再給我喝杯啤酒吧？”他說着很困难地站起来。

他喝过啤酒，便去坐在一个角落里。斯多尔倍坐在席上玩他的金絲雀，它也要到席上来分享一份。这小鳥原先停在他的通紅的耳朵上，爪子抓住了他的头髮，然后跳上他的胳膊，再沿着胳膊跳到餐桌上。斯多尔倍不停地問它：

“你要抽什么烟，汉西？”

“比普！”金絲雀每一次都回答。于是大家都笑起来。“汉西要抽比普呢！”①

“它多聪明，会这样回答！”女太太們說。

① “比普”是鳥鳴声，但“烟斗”亦与此字同音。

"聪明？唔，他还会放刁哩！有一回我們給它买来一个小媳妇，因为媽媽說它沒有爱人多么可怜。他們成了亲，小媳妇生了两个蛋。牠到媳妇要孵雛的时候，汉西便大不高兴；它不断地叫媳妇出去和它在一起。媳妇不肯。有一天，媳妇出来找东西吃的时候，它就过去把蛋抛出到籠子外面！它吃醋啦——这小光棍！不錯，动物都是很聪明的，眞是聪明不过，亏它想得出！現在，你們看它！"

汉西已經跳到餐桌上，去啄食剩下的蛋糕屑。它蹲在盆子边，一边啄着一边快乐地搖尾巴。忽然有一点东西落在抬布上。

"嘿，豈有此理！"斯多尔倍發怒地喊，"要是換了別个，你就会給媽媽收拾一頓了！"

拉賽老爹几乎把肚子都笑破了。他从来沒有参加过这样快乐的場面。"好像同时碰到了十来个卡萊兄弟一流的人，"他偸偸地对貝萊說。貝萊只是心不在焉地微笑。爱倫在握着他的手擱在她膝上，摩弄着他的手指。

貝萊的工会送来了一通賀电，这才使話头回到比較正經的問題上。莫尔頓和斯多尔倍进行了有关工运的爭論；莫尔頓認为他們对个人关心得不够，而过份重視了在选举中占多数。他以为革命必須从每个人心里發生出来。

"不，"斯多尔倍說，"这是沒有什么結果的。如果我們有許多同志被选进国会，占到多数，那时我們就可以按照我們的計划建設一个新国家，这是一个十足合法的办法。"

"話是說得对，不过这是一个每天的吃飯問題，"莫尔頓坚持地說。"肚子餓的人不能坐着等做多数；要等青草长出来才喂牛，牛早已餓死了！他們必須自己想办法，如果不这样，他們是不会有很好的自覺心的；他們必須先覺悟到自己的人的价値。如果公布一条法律禁止穷人呼吸空气，你以为他們会乖乖地停止呼吸嗎？絕

对不会。眼看别人有得吃而自己沒有，在他是很苦痛的。他在生活能力上有些不够，社会就利用了他这些弱点来剝削他。法律对穷人有什么好处？他完全被排斥在社会外面。一个人不应該餓死他的馬或狗，但是这个禁止餓死狗馬的社会，却讓自己的工人餓死。我相信，如果我們再要繼續劝穷人服从和守法，将来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样下去，我們在将来建設新社会的时候将發現我們是一些很坏的建筑材料。”

“不錯，不过我們的服从法律并不是为了尊重資本家的社会，”斯多尔倍有点迟疑地說，“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願上帝帮助那些能自助的穷人！”

“可是，創伤仍然还医不好！那些默默無言地挨餓的人又怎么样呢？能够自己有办法的人到底很少，所以这些人只有坐牢了！但是如果所有的飢餓的人一齐动手去敲破橱窗各取所需，那末生活問題倒很快就解决了。他們总不能把全国的人都送进牢监！现在，飢餓是一种社会美德，它把穷人哄騙到死，为了讓剝削他的人發財。他們拍拍这个可怜的老好人的肩膀，夸奖他能奉公守法，除此以外他还能得到些什么呢？”

“不錯，眞該死，这个世界簡直是顚倒的，”斯多尔倍回說。“但是，正因为这样——哦，不，你別想說服我，老弟！我覚得你似乎太赤化了一些。我不贊成！我从运动开始的头一天就参加了，沒有人能說我斯多尔倍貪生怕死；但是这种办法我不贊成。我們始終堅持原来的路綫，我們得到的一切成就，都是靠着它。”

“是的，这是眞的。”斯多尔倍太太插嘴說。“我回想早先的日子，拿現在来比一比，我几乎自己都不相信呢。那时候，我們甚至在自己人中間都不得安身；他們处处和我們为难，他們仇恨爸爸，因为他不像他們那样做馴服的綿羊，偏要去管他們的事情。我每

次打开厨房門，总有些肮脏破布挂在門把手上，还塗上些更坏的东西！这是誰干的？我从来不对爸爸説；要不他会闹到天翻地复，要找出搗蛋的人。我不能讓他知道，使他煩心的事已經够多的了。現在呢：'斯多尔倍来了，烏啦！斯多尔倍万岁！'人人都尊敬斯多尔倍，因为他是个老战士！"

"这一切可能都是眞的，"亚尔倍特·奥尔逊喃喃地説，"但是無論如何，爬得最高的畢竟还是鋪瓦的工人。"他低着头坐在那里，眼光里显着气憤。

"的确是他爬得最高，"女太太們説，"有誰説过不是呢？"

"别理睬他，"奥多説，"他喝多了！"

"那么他可以出去透透空气，不要坐在这里叫人家不愉快，"斯多尔倍太太很有点生气似的説。

"耍把戏的"勉强撑着站起来。

"你説出去透透空气，是不是，斯多尔倍太太？好，要是有人經得起風，那就只有我亚尔倍特·奥尔逊了。那些只会吹牛的泥水匠，他們干得了什么？"他弯倒了头站在那兒啾啾地説。"好，那末我們就出去透透空气。我不要和你們在一起鬼混。"

于是他摇摇晃晃地走向厨房里去。

"他去那里干什么？"斯多尔倍太太吃惊地問。

"啊，他不过到院子里去呕吐一下，"奥多説。"他工作是第一手，不过酒量太浅。"

貝莱还坐在席上，当别人在談論的时候，他用鉛笔在一张紙片上画圖。愛倫伏在他肩膀上看。他觉着她的热气呼在他的耳朵上，一边运笔一边快乐地微笑着。他画成后愛倫拿来遞給对面席上的人。画的是一个大胖子，滿身大汗地用他的大肚子推着一輛小手車。下面写着："資本主义——当我們拒絕再給他服务的时

候！"这画使大家都非常欣賞。

"你眞有一手！"斯多尔倍喊道。"我要把它交給我們的漫画杂志，我認識他們的編輯。"

"是呀，貝萊，"拉賽夸耀地說，"沒有他做不来的事情；天知道他是打哪兒学来的，决不是他爸爸教他的。"

这話引得大家都笑了。木匠斯多尔倍的妻子惊异地端詳这幅画，她望望貝萊的手指，又望望画圖。

"我知道有些人能說出很滑稽的話来，"她說，"可是他却能用手指头，这我可想不到！这可怜的家伙，你看他这大肚子推得多苦！比我肚子里有維克多的时候还苦呢。"

"堂弟維克多，是她的小兒子，生得怪聪明的，"奥多解释着說，同时向貝萊眏眏眼。

"是的，他确是很聪明的，虽然他还不过半岁。前几天我把他放下来买牛奶，从此以后他便不肯吃左边的奶了。原来这小家伙看見那送牛奶的把脫脂的奶倒在左边桶里，全脂的都倒在右边。又有一回……"

"唔，媽媽，够了够了！"木匠斯多尔倍說，"你不看見人家在笑你嗎？况且时候不早，該回家了。"他好像有点生气。

"怎么，你們打算走了嗎？"斯多尔倍問。"啊，我的天！的确很晚了。我們再唱一个歌来做結束罢。"

"弟兄們，天快亮了……"斯多尔倍太太唱开了头。她已經疲倦得顚头簸脑了。

唱完了社会民主党进行曲，客人便紛紛散去。拉賽口袋里装滿了糖果，带回去給那三个孤兒。

"耍把戏的呢？"奥多突然說。

"也許他醉倒在院子里了，"斯多尔倍說。"出去看看，弗雷得

力克。"

大家都忘了还有这个人。弗雷得力克回来說亚尔倍特·奥尔逊不在院子里——可是大門却还是上了鎖的。

"他总不会爬上屋頂走吧?"有人說。

于是他們从后楼梯奔上楼,擱楼門开着,一扇天窗也开着。奥多脫去外衣,从天窗口翻上屋頂,發現亚尔倍特·奥尔逊坐在屋檐边上打鼾。

他斜靠在山墙的边沿上,山墙比屋頂高出大約十七八吋,他背后就是临空的了。

"别叫他,"斯多尔倍輕輕地說,"先把他拉住,再叫他。"

但是奥多一直向他的伙伴走过去。"喂,伙計!时候不早啦!"他喊道。

"好!"耍把戏的說着便站了起来。他站在那兒晃了几晃,然后才跟在奥多后面爬过屋頂,从天窗口翻进屋里。

"活見鬼,你在那兒干什么?"斯多尔倍笑着問。"你是不是在工作?"

"不是,我不过上那兒去吸点新鮮空气。你們有啤酒沒有?这是怎么回事?都散了嗎?"

"散了,你坐在那兒数了两个鐘头星星了,"奥多回答。

这时客人都已經走光。拉賽和新夫妇俩还站着等告辞。斯多尔倍太太眼睛里噙着一包眼泪,抱住了爱倫。

"夜深了,当心受凉,"她哽咽着說,噙着泪水的老眼模糊地望着他們点头。

"嗨,有什么該哭的!"老建筑工人斯多尔倍一边陪着她回进屋里,一边說。"你先睡吧,我还得把耍把戏的哄睡覚呢!今天辛苦你了,媽媽!"

第十六章

貝萊把他做鞋的工作凳安置在起居室的两扇窗子之間，靠近墻壁。在工作凳和放在房間中央的圓桌之間，只有一个刚挤得过身子的空隙。門旁靠墻放着假柚木的碗橱，这是爱倫最得意的家具。对面墻边，正对着碗橱，是爱倫做閨女时代用过的五斗橱，橱上挂着一面鏡子，橱面鋪了一塊白色的抽絲台布，布上放着一件小漆器，是一只針綫盒子，还有几张照片，和一些小摆設；配上那塊白台布，看去好像一张小供桌。

貝萊隔一天才到别克师傅作場里去一趟；其余的时間都在家里干自己的工作。他在附近这一带有許多熟識的人，都是真正的穷人，他們的鞋子要穿到露出袜来才肯修理；可是仍然足够他賺进一天的生活費。他也从爱倫家里人和他們的熟人那里攬到工作。这些是另一种人；即使是景况不好的时候，他們还始終保持着外表整齐，甚至还要装出些豪闊。他們是把困难掩飾起来的。

他本来尽有机会当伙計，但是他宁願这样安排，可以使他多少有点独立的基础，前途比較有希望。再說，在自己家里工作，也有它的好处；当他工作了一陣子，抬起头来，看看周圍的一切，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温暖：样样东西都是那么亲切，那么叫人感到舒适，仿佛它們永远是这样的一个和諧的集体。当早晨的陽光照进来的时候，一切都显出了笑容，爱倫哼着曲子忙忙碌碌地在这一切东西中間来来去去。她觉得有一种永远挨近他的欲望，他在家的日子，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在这样的日子里，她尽可能迅速地把厨下的工作做完，然后坐下来陪伴他。他得教她怎样打补釘，怎样上鞋

底，她也帮着他做些工作。

"現在你是老板，我是伙計！"她高兴地說。

她也給他拉来些主顧；她的企圖是要使他經常耽在家里。

"我要尽我的能力帮助你。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的工作多得必須收个徒弟——往后再得雇一个伙計。"

他就把她摟在怀里。接着他們便一边比賽工作，一边唱歌。这生活使貝萊感到万分幸福，把一切憂愁顧虑都丢开了。这是他的安乐窝，每一根木棒，每一塊石子，都比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更可宝貴。他們的工作收入尽够維持他們的生活，而且还能讓他們吃得好些；貝萊快乐地完成他的工作，仿佛他刚找到他的眞正的职業。

群众运动的巨浪不时向他滚过来，使他心里为之震动，那时他就会發出非常激烈的言論。或者是，当他从自己的幸福上看出光明的远景，他就把这些远景講給愛倫听，因为从此得到好处的还是愛倫。她得意地听着他講，有她那样情眞愛摯地望着他，他講得更加有声有色，發揮出他固有的口才。到最后，他靜默下来，她那双黑眼睛还是繼續盯着他，似乎在貝萊身上看出了某种連他自己都沒有發現到的东西。

"現在你在想些什么？"貝萊問，他巴望把胸中所有的一切都向她和盘托出。对于他，世界上除了愛倫以外再沒有别人了。他想和她談談他的新思想。他想在这方面也享受到伉儷同心的幸福。

"我在想，当你說話的时候，你的嘴唇多么紅啊。好像它們在等亲吻呢！"她說着便摟住了他的項頸。

在他們的小天地以外發生的事情，愛倫絲毫不感兴趣；她只能談他們的愛情，和关于她自己的事。但是她的热情的眼光却成为他們的生活基础。它对他起着一种神秘的作用，好像使他發現了

自己身上的一些未知的力量。

“她眼中的貝萊想必和我所認識的不同！”他怡然自得地想。想必他有某种长处在使得她和他这样的难分难舍，那怕只离开一时半刻，她都会感到难过。当她看了他一会兒之后，她就会显得神魂顚倒，偎倚在他的怀里。

她使他在不知不覚之中把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当她坐在他对面，一边帮他工作一边和他談話的时候，他做起工作来一个人抵得上两个。

貝萊覚得他們的窝已經是很够舒服的了，但是爱倫心里还充滿了种种改进的計划。在她的理想中，她希冀的是一个陈設富丽的家庭，要有皮沙發和其他許多精美的家具。現在这个小家庭，在貝萊看来，是可亲可爱，再也設想不出更好的了，可是爱倫却只看作是暂时的，它得逐渐换上更精致更美好的东西。在她的关于家常瑣事的談話背后，常常透露出她这种要求很高的野心奢望。如果要使她的希望成为事实，貝萊就非拚命工作不可！

爱倫絕沒有忽略了她的家务，她决不讓时間閑着过去。貝萊在作場里工作的日子，她便把整个家都徹底收拾，打扫的打扫，洗刷的洗刷，还做些好吃的东西等他。傍晚时候她去作場門口接他。然后他們沿着运河散一回步，走过兒童們玩要的青草芊芊的古城墙。爱倫把整个身子都靠在貝萊胳膊上。

“啊，貝萊，你不知道我今天多么想念你啊！”她說。“現在見到你了，但是我的乳房还在痛呢，它們还不知道我已經和你在一起啦。”

“我們今天晚上要不要工作一会——做一刻鐘吧？”晚飯后她会說，“这样你可以早一点做老板，生活过得更舒服些。”貝萊本来也許想和她去逛逛街，或者去看看夕陽晚景，但是她那双黑溜溜的

眼睛却盯着他望。

在恋爱中，她周身有着充沛的精力，这些精力全都用在他身上。她的天性里，不可能有自私的成分。对于她自己的事情，她是全不在心上的；她只想和他在一起，为他而生活。她从前好像是一片肥沃丰饒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貝萊使她的爱情萌动起来，于是这爱情便以永远不断地施舍的姿态出現了。他覺得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給他作了贈礼，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对她的情意的报答。

他辞去了工会領导的职务。他和爱倫的共同生活以及維持这个新成立的家庭，使他沒有多余的时間去从事社会活动。爱倫并不干涉他的这些事情；但是每当他晚上开会回来，看得出她曾哭过。因此他就只好耽在家里陪她；这是他的弱点，但是他沒有别的办法。况且在他并沒有什么損失，爱倫給他的补偿是綽綽有余的。她知道怎样用她的爱来纏住他，怎样把他們的家庭变成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再沒有比两口子商量着要买一样东西更快乐的了，例如，买一只可以放在窗台上的瓷花盆，盆里可以栽上百合花之类。这就意味着要节約一个星期。买来了之后，他們又会手搀手地繞到河对岸去，从那边眺望自家的窗口，看看点綴出来的效果。以后便商量着要买别的东西；一架鑽孔器；一塊釘在門上的戶名銅牌；每星期六总有些新的东西买进来。

“工人报”丢着沒有看。如果貝萊把工作放下几分鐘来瀏覽一下，爱倫便过来咬他的耳朵了；他的空閑时間都是屬于她所有的，像一对小狗似地互相逗着玩，是工作中間最好的消遣，比給工人群众服务有兴趣得多了！因此便把訂的报紙退掉，每星期省下的錢由爱倫拿去儲蓄起来。她已經在菜市街选中了一个地方，想在那里开一所鋪子，有一个雇用三四个助手的作場——她的儲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貝萊不能不佩服她的头脑，因为这的确是一个营業

鼎盛的地方。

他們結婚后，去探望爱倫双亲的次数并不多。斯多尔悟發現貝萊的热心减退了，有时揶揄他几句，想使他的火燃燒起来；但是这可惹恼了爱倫，父女間發生了爭吵——她不能容忍对貝萊有所批評。只有在貝萊提議之后她才肯去探望双亲；她自己似乎不大想和她的家人見面，宁願耽在家里。她娘家的人来敲門的时候，他們往往装作不在家，以便夫妇俩可以出去逛动物园或作郊游。

他們也不常看見拉賽。爱倫总共只請他来吃过一頓晚飯。他工畢回来，已經很疲倦，懶得更換衣服，洗脸澡身，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而爱倫的小家庭里却是斤斤計較到这些的。他虽然很看重她，但是在她的客厅里，他总覺得不自在。

他住了貝萊原来住的房間，在三个孤兒家里搭伙食。他們很敬爱他，他們对貝萊的一切关怀現在都移轉到老头兒身上了。他們的照料有了显著的效果，拉賽已經返老还童，需要人們像哄小孩子一样哄他。他总是很关心地听瑪丽訴苦，听小兄弟俩講他們的所見所聞。他也給他們講些自己少年时代的故事，或是在采石場上的經历，这些事情他多少加以渲染，講得有声有色，不致比不上他們。貝萊来請他父亲的时候，他們四个人总是坐着做孩子玩的游戏。他們也时常爭論怎样玩法，因为拉賽总要先說說明白。他对貝萊說：

“你別生气，說我不惦記你們，我到晚上实在很累了，要早点睡覺。”

“那么礼拜日請过来吧，我們一道吃早飯；飯后一道出去玩。”

“不，礼拜日我有事情——有約会，你明白嗎？”拉賽油腔滑調地回答，免得兒子多問。“你們去享受青春快乐罢；这不是永远留得住的。”

他絕不要人帮助。“我能自己賺我的衣食；况且我的需要不大，我現在已經很滿意了。你自己該操心的事多着呢，”他总是这样回答。

拉賽說起話来常常是和顏悅色的，看上去好像心滿意足，但是他眼里常有一种奇怪的神情，仿佛有什么失意事在嚙着他的心。貝萊心里很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拉賽应該在貝萊的火爐边养老，这本来是天經地义的事。在貝萊的一切对于将来的孩子气的梦想中，無論是什么样的梦，爸爸拉賽总在他身边享福养老，作为他辛苦培植兒子所得的报酬。这是理所应該的；在家乡，每一家穷苦人家都有一个头髮灰白的老人坐在爐边烤火，孩子們是穷苦老人的惟一的安慰。但是，在目前这可办不到；他們的两个小房間里挤不下了。爱倫絕不是沒有心肝；她常常为老人家的生活想长想短，但是她的热爱不容許第三者插足进来。她从来沒有想到过这种事情；貝萊也覚得如果他劝爱倫把爸爸拉賽請到家里来，那么他們美好的同居生活便要遭到破坏了。他們珍重他們的每一小时，这是一种神聖的幸福，万万不能牺牲，因而不得不牺牲掉其他的一切。他們的关系不是人們冷靜的、出于理智的爱，而是爱的本身——这种爱情，在穷人的生活中向来很少，只在不幸的情侣的悲慘而美丽的歌曲中才听得到。但是他們居然有了这种爱情，这眞是一件奇事！

現在爱倫快要生孩子了。她的身体变得更加丰滿，更加柔和了。对于別人，她是冷冰冰的，不近人情；只有对于貝萊她才有說有笑。一向隐伏在她的心里，仿佛他还無法战胜的那一种矜持态度，現在完全消失了。她盯着他看的那种目光已經不是怀疑查問，而是表示着一片誠信。她現在显得很溫和沉靜，仿佛她已一切都称心如意，因此便一天一天地更加美丽起来。

看到她在他的撫爱之下姿容艳發起来，貝萊覚得滿怀驕傲。在

他幼小的时候，他觉得肥沃的土地給予他的慷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現在他有了恰恰相同的感觉，于是他心中感到了無限的温柔。爱倫現在已不能操作了，但这种疲乏無力是有丰饒的后果的，所以它对貝萊有一种魅惑力。他預备牺牲世界上的一切来侍候她和她那奇妙地怀在肚子里的东西。

早上他头一个起身，先收拾房間，煮好咖啡，然后才做工作。回到家中，如果看見爱倫曾做过清潔工作，他便感到难过。为了使她省力，他一个人兼做两个人的事，减少睡眠的时間，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他的脸上凝住了一种幸福的表情，因此显得好像有些呆蠢。他的思想絕不逾越他們的家庭范圍；爱倫的身子完全掩蔽了他的整个世界。

新家具的購置停止了；改为买尿布和襁褓。爱倫和她的母亲老是在說些很神秘的話，不讓貝萊去听；他陪同爱倫归到她父母家去的时候，斯多尔倍太太总是在翻检衣柜，把一个个小包交給爱倫带回家。

时間过得太快了。像他們那样一概不管外事，先做自己的事情，还仿佛永远做不完似的。有一天，貝萊觉得他們周圍的天地要垮了。爱倫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狂喊怪叫，好像有魔鬼附在她身上一般。貝萊站在床边，手足無措地弯身看着她。布倫太太坐在床脚边編織絨綫，或者看看报紙，泰然若無其事的样子。

“尽管叫喊，少奶奶，”爱倫住声的时候，她不时說，“是应該叫喊的！”

爱倫恨恨地望着她，固执地紧閉着嘴，但过了一霎时，她又张口大喊了。床脚綁着一根繩子，她喊叫的时候便抓住它。終于，她声嘶力竭地垮下来了。

“小鬼，你这个小恶鬼！”她微笑着輕輕地說。

贝莱快乐地俯下身子来望她，但是她突然把他推开。她那美丽的身子又蜷缩起来，可怕的挣扎又开始了。但是，在她的叫声停止之后，忽然一个細小的声音使屋子里充滿了新的音調。

"多了一个人口啦，"布倫太太倒提着嬰兒的一条腿說。

是一个男孩。

貝萊脸紅紅地在房間里走动，神情恍惚，仿佛碰到了任何人都沒有經历过的事情。他头一次把别克师傅的工作带回家里来做，夜里由他来照料小孩。他不时抛下工作走到产妇和孩子跟前。

"你真了不起，生出一个孩子来給我亲吻，"他紅光滿面地說，"而且还是个男孩子！他将来会长成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居然是个男的！"她家里的人說，"你沒有弄錯嗎！"

"怎么会？"貝萊庄重地回答說。

女眷們都笑他給孩子当保姆。"好一个男子汉——也許他还想当产妇呢！"她們取笑他說。

"我相信他会的，"斯多尔倍喃喃地說。"但是更糟的是他快要变成白痴了！我說这句話很难过，可是全是我們姑娘不好。可是她一輩子只想听到爱情好話。女人都像猫一样，她們是沒有記性的。"

貝萊对这些嘲謔只是置之一笑。他感到無比的快乐。現在拉賽終于有机会上兒子的門了。他一得到添孙兒的消息，連衣服也沒換，馬上便来了。他是多么兴奋：走到房門口，便把帽子扔在地上，一直冲进臥房，仿佛有人在后面拉住他不放似的。

"啊，小宝宝！誰看見过这样的小天使嗎？"他叫嚷着說，又連連称贊孩子，洋溢着做祖父的快乐，使爱倫脸紅起来，感到做母亲的驕傲。"到底有了，到底有了！"他不住地說。"我一向担心等不到抱孙子就要进坟墓！……啊，这小家伙很胖！不錯，他先天不坏！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人物，貝萊！你瞧，他生得又胖又园！也許会

成个大商人，大厂主，或者这一类的人！你会看見他有財有势的，爸爸拉賽可享不到这种福气了。"他嘆了口气，"哦，哦，他已經会看人了！說不定这小家伙在想：站在这里弯着腰看我的这个穿着一身旧衣服的鷄皮疙瘩的老头兒是个什么人啊？哎，这是爷爷拉賽，你認認清楚！你們看——他是規規矩矩地享到福的人。"

于是拉賽走去跟貝萊握手。"我从来不敢有这种希望——哦，他生得多好啊，我的孩子！你打算給他取个什么名字？"他無論說完什么話，老是带上这个問題，并且一边問一边焦急地望着貝萊。現在，每当激动的时候，他的头便有点搖顫了。

"我們給他取名叫拉賽·弗雷得力克，用来紀念祖父和外祖父。"有一天貝萊說。

这使老人大为高兴，馬上去喝一頓酒以为庆賀。

現在他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趟。礼拜日早晨，他收拾得干干凈凈，擦亮皮鞋，刷凈衣服，使他自己显得像样些。平日工畢回家，总要順便来望望，問一声小拉賽是不是睡得好。他恭維愛倫能养出这么一个好孩子。为了他欢喜孩子，愛倫对老人也亲密和善起来了。

她甚至肯讓老人家照管孩子了，当她有事外出，来請他去的时候，他是再高兴也沒有的了。

小拉賽一出世，就能把一切誤会都消释掉，所以貝萊很感激他。他眞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家伙，有一天居然使拉賽和愛倫拥抱了！貝萊留心地看着这小生命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他注意着什么时候孩子的眼光会注意东西了，什么时候孩子会伸手去抓东西了。

"嗨，瞧他！他也已經要有他的一分了！"貝萊高兴地喊。

孩子要貝萊的小鬍子，哦，来了，他居然一把抓住了。他的小手揪得很紧，几乎沒有办法扳开他的手指；手指胖得起着一个个的

小肉涡，手腕上有很深的折襞。爱倫的奶水真有力！

他們現在和莫尔頓几乎完全不見面。他起先还来訪問过他們，后来便絕迹不來了。那时他們彼此都勉强敷衍着，爱倫的冷淡态度把他吓跑了。他不知道她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貝萊老是找不出空閑去看他，但是心里常常感到抱歉。

“你可知道他为什么不来？”他怀疑不解地問爱倫。“我跟他有許多共同之处。我好不好停下工作去望望他？”

爱倫不回答他問的話，只是抱住他亲吻。她想把貝萊看成是她所独有的，用她的爱情把他包围起来；她呼出的热气使他感到快乐，同时也使他变得懦弱無力。她的意志像坚墙厚壁一样围困着他；他也隐約地意識到这一事实，但是他并不想設法奋發自励。他覺得这样也自有乐趣。

有了孩子便增加了开支。爱倫的事情够忙的了，沒有时間来帮他工作。貝萊急于要找适当的工作，使冬天淡季到来的时候可以温暖而安逸地过日子。他忙得沒有一点沉思的时間。这是一个被生活所决定的事实，穷人只能忙着照顧他們每天的衣食，沒有时間去顧到精神上的事。

貝萊不再关心外面的事情。当他在作場里吃早飯的时候，由于老習慣，他有时也偶尔看一眼包食物的旧报紙——一张旧的“工人报”。或者有时他覺得有一种与他無分的事情，于是他便抬起头来，好像在听的样子。但是爱倫很懂得他这种茫然若失的眼光的意味，便用她的爱娇来把它爭取回来。

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莫尔頓。貝萊很高兴，但是莫尔頓的眼里有一种怀疑的神色。

“你为什么不到我那兒去了？”貝萊問。“我常常在盼望你，但是我离不开家。”

“我有了爱人，简直沒有空了。”

“是嗎？”貝萊兴奋地說，“是誰呀？講給我听听。”

“唉，沒有什么可講的，”莫尔頓苦笑着說，“她是个孤苦可怜的人，沒有人要她，所以我才挑中了她。”

“这眞是你的作風，”貝萊笑着說。“但是，講正經話，这个姑娘是誰？她住在哪里？”

“她住在哪里？”莫尔頓好像不了解似地对貝萊看了一会兒。“不錯，你的話很有道理。你知道了她住在什么地方，其余的一切也就明白了。警察也常常这样問的。”

貝萊不知道莫尔頓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說正經話，今天他竟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的蒼白的脸上有一种苦痛的神情。眼睛里也显出一种离奇的亮光。“在这样冷的冬天，一个人总有个地方住啊。”

“唔，你說得对！她住在公有林里，这是說当警察不把她赶走的时候。警察是穷人的房东，你可知道？不久前举行了一次戶口調查——哦，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命令规定，在指定的一个夜晚，人人都必須声明住在哪里。但是戶口調查表是不是也發給無家可归的人呢？不，所有住在厂棚，空地，还沒有落成的房屋，以及粪坑附近的人，他們都沒有固定住所，因此就不計算在戶口內。你要明白，这个办法很方便：干脆沒有这些人的存在！否則戶口册上会出現一个很不愉快的現象：無家的人占了一个可怕的数字。全城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数字：一个在街上传道的敎士。我曾經在夜里跟他出去过好几回；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多么可怕！無論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点空隙，他們就躲进去，作为栖身之地。他們甚至睡在鉄楼梯下面，就此冻死。我們就發現过这么一个死人，是个老头兒，我們去报告了警察。警察把他的紅鼻子凑近死尸嘴边嗅了

一下，說道：'醉死的！'就照这样記录下来，其实是应該写'餓死的！'你要明白，在我們的国家里，不可以說有人冻死餓死。在这里，願意工作的人决不会冻死的，也决不会有人挨餓，除非是他自己活該。在一个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里，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人們有了高度的文化，不允許饑寒冻餓自由地出現在街头，这种景象妨碍了人們的娛乐，也扰乱了人們的睡眠。因此就必須把他們打發得远远的。要消灭他們是很麻煩的，但是警察有訓練，能够把他們赶进偏僻的角落里去。你不妨到水閘口去看看，跟你住的地方很近——看看在这个季节里一天要捞起多少。失足墮水，当然罗！碼头上很滑，人們又走在碼头边上。不久前，有一个妇人在北桥区的一个大門口生孩子——在零下十度的气候下。聚攏来的人就生气了：拖着达月的身子怎么可以出門，她应該耽在家里啊！他們都沒有想到她連个家都沒有。好吧，旣然这样，她就該去投警察局，他們是有責任收留她的。但是当我們放她上車的时候，她吓得大驟大叫：'我不要去产妇收容所，我不要去产妇收容所！'原来她早先已进去过一次了。她当然有宁可在人家門口分娩的理由，正如有些人宁可投河而不肯进教养所一样。"

莫尔頓不管貝萊爱听不爱听，管自己說下去，仿佛他非把悶在胸中的苦楚傾訴出来不可。貝萊惊詫地听他爆發出这一番凄慘的話，深深地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而感到慚愧。听了莫尔頓这一番話，穷困又在他眼前涌現了生动而可怕的形象。

"你为什么要告訴我这些事情，好像我是一个資产阶級似的？"貝萊說。"关于这一切事情我和你一样知道得很清楚。"

"再說，又不是碰到了荒年，"莫尔頓接着說，"这是每年冬天經常的現象。昨天有一个穷人在我們店里偸了一个面包，他拿了就跑；現在他一輩子是个賊了。'我的天，为了这么一点兒也值得犯

偷窃罪嗎！'老板娘說，'只是一个值三十五欧勒的面包！眞叫人不懂，为了一个面包就甘心一輩子坏了名誉！'"

"这是他肚子餓啊，"貝萊愚蠢地說。

"肚子餓？当然，他是肚子餓了！但是，我却認为是發疯。我不了解；可是别人都以为很容易了解。你問我为什么要告訴你这些事情？你說你自己也知道的。不，你还是沒有眞正知道，不然的話，你就会动脑筋去想为什么面包和犯罪这两个名詞会联結在一起了。你說这不是發疯嗎？这两个东西会联結起来，围困了人的一輩子？一个人居然要偷面包，你懂嗎？不偷别的，光偷面包！有面包吃的人还会偷面包嗎？每天早晨，六点鐘不到，許多穷人便挤在我們店門口，排队等买半价的隔宿面包。警察要他們排队，如同在戏院門口排队买票一样。有些人四点鐘就来了，在冷風里站上两小时，以便排在最前头。但是在購买的人以外，經常还有一大群更穷的人，他們沒有錢买，只是站在旁边看别人买便宜面包，仿佛很有兴趣。他們站在那里等候一个奇迹，盼望有零碎面包片落到手里。你可以从他們用眼睛盯着每一个行动的情形中看得出来，正如你看見一群狗围着屠夫的車子，妄想有一片肉丢下来的那种神情一样。他們不明白，命运是不会怜憫他們的。我不願意說人类——要是我們給他們一点什么的时候，你看得出他們多么詫异——他們認为这簡直是碰巧，是意外。天呀！面包是最便宜的东西，在世界上的一切必需品之中最便宜的，可是他們竟从来沒有一天够吃的！今天早晨我把一个面包塞在一个老妇人的手里——她抱了它亲吻，欢喜到流眼泪！你覚得受得了嗎？"他定眼看着貝萊，神情好像迷迷胡胡的。

"你如果以为我沒有和你一样的感覚，那是錯看我了，"貝萊沉静地說。"但是要消除这种情况，哪里会有簡便的办法？我們必須

要有耐心，組織起来，迟早总有希望。要像别处地方的人那样爭取权利，我們現在还沒有能力。”

“正是这样！他們知道我們沒有能力，所以他們才待我們不公平。惟有讓那些官僚們知道：人民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会得自己起来爭取应得的权利；这样，他們才会把应得的权利給我們。”

“我不相信革命会有什么好处，”貝萊肯定地說。他觉得又恢复了旧有的战斗精神。

“你如果自己沒有体会，你当然是不会了解的，”莫尔頓憤然地回答。“革命就是裁判是非的上帝的声音，不容辯論的。如果穷人們起来，自己采取行动爭取他們的权利，那就是上帝的判决，你無法去改变它。在这种重大問題上，时代落后了，它应該急起直追，来作补救。但是，这不是慢慢地走所能做到的了，应該向前跳一跳才行。但是穷人是不会挺身而起的，他們好像受了潮的火藥；你当然到过“方舟”底下那个做旧貨生意的商人的屋子里，看見过他那些破布和废銅烂鉄吧？这些都是拾荒来的，是人家用过之后丢掉的东西。他去收集攏来卖給穷人。他也收买兵士們的面包，他們要去喝酒的时候，就把面包丢給他的垃圾堆；他說这是卖給人家做馬料的，其实是穷人买去做口粮。垃圾堆是穷人的菜橱——这是說，讓猪先拣了配胃口的东西之后。阿瑪格的农民就靠垃圾堆来喂猪，衞生当局說是要加以禁止；可是沒有人可怜可怜哥本哈根的穷人。”

貝萊打了一个寒噤。莫尔頓的見識眞是了不起——他对于“方舟”竟比貝萊了解的更多。

“你也到那收破烂东西的屋子里去过嗎？”他問，“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呢？”

“不，我沒有去过，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惹人憎恨的地

方！你自己想一想穷人是不是打垃圾堆里拣肉骨头来做湯的。連垃圾堆的毒素都不能刺激他們起来反抗；他們喝了还想再要呢。如果再不發生变动，我可忍不下去了！現在你已經跳出了这个泥坑，凡是有一点成就的人，一个跟一个地，或是由于心滿意足，或是由于忙着管自己的好处——都是这样的。总之，有一点能力的都超升了，只有最苦的人还压在底下。”

“我从来沒有变过心，”貝萊激动地說，“你应該知道这是真話。”

“有人感到厭倦，这也并不奇怪，”莫尔頓継續說。“对于甘心被践踏的人，上帝也有时候要失去耐心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見我也是一个沒飯吃的人。我走在街上，正在耽憂，恰巧碰見了上帝。他穿着哥薩克軍人的制服，頸子底下挂着一条鞭子。‘救救我呵，天父！’我跪在他面前祈求。‘我的兄弟們不肯帮助我。’——‘你要什么？’他問道，‘你是誰？’——‘我是你的选民，一个穷人，’我回說，‘我沒飯吃！’——‘你沒飯吃？倒向我来埋怨这些給你預备了許多食物的兄弟？’他指着那些富丽堂皇的鋪子憤憤地說。‘你不是我的选民，滾开！’他罵我，还用鞭子抽我的背脊。”

莫尔頓低下头，哑口無言。他好像什么都不見不聞，精神頹丧了。忽然他轉身就走，也不說一声再見。

貝萊一路走回家，对莫尔頓的粗暴無礼，覚得很气憤。他以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他自己知道他并非不忠不信；誰也沒有权利妒忌他成家立業的幸福。他气得很，这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次。他为工人运动做的工作比許多人更多，可是他們反而責难他，仅仅因为他暫时忙于自己的私事。他心里忽然起了一股冲动，覚得应該摆脫家庭的安逸，好好地投入战斗。

人們在运河上敲冰，讓河流暢通。在已經是春泛的时候，冰塊

都在流向大海，但是慢得叫人难以相信。"無論如何，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他轉身走开的时候，对自己説。他知道他心底里有怎样一种思潮，但是他不讓它流露出来。

他一跨进門，馬上便变得心平气和。爱倫坐在火爐边和小拉賽逗着玩，他躺在她的膝上乱蹬着两条小腿。

"你瞧他多白多胖，簡直是个小肉球兒！"爱倫説。

第十七章

貝萊坐在他的靠近窗口的鞋凳上，看得見运河和监獄的桥，有一队犯人伏在浮动碼头上洗羊毛。他認得出費迭南的高大壮健的身子，他是过聖誕节后不多几天在他躲藏的坟場地窖里被捕的；留在雪上的脚印泄露了他的踪迹。現在他坐在那兒，离开"方舟"和他的母亲那么近！他不时抬起他那剃光了的头来向这边望一眼。

桥那边，离市場不远，停泊着陶器商人的平底木船；他把他的茹特兰陶器陈列在岸上，克利斯汀灣里的妇人都来和他做交易。在这一切的后面，像一座大山似的屹立着的就是"方舟"。

这座房屋虽然高大，看上去却不像一座工人宿舍，而是像一个光怪陆离的村庄——仿佛由几百間茅屋七拼八湊地合成的屋堆。当初原是一座有人字形屋頂的二層木屋，后来它成为一个核心，奇形怪状地向四面發展，也向上增高，添出許多小小的陽台，尖突的屋頂，深曲的角落，和从山形墻伸出来的窗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直到后来，中央变成为一座六層大楼。屋頂上經常瀰漫着一圈淡蓝的蒸汽，説明下面有一个天井，就是"方舟"里許多人的通風口。弗兰逊太太所住的擱楼是很容易認出来的，因为有一个烟囱

帽子。再过去一些，在一个把屋堆分成两段的深凹里，他还辨别得出安妮的窗口。其余的那些小窗口，他就認不出是誰家的了，它們好像失明的人似的瞪着你。甚至那个煤店老板——他是“方舟”的經租賬房——也記不清这里的許多窄弄曲巷。

貝萊也看得見“方舟”里的人来来往往地过桥，这些毫無計慮的，只顧眼前的人。他們老是到最后一刻才忽然想起缺少了什么东西，急急忙忙的跑去买。他們的健忘是貧困所造成的，这是使人怜憫的。在“方舟”里，人們要等到坐上餐桌，發現沒有东西吃，才开始耽憂吃飯問題。

这些“方舟”的居民中，有些工人三五成群地走过桥来，他們那种北桥区工人所特有的有节律的脚步声已經走到这兒了，这声音仿佛是在找他出去。

群众現在已經不再是乱糟糟的烏合之众了，一个坚强的意志正在形成。正确明白的路綫代替了模糊混乱；共同一致的認識澄清了，以后活动的方向有了保証。工人們組織和团結得非常好，正在謹愼地稳步前进。听覚迟鈍的人或許会覚得沒有發生什么特别的情况——以为他們仍然是听天由命；可是貝萊深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他自己也曾做过一点推动的工作，他覚得自己还是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他快乐地享受着爱倫的日益增长的爱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和孩子。

但是工人的脚步声又在他的脑子里响起来了，再也不能使它宁靜下来，这声音越来越深地刺进他的心坎——仿佛突然撤去了一塊隔音板，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总是听到路上行人的每一个脚步声。

困苦艰难的环境使他們不能够大张旗鼓地推进运动，但是工

作仍然在秘密地进行着。新思想成了起碼的常識，报紙把它們灌輸給工人的家庭，也有人在講壇上对人民大众宣講，或是在工厂和作場里的休息时間展开討論。这些新思想具有传染性，从一層楼传到另一層楼，从一家传給另一家。好些工人团体，以前好几次組織成了又潰散的，現在又重新組織起来了——这次却是能持久的了。老板还要打击他們，可是打他們不倒了；因为組織在群众中宛如一条心照不宣的法律，使他們在这个机构之下保衛自己。

他們自行征收会費，省吃儉用地挤出錢来增加他們的工会基金，坚信久后总能得到奇迹似的好处。穷人以飢餓、眼泪、和吃苦来爭取权力地位，由于工会有錢，也就感到是自己有錢，因而得到安慰。許多人团結起来，他們就尝到了財富的滋味；怀着感激的心情，他們認为这已經算是一种成就了。这一种富裕之感使他們自己覚得胜过沒有組織的工人，覚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比他們高些。加入工会做会員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就把許多人吸收进工会来了。另外一些人則由于家里人的坚决建議而投入了运动。新思想逐漸深入到工人聚居的大楼，不願加入工会的非搬走不可。这样的人被看作是社会的敗类，只好搬到某些地区去住。

現在是只要有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带头干，要想巩固組織，給工人做点事情，似乎不再是不可能的了。許多在自己家里做工作的工人也躲不住了，这运动滲透到各个角落。貝萊發現自己坐在工作凳上，心里却在給工人运动拟起發展計划来，自己也覚得惊奇。但是他随即又抛开了这些思想，把心思完全集中在爱倫和孩子身上。既然这两个人需要他使出全副精力才能免于飢餓，他还有什么办法顧到别人的貧困呢？他在貧困的压迫下掙扎得已經够苦的了，結果是一無所得。現在，他在一种幸福的家庭生活中得到了解放，这种生活，只要他不虛度时間，是会完全屬于他的。那么內心

里發出来的这个似乎在責备他背叛了他的職責的声音，究竟是凴着什么理由呢？

貝莱企圖以爱老婆和兒子的快乐来淹灭这个良心的譴責，但是这內心的声音还不断地震着他的耳鼓，扰乱他的心灵。有时候，他正在安安靜靜地工作，好像听見有人在叫他："貝萊，貝萊！"有时在半夜里也会听到。这时他就在床上坐起来傾听。爱倫和孩子都睡得很酣。他听出小拉賽的呼吸似乎有微弱的嘘嘯声。他便走去把門打开，还搖搖头。这显然是警告他的朕兆，一个他心爱的人，要有危险了。

在这时期內，他把滿腔热情全放在他和爱倫和兒子的共同生活上；仿佛預料到就要分別，所以他和他們朝夕相亲，一刻不离。

他們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輛小孩車，每逢礼拜日，他們在車里带上些食物，推車到郊外公有林里去散步，或者到一个花园飯店，要一杯咖啡，吃自己带来的点心。他們也常常走海边的那条路，一直走到树林里。拉賽·弗雷得力克——爱倫这样喊他——穿了最漂亮的衣服，坐在他的車子里，看上去好像一个洋娃娃。貝萊要和爱倫替換着推車子，爱倫不贊成。"推小孩車不是男子汉干的事情，"她說。"不見有別的男人这样做；他們都讓他們的老婆来推。"

"别人和我有什么相干？"貝萊答說，"我可不願意叫我的老婆当牛馬。"

爱倫感激地瞟了他一眼，不过她仍然是不贊成。

他們在郊外过得非常愉快。他們讓小拉賽称心尽意地爬着玩。他走起路来跌跌碰碰，活像一只淘气的小熊。

"我覚得他似乎聞到泥土味了，"貝萊想起了他幼年时代的乐趣，"可惜他住在这种兵营式的屋子里。"

爱倫茫然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他們长时間地停留在一个地方，很高兴地躺在草地上欣賞孩子的一举一动。小拉賽突然坐起来，惊奇地望着他的父母，仿佛刚才發現了他們似的。

“現在他在思想了，”貝萊哈哈笑着說，“我相信他一定是肚子餓了。”

果然小拉賽連爬带走地奔到他母亲身边，用小拳头捶着她的胸膛喊“媽媽，媽媽！”母亲給孩子喂奶的时候，貝萊和車子都得給她做一下屏風。

他們回到家里，天已經晚了。如果放在門前的擦鞋毡移动了位置，就說明他們不在家的时候曾有人来过。根据擦鞋毡位置移动的情形，爱倫猜得出来者是誰。有一回，擦鞋毡給豎起来靠在墙上了。

“你的做木匠的舅舅来过了，”貝萊輕声說，小拉賽抱在手上睡着了，头偎在貝萊肩膀上。

“不，是安娜表姐和她的一家人，”爱倫一边开門一边說。“亏得我們不在家，不然的話，我們就得請他們吃晚飯。他們礼拜日从来不在家里吃东西，喝一口咖啡便出去吃亲戚的了。”

第十八章

貝萊常常关心着“方舟”里的三个孤兒。他們沒有学到一点在将来有用处的东西，只是尽力解決当前的生活問題。时势的困难也在打击着他們，特別使小卡尔受到影响，因为人們現在不肯給小費了。在这些日子里，他們从沒有多于一天的粮食，只要遇到極小

的不幸事情，他們就有断炊餓肚子的危险。但是他們絕不讓人看出来，不过比平时稍微沉默些，态度更加严肃。貝萊多方設法帮助他們，但是任何办法都非得把他們拆散不可。凡是有能力帮助他們的人，都認为必須使他們的家庭散伙，不过要他們分散，实在是他們最大的不幸。

他去看他們的时候，瑪丽老是有許多事情告訴他，有許多問題請教他；他仍然是她唯一可以說心腹話的人，不得不听她談家常，給她出主意。她現在人长高了，身子也比以前健康得多了；貝萊一到，她眼睛里就充滿了快乐，脸上也泛出了紅光。她滿心感情地夸贊爸爸拉賽，仿佛当他是一个还不会料理自己的小孩子，但是当她問起愛倫的时候，她眼光里就显出了一些憎恨。

有一天早晨，貝萊坐在家里做活，愛倫带着孩子出去了，外面有人敲門。他去把門打开，看見小信箱里放着一份"工人报"，还附着一张請长期訂閱的紙条。他回到座位上打开报紙来看，照老習慣先翻看新聞栏。

他从工作凳上惊跳起来，头一条新聞就說有一个在鉄皮厂做工的十四岁的少年給机器截断了右手指。他預感到准是那个"小人家"遭了不幸，慌忙穿上一件外衣奔到"方舟"。

瑪丽愁眉不展地接待他。"你知道彼得是不是出了事？昨天晚上沒有回家！"她憂急地說。"許多年輕人整夜在外面游蕩，可是彼得从来沒有过。我把他的晚飯燉在鍋里一直到半夜。我想也許他交上坏朋友了。"

貝萊拿出报紙給她看。过一会工夫，住在"方舟"里的人就会看到这消息，赶来通知她了，所以他以为应該讓她先有个思想准备。

"不过这不一定靠得住，"貝萊安慰她說，"也許不是他。"

瑪丽放声大哭。

“啊，一定是他！他告訴过我，那些尖刀老是在手指縫中划来划去的，我时常替他担心。他們是沒法好好地当心自己的，因为他們得快脚快手地工作，不然就会丢掉飯碗。啊，彼得，可怜的彼得！”

她瘫倒在椅子上，用围裙擦着眼泪，捶胸頓足地痛哭，像一个伤心的母亲似的。

“别孩子气了，”貝萊拍着她的肩膀說。“也許情况并不那么严重，报紙总是有些夸大的。我現在就去打听他的消息。”

“那么你就先到厂里去，”瑪丽跳起来說，“那边最容易打听。但是千万不要說出我們的住处，听見嗎？你应該記得，我們沒有进过学校，也沒有在牧师那里領过坚信礼。如果給發現了，我們会受懲罰的。”

“别怕别怕，我会小心的，”貝萊說过便匆匆走了。

在工厂里，他打听到彼得已經进了医院。他又跑往医院，恰好正是探望病人的时間。彼得坐在床上，手上綁着绷带，显然是一副残废者的样子。痛苦已經在他脸上留下了成为残废工人特征的磨灭不去的痕迹。在他那还带着孩子气的眼光里，看得出他已感覺到残废的結果将成为多么可怕的負担。

他見了貝萊很为高兴，不由自主地动了动右手，接着就省悟过来，伸出了左手。

“現在我得学習用左手了，”他强作笑容說，“会有点弄不慣。但望我能够用它来工作，要不然……”他的头动了一动，做个憤恨的姿势。“我不想一輩子累了瑪丽和卡尔。你說我还能再工作嗎？”

“我們总能給你想个办法。”貝萊說，“世界上好人还是有的。說不定有人能够帮助你去进学校。”

貝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想到这一層；因为他从来沒有看到过这样的事。也許这是由于書上講的穷苦兒童的故事，培养了他

兒童时代的美梦，再由这些美梦中产生了他这些思想观念。他觉得自己从前也碰到过困难的事，可是現在豈不是很容易地过了难关了嗎？不过，彼得，他肚子里却沒有这些書本上的故事。

“好人！”他鄙夷不屑地喊道，“他們自己就是一無所有，何况我連字都不識，怎么能上学呢？卡尔倒識得几个字，他給人家跑差的时候从街上的招牌上学会的，他也能写写。安妮也教过瑪丽一点。只有我一向在厂里做工。”他深思地望着前面。他的脸色已經很憔悴，两頰凹陷下去，看了着实叫人难受。

“你别伤心，”貝萊有把握地說，“我們总会有办法的。”

“不过千万别去找救济院，也不要为我去求情，”彼得憤憤地說。“啊，貝萊，”他輕輕地說，不讓同房間的人听見，“这里很不好。昨天夜里我旁边床上的一个老头兒死了。他是害癌症死的，他們連屏風都不隔一塊。他躺在那兒老是望着我。……不过再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那时候得付一点錢，不然的話，就得算在救济院賬上，从此他們就要来管我了。我已經对他們編了一套謊話。你能不能来接我出院呢？你去把瑪丽預备的房租拿来付賬罢。”

貝萊答应了他，便赶回家去做他的工作。爱倫已經回来了。她好像很詫异似的，他便把一切事情告訴了她。

“他眞是个好孩子，”他說，差一点要哭了。“工作太認眞，現在成个残废了。年紀輕輕的，还是个孩子呢，可是已經是个残废工人，想起来也眞慘！”

爱倫走到他身旁，把头貼在他肩膀上；安慰似地撫弄着他的头髮。

“我們总得帮助他一下，爱倫，”他悶悶不乐地說。

“你的心腸眞好，貝萊。你对人人都肯帮助。但是我們有什么办法啊？我們的一点点小积蓄已經在我做产妇的时候用光啦。”

“那我們只好变卖或者当掉一些东西。”

她惊駭得呆望着他。

“貝萊，我們的家具嗎！我們所有的东西都是少不得的，你对这一点点东西又是很喜爱的。不过你要怎么办，就随你的便罢！要知道你为他奔走，牺牲了不少时間，已經是帮助他了。”

貝萊默不作声。爱倫又把这个問題提起了好几次，要他仔細考虑，但是他不回答她。她的話伤了他的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拿行动来对付，那就只好一声不响。

下午，他借口城里有事，到工厂里去了。他問到办公室，居然看到厂主本人。厂主对于这件意外事故也表示很难过，但是極力辯白說完全是由于彼得自己疏忽大意所致。他劝貝萊發动在厂里募捐，他首先認捐了二十克郎。他又說彼得为人很可靠，等他伤愈后可以在厂里当一个收發員。

彼得的同事們都对他有好感，給他募集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捐款。貝萊付清了医院費用，剩下的还够彼得回家休养，維持到受伤的手痊愈，去工厂就收發員的职位。这个年輕的残废者知道今后的生活有了着落，心情很愉快，他天天在城里有音乐的地方蹓躂，学唱新的歌曲。

“自从进工厂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休假呢，”他对貝萊說。

彼得沒有当成收發員，这位置讓别人捷足先得了。但是厂里允許他回去做原来的工作。他可以用残废的右手在車床上按住鉄皮，而用左手在尖刀底下推动。只要花一些时間，特别加以小心，就干得了的。

这場不幸的意外激發了貝萊的心灵，喚醒了他沉睡中的憤怒。出于偶然的机緣，使这三个孤兒和他有了兄弟姊妹的关系，他深深感到，彼得的命运也就是他自己的命运。为了不願仰求慈善会的

救济，以致未成年的幼童不得不去从事冒生命危险的工作，这实在是一件可耻的事！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制度？貝萊憤憤地感到非把它打倒不可。

杜依的命运已經使他很为煩恼，加上現在这件新的不幸，愈加使他的煩恼現于形色，甚至愛倫的温存的手也無法緩和得了。

“別这样滿面怒火的，孩子要給你吓坏了，”愛倫一边說一边把小拉賽遞給他去抱。

貝萊虽然强作笑容，但是表現出来的只是一个苦笑。他覺得沒有必要讓愛倫窺察到他的憤恨，所以只和她談些不相干的事情。其余的时間他总是注視着周围，等候最后的信号。現在他又感覺到他是注定了要担負起某种重大的使命，他深信这使命很快就要到来了。

过后不久，工会会长彼得逊死了。人們又推选貝萊担任工会的領导。

“你說怎么样？”他問愛倫，虽然他已經打定主意。

“这是要你自己决定的，”愛倫支吾地說，“如果你覺得这事情有兴趣，那就，当然……”

“我干这件事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貝萊憂郁地說，“我可不是一个女人！”

他立刻懊悔这話說得太重了，便走到愛倫身边去吻了她一下。她含着一泡眼泪吃惊地望着他。

第十九章

要做的事情很多。对于脫离工会的人必須使他們——無論用

說服或强迫的办法——回到組織里来。他先从最容易說服的人着手，人数多了，自然也能影响到另外一些人。对于固执地不肯加入組織的那些人，他暫时任憑他們去走他們自己的路；他們旣被孤立起来，在众目昭彰之下，就干不出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坏事了。他覚得很有把握，按步就班地做去。他覚得自己的能力一定能貫徹到底，这种感覚使他有了沉着应付的勇气，从而也就有了信心。他并不持之过急，而是把一切事情都从根本做起，稳扎稳打。他把大問題暫时擱起，留待有条件的时候再去解决。他从以往的經驗知道，如果沒有一个坚强团結的集体，什么事都做不成的。

夏季里余下的这些日子就这样过完了。現在，組織工作已經完成，似乎可以經得起打一仗了。第一个迫切的問題就是工資标准。这个标准早已陈旧得很，各方面都落后于时代；他的本業也是工資低微，跟不上形势的發展和物价的上涨，以致工人都在叫苦連天。貝萊用他的經驗来做他的工作指导。目前要求增加工資还不适当。因为組織还沒有力量給以充分的支持；他們暫时只好滿足于迫使老板們遵守現有的工資标准；因为許多厂方連現有的都不肯遵守，虽然标准是他們自己制訂的。皇家御鞋匠梅耶尔特别可恶，哪怕是規定得最明确的工資表，他也要利用种种可能的借口来加以改变。

天天有人来申訴，因此，有一天，貝萊便去找他，討論討論这个情况，希望达成一个协議。他只准备爭取到使規定的工資标准受到严格的遵守，否則梅耶尔当时虽会滿盘答应，事后必然食言而肥。他原以为梅耶尔会把他攆出大門，誰知他并不来这一手，居然客客气气地和他对陣。貝萊对他的老敌人的仇恨心又复活起来，只好竭力抑制，耐住性子。

“如果在一礼拜之內你不和你的工人把这个問題解决好，他們

就要对你实行抵制了，"他威胁地說。

梅耶尔輕蔑地放声大笑。

"眞的嗎？你們的抵制手段，我們也懂得一点！要是果眞这么干，我們同業公会就宣布全業关厂，你以为怎样？旧帽子是卖不起好价錢的！"

貝萊一声不响地走了；这是他保持冷靜态度的惟一办法。要說的話已經說尽了，他不是外交家，能够面露笑容而眼藏杀机。

梅耶尔假作殷勤地送他到門口。

"别的方面有什么我可以給你效劳的嗎——譬如說，你要找工作嗎？我們現在倒用得着做童鞋的工人。"

貝萊走到街上，透了一口大气。哎，这苦楚眞是够受的。对这个蛮不講理的家伙，罵他一頓，或者打他几个耳光，本来是很自然的答复。可是对于他的烈性子，这是一个眞正的考驗，他总算还受得起。他只要忍得住口，他总是能控制任何形势的。

"如果我們現在对梅耶尔实行抵制，会怎么样？"他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想。"他会用宣布关厂的手段来反攻。我們能支持长久嗎？不长久。但是老板們也支持不长久的，这会使他們的营業完蛋。不过那时他們会到外国去招工人，或者这也不成的話，他們会大批輸入成品，还会輸入机器，他們已經开始小規模地在这样做了。"

貝萊在半路上停住脚。他媽的，这可干不得！他必須小心，别把事情搞糟了。万一从外国招来了工人或是輸入了机器，馬上就会有大批的人無法生活。但是他仍然要和梅耶尔見个高低；总得想个办法給这吸血鬼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受到些金錢上的损失。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到别克师傅那兒去領工作。别克从他的眼鏡上边望着他。"我沒有工作給你做了，貝萊，"他低声說。

"什么？"貝萊吃惊地喊道。"我們手头的工作不是很忙嗎，师

傅！”

“不错，但是我不能再雇用你了。这不是我的本心；我对你一向是有好感的，不过环境逼得我沒有办法！有些事情不能不考虑；做鞋匠的沒有皮张就干不下去，如果皮革商人不答应賒賬，也就沒办法了。”

他不願再多說别的話。但是貝萊已經完全明白了。他是鞋業工会的主席；这是梅耶尔用停止供給原料的威胁，强迫别克辞退貝萊的。因为貝萊是工会領袖，所以他們要对付他，虽然工会已經被承認为合法的組織。不过对于这一件事却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因为这是侵害到集会結社的权利的。可是人人有权利歇掉他所雇用的工人，如果不再需要的話。梅耶尔眞是一个陰险的家伙！

貝萊垂头丧气地在街上走。他不想把这个叫人發愁的消息帶回家去見爱倫；因此他就去拜訪几个作場老板，問問有沒有工作。但是他們一听到他的名字，便回答說暫时沒有。他明白他已經上了黑名单了。

現在他只好在家里工作，并且在有交情的熟人中間去兜攬生意。他还得随时准备做日夜工，因为万一有单干的小作場突然接到大批定貨，忙不过来，那时發給他帮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很多了。

爱倫对于这种遭遇倒是逆来順受，处之泰然，并不怨天尤人。但是，对于使他們陷于困难的原因，她是默默地頗有敌意的。貝萊的斗爭得不到她的帮助，無論什么事情，他不得不单槍匹馬地上陣。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的計划，反而使他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是貝萊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不是爱倫所能了解的。不过話又得說回来，爱倫畢竟是一个女人，你只好寬容她一些！他对她是溫存体貼的，但是在思想上却把她和小拉賽同样看待。因此，在重要問題上，他便不再考虑她的意見，从而更自覚自己是一个男子

汉。

靠着工会主席这一份小数的薪金，全家才不致挨餓。他本来不願意支薪，很想不要这一二百个克郎。他的脉管里沒有一点一滴官僚的血液，想不通給大家办事为什么要报酬。但是，目前这笔款子来得正凑手；他有别的事情要操心，不能放下大事去忙小事。他已經放弃了进行抵制的念头，但是还不停地在动脑筋想对付梅耶尔的办法。这件事占了他白天和晚上的时間。

有一天，他想到梅耶尔自己所用的策略。他既然無緣無故地被歇掉生意，如果他采用同样的手段，不声不响地把梅耶尔的工人弄走，怎么样？梅耶尔是鞋業中的魔王，势力广大，儼然一霸，压迫得全体工人陷入困境。把他的名字打上黑印，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一次貝莱为了要达到目的，也将不择手段了。

他拿这个問題去和他的岳父商量，因为他对貝莱又已恢复了信心。斯多尔倍是一个老練的策略家，他劝貝莱不要为这件事召开大会，而与每一个人进行个别談話，使工会不致遭到非难。

“你有的是时間，”他說。“先去找靠得住的同志們，使他們明白卡尔·梅耶尔是怎样一种人物。首先应該把他的好手弄走，找蹩脚的工人不起什么作用。你要煽动工人，你是懂得該怎样去煽动他們的！方法要用得巧妙，使任何人都不敢去頂退出的人的缺。必須使人們知道他的恶名——但是只能向每一个人个别进行。”

貝莱毫不惜力；他一个个地去找他的同志，又誠恳又热情地劝說他們。三年前不可能的事，現在却做得到了。梅耶尔的不公道所引起的憤恨，已經深入人心了。

梅耶尔常常故意讓来領工作的人白跑一趟；說是工作还沒有准备好，下回再来拿罢！及至有了工作交給他們，就要他們赶紧做起来；他这种办法是故意的，为了要使工人們低首下气，百依百順。

但是現在情形倒过来了。工人們不上門去領工作了；对于急要的工作，也不依照約定的时間交貨。梅耶尔不得不打發人去取，他們就把梅耶尔自己的話来回敬他：工作还沒有做好呢，但是他們可以尽力赶一赶。为了不得罪他那些有錢的主顧，他現在只好亲自上門去找他的工人了。起先他还是照例地以結賬开除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工人。但是竟無补于事；这些头脑簡单的工人已經变得狂妄自大了！仿佛老板和伙計的思想換了位置！現在他覚得应該放弃高压手段，而用好言好語去哄騙他們了！他的顧客都是些时髦人物，必須有出色的好手給他工作。但是，一切甜言蜜語都不起作用。梅耶尔才雇到一个能手，他很快就离开了，如果問他为什么要走，回答总是那么一句半眞半假的：不高兴工作。梅耶尔出了高額的工資，花許多錢从别处去招了好手来；但是貝萊一得到消息馬上就把他們挖走了。新工人受到貝萊的影响后，过不了几天，便辞工回老家去，或是另投别的老板——他們在梅耶尔的業务衰落的时候，生意倒兴隆起来了。去交貨的人都說梅耶尔像發了疯似地在大發脾气，無緣無故地乱罵人，乱赶人。

梅耶尔覚得背后有人在搗鬼，他要求同業公会宣布关厂来对付。但是别的老板們看穿了他的居心不善。他自己营業不振，巴望别的同業也陷于停頓。他們对于当前的情势并不反对；無論如何，他們認为沒有休業的理由。

因此梅耶尔被迫得只好讓步，写信給貝萊請他去談判，为了使影响鞋業的騷乱得以平息下来。貝萊还沒有和人家进行談判的經驗，写了一封回信，信上的話都是很粗率的。但是，在發出之前，他拿去給他的岳父看。

“要不得，完全要不得！”斯多尔倍說。“你要注意，我的孩子，如果你要搞劳工政治，一切全靠着你說話的口气。这些大人先生

很注意外表形式。我年輕的时候也跟你一样，开門見山，說直爽話，可是到底行不通；他們会大發脾气，拒絕和你交談了。扯个小謊要好得多！的确，你得学做一个外交家，捉狐狸就得用捉狐狸的办法。你照我的話写，我来給你起个稿。来罢——”

斯多尔倍一边在房間里踱来踱去，一边思索；他趿着拖鞋，沒有穿外衣，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里。

“准备好了嗎，孩子？那末我們就开头：

鞋業同業公会主席，皇家御鞋师梅耶尔先生閣下：

接奉昨日大函，敬悉一是。就鄙人所知，我鞋業中目前情况安靜，一切正常，窃以为似無进行談判之必要。謹此奉复。

鞋業工会代表

貝萊敬上。

“就是这样，恰到好处吧？就是拿破仑也肯在这封信上签字了！而且这里面也刺得他尽够了！”斯多尔倍甚为得意地說。“現在工整地重抄一遍，用一个大信封封起来。”

貝萊用一张大信箋把信誊好后，覺得这封信很有分量；竟好像故乡的区长或鎮长發出来的传票。惟有关于刺的一層，他当时还有一些怀疑。

几天之后，一个早晨，他正在家里工作。这些时来，他不得不向海港里的水手們找些临时工作来做，現在正給煤船上的一名水手換靴底。小拉賽坐在长凳的另一边，不清不楚地說着話，并模仿他的动作，貝萊每打进一枚釘子，这小娃娃就把他的响鈴在桌子边敲一下，于是貝萊对他笑笑。爱倫在起居室和厨房之間出出进进，一声不响，态度很是严肃。

外面有人敲門。她先跑到火爐边，把烘着的小孩尿片收起来，然后才去开門。

一个黑黑胖胖的紳士哈着腰走进来，身上穿着皮大氅，大礼帽拿在手里，还有他的手套和手杖。貝萊信不过他的眼睛——原来竟是皇家御鞋匠亲自来了！

"他来和我算賬了！"貝萊想着，准备和他决斗一場。他的心开始猛烈地跳动，忽然好像沉了下来。他从前的那种服从性重又抬头，使他几乎失去斗志。但这只是一刹那的工夫；他馬上便鎮定下来，从从容容地請客人坐下。

梅耶尔坐下来，把这个朴素而整潔的房間打量了一番，仿佛在采取行动之前，想先比一比敌人的和自己的实力。貝萊从他那游移不定的眼光中有所体会，这使他忽然大大地丰富了对人的了解。"他是在那兒看有沒有什么东西进了当鋪，"他憤恨地想着。

"唔，你前几天写給我的信收到了。"梅耶尔終于开口了。"你認为目前的形势沒有进行談話的必要；但是，据我看来，似乎……"

"我的意見的确是这样，"貝萊答說，他坚决地保持着信上的語气。"我覺得一切都是很有秩序的。一般地說来，現在事情应該順利了，因为你有你的公会，我有我的工会，大家可以站在平等的地位討論問題了。"他若無其事地向梅耶尔瞪眼望着。

"啊，你这样想嗎？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工人一个一个地走了，不用說这是被人弄手脚挖走的。这可說不上是有秩序啊。"

梅耶尔的假惺惺的話使貝萊越来越动气了。媽的，他为什么不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似的爽爽快快，偏要这样隐隐約約的說呢。好吧，你旣然要装腔作势，我就拿装腔作势来对付你罢！

"怎么，你的工人都辞工了嗎？"貝萊很感兴趣地問。

"是啊，他們辞工啦，"梅耶尔詫异地抬起头来回答。貝萊的口气倒弄得他有点莫名其妙。"他們和我搗蛋；他們不守約，使我的跑差白走了好几趟。以前每人都是自己来領工作的，現在却要我

派人送去。我們可受不了。”

“可是工人也常常白跑的，我自己就在你手下工作过，”貝萊回答說。“大概你以为工人活該白費时間吧？”

梅耶尔聳聳肩膀。

“这是你們的生活条件，制度如此。但是我不管别的，我只要雇得到工人。这样是不行的，朋友！”他突然喊道，“混蛋，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不老实的！”

小拉賽給吓了一跳，大哭起来。愛倫連忙进来把他抱进臥室里去。

貝萊的口風絕不肯絲毫放松。“如果你的工人离开你，一定有使他們离开的原因罗，”貝萊平心靜气地說，虽然他很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說他是个剝削者！“工会不能强迫会員去給他們認为相处不来的老板工作。就是我自己也曾被一个作場停歇掉，但是我們絕不該拿这种事情去麻煩这两个团体！”

采取这攻势的时候，貝萊的眼睛盯着他的对手，只見他脸皮微微有点抖动。

“哦！”梅耶尔很满意地喊了一声，搓着双手做出了一种仿佛已經踏稳实地的表情。“啊，我明白了！你眞是一个外交家——一个大外交家！你的丈夫眞聰明，太太！”他轉过头去对着正在收拾碗橱的愛倫說。“你听我說，貝萊先生！你这个人很配我的胃口，我們俩应該打个交道。当两个旗鼓相当的人进行談判的时候，总談得出点什么来，絕不会沒有結果的！我需要一个精明能干，善于裁剪装配的好手。这个位置待遇很高，还可以訂一分几年期的書面合同。你的意見怎么样？”

貝萊吃惊地抬起头来。愛倫的眼睛閃出了亮光，接着便神秘地黯淡下去，强迫似地望着他，仿佛想用她的意志来影响他。他沉

吟不决地对她望了一会兒。这个提議来得太突然了，使他措手不及。可是接着他就哈哈一笑。唔！不行，他可不能出卖自己，去做剝削者的帮凶！

"这种事情不是我干的，"他說。

"对于我的提議你当然要有个时間来考虑考虑，"梅耶尔說着便站起来，"三天好嗎？"

皇家御鞋匠走后，爱倫慢慢地走近貝萊身边，把手挽着他的肩膀。"你多聪明，多能干！"她一边低声說，一边玩弄着他的头髮。她的态度好像有点抱歉似的。她再也不提起梅耶尔的提議，只是哼着歌动手去做她的家务。貝萊已經好久沒有听到她唱了，現在的歌声使他产生了信心，相信这一次他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二十章

貝萊毫不松懈地繼續进行斗爭，虽然要应付恶劣环境和变节分子，但是絕不灰心丧气。在斗爭中，他有过好多次停留在原来的陣地上，無法进展；梅耶尔新从国外招了一批工人来，貝萊又得从头做起：对新来的工人下工夫，直到他們离开，或者使他們与同事的工人無法相处，不得不辞职回家。这年冬天的末尾，天气特别寒冷，这是对梅耶尔的一个大帮助。他現在把工資提高，雇用了許多非工会会員的工人；有一时期他的業务好像又站得住了。不过貝萊以前之所以放任非工会会員，不去向他們做工作，还是由于沒有时間。

所以，現在他开始登門拜訪了，說起話来比以前更有力量。到处都听到关于他的魄力宏大的話，大多数人都望風归順。"誰也不

能抵抗他，"他們說。

貝萊抱着必胜的信心，勇往直前，对于后果，絕不作理論上的考虑。只是用尽全力以求达到目的。他精神奋發，做起事来事半功倍。工会同志們心悅誠服地追随着他，情願忍受因退出工厂而招致的無可避免的穷困。貝萊得到了他們的信任，他們也覚得，現在是打击别人的人自己反而受到打击，这一形势的反复是挺有意思的！他們从痛苦的經驗中，已經深深地体会到空跑冤枉路，恳求工作，索取工資，还得一个錢一个錢的爭取，总而言之，一切都得任人践踏，这是多么难堪的事。彼此換个位置，倒也有趣。現在，老鼠可以戏弄猫兒了，虽然有时候自己难免也要受到抓伤。

貝萊感觉到工人們的信任和依靠，仿佛他就是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代表。每当他在大会上或会議上作报告或鼓动宣传时。从同志們的热烈鼓掌中，他看出他团結起来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好比船头上的撞角，全船的重量都在他身上冲上前去。他开始覚得自己負着一个重大的使命，要待他去完成。

从容不迫，手腕灵活地对付梅耶尔，說話要言不煩，可是句句收到效果。这个貝萊，已經不是平时的貝萊了。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一顆比他自己的心更伟大的良心在他身子里活动，使他有更强的責任感。他自己进行考驗，使这个良心同化成为他自己的。他覚得这里头有着力量。

这个更伟大的良心神秘地联系着他一生中的許多事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去寻找它的根源。許多人曾經說貝萊是一个有前程的人，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業来；他以前听了只是惊异，現在却覚得这种期望是一个預言了。他已經發現了說話的辞令关系極大，所以在私人談話中，用字眼非常謹慎。但是在进行宣传鼓动的时候，却覚得最激烈的話似乎很恰当——它們好像是从

他背后的广漠空間传来的回声。他还努力于改造他的个人品德；以前那种隨隨便便，自由散漫的作風，現在必須加以約束，使它归于有用。他检查了他对爱倫的态度：他原諒她，并努力了解她的要求幸福的思想。他对她是温存体貼的，但在主要問題上，却决不因此而动摇了他的决心。

对付梅耶尔，他是毫不留情的。梅耶尔在各方面滥用权力，实在太长久了。由于他的業务庞大，他訂立了种种苛刻的規章，任性妄为；現在必須使他自食其果了。夏天已經到来，这是工人的大好时机，他的業务繼續在很快地衰敗下去。貝萊已預見到他的沒落，覚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复仇者。

一年来他把思想全放在斗爭上。他經常在东奔西走，沒有一刻安定；有时匆匆回家赶做等着他做的工作，又像一个疯子一样，扔下就走了。他很少看見爱倫和小拉賽；讓他們顧自己去生活。

工会虽已团結起来，有了力量，他还不敢存有太平思想。他隨时都准备着加以充实，使它巩固；他不願遭受到意外的損失。他的坚毅精神对他的同志們起了兴頑立懦的作用，斗爭越持久，他們的热情越高涨。随着牺牲的增大，和敌对力量的加强，斗爭也越来越剧烈了。梅耶尔漸漸地成为一个大敌，为了打倒他，人人都不得不把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擲。許多人因此把家都毁了，但是斗爭的牺牲越大，他們越加不顧一切地坚持下去。終于到了那一天，虽然給压坏了一些自己人，可是大敌畢竟崩倒了，这时他們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貝萊無疑地获得了胜利。一个当工人的鞋匠竟然把鞋業中最大的老板打垮了！人們不問这場胜利花了多少代价，只把貝萊的名字作为凱旋的荣誉。每逢看見他或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們便欢呼喝采。如果在以前，这一切会使他冲昏头脑的，但是現在他

却認为他的成就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力量的表現。

几天之后，他召开了会員大会，提出一个适合于当前时期的新工資标准草案，建議大家馬上进行爭取实施。

“現在是空前未有的时机，”他說，“他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力量了！在工資問題上我們打垮了梅耶尔，所以打鉄必須趁热！”

他估計同志們尽管因斗爭遭受到困难，可是战斗情緒現在还是在高潮中。他的估計是正确的，大会果然一致通过了他的提議。

現在不需要和梅耶尔的那种斗爭了。他已經降落到做一家大皮革厂的跑街，带了样品向各鞋厂去推銷。这个人不久前势力强大，炙手可热，現在变得狼狽不堪；他的光景使一般老板都胆寒怯敌。所以同業公会便派出几个代表来和工会談判增加工資的問題。

第二十一章

貝萊常常不胜留恋地回忆着他从前和爱倫与小拉賽一起过的安靜而舒适的家庭生活。他悶悶不乐地覚得他們現在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小世界里，沒有他参加在內，也正在漸漸地習慣了。“等我放下这付担子，我就可以安安逸逸地和他們一起过活了，”他想。

但是事情一件跟着一件源源而来，一个問題才解決，另外一个問題又产生。窮人的世界好像小說里的离奇情节似的陆續展开来。他的善于作組織工作的声名传开了，到处有人在宣传無产阶級团結起来的思想，許多人都开始抱着希望来归向他。

工人們常常来找他，請他去帮助組織工会——因为干这工作

沒有一个人及得上他。于是他們开会，由貝萊給他們講說工作該怎样进行。他的辞令非常巧妙，有暗示，有强調，但是他們都能够心領神会。

“他講得叫人耳朵里發痒呢，”工人們彼此交換意見时都这样說。

他們推选出几个負責人，貝萊就給他們具体指导，怎样做組織工作。

“但是你們必須大家牺牲一些工資，才湊得起一笔基金，”他屡次对他們說，“沒有錢就办不成事。大家要記住，我們的敌人就是資本啊！”

“在进行战斗的时候，要不要用到槍？”有一天，一个工人很天眞地問。

“不用槍，只要錢包！”貝萊应声回答。

他們大笑着，掏出了他們的破烂的錢包。他們对那几个錢看了好一会，才把它捐献出来。

“啊，这一点点頂什么用，”他們說。

“总有一天会頂用的，只要我們永远团結在一起，”貝萊肯定地說。

这些錢都是从他們的面包上省下来的黃油，他很明白，不过这也沒有办法。在这些日子里，他的生活也并不比他們过得好些。

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到后来他感觉到自己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人数之多并不使他惊异，他是一向就意識到的。他随着群众一同壮大，对运动和他自己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

在这时期，他的仪表有了显著的改变。他的額上經常現出深深的皺紋，在一个青年人身上，这种皺紋說明了兒童时代的艰难困苦；这是他受过困苦的唯一征象，宛如一片烏云。此外，他是神清

气爽，精强力壮的；艰苦的环境并未使他受到摧残斲伤；他的生活和群众的利益打成了一片，几乎經常是兴致勃勃的。他的脸长得飽滿起来，像个吹喇叭的人，他那张开的鼻孔說明了他有如火如荼的热情，需要呼吸大量的空气，衣領經常敞开着。他的行动挺直而輕快，整个仪表显得刚毅果决，有先声夺人的气魄。他在会議上發言的时候，每一句話都有力量，而且脸色通紅，滿身大汗。他走起路来，样子看上去好像是个領队的喇叭手。

群众是他的命脉。他得把許多人团結在一个領导之下。大多数工人对于运动的本質还不十分了解。以前的猜疑还在抬头，許多人中間还流传着种种疑虑。有些人是盲目地相信，有些人却說："这个党也好，那个派也好，有什么关系，我們总是受欺騙的！"暫时还沒有發生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以使他們的眼睛亮起来，不过他們已信任他的人格，正如盲人信任他的带路人一样；所以他們还經常要求听到他的声音。貝萊因此便成为他們所偏爱的演說家。他覚得他們的盲目信任在鼓励着他，越过他們这混乱的情况，他已望到了他們的光明前途。他一向梦想着幸福的日子，现在，在前进的路上，他已經清楚地望到了，于是就用一般抑制不住的热情来鼓励大家。

有一天晚上，他被請去發动一个萎靡不振的行業——清潔伕工会。为要激發他們的自尊心，他讓他們看出他們这个被人輕視的行業拥有多么巨大的潛在力量。他举一个例說，如果他們一致拒絕工作，将会怎样。他还用幽默的口吻描繪他們的罢工会使富人阶級受到怎样一种后果。貝萊所描写的景象对大会起了絕大的作用，他們彼此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仿佛才第一次發現了他們自己的价値，不約而同地开怀大笑。为了加强他的宣传效果，貝萊还指示給他們，一种活动要依靠另一种活动，一个行業应該支持另一

个行業，直到發展成一次总罢工，就可以使全市陷入痲痹状态。这完全是貝萊自己动脑筋想出来的。他并不懂得劳工运动的理論，但是他的精力和热情帮助他推想出运动的最大可能性。工人們散会回家的时候，惊异地想着竟有这样可怕的权威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感到滿怀兴奋。

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不能令他滿意，因为他的天性是要創造而不是破坏。"只要穷人肯动手，他們就可以把社会弄得天翻地复，"莫尔頓有一回这样說过，他的話一刻不停地縈繞在貝萊的心里。但是貝萊不贊成暴力革命。現在他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了；他深信团結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改組社会。

他已經把他本業工会里的同志們緊密地团結起来，成为一个堅强的团体。这可以說他已有了一些成就，但是如果要想得到真正的效果，本地的工会必須与全国各城市的工会联合起来。在他的本業和其他行業中，这一工作也已經有了一点头緒。但是还得把各个地方的工会組織成一个整体才能做到全国一条心。在别的国家里，情况也跟这里一样地在發展，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号召全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組織呢？貝萊的团結观念，不知不觉地已經把全世界都包括进去了。現在他知道了貧困是具有国际性的。他深信全世界穷人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

这个思想的伟大并沒有使他怀疑；这是从他自己的工会經驗中很自然地演进出来的——沒有这一基础，它就不可能想出来。他再三思考之后，才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然后他去見他的岳父，因为他的岳父是党委，通过他，貝萊被邀請去把他的計划向中央委員会提出。

貝萊虽然已經是一个老練的演說家，但是当他面对着工人运动的核心人物的时候，仍然不免好像患瘧疾一样抖顫。他的演說

是能够吸引群众的，但是对于这些領导一切运动，头脑冷静地处理事务的富有經驗的人，他会不会成功呢？他覚得这一天是他生平最有重大意义的日子。

这是一些比貝萊气性平和的人。他們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半开半閉地听他講；他的激烈的發言使他們嘴上微露笑容——他們对这一切都已經是过来人了。他們都是手艺人和工匠出身，从前也和貝萊一样整天工作以謀衣食，但是其中許多已經有了多年的学習，可以称为有学問的人了。他們在晚上和礼拜日做工运工作，制定政治斗爭的策略，草拟报告，办理种种愈来愈多的事务。这些事情，以前是別的社会阶級壟断着的活动，他們沒有做慣，所以不得不从头摸索起，以致他們的头髮也花白了，脸上也起了皺紋。

貝萊覚得他还只是一个小学生。这些人給他的印象是他們构成一个秘密的、强大的智囊团。在会外他們看上去和平常人并沒有什么不同，可是在这里，在綠色的会議桌旁边，他們却在創造一个庞大的組織，貝萊的工作不过是号召群众来加入这个組織罢了。一切的政治路綫，政治綱領，都是在这里产生的。他覚得必須有一点向造物者挑战的精神才能做这些事，正如螞蚁在做搬倒大山的計划；如果他想有什么成就，他也必須这样做才行。但是在这里，需要的不是慷慨激昂的辞令，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他不由自主地降低了他的声調，竭力平淡清楚地分析事实。

他講完后，沒有人鼓掌，委員們还是默默地，深思地望着前面。这样寂靜，仿佛置身在一个广漠的空地里，使他头暈起来。他是一个爱表現才能的人，从他所領导的群众的反应中，获得他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有决定性的时刻，群众却不声不响，使他躊躇不安，覚得沒有人支持他。难道他这个大計划是狂妄的废話嗎？难道他提

出这个計划是蠢笨的嗎？誰也不回答他。委員們只是沈靜地詢問他关于这个計划的詳細办法，答应加以考虑。

貝萊很惶恐地走了出来。他有一个印象，覚得他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他急于要人証实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在这惶惑不定的时候，他只好向自己寻求解答。按他的本性說，他是从来不向自己提問題的，但是現在旣沒有人来回答他，他就不得不向自己去寻求贊許了。

这是貝萊生平第一次跟自己商量，从此他学会了在要紧关头取得自己的支持。但是他不爱孤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这样做。当他得到通知，說他的計划已經被采納的时候，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为了执行他的計划，特别成立了一个委員会，貝萊也是委員之一。

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在全国各地各業的工会联合之下，一下子就成立了，不用說別的，单憑人数就显得声势浩大了。工人們蜂拥而来，有如江河按照着自然規律流归大海，这就成为一种很繁重很紧张的組織工作。要統率他們走上火綫，从事决战，需要一个大将的才干了。

貝萊当然是被排在这支大軍的最前列。他的任务是收集情报和鼓动宣传。任何人都沒有他消息灵通。一个大老板的作場經常有工作給他做，这就無异承認了他的工会，工資提高使他有了相当优厚的收入。他并不反对到外面去工作，家庭生活对他已經失去吸引力了。爱倫还是很爱他，但是她有她的想法，他不願意被她的思想拘束住。

貝萊回到家里，总不过吃一頓飯，身上收拾一下，便又出去参加大会或出席委員会了。爸爸拉賽照例晚上总上这兒来，当貝萊

丢下妻兒忙着出去的时候，拉賽总是一直望着他。拉賽不了解这些事情，但是他不敢說什么，因为他对兒子所做的事情非常看重。这位老人和爱倫現在相处得很融洽，簡直分都分不开，这使貝萊大为安心。

群众日益壮大，貝萊陶醉在这越来越大的力量里。他自己好像就是这些群众的化身，在他自己的脚步声中听見了群众的脚步声；形势發展到这样广大的范围，是十分自然的。貝萊是一个旧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經常在陰暗的地方，并且是从艰难困苦的生活經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人对光明和太陽的要求，在一向受到压制之下，日积月累地增长起来，一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現在發泄的时候到了。在光輝耀眼地爬上去爭取光明的时候，心也扶搖直上，仿佛在一片光明的云海中間。

但是他依旧还是一个坚定的、站稳立場的現实主义者。他以前的历代祖先，受了饑寒的熬炼，業已养成習慣，能勉强温飽，就認为滿足，貝萊承繼了这种教訓，看事情簡单而且直接，不求苛細。所以，在他的世界里，因和果是一条直綫，他們的关系就像火柴引起一場大火一样。这就是他的想像力所在，他能够用很簡单的方法看到一切事情的全面。

他对于群众的命运从来沒有怀疑；如果他看不到前途，他那老一套的宿命論就会給他帮助。某些群众对运动的意义不大明白，覚得人数虽然增多了，情况并沒有改进，他的热烈的言論，使这些群众心里保持着希望。即使在貝萊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前途的时候，他也不失为一个反光鏡，把許多黯淡的微光結集起来投射出一条明亮的光綫。

对于莫尔頓，他是尽可能避开的。貝萊已經逐漸吸收了关于劳工运动的一切理論，它們已經充实了他的思想。既已与群众打

成一片，还想有什么更大的成就呢？莫尔頓有一种徒劳無功的想法，常常想攪乱人的安靜的心灵，他的話常常是他自己心里的話，是人家从来沒有想到过的。他說出来就好像是聖書里上帝的呼声，总是在对你的計划潑冷水。貝萊尊重莫尔頓这种不跟群众走的性格，竭力避开他。

可是他也常常想到他。貝萊对于他的世界——穷人的世界——的知識原来是很混乱的，莫尔頓是最先使他有明确的認識的人；每逢他遇到重大的問題要解决的时候，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問：莫尔頓会怎么办。

他們也时常在工人們自己召集的会上碰見。莫尔頓对任何現行的法律或新頒的法律都不重視。他也并不积極参加党組織的工作；党的領导人对他常保持着一些距离。不过他和一般的人民却很接近。他采取单独行动，每逢有人遇到困难和不平事件，他便挺身为他們出力，在这方面沒有人及得上他，他还常常教导人民要有自主的思想。

人們都喜爱他。人們对于貝萊和其他的人只是表示尊敬，遇見了便眼睛亮亮地讓路給他們；但对于莫尔頓却是笑盈盈地拦住他，爭着和他握手，他得費很大的劲才能走上演講台。他那無血色的臉使他們充滿快乐，妇女和小孩都和他亲近。当他穿着他那身旧衣服走过貧民区街上的时候，妇女都微笑地看着他。

“这就是那个有学問，有好心腸的面包师，”她們說，“他把他的書全部卖掉，来帮助一个穷孩子。”

她們把她們的孩子輕輕推了一下，孩子們便都走到他身边，一直陪他走到路口。

第二十二章

貝萊时常到“方舟”里去探望那三个姊弟，他一到，消息立刻传遍全屋。“貝萊来了！”一層層楼的呼喊着，于是大家都奔上楼来向他招呼問好，并邀他去喝一杯咖啡。弗兰逊太太搬走了，她是在她的兒子費迭南出獄那天就不見的，誰也不知道她到哪兒去了。除此以外并沒有别的改变。有几个工厂的女工因为付不出房租，在夜間溜走了，她們的房間由別人住了进去；不时有一个結束了一生的穷人从黑暗的过道里給抬出来，放到运尸車上。但是“方舟”里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改变。

有一天貝萊去探望老寡妇楊生太太。她悶悶地坐在那里翻一条旧軍褲，还照顧着安妮的小孩，这个小女孩显然是会长得很美的。楊生太太变老了，她整天坐在家里罵孩子。貝萊的到来給她那悶悶不乐的生活带来了一縷活气。于是她回忆起林中之游，以及在灯籠下面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一边說一边嘆息。安妮对貝萊望也不望一眼。她从工厂里放工出来，一跑到家，什么都不管，馬上照料她的孩子，这个女孩也立刻扑到她母亲身上，要和她戏耍。孩子的眼色訴說着一天来所受的委屈，于是安妮便牵着她的手，和她的洋娃娃一起跳圆舞。

“我爬上了高高的山，”

安妮唱，孩子也跟着唱——她已經会唱歌了！安妮的明亮而沉靜的眼睛看着她的孩子，脸色很快乐的，仿佛幸福确已降临到她身上。她很像一个年輕的寡妇，“方舟”里的人都叫她寡妇安妮。这是一种尊敬她的性格的表示；因为她肯茹苦含辛，不再失身，人們

便把她当作居孀守寡看待。她过去希望太高，現在把一切都寄托在她的孩子身上，仿佛这是那个陌生人給她的最好的礼物。

彼得的受伤給那小人家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們一向只能勉强維持生活，現在他一只手残废了，收入比以前就少了。卡尔为了想出去做点事情，目前正在牧师那兒上堅信課，这是要花时間和新衣服的。他們把爸爸拉賽的房間退了，将他的床搬到他們自己的房里，省下房租来弥补彼得減少了的收入。但是他們三人都很快地长大了，伙食和衣著的开支也增加了。

彼得的性情变得有点古怪，他对于工作沒有热情了。他常常曠工，到街上去游蕩。有时候早晨賴在床上不起身，把头縮在被窝里。

“我这坏手做不来工作，”瑪丽想拖他起床的时候他就哭丧着說，“随时都会給刀子砍掉。”

“那么你就耽在家里罢！”瑪丽終于說，“你看家，我去想法賺点錢来。我可以上菜市街新造房子去做散工。”

于是他便起来走出去了；他不願意讓一个妇女賺錢来养他。

卡尔是一个矫健灵活的年輕流浪汉，对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他是街头撫养大的，街头在他的外表上留下了印記；也在他的眼睛里燃起了不可熄灭的火花。他好像京城的麻雀；虽然給煤灰染黑了，可是有着城里人的聪明智慧，毫無畏惧地在車輪底下飞出飞进，百事百晓。他常常在外边鬧乱子，但結果总是平安無事地回家。他好动恶静，一刻都不肯宁息。他用一切办法維持收入，不使它減少，这个小家庭主要依靠他。但是在街头找生活的生活他已經感到厭倦了，他想求上进，最好是做个商人。可是唯一拖住他后腿的便是家庭生計。

貝萊看出这个小家庭快要拆散了。瑪丽很快地长大成年，要

离开"方舟"了，如果卡尔没有可能自求發展，而不得不为他的姐姐和哥哥牺牲，他会一輩子是个流浪街头的無賴。貝萊，正如他向来的習慣那样，忽然下决心要帮他們謀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向一个慈善机关給卡尔討来一身服装，送他到一家商店去做学徒，这商店本来是卡尔曾經帮着跑过差的。

礼拜日早晨，貝萊挾了一个大包裹来到"方舟"。他手牵着小拉賽，这孩子不时弯腰下去撿起一个石子，拖着他的爸爸走到河边把石子抛下水里。他一路喋喋不休地說着話。

貝萊机械地讓孩子把他拖向河边，趁高兴也給孩子回答几句。他一心在想着那个小家庭的孩子們，他們曾慷慨地收留过他，現在他們却要拆散了。对于卡尔和瑪丽，这样也許是一种援救，因为他們年輕勇敢，在外边可以有远大的前途。爸爸拉賽可以搬到他那兒去，夜間在飯厅里安个床鋪，白天拆掉，好在爱倫現在不再那么斤斤計較了。但是彼得怎么办呢？能使他打得起精神来的就只有这个家庭啊！

当小拉賽从隧洞似的門口望到"方舟"的暗处的时候，他却不肯进去。

"我怕，我怕！"他說，撑拒着一步也不肯走。

貝萊只得把他抱起来。

"拉賽不要去，"他边說边用手推他父亲的肩膀，"拉賽要回家！要下来！"

"怎么？"貝萊哈哈笑着說，"小拉賽不喜欢'方舟'嗎？爸爸却覺得这兒很不錯啊！"

"为什么？"孩子撅着嘴問。

为什么？貝萊自己一时也說不明白。

"因为我在这兒住过，"他說。

“那时候小拉賽在哪兒呢？”

“那时候你坐在媽媽的眼睛里，望着爸爸笑。”

小拉賽听到这样說，便把对黑暗和木楼梯的畏惧忘掉了。他把圓圓的小鼻子貼近爸爸的鼻子，向他眼睛里望看，看有沒有一个小孩坐在那兒。他看見里面有他自己的形像，便笑了起来。

“現在誰坐在媽媽的眼里呢？”他問。

“現在是小妹妹坐在那兒，她想和拉賽·弗雷得力克玩呢，”貝萊說。“但是現在你应該下来自己走了，一个男人要人家抱是丟脸的。”

三个孤兒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卡尔看見了包裹快乐得跳起来。

“爸爸拉賽上哪兒去了？”貝萊問。

“他推小車出去了，給那做旧貨生意的老大娘去搬一张沙發，”瑪丽一边回答一边把小拉賽抱去，很喜爱地看着他。

卡尔穿上新衣服，滿心高兴。褲子稍微长了一些，但是翻起褲脚管正是挺时髦的装束。于是这一缺点很容易地就克服了。

“現在你完全像个店員了，”貝萊笑着說。

卡尔跑出到过道里，过一会就回来，濡湿的头髮已經打中央分梳在两边了。

“唉，蠢家伙，为什么要这样梳！”瑪丽喊着，伸手去摸乱他的头髮，因此他們就扭打起来。彼得坐在一个角落里，憂郁地呆望着窗外，只管自己想心事。

“喂，彼得，打起精神来！”貝萊拍拍他的肩膀說。“等我們的工会联合会組織起来，事情有了头緒，我給你安排一个事情。也許你可以給我們跑差。”

彼得一句話也不回答，只是把头轉了开去。

“他老是这副样子，牢骚得很！你总得講点礼貌啊，彼得！”瑪丽深感不安地說，彼得却索性拿起帽子走出去了。

“現在他到北桥去找他的情人了，我們又得好几天看不見他，”瑪丽望着他的背影說。“她是工厂的女工，跟一个男人养了个孩子，那人把她抛弃了。”

“他已經有情人了嗎？”貝萊說。

“那有什么奇怪？他十七岁了。就只一点，那个女人太糟了。”

“她是个紅头髮女人，走起路来一只脚拖在后边，好像要把人行道都拖去似的。”卡尔說。“她很够格做他的母亲了。”

“你們不要挖苦他，”貝萊正色地說。

“我們并沒挖苦他，”瑪丽回答說，“但是無論我們待他怎样好，他总是不高兴。他看見我們快乐就受不了。拉賽說他中了邪气。”

“我給你也找到一个事情了，瑪丽，”貝萊說，“在霍尔倍街上，爱倫的老东家那兒。他們会优待你的，但是你得在十月里就去上工。”

“那很好，卡尔和我可以同一天有工做了！”瑪丽拍着手說。“但是彼得怎么办？”她突然又喊叫起来。“誰来照顧他？不，我不能去，貝萊。”

“我們想办法給他找个地方安身。你应該接受那个事情，再在这兒耽下去，总不是办法。”

这时过道里传来一陣奇特的声音，有人在哽咽着念聖詩。小拉賽这时坐在靠近房門口的地上，說道：“嘻，唱歌，嘻！”

“这是那个糊紙盒的女工和她的茹特兰人，”瑪丽說，“他們家里今天死了人。总算天照应，这可怜的孩子不用再受苦了。”

“是一家新搬来的嗎？”貝萊問。

“不是，他們春天就搬过来了。男的不住在这兒，可是每礼拜

六总要来向女的要工錢。‘你为什么这样傻，他住也不和你住在一起，为什么要把你賺来的錢給他用？’我們都对她說。‘他要錢嗎？就打他一頓！’——‘他究竟是这孩子的爸爸啊，’她說，还是把錢交給他。到礼拜日，他把錢喝光了，心里悔了，就上这兒来打她，怪她为什么要給他錢花！她眞是笨透了，明知道他要来，該老早躲开的。可是她爱他，挨几拳滿不在乎，只是吵架的时候把孩子托給我們。她从来沒有东西給孩子吃，現在这孩子死了。”

过道底里的房門开了，那个茹特兰大汉挾着一口小棺材走出来。他一边站在門口等人，一边嘴里不清不楚地唱着聖詩。板壁后面有一个小孩的声音在学他唱。这茹特兰人的脸已經哭得又紅又肿，昨天晚上的宿醉还使他两腿疲軟無力，連站都站不稳。孩子的母亲跟在他后面走出来，他們两人踏着沮丧的步子走下楼梯；她披了一塊薄薄的黑紗，把手帕蒙着嘴，还在哭着。她那慘白的脸上都是棕色的雀斑。

貝萊和小拉賽要走了。

“你老是这样急急忙忙的，”瑪丽不乐意地說，“我正要煮咖啡呢。”

“我今天还有許多事情要做。不然的話，我是乐意和你們多耽一会的。”

“你可知道你的名声在大起来了，”瑪丽欽佩似的望着他說。“人們也常常談到你，像談到那个鉄皮厂老板一样。他們說你把一个最大的老板打倒了。”

“不錯，我打垮了他的生意，”貝萊笑着說。“但是我們那位店員哪兒去了？”

“他大概是到街上出風头去了！”

的确，卡尔正在街上閑走，讓一大群男女小孩围着他欣賞。

“你别忘了，老板不在柜上的时候，我們会上你那兒去，你得請我們吃东西啊！”貝萊听見其中的一个說。

“你敢！当心我給你吃耳光！”卡尔回答說。“你以为我会讓你来耍無賴嗎？”

那茄特兰大汉挾了小棺材迈开大步在街尾走，那女的离开几步跟在他后头；他們走在街心，好像是一个正式的出殯行列。这是一个很凄惨的景象；这条寂無行人的灰暗的街道活像一个牢獄。

所有的地下室都关上了百叶窗，只有那卖面包的女人的橱窗还开着。門外拥集了一群头面肮脏的孩子，他們不时走进鋪子里买一个欧勒东西吃。一个小姑娘，穿了她的最漂亮的节日衣服，梳着一条直直的辮子，手上捧了一大瓶奶油，在路边的拦街石上歇息；对面門口有几个油滑少年，正在轉着坏念头。

“我們今天要不要出去走走？”貝萊和小拉賽回家后，爱倫就問，“好天气快要过完了。”

“我还要出去参加委員会，”貝萊迟疑地說，他覺得对她有点抱歉。她又要生小孩了，一个人在家里很孤单。但是他沒有办法耽在家里。

“你預計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我不知道，爱倫。恐怕要忙一整天呢。”

她不再說什么，默默無言地开飯給他吃。

第二十三章

这一年多半会比往年更要艰苦。早在九月初，便有許多失業工人在运河边和市場上排起长队，他們的脚都浸在泥浆里。他們

的突出的發青色的腕节骨預示着将要有一个严寒的冬天；老年人的鷄眼早就發出了警兆，穷人的爐鍋底下也飞起了火花。

"大冷天要到了，穷人沒有办法了，"人們說，"不过，大冷天以后好日子就会回来了！"

十月里开始了冰冻，在困难时期还沒有停頓的工作，現在也全都停下来了。貧民区的人們是一天賺来一天吃的；要是有一天沒有收入，第二天早晨便可以在他的空盆空碗里看得出来。飢餓一直潜伏在上万戶人家的餐桌底下，像一只躲在窟穴里的熊，它已經在那兒耽过整个夏天，漸漸地觉得肚子空了，正在睡梦中發着哼声。但是他們已經習以为常，只要它不把巨掌伸到桌面上来，也就不当它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生一天病，或者一天沒有工作，它就爬出来了。

"哎，要是我們有一桶腌魚腊肉就好了，"有些还怀念着乡間生活的人說。"但是上帝搬走了我們的腌菜桶，换給我們一个当鋪！"于是他們就只好拿东西去押当。

人們护挤的現象实在可惊。在夏天里，这个城市是随風向四面八方吹散的，現在却聚攏来了；一向在牧場上幕天席地，風餐露宿的那些無家可归的人，都麕集到城郊来，大地主們也回到他們的第宅里来过冬。住在擱楼上的拉斯慕笙太太突然有了丈夫；原来那醉汉华尔德回来了，可以說是寒冷逼得他投到她的怀抱里来的。一有了春意，他就会回到他的夏季情妇格拉斯梅奕太太那兒去。但是当他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可是老耽在这里的！他整天逍遙在楼下的門廊里，乱头髮上粘着一些羽毛，还有些床垫里的稻草粘在他那闊大而扁平的背脊上。他那双大皮靴經常是亮光光的，拉斯慕笙太太早晨先給他擦好才去上工；往后就抖擻精神，加倍工作，好讓她这个漂亮的無賴丈夫坐吃閑飯。

天气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冷了，大地冻硬了，連土工也沒有什么工作可做。救济穷人的一点点信貸也給冻結了。海口封了港，对外貿易，完全停頓，碼头工人尽可以耽在家里。严寒收紧了人心，也收紧了推动一切的大錢袋。殷实的企業开始把工作时間縮短，比較不稳的則完全停工，工商業都迟緩了，人們沒有新的發展，也不再制造存貨；人心惶惶，恐慌不安。一切向外發展的人現在都縮了回来，好像是給严寒赶回老家似的。土地把水份吸收进去，讓地面上鋪了一層冰；人也有同样的情形。穷人尽力把他們的一点点血液保持在心里，以維持生命的火焰；他們都是四肢冰冷，毫無血色，皮膚是慘白的。他們不与外人往来，整天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家人互相偎倚着，什么也不吃。許多有儲粮的人家也不敢吃飽肚子；好像寒冷已經把他們的生活必需品吃去，換給他們的是憂愁挂慮。因此，一切的消費都似乎停頓了。

寒暑表是不能作准的，因为如果憑寒暑表来判断，那末往年也曾有过比今年更冷的冬季。

"怎么，今年不比往年冷嗎?"人們会詫异地說。

可是他們仍然冷得要命，苦不堪言。寒暑表对于隆冬季候懂得个什么？要知道隆冬是凶年的伙伴，不論下雪不下雪，它总是走它的直路！而今年，它却冰胶雪冻得格外厉害！

貧民区的街道上仿佛是荒無人烟的。要下一場大雪才能使居民从他們的洞穴里出来，雪使空气变得温和些，并且扫雪还可以賺到几个克郎。此后，他們又都消声匿迹，回到一种毫無生气的状态，只靠一些少得惊人的东西过活，或者可以說，几乎什么都不吃。惟有在大清早，男的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街上才有人。無論什么地方，有一个人的工作便有几百人去应征。天亮后，那些失敗的拖着迟鈍的步子走回家去，有的倒头再睡，消磨了这一天，有的把胳膊

支在桌上，整天坐着一言不發。

寒冷虽然把其他一切都封閉起来，对于人心却發生了相反的作用；同情心旺盛起来了。許多人虽然給严寒弄得智穷計絀，無意經营他們的事業，可是心地却并沒因此而变坏，仍然在努力做慈善事業。有些善良的人去訪問穷人，很費事地才把他們找出来，因为他們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但是上帝創造生物，有生活在地面上的，也有生活在地底下的；有飞翔在空中的，也有浮游在水里的；甚至在火里也有生物在繁殖滋长。同样，寒冷也产生出大批不靠劳动为生，而靠做寄生虫为生的人。大家景况好的时候，是他們倒楣的时候！那时节他們人数减少，甚至絕迹。但是一遇到寒冷匱乏的时候，他們便成群地出現了；引起社会上發善心的是这等人，大部分的好处也归他們得了去。他們的嗅觉很灵敏，凶年一到，他們老早就像洪水一般泛滥到城里的殷富地区。"瞧，今年有多少穷人来討飯了，"人們一边說一边解开錢包。"現在正是穷人困难的时候！"

貝萊巳經在秋季里搬到北桥区；他現在住的是卡佩尔費街上一家小公寓的两个房間。在这一区里，他可以有多方面的接触，此外还因为爱倫快要生产，想使她和她的父母离得近些。拉賽不肯跟兒子住在一起，他宁願留在"方舟"里。他已經和"方舟"里的人都熟了，到各处地方去做点临时工，自己的生活也能打發得不坏。

貝萊勇敢地奋斗着以抵抗冬天的困难。作場里沒有工作了，他从早晨到夜里到处奔走。只要是有工作的地方，他無一处不走到，在几百人中間去挤。他的顧客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穿鞋，但是他們沒有錢买。

在这个时期，爱倫和他更加接近了，彼此从新的角度上有了相互認識。艰苦的时势使他們接近，因此貝萊才对她的坚强性格感

到佩服。她泰然自若地应付这艰难的处境，能够把一个錢作几个錢用，惟有对于火爐，她却束手無策了。

“我們拚命省下来的，都讓这爐子吃掉了，”有一天，她垂头丧气地說：“烟囱管里轟轟地响，可是一点也不觉得暖。我今天已經燒了两桶煤，还是冷得要命，在我做帮工的人家，两个大房間只消一桶煤就很够暖了！也許是我外行，你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差一点要哭了。

“你不必难过！”貝莱悶悶地說。“穷人家里的火爐全是这样的。它們是用旧了的废品，房东把它們当废鉄买了来，装在租給穷人的屋子里！样样都是这样的！我們穷人用最坏的东西，却要付最高的价錢，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我們做出来的！你要曉得，貧穷好比一个篩子，一切都从篩眼里漏掉了。”

“嗳，眞可怕！”爱倫悲哀地望着他說。“我現在对你很了解了。”

窘困威胁着他們，再不敢作什么打算，只好听其自然，逆来顺受。

有一天，在爱倫生产后不久，她叫貝萊馬上去看看爸爸拉賽。“把他搬到我們这兒来，我們只要稍稍挤紧些，他就住得下了。我担心他过不下去呢。”

貝莱听了她这个提議很高兴，馬上就动身前去。在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过活的时候，爱倫肯关心到老人身上，眞是难得。

“方舟”的景象很荒凉。所有的窗帘，除了奥尔逊家的以外，全都不見了——連同挂窗帘的黃銅棍也不見了，这东西总得五十个欧勒才买得到。窗台上的花也全都冻死了。从窗口一望就看得淸淸楚楚，房間里都是空空的。这个冬天很不講面子，它不但不使“方舟”穿得暖和些，反而把它剝个精光——一开始就把第一道遮

蔽取消了。院子里的厕所、門和便桶盖也都失踪了。

貝萊費了大劲才爬到頂楼上。扶手的栏杆大部分不見了，楼梯每两級少了一級。这“方舟”是竭力自己想办法来維持的。楊生太太那兒的一只木桶也已經不在原处——整个“方舟”里只有这一只，如果沒有人借用，原本是經常放在走廊角落里的——它若不是做了燃料，便是給卖掉了。貝萊望望她們那边，但是沒有勇气打招呼，因为他知道安妮現在已經失業。

三楼上有一个女人偸偸摸摸地走出来，从楼梯上拆下一塊木头。她見了貝萊，对他和藹地点点头。

“要煮杯咖啡！”她解释道，“咖啡尽管清得像水一样，可是一定要喝热的！”

房里空空洞洞，拉賽已不住在那兒了。貝萊沿过道逢人打听，才知他住在楼下那个做旧貨生意的老妇人屋里。一些青瘦的脸在各家門口露了一露，看一看来人，接着便不声不响地躲了进去。那卖旧貨的老妇人的地下室里堆滿了各式各样的旧东西；穷人的家具什物到了冬天都流到这兒来了。拉賽正坐在一个角落里縫补一个床垫；屋子里只有他在。

“她去看貨去了，”他說，“在这种日子里，她的錢很有用处！不，我不想跟你去吃你的面包。我在这兒帮她做事，有吃有喝的。在这种冬天，誰能保証自己的生活呢？我在这兒倒还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你能告訴我彼得的情形嗎？在我搬下来的前一天，他忽然走了，从此我就沒有見过他。”

“他也許和他的爱人住在一起，”貝萊說，“我去打听打听。”

“好，你去打听打听。他們这三个确是好孩子！如果他們中間有誰出了事，那就太可怜了。”

貝萊看見他父亲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也就不想讓他脱离。

"我們也沒有把握能够給你些什么，但是請你記住，我們無論什么时候都欢迎你来，这是爱倫叫我来請你去的。"

"好，好！替我謝謝她！現在你回去罢，趁那老婆子还沒有回来，"拉賽焦虑地說。"她不願意有人到这兒来——她担心着她的錢。"

貝萊不得不变卖东西来維持，头一样就是他的冬大衣。有一天，他沒有告訴爱倫，便把它送进了当鋪，带了錢回到家中很高兴地一克郎一克郎抛在桌上，使她喜出望外。

"你听，这声音多清脆！"他对小拉賽說。

孩子跳起来要把錢拿去玩。

"冬大衣对我有什么用？"他回答爱倫的善意的責备。"我并不覺得冷，不当掉也不过白白地挂在屋里，整个夏天还得好好收拾它。你瞧，現在不是有得暖了嗎？"爱倫搬柴进来生爐子的时候，他对孩子說。"这就是爸爸的冬大衣！它讓媽媽，小拉賽和小妹妹都得到暖和了。"

孩子把手撑着膝头，向爐火里寻找爸爸的冬大衣。火焰在他的大眼睛里閃出火花，又在他的脸上映出紅光。

"这大衣眞好，"他眉开眼笑地說。

他們不大看見同住的房客和他們的家人。人們都是不声不响地躲在自己家里挨过这困难的苦日子。每逢礼拜日，他們把孩子托給邻居，到市区去在一个音乐厅門口站一小时，熬着冷听一点音乐，然后回到家中，也不点灯，就围着火爐烤火消磨时間。

有一个礼拜日情形很坏。"煤只够烧到中午了，"爱倫說，"只好到外面去。吃的东西也沒有了。我們上两老家里去好不好？他們也許会留我們吃晚飯。"

他們正要动身的时候，爱倫的哥哥奥多带了老婆和两个孩子

到他們家来了。爱倫和貝萊交換了一个失望的眼色。冬天也給他們打上了烙印；他們都是面黃肌瘦，神情蕭索的。不过他們衣服都还穿得厚暖。“你們可别脫掉大衣，”爱倫說，“我沒有煤了。我昨天忙不过来，打算今天去买，誰知道今天煤店老板不在家。”

“只要孩子們不冷就行了，”貝萊說，“我們大人是容易取暖的。”

“只要他們鼻子下面不挂冰柱子，那就不碍事，”奥多还沒有消失他的幽默。

他們一刻不停地在房間里走来走去，談論时势艰难，生活越来越困苦。

“眞可怕，大家都吃不飽，”奥多的太太說。“但是冬天和困难总有一天会过完，那时情形就会好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比冬天更早完蛋嗎？”奥多伤感地笑着說。

“不，不是我們，我說的当然是穷困。你明明懂得我的意思。他老是这个样子！”她轉身对貝萊說。

“眞奇怪，你們女人家会始終相信大家都一样穷困的老一套說法，”貝萊說。“碼头上有的是煤堆，鋪子里可吃的东西也并不缺少。恰恰相反，东西比以前任何时候还更多些，因为許多人吃不起。很明显，現在样样东西都跌价了。但是沒有錢仍然是無济于事。問題是在于分配不平均啊。”

“你說得对！”奥多·斯多尔倍同意地說。“但是，我的天！人們为什么沒有勇气起来給自己想办法呢？”

貝萊听見爱倫从后門走了出去，过一会兒她回来了，围裙里兜着一兜煤，这是她去借来的。

“我把最后一点点都扫得来了，”她說着便跪下来生爐子。“至少总够煮一杯咖啡吧？”

奥多的妻子連忙請她不必費事；他們喝过咖啡了，他們是吃飽了早餐才出来的。"礼拜天我們总是好好地吃一頓早餐的。这就很舒服了。"奥多太太說，可是她嘴里一边說，眼睛却看着爱倫，仿佛在盘算她什么时候才能把咖啡煮好。

爱倫一边生爐子一边談話。唔，当然要請他們喝杯咖啡的；总不能讓他們干巴巴地就走，一点东西也沒請他們吃！

貝萊又悲哀又吃惊地听她們說話。她們这种天眞的装面子話反而使穷困情形更加明显。他看得出爱倫正在十分为难，便跟了她走进厨房里。

"貝萊，貝萊！"她窘急地喊，"他們打算在这兒耽到吃晚飯啦。我什么东西也沒有。我們怎么办？"

"当然老老实实把情形告訴他們。"

"这可不成！他們一点东西都沒得吃，难道你看不出他們的脸色嗎？"她說着竟哭起来了。

"好罢，好罢，交給我来办罢！"他安慰她說。"不过你拿什么来請人家吃咖啡呢？"

"不知道。我什么都沒有，就只剩黑面包和一点兒黃油。"

"天呀，你这个傻子！"他双手捧了她的脸，笑着說，"还难过些什么呀？赶快切起面包来，塗上黃油！"

爱倫迟疑不决地动起手来。但是在她把食物端进来以前，他們听見她砰的关上前門，走下台阶去了。过了一会她才回来。"哎，眞不巧！面包店里白面包已經卖完！"她說，"只好請你們吃黑面包了。"

"好得很，"客人說，"黑面包过咖啡是再好也沒有了！不过我們倒是怪难为情的，累你这样麻煩！"

"你們听我說，"貝萊終于开口了。"你們喜欢捉迷藏！我可玩

不来这一套：我要打开窗子說亮話：我們的景况很坏，你們也不見得好些！老头兒那边到底怎么样？”

“他們大概还馬馬虎虎过得去，”奥多說，“他們还能賒欠得动，并且想来还有点儲备。”

“那么我們好不好一齐上他們那兒去找一頓晚飯吃？不然的話，我們今天怕一点都沒吃了。”

“既然这样，我們就去罢！不过，我們前天才去过，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們总得找个去处，他們那兒畢竟是自家人！”

寒冷对于貝萊并不發生影响。他的血脉流动得快，他經常是暖和的。他把困苦看作是一种忠告，他只觉得比以前更加刚强，利用無工可做的时間来做工会工作。

开大会，發空論，这不是时候，許多人連穿去开会的衣服都沒有。由于寒冷，工会运动失去了它的推进力，要煞費經营才能維持已有的成就。貝萊以鼓励灰心失意的人作为自己的工作任务，老是在东奔西走，和許多人接触。困苦使每一个人显露出他們的本性，从而使他加深了对于人的認識。

哪里生产停頓，出現貧困，貝萊和其他的人便到那里去防止人心渙散，并把当前形势作为鼓动的主題。貝萊看出貧困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逐渐把所有的人都制得服服貼貼，在群众中成为一个冷酷無情的主宰。只要失業一星期到两星期，多年节俭得来的一切舒适便化为烏有了，足見貧富不均是多么可怕！从这一情况上，就不难灌輸新思想，使人牢牢記在心里，并且用来作为宣传的題目。只要不是痴騃的人，今天都知道該何去何从了。

但是这里也有些像貝萊在蓬霍尔姆看見过的那样的人。貧困使他們愈加卑順。他們几乎以为允許他們餓肚子活在世界上还是

一种恩典。对于这种人是無法可想的，他們生来就是奴隶，奴性深入在他們的意識里，只会像狗一样摇尾乞怜。

这些人都是上了年紀的，屬于老一代的人。年青的一代却不同，他們具有比較刚强的性格，貝萊常常發現他們对于他的思想能够起强烈的共鳴。他們敢于挺而走險，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这些青年人必須加以控制，否則他們会妨害了运动，因为在他們看来，运动的深入太不够快了。

貝萊的脑筋是清楚而健全的，寒冷并不使他的思路受到損伤；他把所接触到的一切不断加以比較，作出結論。他覚得人的性格似乎不容易改变。宣传的目标主要是促使他們原有的思想感情覚醒轉来。不过对于那些老年人，只好讓他們怀着他們的思想終其天年，等青年的一代来接替。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同，他們是随时都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据他的了解，工会运动的發展并不是一代一代地演进的，而是在两代之間奇妙地成长出来的。所以青年人的积極性，哪怕刚在开始，就已远远地超过老年人了。

脑筋的紧张工作对他有一种隐秘而不可思議的影响，正如他在少年时代，血液循环对他所起的影响一样；有时候他悚然惊悟，开始明白莫尔頓說“人是可貴的”这句話的意义。看到人要受到这許多困苦，覚得太可怕了，因此貝萊的憤恨也就日益加深。

由于接触了許多人，貝萊才知道莫尔頓并不是一个突出的；許多人都表現出同样的急躁，他們不明白饑餓的人为什么必須耐心等待，仅仅自滿于一个組織。到处都瀰漫着革命的情緒，呼声强烈得使有錢人不敢走近失業者身边，而老年人則預言着世界末日将要到来。穷人們現在的談論都是以前从来沒有过的。

有一天，貝萊和几个青年站在一个門廊里談这些情况；他們只能耐着冷立談几句，因为沒有錢进酒店去好好的談。他們談得很

輕声，但是他們的声音却很沉痛。这时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紳士走过。

“瞧，这件大衣倒漂亮，”他們中間有一个喊道，“我也想有这么一件！我們好不好把他去拖进門口来，剝了他的？”

他大声說着准备要奔出去了。

“不要胡来！”貝萊拉住他的手正色地說。“这样对我們自己只有害处。別忘了警察时时刻刻在看着我們！”

“管他媽的，坐几个礼拜牢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人回答說。“在这个时期內至少有飯吃，有房子住。”

在他那平时很有見識，很安靜的眼睛里，这时閃現出一道凶光。

第二十四章

有謠言传出来，說市政当局要出面解决失業工人的問題。快到聖誕节的时候，果然要征雇大批工人，拆掉一部分旧城墙，改建公園和林蔭大道。貝萊也跟着上千的人去应征，侥幸被录取了。那包工头是要尽先录用年富力强的人的。

每天早晨工人聚集成群；工头挑出他所需要的，其余的人便可以各自散去。因为有了做工賺錢的希望，他們的老婆兒女都在家中欢欢喜喜；所以沒分工作的人便不敢把不幸的消息带回家里，只好整天在工地附近游蕩。虽然希望不大，他們还是天不亮就到，爭取排在前列。至少有了一个起床的理由；空閑早已像地獄里的烈火一样燃烧着他們的腰肢了。每逢工头一到，他們便带着祈求的眼色不声不响地围上去。

有一个女人带了她的丈夫一起来，他靦覥地跟在她后面，眼睛

盯着她，一举一动都跟她的样。他是一个壮健的汉子，但是他随便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甚至連鼻涕都要到他的老婆推他一下才肯擤掉。

“上这里来，托华尔德！”她說着狠狠地摔了他一把，摔得他直叫痛。“紧跟着我！”

她粗声大气地說，好像在給别人解释她的行动；可是并沒有人注意她。

“他是不会給自己說話的，”她又說。

她那急躁的声音使貝莱惊跳起来；原来这是个蓬霍尔姆人！啊，家乡这一种精明强干的女人，她們眞是男人的保护天使！

“孩子們也得活命呀！”她繼續說。“我們有八个孩子哪！”

“那么，他对某些事情倒是很能干的，”一个脸兒很瘦的工人說。

她在人丛中挤进去，居然給她的丈夫找到了工作。

“現在，好好地去做吧，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上人家的当，去做傻事！”她說着狠狠地推了他一把。

周围起了一陣輕蔑的哄笑，她挑战似地昂起了头。

这地方宛如一个奴隶市場。工头走来走去，挑选最强壮的人，把他們从头看到脚，要肌肉發达和肩胛寬闊的才能入选。包工头也在东奔西跑，發号施令。“看这个大老板！”工人們呶呶地說，“全城所有的工人都在这里讓他挑了，可是他还要把每天的工資减到五十欧勒。他自己也是个小工出身，可是現在他有十万克郎一年的进賬。他眞是一个地道的吸血鬼！”

这群人整天繼續留在那里，希望有人放弃工作，或是生了病，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好去补缺。他們舍不得走开，光是有工作这一事实便尽够使他們粘在这里了。看上去他們似乎随时随刻都会冲

到工地上去，所以有許多警察在工地四周防衛着。但这些人还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要求工作的渴望現于形色。当他們走得太迫近的时候，便被警察推回来一些。忽然有一个人冲破人群，跳过栅栏，捞起一把鏟子。接着便有几名警察过去夺下他的鏟子，把他带走。

这些逗遛在那兒的人，愈来愈感到憤怒，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困苦，同时也由于这种無耻的情况。他們的憤怒都表現在一种半抑制的嗽嗽声中。他們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盯着那包工头兒，仿佛想在他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可是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包工头兒，由于找工作的人竟有这么多，便格外無耻，变本加厉，决定把工作日延长一小时。有一天早晨，刚上工的时候，他向工人宣布了这个决定。就在这一刻間，四百个工人，除了一两个之外，全部放下了工具，回到失業工人的队伍里。那些工队长打算另招新工人，但是沒有一个人应征。工人們都站在那里談論这件事情，脸上气得發紫。他們認为这是包工的想利用他們的困苦，讓他自己多賺十万克郎！

“我們到市政厅去！”有人喊道。

“不，还是到报館里去！”另外有人回答說。“找报館比較好些！”

“市政委員里沒有我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到市政厅去有什么用处！”貝萊喊道。“同志們，选举的时候要記得这件事！到处都必須有我們自己的代表，不然的話，这些老板們的强横霸道是永远不会完的。現在我們要团結一致，坚持下去，在必要的时候，我們宁可立刻餓死，总比慢慢地餓死好得多！”

工人們并不答話，只是簇拥着他，靜听他講。从他們的凝神注視中，显出一种很深沉的憤怒。这些人在飢寒交迫中决定了罢工，

来反对他們唯一的生路。現在他們該怎么办呢？貝萊向四周看了一轉，对于他們的緘默的憤怒感到有些害怕。这种有威胁性的沉默是不行的，它会發生什么效果？这样的气势汹汹，似乎不可控制，这是会产生暴动，弄到不可收拾的！

因此貝萊便跳上了一堆石头。

“同志們！”他大声地喊道，“这是一个要挨过去的困难时候，好比狐狸在被人剝皮的时候所說的。人們剝夺了我們的衣食，剝夺了我們的家庭幸福，現在又想出方法来剝我們的皮了！我們現在要决定的是：前进呢，还是后退？也許这是考驗我們的伟大日子，我們会得到我們所要的东西！紧密地团結起来，同志們！不要散伙，不要讓步！我們的景况固然很困难，但是要記住，現在已經到了大冬天，很快就要开春了。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快要天亮的时候！我們已經熬了几百年的苦，难道还怕再苦一会兒嗎？我們的家小在家里發愁，也許会埋怨我們。她們会說，人家叫我們做什么，我們至少总該接受下来。但是我們使尽了力，我們的家小却还是吃不飽，我們可不能再眼看这种情形了。穷人的工作一向好像是白費心的祷告：‘救救我們脫离困苦，救救我們脫离飢寒，給我們面包，再給我們些面包！救救我們的孩子，使他們不要再遭到我們的命运，別讓他們身体消瘦，精神痴顚！’我們的祷告就是这样，但是只有一种祷告能發生效力，那就是和坏人斗爭。我們是选民，因此我們必須喊：‘停止罢工！我們不願意再这样下去了——为了我們的老婆，为了我們的孩子，也为了孩子們的孩子！’你們会說，‘子孙后代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大有关系！你們的父母也像你們这样嗎？不像，他們給穷困踩在脚下，对有錢有势的人只好屈服。可是現在，使我們强壮，使我們团結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时代啊，同志們！时代指着我們的胸口說：‘你們应該这样做！’

在这里，我們站着的地方，旧时代結束了，新时代正在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尽管穷苦，仍然能把工具放下来——这种事情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我們要进行生活革命——讓穷人們从此永远有好日子过！你們一向为了一个克郎牺牲性命，牺牲幸福，現在是自己掌握着整个前途幸福了！我对你們說，你們必須坚持，态度要冷靜，行动要謹慎！只要世界上一天还有工人，你們是不会被忘記的。今年冬季是我們要熬过的最后一个冬季——过此以后就是我們一向盼望着的福地了。同志們！好日子是要由我們自己来爭取的！”

貝萊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他只觉得有一个真理的声音，一个从不說假話的有力的声音在借他的嘴說出来。他的講話中充滿了預言性的乐观主义的音調，使大家听得出了神；他的眼里發射着火一般的亮光。在他們眼前，有一个光輝的人物从絕望的严冬中涌现出来，这是他們自己，同时又好像是一个年輕的神。他从困苦中生長出来，抛弃了盲目相信命运的旧观念，換上了一种新的信心——相信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向他欢呼，起先只是个別的，后来却众口同声地喊起来了。貝萊便領导着大家一齐为新时代高呼“万岁”！

工人們每天集合在那里，不是做工，而是作沉默的抗議。工队長号召大家工作的时候，他們还是成群結队地站在那兒，不声不响，像一片烏云似的吓人。他們不时对变节分子咒罵几声。市政当局也不管这件事。他們已經伸出援助的手，但是工人們拒不接受，这是他們自作自受。包工头已經得到准許把工程全部停下来，但是他仍旧讓二三十个破坏罢工的工人繼續工作，用来刺激罢工工人。

整个工地上是靜悄悄的，只有一个角落有少数人在工作，旁边有一个警察，好像在监視犯人一样。运土小車翻倒放着，仿佛工地

上發生了瘟疫。

破坏罢工分子里有各种行業的人，有几个失業工人記录了他們的姓名和地址，要在“工人报”上發表。其中有一个是斯多尔倍的工会里的会員，他本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工人运动一开头他便参加了。

“多么可惜，”斯多尔倍說，“他是我多年的同事，一向是个好同志。現在我們要在报上向他开火了——我們不能不这样做，如果有一个会員单独行动，出卖組織，对整个行業都有不利的！”

斯多尔倍太太也認为这是一件憾事：

“他們原本是一份好人家，”她說，“我們和他家一向相处得很好，我知道他們已經好久沒吃飽了。你知道嗎，爸爸，他有一个年輕的老婆，他是很不容易看着她受苦的！”

“我也很难过，”斯多尔倍回答，“但是不得不这样做，不然别人就要說我偏心。我們可不能讓人家說是有两种尺度来对待人呀！”

“我去找他們談談，”貝萊說，“也許他們会改变态度。”

他抄下地址，工作时間过后就去找那破坏罢工分子，在他那破陋不堪的家里碰到了他。他有四个孩子，屋子里面很气悶。那人已經上了年紀，但是还很壮健。他正在愁眉苦脸地吃晚飯，孩子們围攏他站着，手扶在桌子边上望着他把食物往嘴里送的每一个动作。他的年輕的妻子忙忙碌碌，很关怀地給他端遞食物。

貝萊立刻談出要談的問題。攻击这員老将原是很不愉快的事，但現在却非这样做不可。

“这一套我是很懂得的，”那人一边点着头一边說。“你不必来和我講大道理，我从运动一开始就参加了，一向都尽了我的責任。但是現在我已經受够了。有什么办法，小伙子？你有老婆兒女哭喊着要飯吃嗎？那末就只好先顧你自己的事！”

“我們沒有哭喊啊，汉士，”他妻子溫和地說。

“当然，你們沒有哭喊，不过这就更糟糕！难道我忍心坐在这里，看你們一天比一天瘦下去，看你們冻死嗎？說什么同志！活見鬼！废話一大套，得了些什么結果呢？以前我們挨餓只是暫时的，現在却真要餓死——就是这一件不同！他媽的！为什么还要来找我麻煩？”

他直接从瓶里喝了一口酒。他妻子把一只玻璃杯推給他，但是他猛力地把它推开。

“明天报上要登載你的事情，”貝萊吞吞吐吐地說，“我不过先来通知你一声。”

“尽管去写罢，說我是畜生，說我是敗类，甚至說我打老婆，都随你們去写。你自己知道这全是謊話，对我有什么要紧？你要喝一杯嗎？”

不，貝萊不要喝。

“那么我就自己喝，”那人气憤地笑着說。“現在你可以作見証了，証明我是个畜生——从瓶里喝酒！过两天你还可以来門縫里偸听，也許你会听見我在打老婆！”

那女人哭了。

“唉，真要命，讓我安靜点罢！”那人气呼呼地說。

貝萊只好毫無成就地走了。

第二十五章

“方舟”已經冻結在北風里，表面看来，一点生气都沒有。在夏天里，从井一般深的扶梯口传上来的吵鬧声，現在沒有了；百把条

排水管，一向把院子变成一口四壁青綠滑膩的方井的，如今也不流水了。冰冻好像旋紧了水龙头，原来有小虾蟆隐居着的那些壁縫——这是由綠苔和粘液构成的神仙洞窟——現在也給冰封住了；一道污浊的冰川从頂楼一直挂到院子的地上。

那些襤褸肮脏，但是天眞快乐的孩子們，哪兒去了？那个每天晚上要酗酒，醉后常被他老婆痛打的开丧車的人，現在情形又怎样了？还有那些靠着栏杆恶声相駡，舌尖鋒利得和剃刀一样的女人，她們的吵鬧声音为什么也听不見了？

天气越来越冷。寒冷把这一切都扫淨了，把人們紧紧地关在屋子里。那个拉手風琴卖唱的人整天躺在地下室里，只有关节炎是他的常客，因为它和北風是分不开的朋友；下面，不見一个人的院子里，風呼呼地沿着湿淋淋的墙壁卷过。有人走进那隧洞似的过道，風就像冰冷的手指似的，箝紧他的膝头，使他痛徹心脾。

这座大屋子屹立在那里，黑暗的窗子像沒有眼珠的眼睛似的睜着空看。寒冷已經把最后一些花窗帘除下来，送进当鋪去了，金絲雀也已經換来了一二十根木柴。关鎖在門里面的小孩的哭声——这是劳动的聖詩，通常是要到母亲們从工厂回家才静下去的，現在也停止了。現在母亲們整天在家陪着孩子，这是只有寒冷才能給他們的快乐。但是寒冷又带着它的兄弟——飢餓，每天都来探望他們。

三層楼上，寡妇楊生太太坐在火爐旁边。安妮的小女兒躺在地板上，縮做一团，下面垫了一条破毡子。隔着全無遮掩的窗子，人們看得見的只有冰，仿佛空气也都从天上冻到了地上。小孩想向窗外张望，就得在玻璃窗上呵一口气，才能得到一个透明的窟窿，但是馬上便又給冰封住了。那老妇人圓睁着大眼对火爐直望着；她那小头顱不断地在搖顫；她好像一只报凶兆的烏兒，知道許

多人家不爱听的秘密。

“我还冷呢，姥姥，”小孩輕声說。

“多动动，不要停，就会暖了，”老祖母說。

“你不动动嗎？”

“不，我年紀大，骨头硬，动不来了。但是我的手脚冷得麻木了，所以我觉不着冷。只要背脊上不冷，那我就沒有什么不好过了。”

“你为什么把背脊靠在冷爐子上呢？”

“因为背脊冷得难受。”

“但是爐子里沒有火，你也不会暖和啊。”

“唉，索性讓我的背脊也冻得麻木了，”老祖母声音很可怜地說。

小孩不再說話，把头掉过一边。

整堵墙上結滿了亮晶晶的冰珠，糊墙的花紙后面，不时听見有悉悉率率的响声。

“姥姥，这古怪的声音是什么？”

“那是有臭虫在爬下来。”老妇人說，“擱楼上太冷了，它們活不下去。你看罢，它們是搬到奥尔逊家去，他家的墙壁暖和。它們要在那边耽过冷天。”

“难道奥尔逊家的墙壁經常是温暖的嗎？”

“是的，水汀爐里生火的时候，总是暖的。”

孩子靜默了一会兒，有气無力地把头向左右轉动。她脸上显得十分疲倦。于是她又叫苦了。

“我冷呢！”

“你不会动动嗎？”

“我跳一陣好不好？”

“不好，这样你会更冷的，空气冷得和冰一样。乖乖的不要跳，媽媽就回来了，給你带东西来啦！”

“她总是弄不到东西的。沒等她走到，东西已經分光了。”

“唔，唔！你这話不对，”楊生太太严肃地說。“施粥厂的鍋子里有的是粥，会討的人总是討得到的。做了穷人就不能顧面子。她今天会得到的！”

孩子站起来，在玻璃窗上呵开一个窟窿。

“望它下一場雪罢，这样也可以讓穷人有一天工作做，”老祖母嘆息着說。

不，現在还是刮着北風。在平时，那充滿水气的風总是順着运河吹过来的；但是几星期以来，風却从聖尼古拉教堂那边刮过来，吹在穷人的空心骨头上，宛如吹笛子似的。所有的运河上都結滿了冰，土地也硬得可怕。严寒把人們从地面上赶走，像風扫枯叶一样。他們悉悉索索地被吹过桥，就看不見了。

街上开过一輛黄色大篷車，监獄的大鉄門慢慢地开了，把它吞了进去。这是給囚犯送伙食来的車子。孩子沮丧地看着它。

“媽媽还不来，”她說。“我肚子餓得很。”

“她就要来了，稍等一会！别尽站在亮光里；到这兒角落里来！亮光里更冷。”

“可是我覚得暗地里更冷。”

“这是因为你不懂事。我現在只等着一片漆黑的陰間。”

“我只等着太陽！”孩子抗議似地說。

外面有楼梯裂断的响声。孩子馬上跑出去打开通向走廊的門。原来是住在对面的邻舍拆断一塊楼梯板去做柴燒。

可是媽媽到底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只鉛桶，胳膊底下还挾着一个包裹。桶里装着东西，看样子很重。好啊，好啊！这个包裹，

这个包裹！里面是什么东西呀？

“媽媽，媽媽！”孩子尖声地叫，把身子靠出在摇摇晃晃的栏杆外面。

安妮飞快地走上楼梯，张着嘴巴，脸色绯紅；每一家人家都有人露出脸来望她。

“小寡妇安妮回来了，眞亏她的！”他們說，大家都知道她顧惜名誉，不靠别人的帮助，独力养活母亲和孩子。她眞是一个好姑娘！于是安妮向他們点点头，好像在說：

“現在成了，感謝上帝！”

她靠在桌子上，把桶盖揭开来。

“瞧！”她一边用一个大杓子攪着粥糊一边說，“这是大麦菜粥。能想办法煮一煮热就好了。”

“我們可以学别人的样，拆一塊木头来燒，”她母亲說。

“好罢，”安妮說，她的喘息还沒有停住，“有什么不可以，旣然能够去討，自然也可以这样做罗！”

她跑出到走廊上，用力拆下了几根栏杆格子，木头裂断的声音使整个院子里都發出回声。人們从黑洞洞的窗口看着她。哦，小寡妇安妮拉下脸皮来了。

于是老妇人和孩子坐下来吃粥。

“吃呀！”安妮說，她站在旁边說，眼睛亮亮地望着她們，她脸色紅紅的，今天显得很美。

“你好比一朵冬天的鮮花，”她的母亲說。“可是你也吃呀，你也很餓啦。”

安妮不肯吃。

“我觉得身子輕飄飄的，”她說，“不要吃。”她的手抖索索地摸着她的包裹，她通身都在抖动，好像一个發燒的病人。

"那是什么?"她的母亲問。

"是給你和小瑪丽穿的衣服。你們冷得很。我在楼下卖旧貨老太婆那里买来的,很便宜。"

"你說是买来的嗎?"

"是賒賬买的。"

"唔,唔,只要你别花費得太多!不过,讓背脊上得点暖气,对我很有好处。"

安妮解开包裹的时候,祖孙两个都急不可耐地望着她。包裹里出現的是一身夏季的单衣,沒領子的,打着褶,和小瑪丽的眼睛一样的蓝顏色,还有一件美丽的女式衬衣,和一双軟羊皮女鞋。孩子和老太婆都惊异地望着这身衣服。

"多好看啊!"她們說。

她們忘掉了一切,贊不絕口。

但是安妮却呆住了,她突然哭起来。

"别难过,别难过,安妮!"她母亲拍拍她的背脊說。"你給自己买了衣服,这也不坏。年輕人是应該打扮的啊!"

"不,媽媽,不是的,这不是买来的。我知道你們两人都需要添点衣服,因此我到一个紳士人家去問有沒有穿过不要了的旧衣服,他家有一位少奶奶,她給了我这个包裹,她这人眞好。我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我眞不知道啊,媽媽!"

"唔,唔,那也沒有什么不好!"老妇人一边把衣服抖开在她面前,一边說,"料子都是很好的!"

但是安妮把它們一把揪起,扔在爐子旁边的角落里。

"你生病啦!"她母亲端詳地望着她說,"你眼睛像火燒的一样。"

天一黑,她們就上床睡覚。在那种日子,人們是不肯虛耗灯火

的，所以最好是早早上床。她們把鴨絨被横着盖，这样三个人都盖得到了；脚边盖上白天穿的衣服。小瑪丽睡在中間，就不会受冷。安妮和母亲聊聊天。安妮的声音在黑暗里既响亮，又高兴，仿佛幸福已在她身上。

"你为什么这样兴奋！"母亲説。"最好还是想办法睡熟一会兒！我在这边都覚得你身上火热的。"

"我覚得輕飄飄的，"安妮回答，"我睡不着。"但是她仍然静静地躺着，还哼着几乎听不出声音的歌曲，尽管身上在發高热。

过了一会，老妇人冷得醒了过来，發現安妮张着嘴站在房間中央，在一个蜡烛头的亮光旁边穿她的細紗內衣。她的急促的呼吸，呼出一縷縷的白汽。

"怎么你赤着身子挨冷？"楊生太太訓斥地喊道，"你得当心你自己呀。"

"啊，媽媽，我热得悶呢！人家説現在已經是夏天啦。"

"你在干什么呀，孩子？"

"我要打扮得美一些，亲爱的媽媽！"

"唔，唔，跳舞去罢，我的娃娃。你已經失去了你的青春了，可怜的孩子！你在那个地方得了个孩子，为什么不到那地方去找个丈夫呢？"

安妮一边繼續哼着曲子，一边穿上淡蓝色的夏衣。胸部稍嫌寬了一点，但是剜領却很合适地罩住她的赤露的乳房。現在，她身子四周散發着一重水汽，宛如夏天的薄霧。

母亲得帮她扣上背后的鈕扣。"当心别把瑪丽吵醒了！"她輕輕地説，这身漂亮的衣服也使她忘其所以了。"衬衣上的花綉得多好——你可以讓它稍微露出一点——这样才好看。現在你眞像个夏天里的新娘了。"

“現在我要到二楼去給奥尔逊太太看看，”安妮說着将手按着她那火热的脸兒。

“好，去罢，穷人也应該有他的快乐！”老妇人說着便轉身向墙边去。

安妮下了楼梯，穿过院子，走出大街上。地上冰冻得很硬，人走在上面發出錚錚的响声。天气寒冷刺骨，但是却好像在透过薄薄的鞋底，烧灼着她的脚。她一径跑过菜場，过了桥，去到灯光明亮的市区，却碰上了貝萊，他正要去探望爸爸拉賽。

繼續不断地与無情的貧困斗爭，使貝萊感到疲劳而痲木。这無穷尽的困苦已經有些挫折了他的勇气。他开始怀疑团結群众是不是有用处？因为这样好像反而使他們的苦难更加慘重。但是有些时候他对一切情况都抱乐观，觉得自己好像在做幸福的白日梦，这是近来常有的事。在最严重的困难中，他的心灵好像中了魔法似地会做出美梦来，梦見了未来的幸福时代。这是慘酷的貧困把他送进了富裕的梦境！他現在正是这样一种心情，旣不覺得冷，也不把貧乏当一回事。精神紧张和营养不足使他的血液循环不断地在耳朵里响着；他認为这是从極乐世界传来的音乐，所以，碰見安妮像赴跳舞会似的穿着夏季衣服，他却一点也不覺得奇怪。

“貝萊，亲爱的！”安妮紧握着他的手說，“和我跳舞去好嗎？”

“原来安妮，这位無憂無慮的‘方舟’公主，还是她的老样子，”貝萊很高兴地想，“她今天也还和从前一样的激动。”其实他自己也是在激动。他們的視綫互相接触到的时候，彼此都發出一种奇异而森冷的亮光。貝萊便把爸爸拉賽和自己原来的打算全丢在脑后，跟着安妮走了。

“七重天”酒吧間門口灯光雪亮，使街上显得更加寒冷。在这一片亮光里，聚集着許多又穷又冷的人。他們站在那里哆嗦着，手

在衣袋里摸索，如果幸而还有一个五欧勒的銅子，他們便穿过灯光照得血紅的甬道走进舞厅里去。

舞厅里也同样的冷；他們呵出来的气像白粉似的飘在空中，打蜡的地板上閃亮着一顆顆的水珠。这地方，向来是热烘烘地燃燒着人生的狂欢，再加上几百盞灯火，誰还想到需要生火呢？在这里，大家都放浪形骸到極度，整个高大的厅堂总是热雾蒸騰，音乐师也累得滿头大汗。

但是現在寒冷把这一切都摧毁了。这些冬季的失業工人，团团坐在桌子边，連动一动的勇气都沒有；最穷困的人簡直一点兴趣也不剩了。那个綽号叫"閻王狗"的奥尔逊，現在也用不到伸开他两条大胳膊像平时那样轉来轉去的，把这两三对穷舞客当作一大群人似地拦到舞池中間去了。人們在这地板上走一圈，只是为了保留他耽在这里的权利而已。天啊！有些人身上虽然沒有錢，可还有戒指和表，那閻王狗随身备着現款来收买。可是有什么用？他們还是坐在彩繪的天花板和金边的鏡子底下，两个人合飲一杯啤酒，讓那些舞女去挨冷，甚至連愛尔維拉也沒有一个舞客。

"瑪佐尔卡！"① 那閻王狗在桌子間走来走去吆喝着，很有些逼人去跳舞的样子。舞客們像懶猫似的慢慢走下舞池，有气無力地跳完一支乐曲，付了賬。

这是怎么一回事？莫不是夏天降临到舞厅来了嗎：脸色紅紅的，身上穿了这样单薄的浅蓝衣服，头髮上还插一朵玫瑰花！她的袒露的肩膀上热气騰騰，像在大热天一样，虽然她刚从冷風里进来。她大踏步走过来，好似一个快乐的天女。她这样驕矜地挺起酥胸，又好像是一位幸福的新娘！你看她又多么热烈！这是誰呀？难道沒有一个人認識她嗎？

① 一种波兰舞曲。

啊，原来是小寡妇安妮！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七年来她总是早出晚归，在工厂里做工，养活她的老母和小孩！

但是她怎么会和聖人貝莱手挽手地上这里来呢？他是为了要战胜貧困，把他的青春卖給了魔鬼的，他上跳舞厅来干什么呀？再說，安妮，她打哪兒弄来这一套講究的衣服？她不是还在失業嗎？她又怎么会忽然变得这样美丽？

一路有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議，她走到舞厅中央便微笑着站住了。她的眼睛就像火山口一样。有一个青年人奔上去摟住她。和安妮跳一个舞！和安妮跳一个舞！

安妮的舞步异常緩慢，仿佛她是在向很远的地方寻求快乐。她温柔地紧靠在她舞伴的胳膊上，热气从她袒露的胸部蒸騰出来，驅走了寒气。她身子仿佛在火烧似的！誰不想挨着她来取暖？

現在舞厅里又暖和了。安妮宛如一团火球，滚到哪里，哪里就燃烧起来；凡是她閃过的地方，火就旺起来，血也流得快了。人們搶着去請她跳舞，弄得桌翻椅倒。

“喂，舞女大班！我把手表押借五个克郎，快点！”

“安妮，和我跳一个好嗎？”

“跟我跳，你記得我們是在一个厂里工作的嗎？”

“我呢，我还是你的老同学呢！”

安妮并不答話，丢下貝莱，把她那袒裸的胳膊擱上他們的肩膀；如果他們把脸兒貼上她的胳膊，火便传遍他們的周身。他們再也不放开她；他們紧紧地摟住她的腰肢，一直舞到音乐台边，付了錢再跳一次。安妮不說一句話，但是她身上的热已經足够滿足每一个人的願望了。

“今晚我送你回家好嗎？”他們悄悄地說，等着她沉默的嘴唇回答。

但是在和貝萊跳舞的时候她才說話。

“貝萊，你多么强健啊！你为什么不要我？你愛我嗎？”她痙攣地抓紧了貝萊的肩膀，向他献媚，她的呼吸使他的耳朵發热。

“我不知道，”貝萊不安地說，“但是别說話了——你生病啦！”

“那么就这样摟着我吧！为什么你从来沒有我那么胆大呢？你肯要我嗎，貝萊？你要不要我做你的人呀？”

貝萊微笑着搖搖头。

“不，我現在只是把你当作姊妹一样愛你。”

“可是我現在愛你啊！瞧，你对我簡直像个陌生人了，我眞不懂得你，你的手这样僵，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你多重啊，貝萊！你有沒有从外国給我带来幸福？”

“安妮，你病了！現在别講話了，我送你回家去！”

“貝萊，你眞不是我所想望的人，你有什么稀罕的？一点兒也沒有！放开我罢——反正我可以和别人去跳舞！”

安妮始終沒有停过。那些男人都站着等她；一人才放手，十个人搶上前来。今天晚上安妮和每一个人都要应酬一下。应該讓每一个人都从她的身上得到温暖啊！她的眼睛像黑暗中的火光；她的沉默刺激了他們的热情，抱着她迴旋得更快更猛。那些沒分和她跳舞的人只好用酒来浇熄他們的心火。寒冷被赶走了，这里好像地獄一样热。血冲上他們的头，眼白都胀紅了，人人都欲火上升，恨不得狂舞到一交摔倒，或者打一架。

“今天晚上安妮疯了，她得了第二个青春了！”愛尔維拉和别的一些姑娘恶意地說。

“不許乱說！誰敢誣蔑安妮！”碰着她身子的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都会燙手，仿佛她不是个血肉之軀，而是一团天火。一碰上就会伤人！人們說她已經整整一礼拜沒吃东西了，有了一点东

西，她就給她的母亲和孩子吃。可是她还是那么样的热！瞧，他接連跳了两小时沒有停过！这不是怪事嗎？安妮跳起舞来，竟好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使者，那里的人是生活在火里，而不是在寒冷里的。無怪她一有空，每一个男人便抛开她的舞女奔向她来了。他的舞步是多么輕盈啊！和她一起跳舞，使人好像騰身在高空，在寒冷所达不到的地方。在她的怀抱里，一切困苦都忘記得干干凈凈了。

但是，实在的情况是，她的脸色越来越蒼白了；别人的火是愈跳愈旺，她的火却是愈跳愈消熄下去！現在她全無血色了。于是爱尔維拉，奥尔逊的女兒，很耽心地走过来扯了她一下裙子：

“安妮，安妮！”

但是安妮沒有看見她，她只是閉着眼掉換一个个新的舞伴。今晚上她要好好地跳个痛快！誰有她这样貞靜無邪的名誉呢？她怎么絕不想到她是在夺取别人的快乐。她莫不是因为年輕守寡，發了花痴嗎？

别多嘴！你看她多美丽！現在她又是滿脸紅光了。眼睛也睁开来了，有火焰在射出来。她把貝萊从角落里拉出去，紅着脸和他悄悄地說了几句話，也許是答应他对任何人都不肯答应的事情。貝萊真正永远是个幸运兒！

“貝萊，为什么你不和我多跳几次舞？为什么縮在角落里發愁？难道你还是和从前一样生我的气嗎？你为什么这样冷酷啊？連你的衣裳都是硬綳綳的！”

“我刚刚从冰天雪地里来，安妮！那里孩子們哭着要吃，女人都快餓死了，男人閑着两手东逛西走，眼睛望着地，为了失業，他們头都抬不起来了！”

“唔，这是什么話？現在还是夏天呀，你看，大家都是欢天喜地

的！貝萊，带我一塊去罢！”

安妮的脸發紅了，比血还要紅，她把头斜靠在貝萊身上。你瞧，她在自願送上去，她痴癲到不顧羞耻了！她一仰身倒在貝萊怀里，吐出了一大口鮮血，沾濆在蓝色的夏衣上。

貝萊抱着这个可怕的負担呆立在那里，一步也不能移动。他只舒望着她，直到奧尔逊过来把她抱到外面去。她穿着夏衣身体是那么輕——捧在手上簡直好像沒有重量似的！

“瑪佐尔卡！”奧尔逊回来后，又在桌子間走来走去，邀人跳舞了。

第二十六章

到一月末尾，貝萊在“丹麦”机器厂找到一个做粗工的职位。待遇虽然很微薄，但是爱倫已經感到滿意了：一無所有的时候，你只好哭，多少有一点，你便有了勇气。爱倫产后脸色还有些蒼白，可是精神却很健旺。一听到有了工作，她头脑里便滿是計划。她馬上开始贖当，并偿还了一些零星債务；她訂出了一套計划，不折不扣地照着执行。

小妹妹对于小拉賽大有用处，他立刻明白她是来給他解寂寞的。在待产期間，他寄住在外婆家，免得被送小妹妹来的老鸛把他带走，① 因为他是大家都喜爱的。到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小妹妹已經躺在搖籃里了。他用手指去碰碰她的眼皮，想知道她是不是也有和他一样的眼睛。可是人家連忙把他的手扯开，因此他这問題当天沒有得到解答。

① 欧洲民俗以为嬰兒是由一只鸛鳥銜来降生的。

原来小妹妹有眼睛的，而且是又大又黑，老是跟着他望，她的眼光看过床头，或看到房間的另一角落，总不离开他。她的脸兒一会兒鼓起，一会兒縮进，很像一只咂奶的小动物。小拉賽觉得旣然人家把眼睛这样看着他，他就負着一些义务。他已經是一个小大人了，应該被人家注意注意，有些大人的气派，所以他就开始尽量装得像个大人，一会兒学馬戏团里小丑那样竪蜻蜓，一会兒又举起小凳子来做大力士，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小妹妹只是神色不动地轉着眼睛看他。小拉賽以为他这样卖力表演給她看，她总該鼓几下掌，喝几声采的。

有一天他吹胀了一个紙袋，在她面前拍得爆炸开来。这事可發生作用了：小妹妹忘了她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搖籃里吓了一跳，哇的哭起来了。虽然为这件事挨了一頓屁股，但是他畢竟达到了目的。可是从此以后，每逢他走近去要給她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就会發抖，往往在他还沒有表演他的把戏之先，就已經哭了。

“走开些，拉賽·弗雷得力克，”他的母亲說，“你吓了小妹妹啦！”

但是才过得一个月，情形就大不相同。沒有人能像小妹妹那样了解小拉賽的举动了。只要他一动他那肥胖的身体，或者开一声口，她便像小鳥一样吱吱呀呀的响应他。

爱倫脸上的愁容消失了；現在她又有些事情做了。寒冷使她减少了許多奢望，孩子更不讓她东想西想，两个孩子占了她許多时間，現在她不大想到貝萊了。对于貝萊的經常不在家，她也已經習慣，現在她学会了和他保持精神上的联系：她可以一边做工，一边和他进行想像的談話；在回家的短时間里，設法使得他安逸舒适，在她就是一种愉快。

貝萊把他的家庭看作一个安乐窩，在疲劳的时候可以休养的

地方。他已經解决了愛倫眼光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秘密的希望——給她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就尽够使得她忙碌了，她現在对他完全不用虛情假意了。她那种非常忠誠的态度，使他大为感动；她不再埋怨他錢賺得少，也不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而怪他。

由于工作时間較长，他不得不把工会会长的职位辞掉。預料他暂时沒有回到他的老本行的希望，不过現在这种辛苦的体力劳动，他也很高兴做。为了弥补收入少，貝萊还在晚上做些补鞋的零活。愛倫和他坐在一起，一边帮他做工，一边和他聊天。他們从不談起工人运动，一則是愛倫不感兴趣，二則是貝萊也願意暂时丢开一下。小拉賽坐在桌子旁边画圖，时常插一两句嘴。貝萊拿出工作来做的时候，常常發現愛倫已經在白天里做好了一大部份，只留下她不会做的沒有做。为了报答她，他就帮她做些零星家务，討她的欢喜。

在新年里，冷得不十分厉害。一到二月，便有了春天的迹象。这在愛倫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

“礼拜天我們收拾些吃的东西到城外去玩玩好不好？孩子們需要新鮮空气啊？”她說。

貝萊倒是很贊成的。但是礼拜天党領导有会議，工厂里又要开大会，貝萊两处都得出席。晚上他还答应人家到一个职工会上去作报告。

“那么我們就自己去罢，我和孩子們！”愛倫心平气和地說。到晚上回家时，他們似乎玩得很暢快；貝萊已經不是一个少不得的了。

严冬終于过去了。固然还在結冰，特别是在夜里，但是大家都知道冬天已經过完了。运河里的冰也知道——它已在向四面八方

坼裂，开始流向大海了。

連房屋也感覚到春天来了，在太陽朗照之下，顏色显得鮮明了，屋頂上也閃着亮光。在小巷子和井一般深的院子里，孩子們在踩着溶化的雪泥，歌唱太陽，虽然太陽还照不到他們身上。

在长时期的縮手縮脚之后，現在人們都伸手伸脚了。不錯，天气可能还会再冷；但是大家一致相信春天已經到了。椋鳥已經开始出現，地下的水份也冒出到地面上，冲破了坚硬的地皮，形成东一滩西一汪的积水。大地回春，万物昭苏，尽管冰雪还沒有消解，可是一切冻結在地下的东西都有了生机，似乎在寒冷下萌动出来。城里的工人区又复活了，現在出去寻工作又有可能了。到外面去在太陽光下走动走动，使人神清气爽。还有一件好处，就是每天又可以吃飽肚子，可以向长生庫去贖回当掉的东西，趁使用以前，先晒晒吹吹。

但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寒冷似乎使一切企業活动陷于瘫痪状态。春天越近；太陽一天比一天升得高，开始回复它的力量；但是工商業还沒認眞恢复，每天生产的只够供应一天的需要，一点沒有往年那样的生气。若照老規矩，厂家在每年这时候总得增造存貨，以备夏季应市，弥补冬季停頓了的損耗；工人們也得拿出全副力量，加班加点地从事生产。

許多人关心地問：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情况不会好轉？这时“工人报”不加解答，只是提出暗示性的警告，要某些大人先生們别过份剝削穷人。

形势漸漸地明显了。原来老板們在作一种准备，所以并不大力恢复業务。工人們尽管在冬天受了苦，可是他們居然有一些代表选入了議会，現在正准备在市参議会的选举中竞选一下。这是很难的事！可是不要紧，站在这战綫前列的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組

織，它已經把全国各行各業团結在一起，取得决定性的發言权了。老板們則想使劳人觉得自己的渺小，如果沒有大家賴以为生的人，他們是干不成大事的。

在这当兒，有謠言流传說，厂家准备各行各業全部关厂，想把工联一举打垮。不过这是不大可能的。由于意見不一致，过去虽曾有过关厂的事，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現在人人願意工作，即使照目前待遇也肯干，怎么还会有人想违反大自然的意志，使冬季的穷困再延长下去呢？不，这种想法太荒唐了！

只有一件事看得出来：凡是积極参加过工会活动的人，比别人更难找到工作。在冬季停工之后，他們去申請复工，不是減了工資，便是职位已由别人接替了。情况非常不安定，工会組織愈严密的行業中，情况愈不安定。人們都認为这是工会合并扩大之后的結果。为了这个原因，情緒更加不安了。人人都觉得情况已到了不能忍受，無可收拾的地步，預料将要發生不幸的事情。尤其是鋼鉄工業，劳資关系已極端紧张；鋼鉄工人比别的工人更加团結，所以人們在他們中間最先看出将要鬧事的迹象。

貝萊惶惶不安地注意着情况的發展。如果在这时候冲突起来，工人必然遭到失敗，因为他們的經济旣無来源，又無儲备。严冬早已削弱了他們的一点点抵抗力，如果在这时候發动一个总攻击，显然只会破坏他們的团結。貝萊并不把他的憂虑向他們有所表示，因为他們有点像是大孩子，增加他們的憂虑，对他們毫無好处。但是在工人运动的領导人前面，他却坚持必須避免冲突，即使讓步也在所不辞。这是貝萊生平第一次主张退却！

一礼拜一礼拜的过去，形势日益紧张，但是沒有發生什么事情。資方害怕輿論。冬天已带来了严重的創伤；他們不敢担負發动战爭的責任。

在"丹麦"机器厂里，劳資間的关系是早就紧张了。当农民受了世界市場的影响，被迫放弃种植，改营牛乳牧場的时候，厂方的董事会看到牧畜事業大有前途，便开始生产乳業用的机器。厂里造出了一种利用离心力的炼乳器，銷路很好，这一門新工業需要的工人就越来越多了。做这項工作挑选的都是最有能力的工人；他們継續不断地改进制造方法，国内国外銷数都大大增加。工人們对于所专长的这一門技术逐漸精練，以致厂方不得不降低計件工資的标准，不然的話，工人賺得太多了。几年来已經减过两次，厂方所持的理由是为了要和国外市場竞爭，所以有此必要。但是同时炼乳器却因需求激增，継續不断地在涨价。工人們以为降低工資是必不可免的，所以只好努力改善技术，使收入仍然可以相当优厚。

現在冬天淡季已經过去，有人在传說厂方又要降低工資了。但是这一次，工人却不肯妥协；他們感到非常憤慨，謠言还沒有証实，就准备要举行示威运动。但是貝萊去把他們劝阻下来，不要去听信沒有人負責的謠言。这一場虛惊过后，一切照常，工人們都来向貝萊道謝。

但是到下一个發工資的日子，經理室發出一个通告，說是現行工資标准不适应当前現实，必須加以調整。話說得很漂亮，但是人人都晓得葫蘆里卖的是什么药。在春初的一天，广大的工場里，太陽射进了大片大片的光，車筒和皮带在青色的烟霧中轉动着。工人們一边工作一边趁着許多輪盘和金屬品的节奏吹着口哨。他們像一群無憂無虑的鳥，刚飞到熟識的海岸边，唱着歌迎接春天。

貝萊正在搬运一些原料，一个消息传来，立即打消了大家的兴致。那消息是用一张小紙条在众人中間传閱的，文字很簡单，态度很强硬。厂方不願和工会打交道，不通过它就作出了决定，要每一

个工人在两礼拜中考虑签字接受新的工資标准。“沒有商量的余地，同意的就签名，不同意的就請走路！”当这张紙条传到貝萊手上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望着他，仿佛在等他發出信号；人人都放下了工具，讓机器空轉着。貝萊看过了紙条，仍旧弯下身去做他的工作。在中午休息时間，大家都簇拥着他。

“現在怎么办？”他們問，眼睛望着他，蜷曲的手索索地抖顫。“我們馬上罢工好不好？这可太狠了，人家才长出一点毛，又要来剪了，这可受不了！”

“別忙，”貝萊回答，“耐着点！讓他們先下手，看他們要做到怎么一个地步。照样做你們的工，当作沒有事一般。你們都有老婆兒女要养活的！”

他們嘀咕着听从他的劝告，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貝萊对于他們的憤慨并不覺得奇怪；在別的时候，如果人家这样对付他，他也要挺而走险的，即使从此走到絕路也在所不辞。但是現在他負着許多人的責任，这就使他应該郑重些了。

“慢点！”他一再对他們說，“到明天我們会想得更妥当些。总得考虑考虑效果再动手。”

因此他們便把新工資标准放过一边，若無其事地做他們的工作。厂方認为事情已解决了；首脑人都滿脸得意的神色。貝萊很惊奇于工人們的鎮靜态度；几天后他們已經恢复了平时的情緒，在中午休息时从事种种文娛活动了。

午飯汽笛才一响，机器便停止轉动，大家丢下工具。有些人連忙穿上外衣，奔回家中吃一頓热飯，有的則去邻近的酒店里去消磨。路远的就坐在車床台上吃午飯。飯后他們聚在一起或者聊天，或者斗嘴。貝萊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間跑到“方舟”去看望拉賽，拉賽已在一个倉庫里找到工作，生活还过得不坏。

有一天中午，貝萊站在一群伙伴当中，用粉笔在一塊大鉄板上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一个自高自大的工头；这幅諷刺画使大家笑成一团。这时有几个伙伴正在爭論潛水艇上某种机件的构造形式。貝萊馬上把画像抹掉，不声不响地另外画了一幅机器圖样。船停在蓬霍尔姆港里的时候，他常常看見这机器的。大家都不得不承認他画得完全正确。

这时恰好有一位工程师走过。大家都靜默下来。他看見了这幅圖样，便問是誰画的。

貝萊只好跟了工程师走进办公室。工程师問了他一些話，才知貝萊并未学过画圖，不免大为惊异。

“也許办公室里用得到你，”他說，“你願意試一試嗎？”

貝萊的心快乐得怦怦地乱跳。运气到底来了，这是他为了搞工会运动而牺牲掉的希望，現在它到底来了，它能使他出人头地，很快地在社会上占一个崇高的地位。

“願意，”他說，声音細到几乎听不出来，“願意的，謝謝你。”他激动得差一点悶住气。

“那么明天七点鐘，到打样間来，”工程师說。“不，今天是礼拜几？礼拜六。那么就是礼拜一早晨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也不用什么手續。貝萊心里很感激这个人。

他走到楼下的时候，大家围着他听談話的結果。

“你交上运了！”他們說，“現在他們叫你做画圖工作。要是你学得好，你就可以独当一面，做一个設計員了。我們現任的厂长奚浦生就是这样爬上去的：他原先在这里做翻砂工人，現在成了大人物啦！”

他們为貝萊的交运，高兴得滿脸光彩。貝萊看得出他們相信

他是个什么都有一手的人物。这一天余下的时間，他是像在梦中一般度过了，下班后，他赶忙回家，把消息告訴爱倫。他非常昏乱，耳朵里又在轟轟地响，像小时候一样。

爱倫快乐得双手抱住他的头頸，再也不肯放手，一直看着他，像恋爱初期那样。

“我早就知道你会得意的！”她驕傲地望着他說。“你跟别人不一样！现在，你瞧！……可是也得讓孩子們知道这个好消息！”于是連忙到摇籃边去喊醒小妹妹，把喜訊告訴她。孩子却哇的哭了。

“可是你倒反吓了她，”貝莱满脸堆着笑容說。

“現在我們要和上流人来往了，”爱倫預备餐桌的时候忽然說。“我不知道弄得慣弄不慣！孩子們也好进私立学校啦。”

吃过飯，貝莱想坐下去补鞋子。

“不，”爱倫坚决地說，同时搶过他手上的工作。“你不能再干这个了！”

“但是总得把它做完，”貝莱說，“总不能把沒完工的东西交給人家！”

“我会替你做完的，你还是去换衣服罢，你打扮起来真像一个……”

“一个工人，当然罗！”貝莱笑着回答。

貝莱换过衣服，上“方舟”去給爸爸拉賽报喜。約好爱倫，等一会在岳父家和她碰头。拉賽正在吃晚飯。他在爐上煎了一个鷄蛋，桌上还放着啤酒和烧酒。他租下了过道底里的一个小房間，靠近瘋子温斯列夫的房間。这房間四面沒有窗子，只有門上装着一塊玻璃。墙上刷的石灰剝落下来，露出一塊塊的泥坯。

“很好，很好，”拉賽高兴地說，“总算有了这么一天！我常常覺得奇怪：你，一个穷苦工人的兒子，为什么要有这种沒用处的本

領——在墙上紙上乱塗乱画。大概有些用处罢，我常常这样想；也許这是上帝的恩惠，将来会靠它得意的。現在果然有了用处啦！”

“你在这兒住得不舒服，爸爸！”貝萊說。“我馬上就要把你搬走，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等我們还清了冬天欠下的一些小債务，我們就要搬到一所三个房間的公寓房子，那时你就可以独占一間；但是我可不讓你再去工作了。你得先作个准备。”

“好，好，我并不反对和你們住在一起，只要我不占了你們的口粮。哎，要我放弃工作并不是难事。我从小时候刚会走就做工了，为了一口飯，做了快七十年了，現在我是有点覚得累啦！多謝你的好心。我可以和孩子們玩玩过日子。你要我搬的时候再通知我罢。”

“方舟”里的人都已經知道了这个消息，貝萊刚要走，大家都来向他道賀了。

“你高升了之后，不会再到这兒来和我們聊天了，”他們說，“这是做不到的！但是别因为我們穷便把我們統統忘掉啊！”

“不会的，不会的，貝萊和我們一起过了多少餓肚子的日子；他不是一个会忘記老朋友的人！”他們自伙里有人回答。

直到离开了“方舟”，貝萊才明白他还跟另外一些东西从此分别了，那就是和他同一阶級的人的感情，他們对他的信任，以及他自己在他們中間担負使命的信心。他曾在这种乐天安命的生活中，这种阶級友爱中，以及这种共同的斗爭中，获得他的乐趣。他豈不是做过穷人中的大王嗎？人們都把希望放在他身上，相信他会把他們带到一个神奇的世界去。現在，因为他自己交了好运，就把他們丢开，不顧他們的貧困，他能給自己这一行动辯护嗎？也許他眞是注定了应該領导这运动的人物，也許他是能領导这个运动的唯一的人选？

这种信心，常常在貝萊心中不自覚地滋长起来，由于它，他才

能在斗爭中發揮毅力，在苦难中始終乐观。現在，是不是在驕傲得意之余，他就不認他的出身地了嗎？不，他还不至于爱虛荣到这个地步！沒有他，也还有人能够領导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况且幸运已找上他門来，“走罢，貝萊！”心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鼓励他，“还有什么躊躇不决的？你沒有权利推开你的幸福！你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也不会对别人有利，你願意这样做嗎？你从前是一个好同志，但現在你該和他們分路了。这是上帝給你的本領，你从小就有了的。如果你还要耽在穷人中間，也不会有人因此而得到好处。好罢，你自己挑定你的前途罢！”

不錯，貝萊已經挑定了！他很明白他应該接受这个幸运，不管人家会怎么說。不过因此就把人家丢在背后，他心里也有点难受。他和穷人的关系太深，一向和他們团結得很紧密，現在他自己脫身而去，不免感到痛苦。从前是常常想到别人的苦难，这使他成为一个大丈夫，而斗爭又培养了他的充滿乐观精神的勇气；而現在，将沒有人和他团結了！从前一向做火炬打头陣的貝萊，現在却和工人运动断絕了关系，反而站到另一方面去，这豈不是怪事！不，他知道他决不会背弃他們的，即使他爬得地位很高——这是他自己有信心会做到的——他也会常常想到他的老朋友，給他們指点出路，取得劳資关系的改善。

爱倫看出貝萊的心事——也許懂得他的良心上的苦恼，她就設法替他排解。

“我們要不要明天就把爷爷接过来？”她說。“在我們搬进新房子以前，他可以先睡在起居室的长凳上，不应該讓他耽在那边沒有人照应。憑你的新身份，你不能再讓他住在那兒了。”

第二十七章

在各行各業的工人中間，不安的状态有增無減，凡是和工会有过关系的都覺得地位不稳；十分明显，厂主的意圖是要把工人逼得走投無路，使他們內部分裂。“他們想把工会打垮，好再剝削我們一次，”工人們說。“他們以为冬天已經使我們因为得到一塊干面包而心滿意足，現在容易对付我們了！眞是妄想！”

群众越来越加憤慨；到处都准备动手，人們只想馬上向資本家进攻。妇女們哭哭啼啼，吓得瑟瑟打抖，她們大多数只明白一件事实：冬天受过的苦难又要临头了。她們采取不顧一切的办法来加以防止；她們披上头巾冲进办公室，找資本家，吁求他們扭轉厄运。工会的中央委員会劝告大家保持鎭靜，行动要愼重。一切都得靠輿論支持他們的正义。

貝萊自然也留意着正在發生的一切事情，虽然他現在已經置身局外了。他每天穿了整齐的衣服和皮靴去上班，也不用在七点鐘之前出門，而別人却是六点以前就要到的，这一来就使他的一切都改变了。

他不久就可以学習使用圓規和丁字尺，但是目前还只能忙着临摹旧圖样，或做些修整工作。他覺得心情非常舒暢，仿佛有点酒醉似的；他干輕松清潔的工作，并且还可以穿着好衣服，这还是生平第一次。特別有意思的是从他的地位上去观察生活；他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旧的生活沒有前途，只落得老来無依無靠，而这个生活却是步步上升的。从这个地位上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什么，甚至是最高的地位！誰敢說他不会有爬到頂上的日子！那

时他可以制定八小时的工作日和合理的工資制度。到那时候，他就可以証明給大家看：一个人可以从低的地位爬上到最高地位，而不忘本，也不变成个剝削者！那时他們还会向他欢呼“好同志貝萊万岁！”虽然他已經离开了他們的队伍。

在家里他有許多事情要做；一跨进家門，他便成为爱倫的几百个計划的囚犯。他得做一套新衣服——办公用的灰色便服，还得多添几件衬衫；一星期至少得上理髮館修面两次，可不能再用他那像鋸子一样的剃刀自己刮了。貝萊不得不承認做他所謂“上流人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这一切都是要花錢的。这是和从前在冬天的困难中找生活費同样的伤脑筋；不过这一次是有兴趣的，前面有一个光明的目的，而且只要到安定下来以后就不再有困难了。

拉賽现在的衣着也很整齐；他穿的是貝萊穿过的那一套衣服，爱倫已經把它翻新了，打上一条黑領带，配上一个白硬領，脚上穿一双擦得很光亮的便鞋。这双鞋是貝萊离开岩石农庄时所穿的雨靴，还保存到现在，但是已經截短成一双家常便鞋了，截下来的靴統成了另一双木底鞋的一部分材料。

拉賽喜欢和孩子們在一起；他那滿是皺紋的脸，已經有点昏花的慈祥的眼光，儼然是一位老祖父了。小拉賽躲在对面角落里，拉賽爷爷看不見他，这小家伙就利用这一点来鬧頑皮；他不了解爷爷的眼睛为什么离开一张桌子的距离便看不見东西，因此常常要問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因为我一輩子看見的苦难太多了！”老人家总是这样回答。

除此以外，他仍然是很快乐的，这在他的衰弱的身体上也看得出来，因为他身上又长起了肉，脸也变得胖起来了。他很会照应孩子，貝萊和爱倫尽可以放心去做他們的种种事情。要做的事情真

多，不然就适应不了他們的新地位。他們打算借两三百克郎的貸款。“爸爸会給我們担保的，”爱倫說。

“好，这样一来，我还可以去学几堂制圖課，”貝萊說，“我得把基础打打好。”

礼拜六是旧工資标准失效的日子。工人們情緒很紧张，但是各人仍然照常做他的工作，耐心等待。在午飯的时候，工头来向每一个工人征求答复。依照預先的約定，誰也不表示贊成不贊成，但是在下午，有三个选出的代表到办公室里，要求和經理談話。机器工人孟克是这个代表团的領袖，他就站上前去說話：

“我們代表全体工人……”

可是他沒有办法再說下去，經理大發脾气，手指着門吆喝道：“我不和我的工人談判！”

因此他們只好走下楼来。工人們抬头望着，大家都很詫异，事情办得好快！高大个子的孟克动动嘴唇，仿佛在說話，可是机器声鬧得厉害，誰也听不到一句。他迈开大步走过工場，提起一把鉄錘，在一只透平爐的大鉄筒上敲了三下。这声音好像給全厂宣布最后审判。同时他举起两条烏黑精赤的胳膊，把皮带从轉动着的車筒上打落下来。于是机器停止了轉动，轟隆声沉寂下去；霎时間靜寂得宛如死神在走过。那些密如蛛网，縱横遍布在工場里的皮带全都松挂着在抖动；这个大車間里忽然靜得可怕。

工头在車床中間跑来跑去，吆喝着，可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去通知了办公室，这时工人們都到水桶边去洗手净身，靜默和憂郁得如同出殯一样。他們的脸上毫無表情。他們会預料到这三响就是一場可怕的斗爭的信号嗎？或者他們只是出于一时憤怒的冲动？無論如何，他們是知道的；从他們的脸上分明看得出来，这是命中

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他們对抗过冬天，因为人們逼着他們；可是現在冬天又回来残害他們了。

工人們洗沐之后，重又走出来，各人挾着他的包裹，默默地站着等發工資。工头們来回奔走，手顫抖地比对工作时間，發給每一个人应得的数目。經理从办公室走下楼来，大模大样的，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打工場里走过，工人們讓路給他。他严峻地向四周望了一轉，仿佛想把各人的面貌深印在他記忆里似的，然后他把手擱在一个工头的肩膀上，用一种使大家都听得見的声音說：

"手脚快点，雅各逊，早点把这些家伙打發掉，越快越好！"

工人們慢慢地轉过他們的严肃的脸望着他，有的握紧了拳头。他們領到工資后，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工厂。到了街上，他們三三五五地站在一处，牢騷地發泄他們的憤怒：

"你們看見那老家伙嗎？他簡直蛮不講理；要我們再回到这兒来，日子远着呢！"

貝萊有一种异样的心情；他知道战斗現在已經开始。陷坑安排好了，只等一样样东西掉进去。小拉賽听慣了他上楼的脚步声，馬上跑来要他抱；但是貝萊不去理睬他。

"你这样面孔鉄板的！"爱倫說，"出了什么事嗎？"

貝萊悲哀地把这消息告訴了她。

"天呀！"她抖索着喊，"現在大家又要鬧失業了？感謝上帝，这回牵連不到我們！"

貝萊一句也不回答；他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吃飯，低下头仿佛感到羞耻似的。

第二十八章

此后便是一个很激动的时期。这場斗爭，可以說已經准备了好几年。工人們早已武装好，在等机会一試身手，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問題：究竟他們是注定了要永远做奴隶，一輩子不得翻身呢，还是另有前途。現在斗爭开始了，大家倒反而吃了一惊，都希望早些和平解决。

但是看情况不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資本家認为这是一个有利于他們整頓內部的大好机会，要坚持斗爭下去！最近几年来，工会曾使資方作过种种讓步，現在是資本家总反攻了，他們說，“我就喜欢看你們垮下来！”这等于說：“滾蛋罢！”每天早晨都有消息传来，又有一批工人被解雇，或者是自动离职了。

一个行業牽連到另一个行業。炼铁厂和“丹麦”机器厂采取一致步調，宣布解雇冶金工人；接着翻砂厂，模型厂也都跟上来。其他工業部門也相繼停工，他們彼此互相支持。

貝莱从他的办公室里可以看到全面的情况。过去的斗爭經驗又涌上心头，使他热血沸騰起来，他在打样間里为各業工人拟訂作战計划。他有的是斗爭的热心，进攻的精神，他看到同志們的缺点：他們的战斗力还不够。他們还欠振作，生怕又要遭到失業。他們不能發动击中要害的反攻。而資本家在鋼鉄工業的領导之下，却斗志甚强，一开头就占着优势。

“丹麦”机器厂并沒有完全停工，但是已經半死不活。工作是靠几个罢工破坏分子来維持的，职員中凡是懂得一点技术的都一律下厂，連机器部主任本人也穿上工作衣去管車床，为的是要給罢

工工人看看，沒有他們也干得了，借以挫折他們的勇气。

打样間和会計室都是乱紛紛的，罢工破坏分子都得向国外去招雇，离职的馬上就得派新人去接替。对于貝萊，他們是讓他去做自己的事，尽他学習画圖。这使他感到失望：距离学到头还差得很远，沒有法子学得很快。

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要他下車間，到分乳机部門帮忙，因为这个部門的工人已經和冶鉄工人一起罢工了。这个通知使正在为自己的前途做好梦的貝萊受到打击，他立刻就覚醒了。

"我不能做罢工破坏分子！"他气憤地回答。

于是工程师亲自来找他。"你可知道你是违抗命令嗎？"他說。

"我不能接手做我的同志們的工作，"貝萊低声地回答。

"这是你的义气，但是現在他們已經不是你的同志了。現在你是职員了，既然是职員的身份，你就得到厂方指派你的崗位上去服务。"

"但是我办不到！我不能搶別人的飯吃！"

"你要明白，这是关系到你的前途的。你得好好想一想！我很替你可惜，因为你本来可以很有發展的，但是由于你的倔强，我却無法挽救你；我們这兒要的是絕对服从。"

工程师站着等他答复，但是貝萊一句話也不回答。

"好吧！我讓你到明天早晨再作决定，虽然这是违反厂規的。你好好地想一想，丢掉你那种愚蠢的感情用事。首先你得为你自己的利益打算。好罢，明天見！"

貝萊走出工厂。他不想比平时早回家，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盘問。他得尽迟些把这消息告訴家里。因此他就在商業区街上蹓躂，一路走到港口看看船只。他的幸福的梦飞走了。多么短暫的梦！他想像到爱倫的失望的脸色，精神便大为沮丧。他主要是对

爱倫有点抱歉，对他自己倒是無所謂，反正是命中注定！他絕对沒有想到需要在同志們和自己的前途之間作一个挑选，他已經把工程师給他考虑时間这回事丢在脑后了。他照往常回家的时間回到家里。爱倫带着快乐的笑容出来迎接他，她現在經常是欢天喜地，看她苦心孤詣地使自己适合于新的社会地位，使人說不出的感动。她的行动举止有了一种新的优美，嘴唇稍稍抿紧，显示出身份的高雅。这种姿态使爱倫具有一种嫵媚，貝萊常想吻她一下来打消这个表情。

但是今天他默默無言地坐下来吃飯。爱倫把他的午餐留到晚上热給他吃，午餐时間他是在办公室里吃黄油面包。

“等我們生活安定以后，我們要在六点鐘一同吃飯，”她說，“这样要比較安逸些。”

“紳士們是这样做的，我听說，”拉賽說。“我們試試也好！”

老人把小拉賽抱在膝头上，講滑稽故事給他听。小拉賽哈哈大笑，躺在搖籃里的小妹妹也呀呀叫喊，仿佛她也听得懂所講的故事似的。

“現在講什么？講老婆婆的故事吧？你得好好地听，要不然你的耳朵不会长大的。来罢，就講老婆婆……”

“老婆婆！”小拉賽摹仿着老人家口音。

“是呀，老婆婆！”拉賽又說，于是三个人一齐大笑。

“‘我該先做什么？’老婆婆去做工的时候說：‘吃飯呢，还是睡觉？我想先吃罢！’她吃完以后又說：‘我該先做什么？睡觉呢，还是工作？我想先睡罢。’于是她就睡了，一直睡到晚上，然后回家去睡觉。”

爱倫走进来，把手擱在貝萊的肩膀上。

“我今天去見过我从前的旧东家太太，她答应帮我把結婚礼服

改制成一件做客穿的衣服，”爱倫說，“这样我們就只要給你买一套礼服就行了。”

貝萊慢慢地抬起头来，脸上抖了一下。可怜虫，她还在梦想夜礼服呢！

“你可以不必操这个心了，”他低声說。“我已經丢了写字間的工作。他們要我做罢工破坏分子，所以我辞职了！”

“哎，哎！”拉賽說，他的手抖得那么厉害，差一点讓小拉賽跌下来。爱倫呆呆地望着貝萊，仿佛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她的脸色越来越蒼白，但是嘴里却不出一声。她好像馬上就要暈倒的样子。

第二十九章

貝萊又回到了自己人中間。命运把答应給他的幸福收了回去，他一点也不懊丧，而且还很愉快。这里到底是他自己的地方，在这伟大的运动中他曾出过許多力，怎么可以把他丢在一边呢？

罢工的領导人都欢迎他归队。在紧急的时候，沒有人能像他那样鼓动人心；只要他一露脸就足以坚定人們的信心，增加他們的勇气，發揮大無畏的战斗精神。况且，在制定战斗計划方面，又是沒有人比得上他的。

每天一早他就去罢工委員会的办事处，这是指揮全局的地方，所有的綫索都在这里集中，人們在这里研究当前形势，召集深知敌情的人来彙报消息，訂立出全面的作战方略。在邀請各業中忠实可靠的同志一起参加的秘密会議中，他們收集一切作战資料，用来向資方进攻，或在报紙上發动宣传。对吸血的剝削者，对立場不稳的分子，都必須予以打击。有些厂家还在繼續开工，这必須找出

来，使他們停工，即使增加失業的人数也在所不惜。他們加紧装备自己，在这种时刻，無暇再苛刻地挑选武器了。貝萊拿出他的全副本領，因为这可不比推倒一个鞋商了，哪怕是一个全市的鞋業巨头。貝萊的主意很多，而且說干就干，从不拖拖拉拉：战斗就是战斗！

他們是进攻的一边；但是尽管貝萊滿怀着同仇敌愾的心情，他仍然很明白这場斗爭必須采取守势。为要使群众能够坚持战斗，高瞻远矚和詳密的策划是必要的。归根結蒂，这是一場持久战！为了不讓外国的罢工破坏分子入境，不但要迅速和各地党报取得联系，还得在火車站和輪船碼头布置糾察队。工人們利用电报，这也是第一次。要用尽一切方法减少本地的罢工破坏分子；而首要的工作是儲备粮食，以免失業工人遭受飢餓！

貝萊設想到全世界工人的团結性，现在这个設想对他有了很大的帮助。工会領袖們对丹麦工人發出一个强有力的宣言，再度指出他們是刚刚跳出地獄，正在努力攀登光明的山頂；并且用激动的話号召工人們站稳立場，坚持团結。他們把罢工的起因和目的印成传单，發往全国，呼吁同胞們予以支援，为了自由！通过向国外工人党的呼吁，他們使群众意識到工人阶級的伟大的团結性。現在要推动的是一个龐大的机构；从一个行業的小工会發展而成的全国工联，他們正在进一步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級，使他們都成为这場斗爭的盟軍。

但是这一切，都是那些从工人阶級中涌現出来，而至今也还是工人身分的人在指揮的！这种人随着运动的蓬勃發展而增多，現在还在增加。他們感觉已有充分的准备，这使他們增长勇气，有信心估計到胜利的結果。委員会每天收到許多农村里的来信，欢迎罢工工人去工作。农民們还捐助金錢和实物，还有許多外地人家

願意代养罢工工人的孩子。国外也有錢匯来接济。首都的自由思想者也同情于工人；工人区里的商店和酒館也紛紛为罢工工人募捐。

工人們都以極大的犧牲精神来响应号召。各个工厂里散發着募捐册子，成千成万的工人每礼拜从他們微薄的工資中捐出四分之一。罢工工人以伟大的勇气放下了他們的工作，团結精神使他們具有了英雄气概。虽然在隆冬严寒之后他們的境况很苦，仍然一致表示开头两礼拜不要救济。有許多人完全不要，自己想法做临时工或到乡間去种田来对付。未婚的青年人索性就到外国去了。

資本家想尽方法来和工人为难。他們禁止商人和包作头把物資供給在家里自产自銷的工人；派遣特务到全国各地去运动小企業家和农民，要他們抵制罢工工人。全国各地，直到边境，都张貼着告示。这种意圖是非常明显的；他們要用鉄环把工人围困起来，直到他們飢餓得毫無办法，只好俯首就范。

可是工人們都了解这意圖，他們的反抗格外强大。他們从辽闊的荒野中走过来，虽然已是疲憊万分，但战斗的意志依然健旺。許多人到現在还不很明白这运动的意义；新的思想虽在他們心里慫动，也只是零零碎碎的，他們只是朦朧地感觉到幸福的境地快要近了。有时候单憑他們記得的一两句話，就尽够表达整个情况了。人們可以用种种理由来折服他們，打垮他們所坚持的理論，但是他們的信心依然存在，这是最大的智慧。在他們心底里，隐伏着一个不可动搖的信心，相信他們是打进幸福世界的选手。

現在他們对一切都逐漸清楚了。斗爭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它給他們揭示了生活的猙獰面目。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不过現在是鮮明地呈現出来，使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許許多

多小灾小难拼合成一个大灾难，一个要将他們打回到貧困顚連的境地中的飢餓的灾难！貧困威胁着工人，凶狠到無以复加。这是最厉害的手段；但它使他們确信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已經快要达到目的地了。黎明前的黑夜总是最黑暗的。

有許多事情他們現在才弄明白。人們一向說德国人是世仇，祖国比一切国家都更优越。但是現在資本家却向德国去招募雇佣軍，利用他們来把自己的同胞驅入穷困。他們口口声声說的爱国思想全是花言巧語！現在他們知道，世界上只有两种民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是的，仔細考察之下，这正是实在情形！你絕不能相信上面的人所說的話，可是一切的教育都是从上面来的！教士也是好东西：他們知道該为誰服务！不，人民应該有自己的学校，給兒童培养新时代的精神，而不去学習什么宗教和爱国主义！如能这样做，貧困早已絕迹了！他們就这样地利用斗爭和失業的时間，把生活的各方面仔細想一想，解决了許多疑問。

不久，飢餓的魔影一家家的出現了，但是，其結果却出于預料之外：它反而加强了罢工工人的仇恨和頑强。正是在这上面表現出穷人是不可战胜的。几百年来，穷人只学会了一桩本領：坚忍苦难。現在这却有了用处！他們有的是用之不尽的潛力，尽量供給他們以反抗的力量，想打敗他們可不是那么便当的事。他們是不是快要屈服了？唔，你看罢，又有几千人加入了罢工的队伍。但是困难，从各方面看来，并不显得比以前更严重；他們已經学会了不显露困难的漂亮方法，这是他們对文化發展的貢献。他們在家里忍受困难，在外面仍然是勇气十足。敌人原以为他們所采取的手段是必胜的，这一来却大大地削弱了他們的信心。

工人們甚至也利用飢餓作为他們的一种斗爭手段，对資本家

和靠資本家为生的人实行抵制，凡有可能，便加以打击，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許多大門上都給伟大的工人队伍画上了十字記号，住在里面的人非搞垮不可。

困苦对群众的威胁越厉害，他們的勇气也相应地越加增长。誰也不知道要撑持多久，但是他們并不垂头丧气，头髮还是梳得光光的，衣着还是保持着整潔。他們常常去郊野中散步，旗帜飘揚，唱着歌去，又唱着歌回来。

这是他們第一次享受空閑，虽然也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总之可以說这是他們的第一个假期。

好像是一批大顧客似的，他們站在那些不同情工人的鋪子里，实行抵制。仇恨心越發高揚，不是贊成就是反对——人人都得表明态度。小商店老板都隐藏着他們的意見，如果他們有一点意見的話，爭着来和工人表示好感，柜台上放着捐册，請人捐助，有的还从营業額中提成充作捐款。他們尽有时間来說服周遭的人，所以人們的仇恨心一天一天地强烈了。

运动的領导人稳健持重，劝工人們鎮靜行事。但是这場为生存，为幸福的斗爭，自有它使人狂热的地方！它使人如醉如癡，不惜孤注一擲。領导人力求限制失業的人数，因为筹措救济費很困难。但是那些有工作做的工人，仅仅为了表示团結，都紛紛自动抛弃工作来加入失業的队伍。他們認为这是他們的职責。

有一天，建筑工人突然提出要求，要把工作时間縮短一小时。他們遭到了拒絕。但是当天他們就不在原来的七点鐘而在六点鐘便停了工。这不是天翻地复了嗎？在隆冬严寒之后，又在停工失業中，竟有人敢提出縮短工作时間的要求！

这件事使罢工領导人大吃一惊；他們怕这样做会失去社会上对工人的同情。尤其使他們吃惊的是連老成持重，富有經驗的斯

多尔倍也不反对这种要求。他担任工会主席多年，对工人是很有影响的；大家以为他应該劝他們复工！于是貝萊去和他談。

“这事我管不到，”斯多尔倍回答。“我并沒有提議停工，这是大会上多数通过的，所以就沒有話可說了。我不能反对我的同志們！”

“但是你們做錯了，”貝萊說，“你是負責人！你們行業的条件几乎可以說是再好也沒有了，并且你們也該为我們正在进行的斗爭着想！”

“斗爭，我們当然是想到的！你也說得不錯，我有一个美好而安乐的家庭，这是因为我的行業情形好；我們建筑工人有优越的条件，賺的錢多。但是难道我們就可以袖手旁观，看着别人为一塊干面包而斗爭嗎？不能，到斗爭的时候，我們也应該参加！”

“但是你們拿什么来支援呢？我們現在一礼拜需要一万克郎！你們的行动会使我們受到难以估計的后果。你得收拾这个局面啊，岳父！你必須設法使多数表决不要实行。”

“这算什么，外交手段嗎？你好像站在我們的敌人的一边！我們尊重多数表决，改造社会就得靠这个多数表决。如果我們在投票上耍花样，那就……”

“这是毫無必要的！一般人都不明白他們是在干些什么。你不可能要求他們有眞知灼見！最好讓我和他們先談談斗爭情况，然后你可以建議重新付表决！”

“你以为我們不明白我們是在干什么嗎？”斯多尔倍生气地回答。“但是后果可以由我們自己来負責！你想哄騙他們投相反的票！不，你别玩手段了！他們已經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投了票，事情已經定局了，不管做得对不对！絕不能翻案！”

貝萊旣不能說服老头兒，便不得不放弃談判。建筑工人使失

業人数又增加了几千。工人方面的这番过火的举动使他們在社会輿論前处于不利的地位，資方就利用来实行决定性的打击：宣布全面关厂！

第三十章

貝萊的家庭經济很困难了。冬季受困之后，元气还沒有恢复，他便被拖进了斗爭；为了准备新的职位，他們又背上了債务。貝萊只好和其他罢工工人一样領取救济金——每礼拜十克郎到十二克郎，靠这点錢爱倫得张罗全家的粮食和燃料。爱倫以为貝萊是領导人，应該多得一些，但是貝萊不願意享受比别的工人更优越的条件。他忙了一天之后，弄得筋疲力竭，疲倦不堪，回得家来，总看到爱倫的詢問似的眼光。她一句話都沒有說，但是她的眼睛天天都表示出同一个問題，仿佛在說：“你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使貝萊很感到煩恼，因为爱倫明明知道他并不在找工作，况且也無工作可找。她对当前形势和貝萊一样清楚，但是她故意装作不知道貝萊和他的同志們在爭取些什么，当貝萊談到这个問題的时候，她一味不作声，也不願意听。

貝萊心上充满战斗热情，除了爱倫以外，他不願意把他的心情和作战計划告訴別人。在别的事情上，爱倫常常給他以鼓舞，貝萊也就覚得更为壮胆，更增加了勇气；但是她現在却老不开口！她的心上只有他、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孩子，其余的一切，她全不在意。她很愉快地跟他一起熬过冬季的困难，她不以为苦——因为那怪不得他。而現在他是随时可以找到工作的，只要他願意的話。她現在作出沉默的抗議，这無异給貝萊浇上一头冷水，减少了他参加

斗爭的兴致。

貝萊兴奋地回到家中，想談談白天的經过和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只好和拉賽談。愛倫像个聋子一样，只顧做她自己的事；有时候她会忽然打断他的話，說家中缺了这样，少了那样。因此貝萊只得改变了信任她的習慣，把一切工作都不放在家里做。如果他需要写点什么，或找人討論什么問題，他情願到小酒館去，免得在愛倫面前受到拘束。他也不把自己担任机要职务的事告訴她，她虽然从旁的方面打听出来，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在她的观念里，他始終是不顧家庭，不顧妻子兒女的工人貝萊。她这种固执的态度使貝萊感到苦悶。既缺少家庭乐趣，他就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斗爭上，成为一个很坚强的斗士。

拉賽常常悶悶不乐地看着他們。他想做个和事老，但是他不知从哪里做起；他觉得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了。每天他穿上他自己的旧衣服出去想找点临时工做，但是他看見許多比他年輕的失業工人，他又怕搶了別人的飯碗。在这場斗爭中，他什么都不了解，也不懂得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能做的；但是他对貝萊还是無条件的尊重。無論兒子說什么，大概总不会錯，即使你不得不因此挨飢受餓，因为这孩子命里一定会做一番大事業出来。

有一天，老人不声不响地出走了；貝萊因为事情忙，一点也沒有注意。"他想必是回到'方舟'里那个做旧貨生意的老婆子那兒去了，"他想，"他在我們这里太沒趣了。"

貝萊专負責工人运动的政治指导工作；对于財务或管理他是一窍不通的，他只会投入战斗。他从八岁时候起就憑他自己的能力对付生活上一切問題，而且都是成功的，现在他就得了一点好处。他获得群众的信任；他的演說受到他們的欢呼拥戴，即使不甚了解，他們还是相信他的。如果有人不願意走他所号召走的路，他

也能使他們不得不跟着他走。

現在沒有时間来作长篇大論，如果劝說还不够，他就用更有力的方法来执行。总之，他首先要团結群众，所以貝萊整天在外面奔走，哪里有什么不上軌道，他便在哪里出現。他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检閱；每天有将近四万罢工工人在全市不同的地区按照各業的組織，集合点名。用这个每天检閱的办法，可以追查出有誰背叛了他們去做罢工破坏分子。有些人經常不到，如果有理由的，必須提出証明，才可不被取消罢工津貼。

貝萊今天到东，明天到西，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总是出人不意的。为了他行踪飘忽，大家称他为“閃电貝萊”。他在行动之先，并不深思熟虑，但是他有具体的根据，自然而然地从这一件事發生出另外一件——一直扩展到任何人也意想不到的广大范围。貝萊自己也随着这运动成长起来，在行动中能看到全面。

該做的事情太多了；点名的时候要把不到的人登記下来；誰要是知道他們的情况，就必須报告。某人到外国去了，某人下乡去找工作了，这些都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有人变节做了罢工破坏分子，就得立刻采取措施来懲罰他。貝萊就这样地使队伍保持巩固。工人中也有不少意志不坚的分子，不少墮落的、愚昧無知的青年。他們不了解罢工运动的重大意义，但是严格的控制和不容情的制裁使他們把事情看得严重，不敢背叛。

此外，貝萊还会同斯多尔倍把許多可靠的同志組織起来担任糾察队。这些人都是从各行各業中挑选出来的积極分子，参加过他們本業工会的組織工作，所以他們对每一个会員都認識。他們每天早晨在各工厂附近布崗！記录复工工人，設法加以劝阻。他們經常和警察發生冲突，因为警察用尽种种可能的方法来和他們为难。

現在，貝萊也常常碰到莫尔頓了。穷困逼得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閉門独处，不和别人往来。但是他不相信罢工能改善情况，所以并不参加活动。不过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人民的困苦，他在这方面的观察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分配救济品的任务，再沒有别人比他更胜任的了。他掌管了一切物品的分發，但是他最喜欢做的却是亲自操刀給罢工工人的家庭分肉，分量虽然不多，但是妇女們仍然簇拥着莫尔頓。在他的笑容里面含有一种好感，她們覚得从他手里分到的肉似乎大些。

莫尔頓和貝萊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意見分歧。那怕到了現在，一切要依靠坚强团結的时候，莫尔頓仍然不贊成用严厉的方式。

“别忘記，工人們还沒有成年呢！”他常常說。这是事实，工人里面的确有不少人对于运动还是陌生的，什么也不了解，虽然在别的事情上他們都很有思想，很聪明。这些人之中，大多数是从乡下来的，年紀也較大；其中有些自己还当过老板。在他們看来，工会是一种近乎私設法庭的組織，这些人就趁罢工的当兒从中取利，单为了替自己获得工資优厚的工作。当他們被指摘为罢工破坏分子或黃色分子的时候，他們只是像小孩子被手槍吓唬着那样嘻嘻地笑。他們虽然在这方面思想迟鈍，但是对这种譴責，心里还是怀恨的，虽然他們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理由。所以这种工人必須被强迫到和别人步驟一致！

鋼鉄業的資本家想尽办法維持生产，因为他們必須履行合同，按时交貨，否則眼看生意就給外国厂家搶去，他們就得垮了。所以，对于这类工厂，必須尽可能使它們停頓。糾察队加紧工作，“工人报”上發表了罢工破坏分子的姓名住址。这些人下班的时候，有大群人迎上来譏笑辱駡，不得不由警察护送回家。但是由他們的

背叛行为所激起的憤恨始終跟在他們后面，一直跟到他們的宿舍。甚至罢工工人的老婆兒子也对罢工破坏分子的家属进行斗爭，因此他們不得不搬家。人們看見他們在一天夜里，把家具什物装了一手車，偸偸地搬入新居；但是到了白天，人們又找到了他們，于是他們只好像难民一样，再搬一个地方，直到警察出場来保护他們，給他們安排住处。

有一天，北桥区的一家工厂靠着外籍工人和罢工破坏分子的帮助复了工。貝莱作好准备，要在这些工人放工回家的时候給他們一个难堪。但是在白天里就有一名对工人表同情的警察秘密通知他：附近一个学校里埋伏了两百名警察，准备对付工人。下午，人們开始集合：罢工工人，妇女和孩子。他們来得很早，因为厂方可能为了避免發生冲突，提早一小时放工；反正多等一会也沒有什么損失。工厂大門外終于集合了将近两千人，挤得密密層層的。警察分成許多小队，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是并沒有驅散他們的意圖。街头的野孩子先哄鬧起来，漸漸传染到成年人；他們覺得要热鬧一下，便漸漸地故意和警察挑衅了。

“朋友們！”突然有一个年輕力壮的声音喊着。“那边学校里埋伏着两百个警察，他們在等我們鬧乱子，好向我們动手！大家贊成不贊成讓他們就耽在那兒？我想他們应該回到学校里去受点教育！”

“好哇！”有人喊。“好哇，閃电万岁！”

人丛中起了一陣騷动。

“这是貝莱！”人們在窃窃地互相传言。妇女們都踮起脚来望他。

貝莱和斯多尔倍站在墙边，有二三十个糾察員围繞着。警察斜着眼睛望他們；他們奉到命令不許糾察队活动，但是他們不願和

貝萊找麻煩。他們虽然不是工人阶級，但是他們也住在工人区里，只要貝萊一句話，便足够使他們在那兒安身不住了。

平时放工的时候到了，但是沒有工人出来。群众用尖刻譏笑的話挖苦罢工破坏分子和資本家。但是人丛中突然起了一陣骚动。那些一向比别人先得到消息的街头野孩子在打着唿哨，向横街里跑去。群众开始移动，警察便占着街心快步地跟着走。原来那工厂开后門放出了工人。現在这些工人正走在古尔培街上，人人都含羞带愧地，絕不敢回头来看一眼，还有一大群警察护送他們。人們很快便追上他們，冷嘲热罵把他們送回家，不时还夹杂着“光荣的先生們万岁！”的呼声。

糾察队排成一长队靠着他們旁边走，記住每一个罢工破坏分子。貝萊走在人丛中，随时阻止过火的行动。他們必須小心謹愼。有些工人因为在冬天罢工期間和罢工破坏分子發生冲突，現在还关在牢里，警察都奉到严厉的命令。資产阶級报紙天天叫嚣着要求采取严峻的措施，凡是在街头，尤其是在工厂大門外的集会，必須用警棍加以驅散。

不时有一个罢工破坏分子离开行列，在群众的喊罵声中，溜进自己家里。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上了年紀，但还很壮健的人，是貝萊認識的。他不和大众一道走，仿佛受警察保护感到羞愧似的。他低了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貼近房屋的人行道上。他的头髮已經灰白，行动很为吃力。这是和斯多尔倍同行而又同隶一个工会的建筑工人汉逊，去年冬天貝萊为了劝他不要做罢工破坏分子，曾去訪問过他。

“这个人在难过呢，”貝萊想，不由自主地把眼睛盯住他。在汉逊的身上很明显地看得出做罢工破坏分子的結果。

走到聖汉士街，他轉身对那个想伴送他的警察睞睞眼睛，便独

自折进那条街，他只顧低着头走，并不向左右望一眼；每逢有孩子大呼小叫，他便会吓一跳。走到他所住的那条街上，他像釘牢了似地站住了，因为在他家門口放着一大堆破烂的家具什物，有一群兒童围着看，中間是一个年輕女人和四个小孩，眼泪汪汪地看守着这些东西。

他走进人丛中，和那女人交談了几句話，便握紧拳头，对着那座房子威胁地揮揚着。

貝萊走近他身边。

“你的光景不好啊，同志！”他拍着汉逊的肩膀說。“你如果希望情况好轉，还是跟我来，重新回到組織里去。”

汉逊慢慢地轉过头来。

“原来是你，”他說着把貝萊的手推开。“你倒还是那样高兴，那样神气。穷困沒有使你吃到苦头！靠大众头上过活，这倒不坏！”

貝萊气得滿脸通紅，但是他仍然忍耐着。

“你也侮辱不了我，”他說。“我为我們的事業餓肚子，而你呢，你却在搞倒戈。但是，如果你現在願意跟我走的話，这些事都可以不談了。”

汉逊指着那屋子苦笑道。“你頂好送个奖章去給住在上面的那些人。三个月来，他們折磨着我，又給我的老婆兒女处处为难，要把我赶出去。这样做沒得到效果，他們又去找房东，强迫他通知我退租。但是汉逊是一个硬气的人，不是随便赶得走的！所以他們現在找法院来赶走我了。”他說着發出一声狂笑。“但是这些东西我們会再搬回去的，見他媽的鬼！我們来动手罢，媽媽！”

“我可以去和房东交涉。你要記得，你是工会的老会員啊！”

“老？当然罗，我是从它成立的那一天就加入的，”汉逊驕傲地挺直了身子。“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我的老婆兒女餓死。你

怎么样，想給我去求情么？滚开些，媽的，要不然我就把这个砸破你的脑袋！”他拆下一条桌子腿，眼睛紅得要爆出血来。

他的年輕的妻子走过去攀住他手。

“汉逊！”她低声喊。

于是他丢下了武器。貝萊覺得那女人在用恳求的眼光望他，他便走开了。

第三十一章

当貝萊很疲倦地在晚上回家去的时候，思想一轉到爱倫身上，总要失去必胜的信心。

白天里，他是沒有任何三心两意，任何犹豫不决的。他从事活动的时候，他經常想到的是群众。無論是在公开斗爭或衣冠整齐地和敌方开談判的时候，他总意識到背后有大批工人在做他的后援。但是一回到家中，在爱倫跟前，他就覺得孑然一身，無依無靠了。可是他又絕对少不了她；工人运动尽管有很大的力量把他拉出去，爱倫在他的生活上还有極深的关系。她是强有力的，不容許把她拋在一边。貝萊不得不考虑她的性格，企圖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貝萊必須到無数人家去訪問，他所見到的情况並不全都令人安慰。家庭这个观念，本来是从中产阶級来的，此刻正在开始流传到工人阶級中間。即使在正常的工作时期，工人的收入还不够維持一个小康的家庭生活，妇女也还不懂得怎样才能安排好一个家庭。在外面，你可以看到工人穿得乾乾凈凈，齐齐整整，但是一到他家里，你見到的却是家家都一样；一个黑暗而肮脏的窝，和一个經

常和人吵嘴的、茫然不知所措的老婆，带着一群孩子。工資只够一个人的安适生活。男人在外边工作，他得带些丰美的午餐去上工，回家来还該吃得好些，其余的人就只好光吃面包和咖啡。合家开餐是談不到的。男人应該穿像样些的衣服，他是一家的門面，一切都要靠他。

那些女人是什么都不懂的；她們看見的只是眼前的事情：失業和家用不足，男人一回家便挨她們駡：“你天天出去做那些不相干的事情——搞政治，說废話，为什么不好好的照常做工，讓那些蠢人去吵他們的！”于是男人們就只好躲到酒店里去做工会工作——他們中有許多当选了代表，貝萊便也上酒店里去和他們会談。他們来的时候，个个都神气沮丧，必須先把他們鼓舞起来，再談別的。

貝萊努力把光明的希望来鼓舞他們；当工人們开始發牢騷的时候，他便給他們描繪出一幅未来远景的画面。

“我們的老婆迟早会明白我們是做得对的。我們賺大工錢，足够养活全家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如果不来怎么样？”他們会問。

“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們肯坚持下去！”他拍着桌子說。

不錯，在他当然是很容易乐观的！他有一个境况好的人家的姑娘做老婆，他能够样样安排妥貼，能够用很少的錢做出很多的事情。她又是一个老工会会員的女兒，在工会运动中长大的，能够用了解的眼光来看她的丈夫的事業，有这么一个老婆，他当然是很容易乐观的。听了末尾这句話，貝萊只好啞口無言。在这方面，爱倫实际上并沒有繼承到什么。無論貝萊有多少进步，她还是老样子，一点沒有改变。貝萊牺牲他的妻子兒女，为了一种愚妄的思想，为了不出卖任何一个同志。他們的罢工，以及对不参加行动的人的严酷的批評，这一切，在爱倫看来，始終是小酒店里的胡說八道，是

那些工人在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想出来的。因此，貝萊竟会把她和她的兒女抛弃不管，而去討好那些和他們毫無关系的工人，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和煩悶。然而这种情緒却使她显得很美丽，眼色里也显得她是受了委屈的。

但她从不把她的不滿放在嘴上說出来，总是尽可能地安排家务。家里从来不显得有所匱乏，貝萊知道这是她煞費苦心的成績，因为她手上只有那么一点点錢。她的态度絕对不給你一个可以譴責她的借口，这就使情况格外难受。貝萊知道他不能發脾气，也不能对她的苦痛加以談論，在这情况之下，两夫妻吵一場嘴而重归于好，显然是不可能的。貝萊常常希望她索性变得一切都不管，尽讓家务废弛，像許多别的女人一样，可是她却偏偏处处經心，精打細算的把个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境况越是使她可以責备他，她的行为却越是显得無可譴責。

再說，如果貝萊能对她的缺乏理解，解释为由于她沒有头脑，或自私自利，那倒也罢了！但是，他对她的印象，一向总覚得她是单純而至誠的，他总覚得她的性格是一个不可索解的謎。爱倫对于别人固然并不怎么仁慈，也并不慷慨，但是她也絲毫不为自己打算——她的一切思想总是为了丈夫和孩子。貝萊不得不承認她毫無怨言地牺牲了一切来为他——为她的家庭，也就是为她的整个世界。因此她当然有权利要求給她一些酬报。

到現在为止，她的健康还是沒有什么改变。她对自己毫不关心；只要貝萊和孩子們有得吃，她就滿意了；她自己吃的那么少，好像光看别人吃便飽了。貝萊常常覚得詫异：她吃得这样少，怎么还能保持健康呢。莫不是她躲着吃私食嗎？但是他馬上抛开了这种想法，并且感到慚愧。爱倫全不計較她吃的好坏，总要揀好的留給貝萊和孩子們，特别是貝萊，而她仍然能够很健康。的确，即使

在目前，她还是把最好的給貝萊吃。她仿佛是在奉行着一条只有片面义务的法律。这是她的天性使然，無法加以改变的。她好比一只美丽的老母狗，当她的小狗吃的时候，坐在一旁小心地望着他們吃飽，从她的泰然自若的神气上，誰也看不出她自己在飢腸轆轆。

如果家里人留些东西給她，她就說："我已經吃过了。"她的态度总是鎮靜得往往能把他們騙过。貝萊一想到这种情形，就覚得非常难受。他愈是想下去，难受的程度也就愈加厉害。爱倫旣是犧牲了自己来为他，就决不会同时又責备他的所作所为。她比他更能和飢餓作斗爭，不过她却不明白他們为什么要挨餓。

但是在这种种苦心焦虑之中，她却愈显得能干，愈显得不可思議，而且愈加美丽。貝萊总是滿怀着热情和希望赶回家去，这一次她总該热情地迎接他，脸紅紅地，眼花撩乱地，伏在他肩膀上了吧？可是貝萊所得到的还是一个失望，这失望只能使他更猛烈地投入战斗。他心里要的是一只溫柔而爱撫的手，可是給他的却是一只战斗用的鉄手。

貝萊也曾一时想过找一些賺錢的方法。但是，第一是根本沒有方法可找，第二是他完全忙于从事斗爭，这个問題就漸漸不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意識里时常潛伏着这一念头，好像一种放浪的欲望似地抓紧着他的日常生活。仿佛有什么人假手于他的繪圖天才，画出几张美丽的鈔票，展示在他面前来引起他的妄想。

有一天他回到家中，發現拉斯慕笙太太在照顧孩子，还在縫一双帆布鞋。酒鬼华尔德又抛弃了她——春天又把他勾引出去了。原来爱倫又出去做工了。貝萊感到一陣难过。她竟不告訴他一声，这样做法，簡直是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当时不覚大为憤怒。但是他的天性不会强横霸道，不得不承認爱倫自有她的权利，怒气也

因此就消失了。他落得个垂头丧气，心緒不宁；彷彿天翻地复似的。“我应該在家里照顧孩子的啊！”他自怨自艾地想。

“現在我来照顧孩子罢，拉斯慕笙太太！”他說。

那女人便收拾起她的活計。

“是的，你的事情很多，”她站在門口說。“我什么也不懂得，我只曉得一个人总該做些事，这是我做人的規矩。現在的情形，眞是再坏也沒有了！你們叫我寡妇拉斯慕笙太太嗎？哼，也不用裝腔作势了！在这个倒霉的世界，男人几乎养不活他自己，不要說养家了——要孩子也不用先做太太！我辛苦了一世，把身子都弄坏，但是你以为我賺得到我身上这几件破衣服嗎？賺不到的，我还得向那些我給他們洗衣服的老爷太太們求討呢。現在做人是給人家活活的剝皮，这是我拉斯慕笙太太亲身体驗到的。所以我說：人总得想法子干一下！

“我兒子昨天回来告訴我：‘媽，木柴又涨价了——每两把涨上一个欧勒。’‘这对我們有什么关系，孩子，难道我們一下子买得起两把嗎？’我說。‘不，媽，但是买一把也要加一个欧勒啊！’还有，鷄蛋，有錢人买二十个是一克郎二十欧勒。但是我們呢？他們說，‘不，拉斯慕笙太太，如果你只买两个，要十五欧勒！’这样說来，买一个就要八欧勒了！我們越买得少，花的錢越多。苦的是穷人！如果这情形再不改好来，那就索性大家都完蛋罢！”

貝萊在逗着小拉賽玩耍。拉斯慕笙太太这些話使他很有所感。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怨苦之声了！每当他一听到这呼声，穷人的世界就在他眼前愈显得清楚明白，这是他应該知道的！他看下去，这簡直是一个無底的地獄，穷人只会越陷越深，他想。因此，他又覺得自己的行动是对的，沒有錯！

他在一张紙片上机械地給孩子画圖，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外

一些事。但是不知不覺地他居然画成了一张圖。

“啊，錢，这是錢啊！”小拉賽拍着手說。

貝萊仔細一看那幅画，的确是一张十克郎鈔票的草圖。孩子居然認得出这是錢，使他大为得意，很想对証一下，究竟像不像眞的。但是哪里去找一张綠鈔呢？貝萊現在过手的有几百万，可是自己却沒有一张十克郎的鈔票。哦，烟斗！烟斗！孩子对于鈔票的概念，是从烟斗上得来的。原来貝萊的旧烟斗上画着一幅十元克郎鈔票的圖案，这几乎是天神的帮助。貝萊馬上去找出那烟斗来和圖画比較；他已經有許久不抽烟斗了，因为沒有錢买烟草。他开始把圖画加工，孩子站在旁边望着鉛笔的移动，快乐得手舞足蹈。

“爸爸很聰明，爸爸能画！”他說着想把小妹妹喊醒来分享他的高兴。

不，画的还不行。要把它刻在木头上，加上顏色，才会像眞的。可是这时愛倫回来了，貝萊便把画收拾起。

“你不出去工作好不好？”貝萊說。“我总尽力維持家里必需用的錢。”

“为什么？”愛倫毫不亲热地反問。“难道我沒本事賺錢嗎？”

她的声音是那么和順，引不起爭吵；于是貝萊便出外开会去了。

現在，愛倫已經出去工作，貝萊白天里一有空閑便回家来看看孩子。他弄到一塊木板和一张十克郎的鈔票，很細心地把圖案翻到板面上，一边和孩子們講話一边雕刻起来。这件事情使他的才智有了新的表現：他把它当作一件美术工作，即使在干别的事情的时候，也是念念不忘的。这件工作，在进行的时候，使他心中充滿了一种特殊的美感。从这张十克郎鈔票上出現了一个温飽的幸福

世界，在黑暗中显得分外鮮明，把一切憂患劳苦扫除得乾乾凈凈。当貝萊坐着干这工作的时候，他心神飞越，一切被压迫之感都化为烏有了。他又成了个乐观主义者，想像着給愛倫买許多貴重礼物。

事实是那么簡单，完全是出于誤会，再沒有別的！他应該和她談一談，她馬上就会明白他們将得到多么幸福的生活，只要他們能再支持下去。但是沉默却会使她滋长了憤恨。幸福！幸福！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近了；并且比上次光顧他們家里的时候更伟大更光明了。这是什么原故——貝萊自己也不知道，他并不計較到这一層。

但是当他听見楼梯上有愛倫的脚步声的时候，他的梦就給打破了。他从梦中醒覚过来，收拾起工作，想到自己的老婆做工回来，發現他在干無聊的事情，不免感到慚愧。

有时候他因为和愛倫的关系搞不好而覚得苦悶。他解释不出这个矛盾：他在外面能够爭取胜利，而在家中却一筹莫展，經济情况愈来愈坏。他懶得在这上面盘算，只想圖个安逸。他不想借酒来浇愁，但是心里总不知怎的有些紧张。一种为求自身安乐的心思在腐蝕着他，使他想挺而走险，即使是去干对自己有害的蠢事，也在所不顧。

这就是一个內心的声音在呼喊，特別是在困苦加剧的时候。“这是我的老毛病复發了，”貝萊想，他自然而然地警惕起来。在兒童时期这不过是一时的發作，現在却成为內心的呼声了。

第三十二章

有一天上午，貝萊大清早要到市区去閑逛。愛倫总是想尽方

法要讓他吃得飽，而他的胃口又是很容易說服的，一劝就吃；但是过后想想，他要靠老婆来养活他，便感到慚愧。尽管他脑筋多么机伶，除了趁她还在睡觉的时候便溜出去以外，簡直無法抵抗她。

当貝萊飢餓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城市和整个生活是一种幻象。他前面是一个悠长的白天和許多工作，背后却是昨天新得的胜利。当前的情况是鋼鉄工業的資本家想出了一个狡猾的計策，組織了一个冒牌的工会来分裂鉄工和技工，并給它取了一个和真正的工会类似的魚目混珠的名称。他們向工人發出通告，說是工会将在下一天复工。許多工人文化低，不識字，把这张传单当作是自己所隶屬的工会發来的；另外一些人認为只要是个工会就行；还有第三类的人却被这个新組織所出的高工資誘惑了。这个分裂运动在鋼鉄工人間引起了很大的混乱。陰謀一經揭破，每一个潔身自爱的人便連忙退出汙泥坑。但是大錯已經鑄成，落过水的都感到羞耻。

这个陰謀把貝萊激恼了，因为他身为領袖，在公开斗爭中打了敗仗，所以他要想法报复。尽管糾察队用尽种种努力，始終無法获得罢工破坏分子的全部名单。这就显得是他的無能了，他便愈加怒火中烧。無論策划一件什么事，他向来都是沒有不干到底的。于是他决意以陰謀来对付陰謀，給他的敌人安排了一个陷阱，讓他們自己把罢工破坏分子揭發出来。一天，他在“工人报”上發表了一个罢工破坏分子的名单，附上一句夸耀的話：“大家瞧罢，我們的敌人尽在于此了！”資本家有沒有中計呢，他們是不是真的不关心罢工破坏分子的命运呢？第二天早晨他們的机关报上提出了反駁，还刊載了其他許多罢工破坏分子的姓名和人数。

这一下，真是狠狠的回敬了一个巴掌。工人們消瘦的脸上都現出了光彩。这一手回得多么厉害！貝萊真了不起！閃电貝萊万岁！

貝萊眞是了不起；当他精神抖擻地走过街上的时候，他的刚劲的步伐仿佛在小巷里和工人宿舍間引起回声。街道上和屋頂上給夜晚的霜盖得白白的，城市上空給不知哪里来的光照成一片白色。他不把一切家庭里的憂愁罣慮带到外面来。工人們围攏他来招呼問好，他的回答就好像鼓舞人心的歌曲。他幷不認識他們，但是他們却都認識他。他意識到他的工作，尽管使大家創伤深重，可还是愈来愈赢得人們的感激，这对他是有鼓励作用的。

市面往常那样早晨的热鬧已經不見了。罢工好像使一切都陷入痳痹状态；商業清淡，中产阶級的人都在抱怨，但一时还沒有和平的希望，因为劳資双方都抱着不能和解的态度。工人幷未因建筑工人的鲁莽罢工受到任何損失。对無产阶級表示同情已成为普遍的政治觉悟，外地的捐助还在源源而来；国外也匯来了大笔的捐款。但是工人罢工一礼拜，要耗費五十万克郎，外来的帮助只是如同大海中一滴水。不过它起着精神上的支援作用，鼓舞工人从事自力更生。几万穷人的家庭把他們最后一些家私变卖掉，使斗爭維持下去；他們决心要对一个有关他們整个前途的問題取得一个解决。資本家企圖阻止募集捐款，提出一些陈旧的、早已被忘却了的关于禁止求乞募化的法令来，請当局考虑执行，但是这只能引起群众的訕笑。笑一笑的享乐，人們还是办得到的。

工人們已經習慣于飢餓。他們不再去郊外游玩，而像有閑阶級的人那样优游自得地在街上散步，使市內增加了一种不景气的現象。他們那种懶洋洋的步子引不起一点回声，家家戶戶都是一片寂靜，只能引起人們的沉思默想。那些喧鬧的，永远沒吃飽的孩子們都疏散到外地去了；他們在那里至少可以吃飽肚子，但是沒有了他們，家里却变得很空虛。

貝萊随处遇到工人，他們都是去集合点名的。他走过的时候，

他們都抬起头来望他，他的脚步声响得足够代表他們全体的脚步声，因为他代表着四万工人的希望和意志。只要对他那气概昂藏的脸色望一眼，他們就会振奋起来。

“他眞了不起！”他們高兴地說。“他看上去好像誰也奈何他不得！瞧，他对車子也不讓路！同志們，我們来給他欢呼一声好不好！”

酒店老板站在店門口，打着呵欠望着天，这是他們生意最清淡的季候。酒店的橱窗里挂着“代收援助罢工工人捐款”的牌子。

在路易王后桥上，貝萊遇到一个矮矮胖胖，面色蒼白的人，穿着一身破旧衣服。他的脸上皮肉松軟，有一个紅紅的大鼻子。

“早安，将軍！”貝萊高兴地喊。

那人屈尊降貴似的对貝萊揚揚手。这人从前是个資本家，現在是“工人报”的名誉編輯，每礼拜支一份小薪金，以报館負責人的資格在社会上出面。他为报館吃过好几次官司，如果要坐牢就由他去，报館給他每礼拜五克郎坐牢津貼。他不坐牢的时候，就喝酒消磨日子。他患着自大狂，以为整个工人运动都是他領导的，所以不把貝萊放在眼里。

在工会的大院子里，碼头工人正在集合点名。他們的工会主席在門口迎接貝萊；他就是貝萊和爱哭的彼得有一天在港口救出的那个工人，他現在也为新思想奋斗了。

“情形怎么样？”貝萊一边和他握手一边問。

“很好！一千人中只有七个人不到！”

“但是快乐的雅各布在哪里呢？是不是生病了？”

“他在牢监里，”工会主席凄然地回答。“他不忍看他的老父母挨餓，便和他的弟弟去偸了一家面包店。現在他們俩都在牢里。”

霎时間貝萊前額上的皺紋蠕动起来，脸色变成蒼白；他呆呆地

望着前面，脸上的光辉丰采不見了，只显出一片愁容。工人們吃惊地望着他，怎么，难道他站着就睡熟了嗎？但是他馬上就清醒了。

“喂，同志們，你們覚得日子太长了嗎？”他和顏悅色地問。

“啊，还好！我們还是头一次有时間和我們的老婆兒女亲近亲近呢！”工人們回答。“但是如果能够复工，那也不坏。”

显而易見的，閑暇已經开始在挫折着工人們的銳气；他們的脸色虽則还是处之泰然，但已看得出一种思虑的神情。他們的眼色里也不断地在有所問訊。他們好像在等待他作出一个决定性的行动。他們并不泄气，而且始終贊成有进無退，因为只有斗爭到底才能达到他們的目的要求。他們对胜利是有信心的，不过想在貝萊的脸上找到一个保証。

貝萊不得不回答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貧困已使他們产生出非常离奇的幻想；这就显示出他們之所以能有这样安靜而守秩序的态度，完全是領导得好的效果。

“我們要不要把那些大人老爷的权势和財富都剝夺光呀？”一个工人对貝萊看了好一会兒才問。斗爭似乎使他大为消瘦了，但是却在他的眼里燃起了火花。

“要的，到我們取得了自己的权利，人們开始尊重工人的时候，”貝萊回答。“到那时候便不再有什么老爷和小百姓了。”

“唔，万一他們还想翻身，那怎么办？我們应該和他們一了百了，免得他們再爬起来騎在我們头上！”

“你是不是想把他們赶到城外去槍斃掉？那是沒有必要的，”他旁边的人說。“这一回解决之后，便沒有人敢夺回我們的口粮了！”

“那么就永远不再有穷人了嗎？”那第一个开口的人問貝萊。

“当然！只要我們的运动干得好，那么各人家里就可以过安乐

的生活了。难道你沒有看你的报紙嗎？”

报紙他当然是看的，但是听听貝萊亲口肯定一下，豈不更好。幷且貝萊的确能够肯定这一信心，因为他自己毫不怀疑。要群众取得对于事物的新观念，这是很困难的事，比使地球倒轉还要困难，必須花很大的代价才行。

有几个工人打口袋里取出了干粮，一边談論一边吃。“祝你們胃口健旺！”貝萊說着向他們点点头，表示道別。他嘴里滿是涎水，这才想起自己从清早起連水都沒有喝过一口。但是他沒有时間去想这些事，因为他要赶去見斯多尔倍商量分派糾察队的事务。

在路上，他遇到了瑪丽。她戴了一頂白帽子，手上挽着个籃子，脸紅紅地向貝萊点头招呼。改变了职業，使她生长得很快；貝萊每次看見她，都發現她更大更美丽了。

岳父家里也在困窘中。这个原来很安适的家庭里，有許多东西都不見了。但是老人家的情緒仍然很好。斯多尔倍在房間里漫步，等吃早餐；他也是一早就起来的。

“我們的小姑娘怎么样啦？”他問道。“我們現在难得看見她了。”

“她事情忙，”貝萊抱歉似地說，“現在她也出去做工了。”

“那很好！在这时候，她也可以帮一手。但是我們很知道她的脾气，她总要給人家鬧別扭的。幸而她不是个男人，不然她会鬧不团結。”

早餐是麦糊，咖啡，和塗黃油的面包。斯多尔倍太太找不到她的鍍銀的咖啡杯碟，那是她的兒子們送她的銀婚① 紀念礼物。

“我忘了放在哪兒去啦，”她說。

“唔，不久就会找到的。”斯多尔倍說，“現在快要过好日子，許

① 銀婚是婚后二十五周年的祝賀式。

多不見了的东西仍然会出现的，你看罢！"

"你早晨上机器厂去过嗎？"貝萊問。

"去过的。但是糾察队沒有办法。厂方讓工人都住在厂里，供給全部膳宿。那兒一定有許多外国的罢工破坏分子，全厂开工到百分之百！"

这是一个令人丧气的消息。鉄工厂老板获得了他們的头一次胜利！如果工人們看到企業沒有他們也能开工的話，一定会丧失斗志的。

"非叫它停工不可！"貝萊說。"不然的話，他們就占了上風，我們就給搞垮了。我們总得把厂里那些工人整一整！"

"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們都关在厂里，門口又有警察在日夜巡邏。我們連和他們說話都办不到。"斯多尔倍絕望地笑着說。

"那么必須有人混进去，装作願意去工作的样子！"

斯多尔倍吓了一跳。"去做一个罢工破坏分子？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有人格的人肯去，即使是假装的！我自己就不干。罢工破坏分子究竟是罢工破坏分子，無論你怎样解释。"

"据我想来，罢工破坏分子是对同志有害处的人。至于为了他們去冒生命危险的，却当得起另外一种称呼。"

"我不同意，"斯多尔倍說。"也許这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不过我現在不和你爭論。总之我的看法是：一个罢工破坏分子就是在不該給資本家工作的时候去工作的人，我坚持这个意見。"

任憑貝萊說得多么振振有詞，老头兒却决不改变他的信念。

"显然的，如果你自己要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斯多尔倍說。"你向来不考虑人家的，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随你的便。"

"不，我是为整个运动考虑，"貝萊坚决地回答。"我正是想自己去。"

斯多尔倍縮攏了两手，隨即又伸了出来。

“唔，又有工作做了，那当然很好。”他突然說。“閑着沒事，就像風湿病一样侵蝕进人的筋骨。而且还有房租要付……媽媽，我們打哪兒去找錢呢？礼拜六非交不可，不然就得搬家——房东这样說过。”

“我們总有办法的，爸爸！”斯多尔倍太太說。“你不用着急！”

“唔，当然，”斯多尔倍向屋子里看了一轉說，“还有些东西，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卖。不过，你要知道，貝萊，尽管我是你的岳父，可是你的老婆却不像我的那样好！”

“我倒是欢喜爱倫的为人，”貝萊說。

外面有人敲門。原来是斯多尔倍的那个做木匠的兄弟。他的神气很老迈，身子很瘦，衣衫襤褸，眼眶紅紅的。他和他們握手的时候，眼睛也不望着他們。

“坐吧，兄弟，”斯多尔倍說，推过一把椅子給他。

“謝謝，我馬上就要走。我只是，唔，有点事情要跟你說……”

他眼睛却望着窗外。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嗎？”

“不，不是。我只想告訴你，唔，我要告訴你……唔……我要退出工会了！”他忽然迸出了这么一句。

斯多尔倍跳起来，脸色白得像石灰一样。

“你想想你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威胁似地說。

“我早想过了。他們都在挨餓，我对你說，应該收場了。我以为应該先告訴你一声，免得讓別人来告訴你，你究竟是我的哥哥。”

“你的哥哥？我不再是你的哥哥！你如果这样做法，我們就一刀两断了！”斯多尔倍拍着桌子大声咆哮。“但是你不能这样做，我不許你这样做！我不能看着同志們在大街上駡我的兄弟，我不能

这样丢脸！我要和他們一道对付你，听見嗎？我头一个就要揍你，就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斯多尔倍憤怒到控制不住自己了。

“好，好，那么我們再談罢，”他兄弟沉静地說。“但是現在你总可以知道，我不是瞞着你做事的。”

說完他就走了出去。

斯多尔倍在房里踱来踱去，碰碰这样，动动那样，拿起一样东西，又放下了，两手一直在顫抖。随后他便走进另一个房間，随手关上了房門。过了一会斯多尔倍太太走进来。

“你还是去吧，貝萊；我想爸爸現在不能和人見面。他躺在那兒脸都發青了；要是他哭得出来倒要好些！他們两兄弟一向很和睦，什么事情都是一条心的！”

貝萊走了出来。他的心事很重。他知道斯多尔倍的为人素来是方正無私的。他会認为对于自己的兄弟要比对别人更加严厉，尽管他很友爱。他可能会亲自到他的兄弟做工的地方去执行糾察。

在湖沼附近，貝萊遇到一班糾察队；他陪着他們走了一段路，談談一些布置。对街有一个青年从門廊里出来，轉向街角走了去。

“嗨，站住！”一个同志喊道。“就是他，那个‘老实人’！”

有几个糾察跟他走到炮台街，把他带了回来。他們团团包围着他，妇女和孩子們也馬上都哄攏来。

“你們不能动手！”貝萊口气很严肃地命令他們。

“放心，誰也不高兴碰他！”工人們說。

他們默不作声地看了他一会，仿佛在心里衡量他似的。随后便一个跟一个地向他吐一口唾沫就走开了。

那人一声不响地走进一个門廊，站在那兒用袖子揩去脸上的

涎沫。貝莱跟上去想給他說句好話，劝他回到組織里来。那人看見他走近去，連忙挺起了身子。

“你也要来吐我一口嗎？”他鄙夷地問。“你刚才忘了，你为什么不吐呢？”

“我对任何人都不吐的，”貝莱回答。“不过你的同志們有权利侮辱你，因为你背叛了他們。跟我来罢，我替你恢复你的会籍，就沒有人再难为你了。”

“你要我去做一个悔过的罪人的典型，讓人家来戏弄嘲笑嗎？——不，謝謝！”

“这样說来，难道你还願意自討苦吃嗎？”

“我要求有权利养我的老娘亲，你們的事我管不了！我的老娘可不能上人家院子里去卖唱，去撿垃圾，而她的兒子却做党里的大亨。这种事情我宁可讓別人去做！”

貝莱脸紅了。他知道这是暗指爸爸拉賽；对于他老人家的窘迫情况，他始終是隐疚在心，現在却完全显露出来了。

“你敢再說一遍！”貝莱咆哮着逼近那青年跟前。

“要是我結了婚，我不会要我的老婆賺錢来养活我。这种事情我讓給拆白党去做！”

哼！这簡直是信口雌黃，暗箭伤人！显然有人在放他的謠言，而他却牺牲一切为他們服务！現在貝莱眞的發怒了，竟忘了他的領导身份，破口大駡，打了那青年几个耳光，还問他願意哪一样——閉嘴呢还是再多挨几下？

莫尔頓从里面走出来，原来这件事就發生在莫尔頓的店門口。

“这样干不得！”他輕輕地說，把貝莱拉进屋里去。

貝莱答不出話来，便躺倒在莫尔頓的床上。他眼里还在冒着怒火，需要透透气。

“你太过分了！”莫尔頓看着貝萊微笑地說。

“我知道你不欢喜这样做，但是紀律不能不維持！”

“要是他們不了解呢？”

“那就应該讓他們自食其果。这总比大家遭殃好得多！”

“唔，这就是所謂新思想嗎？据我看来，自食其果的总是些不懂事的人。可是仍然有人要向他們吐口涎！”莫尔頓沉痛地說。

“不，你听我說！”貝萊叫嚷着从床上跳了起来。“你别怪我向人家脸上吐口涎，那是别人干的！”他几乎又要發火了，但是莫尔頓的沉靜态度慑服了他。

“别人？沒有的事！是你向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脸上吐了七口，我在店里看得清清楚楚。”

貝萊默默無言地呆望着他。莫尔頓是个誠实人，难道他也說謊嗎？

“你說什么？你看見我吐他嗎？”

莫尔頓点点头。

“你是不是想避免卑鄙齷齪和穷困堕落，而享受别人尊敬你的光荣啊？你負的責任很大啊，貝萊！他們是怎样盲目地追随着你，都給你那一双眼睛迷住了，我敢这样說。我可不很相信你自己已經犧牲了多少。你手上沾了血，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一滴是你自己的！”

貝萊坐在那兒沉思着。莫尔頓的話时常把他的思想引到以前从未想到过的路上去。但是这一次，他馬上懂得了莫尔頓的意思，他脸上露出了一片陰影。

“这回的事毁坏了我的家呢，”他低声說。“爱倫不爱我了，孩子沒有人照顧，也和我疏远了。我丢掉了一个前途很好的职位，每天餓着肚子，还得眼看老父亲孤苦伶仃的在外边流浪。恐怕沒有

人像我这样孤独、寂寞而無家可归了吧！我以为我已經牺牲不少了，这是你逼得我才說出来的。”他笑了一笑，但是他的眼里却噙着一泡眼泪。

“請原諒我，朋友！”莫尔頓說。“我是恐怕你不能充分認識你所做的工作！战場上已經有許多人倒下了，叫人看了怪难过的，特别是万一毫無結果。”

“那么，你是在譴責这个运动嗎？我簡直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能有效果，我并不譴責。我自己也曾梦想过，要引导他們走向幸福，用我那一套办法；但是人們还沒有思想准备。你呢，你在他們中間有权威，所以他們能盲目地跟你走，那么，你就带他們前进罢！但是，他們在战場上受到的每一个創伤，都应該看作是你自己身受的一样，不然的話你就不配担当这个重任了。再則，你是不是有把握能达到目的？”

当然，貝萊是有信心能达到的。

“我們快要达到目的了！”他忽然兴奋起来說。“你看他們大家都很高兴地拥护一切办法，有进無退！”

“但是你听我說，貝萊！”莫尔頓将手按在貝萊的肩膀上，微笑着說。“一个領导人不是一个劊子手。况且，我們的党是反对用鞭子来解决問題的。”

“原来你是想到刚才發生的事件！”貝萊說。“这和工人运动毫不相干。他說我父亲在串院子卖唱，撿垃圾坑，所以我才打他的耳光。我受了侮辱，就和任何人一样有权利报复。”

关于爱倫的那些侮辱話他沒有提，他不願意說。

“但是这是事实，”莫尔頓靜靜地說。

“那么你为什么早不告訴我？”貝萊問，脸色發白了。

“我以为你是知道的。况且你要操心的事已經够多了，你也不

用責备自己。”

“你知道，到哪兒去找得到他？”貝萊輕声問。

“人家常常看見他在这一带。”

貝萊怀着沉重苦悶的心情走了。这一天里，又有許多新的責任加在他身上，簡直不是一个人所能負得起的担子。难道他把自己的一切精力和幸福全都貢献給这个运动，所以凡是这个运动在进行中所曾破坏的一切，都該由他負責嗎？現在，爸爸拉賽已經流落成一个乞丐了。他覚得很丢脸，但是这又怎么能阻止得了呢？这种情况也要他負責嗎？現在，人們又在侮辱爱倫了，这就是他所得到的感謝！

他不知道該从哪兒找起，所以就随意走到各家前庭后院去，逢人便問。在布拉迦尔德街上的一个院子里，有一大堆人聚集着，貝萊便走了进去。有一个游方的传教士，嘴里說着蓬霍尔姆的唱歌似的方言，他眼睛里的特殊表情使貝萊想起兒时看見过的那些“聖人”。他講一陣又唱一陣。貝萊以充滿了回忆的眼色望着他，在他沮丧失意的时候，他总覚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只想大声哀号一陣，像小时候一样。

他想起来了，原来这个传教士正是从前欺侮过爸爸拉賽的那个少年，貝萊当时虽然年紀还小，曾狠狠地踢过他几脚。在那个时候，無論碰到什么事情，他倒是很能够保衛他父亲的。

他走近那人身边，向他伸出手去。

“你是彼特·柯勒嗎？你也在这兒啦？”

那人对貝萊看了一眼，他的眼光好像是从别一个世界来的。

“是的，我应該到这兒来，貝萊，”他好像很有身分似地說，“我看穷人都离开了乡下，到城里来，所以我也跟了来，讓他們不受灾难。你們穷人都是上帝的选民，命中注定要在流浪中寻找天国。現

在大海把你們挡住在这里，你們走不过去了，所以你們以为天国就在这里！上帝派我来对你們說：你們錯了。貝萊，你願意加入我們这一伙嗎？上帝等了你很久了；他需要你为这些子民們造福。”

他握着貝萊的手，定着眼看他；也許他以为貝萊是来要求庇护在他的天国里的。原来他也有一个引导穷人进入福地的計划！但是穷人却已經跟从了貝萊。

“我已經給他們做了我能做的事，”貝萊自信地說。

“我知道；但是你走的那条不是好路，你沒有給他們精神上的粮食。”

“我以为他們更需要的是黑面包。你看看他們，你以为他們吃得太多了嗎？”

“那么，你能讓他們有得吃嗎？我們是能給他們信仰上帝的快乐，可以帮助他們暂时把飢餓忘掉！你除了使他們更加覚得飢餓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

“也許有，不过我現在沒有时間討論这个問題。我是来找我的老父亲的。”

“你的父亲，我在石子街上碰到过，背着一个袋子。光景似乎不見得好。我在蓬霍尔姆的时候，看見他和索尔特在一起，他說要到这兒来靠兒子养老。”

貝萊一句話也不回答，轉身就走。他悶着一肚子的气，握紧了拳头，急急忙忙地走去。人家都在譏笑他，挖苦得愈来愈凶了。但是事实具在，他年輕力壮，本領也有，即使在有正常工作的时候，还不能养活妻子兒女和老父亲。啊，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之下，一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竟不能好好地成家立業，享天倫之乐，而使依他为活的亲人落得个困苦流离！他媽的，一定要把这整个制度打垮！如果他有权力的話，他一定要运用这权力来为他們謀福利。

在石子街上，他听到一个院子里有粗哑而顫抖的歌声。正是爸爸拉賽，身旁放着撿荒貨用的口袋和鉗子。拉賽一只手抓着鉗子柄，一只手对着那些楼窗做手势，一边嘴里唱着。歌已經够使人發笑的了，他还極力作出种种和他那貧困可怜的神情不称的古怪姿势，使人覚得更加滑稽可笑。貝萊看見了这个景象，心如刀割。他躲在一家門洞里等父亲唱完。唱到某些地方，拉賽还摘下帽子来拍着脑門兒，又翹起一只脚来摆个金鷄独立的姿势。这样一来他差一点要跌交了。围繞着他的野孩子哄上来扯他那飘飘蕩蕩的衣角，你推我攘地挤着他。随后他才站稳身子，咕罗着駡了他們几句，就継續唱下去：

請听我，唱苦情，說来話长，
到人間，我也像，众人一样：
我母亲，在街头，把我生下，
我父亲，是何人，身世难詳。
这丑事，我一向，深深隐藏，
到如今，唱出来，越是凄凉。
請布施，一文錢，略飽飢腸，
要不然，沒得吃，惟有死亡。

我生来，单知道，誠实为人，
因此上，只落得，衣不周身。
我拉賽，原不是，赤脚貧民，
也有个，亲兄弟，財主家門。
但只是，我和他，天差地别，
我拾荒，他却是，积谷堆金。
他家里，有的是，金杯玉盞，

要什么，有什么，万事随心。

他造起，大宅院，画栋雕梁，
养駿馬，配备着，銀鞍絲韁。
吃了睡，睡了吃，逍遙自在，
每小时，有进賬，二十大洋。
財源广，好比我，撿取骯髒，
不管他，看到哪，都是財乡。
他死后，这一切，都得归我，
只要我，穷拉賽，命比他长。

有一回，我也曾，紅运当头。
那时我，工作得，骨軟筋抽。
老天爷，降下了，珍羞美味，
我命薄，被他人，搶先到手。
本来是，主上帝，有心照应，
又誰知，得不到，实命不尤。
我兄弟，逞豪強，据为己有，
他倒是，吃得个，点滴不留。

人世間，面临着，时势艰难，
穷苦人，經常是，挨飢受寒。
主上帝，冥冥中，主持公道，
生前苦，生后乐，报应循环。
善人們，看主面，听我求告，
發慈悲，賞我些，棺材本錢。

我不久，就要往，另一世界，
請趁我，还活着，給我哀憐！

主上帝，曾賜我，一个兒子，
孩子是，穷人的，百万家資。
無他物，可宝貴，更胜于此。
他是否，想念我，無从得知。
我和他，遭不幸，分离已久，
拾垃圾，唱山歌，累他羞耻。
請慷慨，求布施，不論多少，
明里去，暗里来，天意無私！

拉賽唱完，众人紛紛鼓掌，用紙包了銅元拋过去，他一一拾起来。随后他背起袋子，一顛一拐地走出大門，弯腰曲背，头几乎要碰到地了。

“爸爸！”貝萊情急地喊，“爸爸！”

拉賽惊了一跳，站直身子，用他那昏花的老眼向門洞里看。

“是你嗎，孩子？我听到你这声音，好像你在小时候有人欺負你，来向我求救一样。”

他說着渾身抖索起来。

“看来已經完全給你听見了，你覚得你的老父亲害你丢脸了吧？”

他不敢抬起头来看他的兒子。

“爸爸，你得馬上跟我回去，你听見嗎？”他們一起走出到街上，貝萊說。

“不，我不能！你們自己还不够吃的。不，你还是讓我自找生路，我得自己想办法，現在我也过得不坏。”

“你得跟我回去。孩子們都望念你，爱倫天天都打听你的下落。”

“可能是的。但是我知道，她会以为我分了孩子們的口粮。并且現在我是一个拾荒的人了！你别再来哄我了。”

“無論如何！你現在得跟我回去。我受不了这痛苦啦，爸爸！”

“旣然你不肯放过我，我只好求上帝給我勇气，要向你丟我的老脸了！你要晓得，我現在和人同居了，和一个女人。我在堆垃圾地方認識她的，她也和我一样，是拾荒的。原先我在那边收拾了一个角落过夜，等将来找到更好的住处。后来她邀我跟她回去，两人在一起可以少覺得冷些。于是我們便做了一对老伴。現在旣然我們会到了，你要跟我回去看看我們的光景嗎？我們就住在这附近。”

他們轉进一条小巷，走进一道大門。后院有一个像倒坍的农舍似的棚子，这就是拉賽的家。它从前大概是用来堆放燃料的，底下是泥地，上面是木板做屋頂。屋頂下绷着許多繩子，晾着从垃圾堆里拾来的破布废紙，和其他废物。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鉄爐，爐上擱着咖啡壶，正在滚沸着，悅人的香味和废物的霉臭混在一起。拉賽舒暢地伸了个懶腰。

“哎，我身子僵硬了，”他說，“并且还覚得有点怕冷。喏，这就是我的老媽媽，这是我的孩子，貝萊！”

他愉快地撫摸着他那新結合的伴侶的脸。她是一个佝僂而乾癟的老婆子，衣服又肮脏，又襤褸，脸上长着紅泡疮，大概是从垃圾堆里染来的。但是她有一双慈祥的眼睛，盖过了这一切缺憾。

“这就是貝萊嗎？”她望他說。“原来他就是这个样子！不錯，他的名字是听熟了；他是大大有名的，虽然他沒有紅头髮。”

他們定要貝萊喝一杯咖啡。

“吃的只有黄油面包，我們老年人晚上不吃别的东西，”拉賽

說。"我們睡得早，吃得太飽了就睡不好！"

"你对我們这个家有什么意見？"拉賽問，自豪地望望周围。"一个月房租只要四克郎，所有的家具都不花錢，媽媽和我从垃圾堆里拾来的，每一件都是，連那鉄爐子也是。我們这张床垫，并不算坏，可是有錢人便把它扔掉了。还有这张鉄床，我們拾了来，綁上一只床脚就好用。昨天媽媽又撿了那些窗帘，就挂起来用了。有些人东西多得扔不掉，这倒是我們的运气。"

拉賽很快乐。从种种方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并不坏。老婆子伺候得很周到，仿佛是他青春时代的爱人似的。她帮他脫下皮靴，換上拖鞋，然后又从屋角里取出一根长烟管塞进他的嘴里；他微微笑着，分明感到心滿意足。

"你看見这根烟管嗎，貝萊？媽媽积攢了錢給我买的，我連曉都不曉得；烟管这么长，我自己沒法点火。她說我像个大主教呢！"

她給他点火的时候，拉賽不得不把身子尽往后仰。

貝萊告别出来，拉賽陪着他走出院子。

"唔，你以为怎么样？"他問。

"我很高兴你过着这样安乐的日子，"貝萊謙和地說。

拉賽握握他兒子的手。

"这样我要謝謝你了。我怕你要生我的气。你在这方面从小就是很严肃的。我們本来可以行个婚礼，双方都沒有什么阻碍。但是这要花錢，时势又这样艰难。至于說怕生出孩子来不合法，那倒不必担这个心了。"

貝萊虽然心头感到很悲哀，但也不由得微笑了。

"有空再来，你永远是受欢迎的，"拉賽說。"但是你不必和爱倫談起，她也許看法不同。"

第三十三章

現在，無論什么事情，貝萊都不再对爱倫講了。她那冷冰冰的态度冻結了他的話。她好比冬天的太陽，只有面对着她的人才得到温暖。貝萊对她任何要求都沒有了。他早已得到了結論：爱倫不能了解到他的性格的深处。他也已經習慣于单独奋斗。他变得更加严肃，更加刚强了。在家中，男孩因为照顧得不周到，生起病来了，女孩也不舒服，特别是在夜里，孩子們的哭声和咳嗽使人不得安宁。爱倫一声不响地忙着看护他們，显着一副严肃而恼怒的神情。她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絕不和貝萊的視綫接触，但是他常常觉得她在看他。最近她身体消瘦了，这使得她越显得俏美，而这种俏美，在貝萊看来似乎是有毒素的；有时候他宁願捐弃生命以換取这个女人的眞誠而热烈的爱撫。

貝萊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少，对她时常怀着一种說不出所以然的憂慮。为孩子們生病，她历尽了艰苦，她哄他們睡觉的时候，她的声音中有一种瀕于絕望的意味，使他不寒而栗。有时候他会忽然想到爱倫也許会自杀，或謀杀了孩子，便立刻赶回家去。

有一天他怀着这种心情奔到家的时候，她笑盈盈地迎接他，拿出二十五个克郎放在桌子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貝萊吃惊地問。

“我中了彩票了！”她說。

最近几天来她表現得神秘莫測，好像有什么絕不能讓他知道的事情——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她把最后的几个錢拿去作孤注一擲，生怕他知道。

“但是你从哪里找来的赌本呢?”他問。

“我向我的老朋友安娜借的——我們打伙兒去买。我們現在可以給孩子請医生，买藥吃，不会短少什么了。”她說。

这笔錢使爱倫起了轉变，他們的关系重新热烈地亲切起来。爱倫对他比以前更加温存，变得难舍难分。她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她的态度显示着一种悔艾之情，这使得她益發婉孌温柔。她的热情又把貝萊牵系得紧紧的，甘心作家庭的拘囚。現在他又常常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来了。他把她的轉变認为是她对以前苛待他的态度表示歉意；因为現在她在这方面也有了改变：她开始关心貝萊所做的工会工作，还多方鼓励他繼續干下去。显然，她虽然看上去好像不問不聞，实际上她是不断地在注視着运动的發展的。她似乎完全改变了她的性格。本来是严刻而且自信很强的爱倫，变得旣寬厚，又少主观了，她不再对任何事情都深閉固拒，而学会了婉順屈从。总而言之，她的自以为是的思想完全消失了。

有一天傍晚，貝萊坐在鏡子面前刮脸。他已經把他所有的俊美的鬍髭都剃掉，正在用剃刀刮光。爱倫看着他这副新的容貌發笑。

“我几乎認不得你了，”她說。

貝萊料想她会反对，因为她把鬍髭看得重于运动。誰知她一句話不提。他弄不明白她这轉变的原因。刮过脸，貝萊站起身走到小拉賽跟前，誰知孩子吓得哭起来了。后来他穿上他的旧工衣，把头脸塗得烏黑的，到那机器厂里去。那工厂正在靠着罢工破坏分子的帮助，分日夜班开工；工人全都关在厂內不放出来，人們称之为“軟禁工人”。

鉄工厂的老板們利用他們的胜利，又做到使另一个厂也开工了。如果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鋼鉄工厂都可以不用罢工工

人也能照常开工了，那时罢工工人就只好站在街上看着。但是，現在要給他們一个打击了！貝萊怀着热烈而欢悦的心情走出家門，自觉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他乘人不覚，溜过了糾察綫，走到工厂門口。"他們都在睡覚，这些伙家！"他憤怒地想申斥他們一頓，差一点沒有把事情弄糟。他輕輕地敲門，就有人放他进去。看門人带他去見工头，幸喜工头是一个德国人。

鑄工車間里录用了他，給他很高的工資。外加还答应等他工作了一定时期之后，再給他二十五克郎的額外賞金。

"这是犹大錢①，"工头獰笑着說。"等工潮結束之后，你会被放在优先的地位。你当然知道，在工潮結束以前，你是不能到外面去的。如果你想带点什么給你的老婆，我們可以替你送去。"

他們带他到一个角落里，那边地上放着稻草垫子，就是他的睡处。工厂里的工作进行得旣不算好，也不算坏。工人們嘻嘻哈哈地忙一陣工作，又無所事事地閑一陣，东一群西一組地聊天，爱怎么就怎么。工头們对他們一句話都不敢說；即使委婉地劝說一言半語，也会受到工人的侮辱。他們因为厂里少不了他們，所以摆足架子，蛮横得很，并且經常表示不高兴就不干了。他們就憑着这些威胁話成为厂中的主人翁。他們有很高的工資，很好的膳食，有吃有喝。工作时間比平时短。他們不明白他們这种生活轉变的意义，一味自以为了不起了。但是从他們的脸上却看得出一种怀疑不定的神色，仿佛彼此之間互不信任。本地工人只占少数，和那些外国工人不相往来，似乎很輕蔑他們老远的来这兒渾水摸魚。

他們分三班工作，每班八小时。"啊！啊！"貝萊想，"原来这

---

① 犹大出卖耶穌，得了一笔錢。見"新約全書""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至六节。这里是諷刺他卖友。

里倒是八小时工作制！我們已經到了未来的国家里了！”他来到的时候，刚巧一个工班下班，工人們乱哄哄地鬧成一窝蜂，敲敲打打，大呼小叫，又要菜，又要酒。有人搬来了一只大鉄鍋，盛滿了牛肉和馬鈴薯。貝萊加入了十个人的一組。

“吃罢，伙計，”他們說，“你餓了吧！你失業了多久才到这兒来的？”

“差不多三个月，”貝萊回答。

“那你一定餓慌了。吃点肉罢！喂，这里多来点肉！”他們对厨师喊。“馬鈴薯你留着自己吃，我們已經吃了一輩子了！这里是个酒池肉林，菠菜都是奶油煮的！他們答应过我們：待遇好，工作少，尽吃尽喝！瞧，我們熬到今天才算出头，現在得到酬报了！祝你健康！喂，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喀尔生，”貝萊說。

“好，敬你一杯，喀尔生！外边情形怎么样？你看見过我的老婆嗎？她是很容易認得出的：她有七个孩子，可是肚子里一片面包都沒有！爭工資的斗爭进行得怎么样了？”

飯后他們坐下来打牌，喝酒，或者在厂里閑蕩着，斗嘴吵架；仿佛他們都是利口毒舌，总喜欢出語伤人。“来啊，伙計，跟我們一起来賭一場，喝杯酒，”他們对貝萊說。“在这个鬼地方你有什么别的好消遣呢？难道一天能睡上十六个鐘头嗎？”

整个工厂里吵吵鬧鬧，活像一个大酒店。耳朵里听到的尽是互相謾罵。

他們可以在厂里买酒喝，賺来的錢很快便喝掉了。“这就是他們的良心發現，”貝萊想。“本質上他們都是好同志。”

他这冒险行动似乎頗有成功的希望。一群德国人不参加酗酒喧鬧，聚集在大車間的一个角落里自成一伙；他們到这里来的目的

光是赚錢。

一群在角落里打牌的人爭吵起来，他們始而互相辱罵，到后来甚至罵出了“罢工破坏分子”，因此便引起暴怒，如同脓疮挤破口一般。由于他們的不名誉的身分而郁积着的羞耻和憤怒一齐爆發出来，开始用刀子或工具打架了。那些日夜駐在厂里的警察被召喚来維持秩序。有一名受了伤的鉄匠，被带到办公室里去給他包扎，但是幷沒有抓人。此后便一切都寂靜下来。

他們經常围着貝萊。他是新来的人，又是从外边来的。

“外面情形怎么样？”这是他們常常問的話。

“外边很好，情形比我們这兒好得多！”貝萊說。

“你說他們很好嗎？我們听說他們快要垮了。”

“誰說的？”

“这里的老板說的。”

“那是哄騙你們的，为了要你們留在这里。”

“你在撒謊！你說我們这里情形不好，这是什么意思？赶快說說明白！”

“我們快要沒得做正規工作了。同志們快要胜利了，到那时他們会提出复工条件，先要把我們解雇。”

“見你的鬼！他們答应过要給我們最好的职位！”一个雄赳赳的鉄工說。“你在胡說八道！如果你知道他們快要胜利，你为什么还进来呢？你回答我，媽的！要不是逼得沒有办法，誰也不会进这牢房里来的！”

“我是为了出卖同志們到这里来的，你当然知道，”貝萊尖刻地說。“我要来看看搶别人的口粮有什么好处！”

“这是撒謊！沒有人会这样坏！你是在哄騙我們，渾蛋！”

“揍他一頓！”另一个人說。“他是在搗鬼。你是个特务，要不

然，你来干什么？你和外边那些傻瓜是一路的嗎？”

貝萊本想在伪装的掩护之下慢慢地进行工作，但是現在可冒火了。

“你怎么敢把好人叫做傻瓜？”貝萊憤憤地說。“你知道你們是什么东西？你們簡直是滚在粪堆里，靠同志們的苦难搶飯吃的猪玀！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們是出卖良心賺骯脏錢的犹大！你得了多少錢？二十五克郎，呃？外边，人家却在挨飢忍餓，讓我們大家，包括你在內，将来能过到人的生活！”

“你最好閉嘴吧！”那高大的鉄工說。“你沒有老婆兒女，說得当然輕松！”

“你不是住在耶格斯堡街上的嗎？”貝萊問，好像打了他一拳。“也許你倒是把賺来的工錢带給你的老婆兒女的吧？可是，为什么他們还在鬧穷呢？昨天他們給房东赶了出来。工会照顧他們，給他們找到了一个住处，虽然他們是罢工破坏分子的家屬！”

原来这件事是貝萊亲自經手的。

“带錢去！当然，我是要带錢回去給他們的，活見鬼！但是过着这种地獄般的生活，錢都买酒喝了，你懂得嗎？現在先請你吃一頓苦头再說！”

那鉄工卷起袖子，露出坚实的筋肉。他已經失去了理性，像一头發野性的公牛一样斜睨着貝萊。

“慢来，”一个上了些年紀的工人說着走近貝萊身边。“我好像看見过你。你叫什么名字，能說給我听听嗎？”

“你要我的名字嗎？可以說給你听听。我就是貝萊！”

这个名字發生了炸弹一般的作用。他好像在他們眼前閃出一道强光。那鉄工的手軟綿綿地挂了下去，滿面含羞地轉身走开了。貝萊就在他們中間了！他們拋弃了他，背叛了他，但是他現在笑盈

盈地看着他們，一点也不生气；而且他还是称他們为同志，可見他并沒有看不起他們。“貝萊在这里！”他們輕輕地說，一个个的传开去，到处都有人在叫这个名字。

“天啊！貝萊到这里来了！”工人們都在蹒跚地奔走轉告。

貝萊跳上一个大鉄砧。

“大家靜下来！”他高声喊，“大家靜下来！”

整座大屋子里登时靜下来，可以听得到呼吸的声音。工头們跑过来想阻止貝萊开口。

“这里不許演說！”他們喊。

“讓他講！”那高大的鉄工威吓地說。“你們够不上封他的嘴，还差得远哩！”他捞起一个鉄錘子，站在鉄砧旁边。

“同志們！”貝萊很和气地說。“外面的人，那些和你們在一道工作过的伙計們，你們的朋友，工会会友，他們派我来問候你們。他們都在問：我們那些老同志上哪兒去了？我們和他們在一道进行过多少次斗爭，和他們共过多少甘苦。难道我們可以不和他們一起进入新的时代嗎？你們的老婆和孩子也在問你們。春天到了，他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带了野餐盒子跟爸爸到郊外去玩。”

“因为沒有吃的东西！”一个微弱的声音說。

“有五万个人在忍受着这个情况，不叫一声苦！”貝萊回答說。“他們在問起你們——他們不知道你們为什么比別人要求得更多，难道你們为工会做的工作比他們做得更多嗎？或者你們是貴族老爷，不屑和他們站在一起嗎？現在外边已經是春天了，”他又显得很愉快地說，“穷人的冬天已經过完，他們要过到光輝灿烂的日子了！你們却在这里走錯了路，走进牢监里来了。你們知道外边的工人怎样称呼你們嗎？他們把你們叫做‘軟禁工人’！”

“这个名称想得倒不坏，”他們在窃窃私語，“这是他自己想出

来的。"

"他們还給我們取許多别的名字呢。"有人憤怒地說。

"唔，是有的！"貝萊笑嘻嘻地說。"不过这是因为他們餓了。你們大家都明白，人餓了就会沒有理性，所以他們要妒忌吃得飽的人。"

他們团团圍着他，越挤越近。他的話刺痛了他們，但是对他們有好处。沒有人比貝萊更善于說动他們，而且同时又使他們覚得自己还是清清白白的人。那些外国工人也圍攏来靜听着，想听懂一些。

貝萊突然談到他們的貧苦問題，使每一个人都想起了自己家里的無穷苦难，这才眞正使他們第一次开了眼，看清楚了自己的命运。他們都詫异自己怎么居然能忍受下来，然而事实却又無可否認。他們都一边听一边点头，同意这些都是千眞万确的。貝萊說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战斗經驗，但是这种沉痛的音調却反应在他們身上。他精神奕奕地抱着胜利的信心，傲岸不屈地站在他們上面。慢慢地，他的声調激烈起来。他斥責他們的背信弃义，提醒他們：花了很高的代价得来的工人阶級的团結已經是一种人人应該遵守的不成文法了。他用簡短而有力的話歌頌了沉睡在他們心中的工人运动。这本是老調，人人都听慣了的，不过在各人心中进入了冬眠状态，現在貝萊又使它醒来，响起了新的音調。他們像聖書上所說的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一样，显然已經忘記了他們的乡音，因此他們找不到旧路。現在貝萊来呼召他們，重寻乐园的旧梦！他看得出听众脸上的表情，因此便大声疾呼：

"你們知道还有比出卖祖国更可羞可耻的事嗎？你們到这里来就恰恰干了这件事情——出卖了祖国，出卖了自己的兄弟，老婆和兒女！你們也背叛了你們的信心，你們对伟大运动的信心！你

們也违抗了命令，为几个臭犹大錢，为几口老酒，出卖了自己！”

貝萊站在那里，左手扶着那个高大的鉄工的肩膀，右手握紧拳头高举着。他这只手好像在支持着工人，他觉得不敢讓它放下来，便繼續伸起着。人丛中起了一陣喃喃之声，一直波及到那些外国工人。他們受了大众情緒的感染，也紧张地听着，虽然他們不大听得懂丹麦話。貝萊每一次提高嗓子，他們便顛头簸脑，用胳膊互相推着，后来簡直連一动也不动，脸上現出很热心的神气，他們也完全被貝萊的話迷住了。这就是团結，就是环繞全世界的强大力量！貝萊敏銳地感觉到这股伟大的力量，身上打了一陣寒噤。他已經把他們掌握在手里了，必須趁他們来不及多想的时候便下手。好，就是現在罢！

“同志們！”他高声喊道，“我对外面的人說过，你們都是好人，都是被穷困引誘到这条邪路上来的，是一时的錯誤。我說：‘我要去把你們的朋友和同志找回来。他們是渴望回来和你們一起迎接春天的。’我代表你們說了这样的話，我說錯了嗎？”

“沒有，你沒有說錯！”他們异口同声地回答。“貝萊万岁！‘閃电’万岁！”

“那么，大家就跟我走！”

他从鉄砧上跳下来，唱着社会党的进行曲，大踏步走出車間。工人都跟了他走，毫不犹豫，毫不动搖。进行曲的节奏控制着他們；仿佛一陣和暖的春風在把他們吹向自由天地。厂門打开了，守衛的被推在旁边。他們大声唱歌，高呼口号，好像在为被禁閉了許久而报仇雪耻。貝萊率領着他們浩浩蕩蕩地打北桥街一直走到工会大厦。

第三十四章

这一下打击得很凶！資本家只得放弃了不靠工会使工厂开工的念头。为了取得全面胜利，工会立刻拿出錢来把外国工人賫送回国，不讓他們有徘徊瞻顧的余地。工人还欢送他們上船，同志般的高呼"烏啦！"貝萊成为时代英雄。所有的报紙都登載他的行动，甚至連他的敌人也不得不甘拜下風。

貝萊却認为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他把全副精力投向一个新的目的。現在还沒有可以高兴的理由，罢工仍然是一个沉重的現实，貝萊感覚到責任还十分重大。工人还在街上閑蕩，而国家的物資却在消竭下去。但是罢工并沒有很快就可以解决的希望。总有一天源泉要枯涸的——到那时又怎么办？

他专心致意于斗爭，不因稍稍受到恭維便冲昏了头脑；他的敌人使他感覚到責任越發重大。如果这場可怕的斗爭失敗了，那就得怪他！他絞尽脑汁想找一个击潰敌人反抗的方法。群众仍然耐心地忍受着艰苦情況，但是还能够支持多久呢？恶意中伤的謠言紛起，有一天传說某个主持收捐的領导人卷款潛逃了，又有一天有謠言說全体工人被出卖給資本家了！总得采取措施来对付，但是該怎么办呢？

有一天，快到中午，他在去开一个会之前順路回家去望望家里人，誰知光是两个孩子在家。

"媽媽呢？"他把小拉賽抱在膝上問。

小妹妹坐起在搖籃里自个兒玩耍。

"媽媽上街去了，"孩子回答說，"媽媽打扮得很漂亮！"

“眞的嗎？”貝萊走进臥房，打开衣橱一看。爱倫的結婚礼服沒有了。“怪事，”他想，便又逗着孩子玩。女孩伸着手要他抱；他只好把她抱起来，讓他們在两个膝头上一边坐一个。女孩用手指撫摩他的上嘴唇，仿佛想說句什么話似的。

“是呀，爸爸的鬍子落掉了，小妹妹，”小拉賽解释說。

“对，鬍子飞走了，”貝萊說。“忽然来了一陣風，喲！把它吹走了！”

他对着鏡子作了一个苦笑——鬍子原本是他所夸耀的。随后他和孩子一齐都笑了。

爱倫气急匆匆地回到家里，仿佛她是奔跑回来似的。她脸色緋紅，一直紅到項頸。她大衣也不脫就走进臥房。貝萊跟了她进去。

“你怎么穿着結婚礼服？”他詫异地問。

“是的，我想改来穿，所以我穿了去給裁縫看看样子。現在你出去管孩子罢，我就来；我只要換件衣服。”

貝萊还想耽着，但是爱倫把他推到門口。“出去，”她說着拉起衣服，盖着胸膛。脸上的紅潮一直涨到了胸口，在娇羞之下她是多么美艳动人啊！过了一会她才走出来，把几张鈔票放在桌子上。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貝萊見了这許多錢奇怪得惊喊起来。

“我的运气眞好，又中了一次彩票！你的老婆本領大不大？”

她站到他背后，双手勾住他的頸項。貝萊低下了头，仿佛受到一下沉重的打击。随后他把她的手推开，轉面向着她。

“你說你又中了彩票？中了两次嗎？同一个号碼？”

他拉长了声音，单調地說，好像每一个字都是用力挤出来的。

“是呀，你說我是不是很能干？”

她迟疑地望着他，脸上勉强現出笑容。

"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拖长了声音説。"絕对不可能的!"

忽然他跳起身,一把揪住她的領口:

"这是謊話! 你在撒謊!"他發狂似地喊叫。你要説眞話! 老老实实告訴我!"

他把她按在桌子上,仿佛要扼杀她似的。小拉賽哭起来了。她吃惊地望着他,眼色越来越現出恐怖。他放松了手,扭轉头,避免看見她那双充滿了死的恐怖的眼光。她并不掙扎着起来,只是一瞬不离地呆望着他,好比一只待宰杀而不知道原故的牲畜。他扶她站起来,然后走过去安慰孩子。他两手有一种可怕的感覚,好像小时候捏死一只小鳥的那种情况。他什么感覚都沒有,只覚得一切都可憎可厭。时势造成了这种局面,他决心一走了之。

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意識到她站在桌子旁边嚶嚶哭泣。他听到她的哭声,但是毫不理会。到他收拾完畢,去和孩子亲吻的时候,她突然扑向他,用她向来的那一股劲兒拦住他的去路。

"别离开我——你不能离开我!"她抽咽着説。"我只是为了我們的幸福,你又是什么都不管。我并不怪你,不怪你,但是我們天天要吃啊! 孩子……还有你……我不能眼看你們挨餓,特别是你,貝莱,我是多么爱你! 这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啊!"

她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好像是一段奇怪而遙远的歌声;他沒有听出她説的話。他輕輕地把她推开,再吻了孩子一次,又摩摩自己的脸。爱倫像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用失魂落魄的眼光望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到他随手把門关上之后,她便暈倒在地上。

貝莱把他的行李寄放在楼下一个砑布女工屋里,自己机械地走向市中心区。他的脚步沒有声音了,更沒有回声了,他像一个梦行人似地一路走去。完全不自覚地走到工会大厦,走上楼梯,走进会議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低倒了头看着綠色的枱布。

工会里一般的情緒是消沉的。工会的存款几乎用光了，失業工人一天天增多，工人的自动捐献也就一天天減少。外来的援助也在很快地下降。輿論对这件事也以为做得够了；一切都有崩潰之势，大家以为該寻求解决的途径了。将近五万个失業工人已开始受到飢餓的威胁。資本家所期待的时刻快到了；他們估計孩子哭喊面包的哀声一定会动搖工人的意志，逼使他們牺牲名誉和独立来滿足兒女的飢腸。敌人的方面呢，至今还沒有想求和的任何迹象。

这种情緒，在所有的罢工委員会委員的脸上都看得出来，他們集合在那兒，沉重地負担几十万人的生死禍福。誰也不敢負起全部責任，提出一个决定性的建議。照目前情况看来，在一两个礼拜之內，他們就非放弃斗爭不可！那么二十五万人就是白白地挨了一場苦难。这一次受苦和失敗的結果将打击到工人的思想意識，使他們倒退許多年。但是如果資本家方面已經不能再抵抗金融界对他們所施的压力，那么，工人們如果在这时候放弃斗爭，豈不是断送了一个很好的胜利机会！

最明智的打算在这兒都沒有力量。现状是被盲目的命运統治着。誰敢說他能揭开未来之幕，指示正确的道路呢？一个也沒有！貝萊，这个光明的火矩，一向是毫不疑慮地給他們指示出路的人，现在却坐着打瞌睡，好像一切都和他沒有关系似的！显然，艰巨的工作已把他压垮了。

秘書送报紙进来，有几处用紅鉛笔标着，他把它交給了主席。主席把标出的部分看了一会兒，便站起来念給大家听；报紙在他的手上顫动着。

“在罢工期間，可以有三四十个女工——年輕貌美的——到独身男子家里去做工，保証待遇优厚。欲知詳細情形，可到报館詢

間。”

貝萊从他的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跳起来，他家里的不幸現在完全明白了。

“原来他們用这一手！”他喊道。“資本家的魔手現在伸到我們的老婆身上来了，他們要把她們变成卖淫妇！我們一定要对付他們，对付他們！我們要給他們一个最后的打击，狠狠的打击他們一下！”

“但是怎样对付呢？”人家問他。

貝萊强作鎮靜，面色都蒼白了，但他的脑筋从来沒有这样清楚过。現在必須給受倫报仇了，必須向那些連穷人的最后一只羔羊都要夺取的人报仇！

“首先我們必須發布一个乐观的报导，并且今天就要做这件事！”貝萊微笑着說。“我們的經費不是快要光了嗎？好，那么我們就报导說我們的資力能够再支持一年的斗爭，如果有必要的話，接着我們就發动进攻。”

一个久已忘却了的旧梦，給憤怒激醒了，形成了一个决策。

“从开头到現在我們只是在消極作战，”他繼續說，“把忍耐作为我們的主要武器，我們放弃的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而他們所放弃的不过是奢侈享受而已。当他們打击我們到挨飢受餓，逼得我們卖尽当光的时候，我們对他們的报复却只是拒絕工作，不讓他們舒服享乐而已！不行！我們現在要对准他們的生命綫进攻！他們攻我們什么地方，我們也要向他們的那个地方去还手！要打击他們的肚子！这样一来也許他們就会討饒了！直到現在，我們还沒有讓最重要的工人参加斗爭，就是那些公共衛生和福利的工人，虽然这些公共衛生和福利我們絲毫享受不到。我們为什么要給他們烘面包？我們，吃不起面包的人！我們为什么要照顧他們的清潔？

我們，沒有办法保持清潔的人！讓我們把夜間倒馬桶的，白天扫垃圾的工人們也一齐动員起来加入战斗！如果这还不够，我們就断絕他們的煤气和自来水！我們要把最后一个炸弹扔出去，拚一拚！”

貝萊的建議被通过了，他立刻到西桥区去找清潔工会主席，他才起身不久，正在吃中飯。他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身裁矮小，眼光里显出是个足智多謀的人。他是从产煤区来的，貝萊曾經帮过他搞好他的工会組織，知道可以靠他和他的同志們帮一把力。

“你还記得我告訴过你，你們是京城里最重要的工人嗎，拉斯·汉森？”貝萊問。

这位主席点点头。

“我們会把这一点忘掉，那才是个蠢驢呢！不，我活着一天，我就永远忘不了你这句話对我們这些被人看不起的清潔伕所起的作用！是你使我們对自己有了信心，是你使我們有了組織，即使我們不是最最重要的工人，仍然……”

“不，你們的确是最最重要的，現在輪到你們来証明这句話了！你們可以在今天晚上停止工作嗎？”

拉斯·汉森望着灯，一边吃一边想，終于回答道：

“我們和市政当局有一种类似合同的关系，要是我們罢工，他們可以处罰我們，强迫我們复工。但是如果你要这样，我們当然照办。同志之間总只有一条心。至于这一行动能收到什么效果，你当然比我們更明白。”

“謝謝你，同志，”貝萊給他握了握手。“那么事情就講定了，今晚一輛垃圾車都不放出去。还要請清道伕也罢工。”

“但是当局会派別的人来做这工作的，能做这种工作的人多得很。”

“沒有那么便当的事，我們可以加以阻止的！”

“那就很好！这倒是对那些老爷們一个打击。我們穷人倒無所謂，根本連吃的都沒有。……可是如果他們派軍队来代替我們，又怎么办？城市的清潔工作非做不可，否則就难免發生瘟疫！”

貝萊眉头一皺，計上心来。

“你听我說，同志！你們停工的时候，把所有的鑰匙都交出去，使上头找不到你的岔子。不过要全部装在一只麻袋里，弄得很乱。”

拉斯·汉森放声大笑。

“好！这个玩笑可开得不小！”他拍着大腿說。“这样他們就只好来找我們，因为别人决不能馬上把它們拣得出来。我亲自把鑰匙送去，你看我去装傻罢。”

貝萊又向他謝了一声。

“你們将是整个运动的救星，”他靜靜地說。“几万人的眼前生活和将来的幸福都在你們手里了。”

然后他欣欣然笑着告辞。但是当他一个人走到路上，他的笑容便不見了，脸上显出的却是疲乏得要死的神气。

貝萊毫無目标地在街上漫步，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沒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在他心里，好像一切都沉落了，他連思想的力气都沒有了。他一直往前走，走上一条大馬路，然后又轉进横街。在一家面包店里，他看見卡尔站在柜台后面带着笑容敏捷地伺应顧客。“应該进去問問他的生活情况，”他想，但是仍然过門不入。走过一座宿舍門口，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望望。这就是他刚才来过的地方，原来又走到清潔工会主席的住所了！啊，今天要做的事已經做完了，他应該回去了，回到爱倫和孩子身边去了！

可是，他已經沒有家了！他被抛弃了，只落得孤单一身了！不

过，他仍然走到了北桥区，自己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一条路，他走到自家門口，望着那生銹的小信箱。他听見孩子的哭声，又听見爱倫的走动声，正在收拾，預备安歇。于是他連忙回身走开，直到轉过街角才松了一口气。

他尽在这一区里打轉。头脑里空空洞洞的，每走一步都起回响。忽然他听到背后有一个听惯了的脚步声。是爱倫嗎？他轉过一望——什么人都沒有！大概是他的幻覚吧！但是他才一走动，这脚步声又听到了。仿佛有人要和他說話，他听得很清楚，背后有人在跟上他。他忽然站住，——可还是沒有人，在这黑漆漆的小街上，一个人也沒有。难道这个奇怪的脚步声是从他自己身上發出来的嗎？貝萊碰到了不可索解的事情，心里怦怦地跳了；極度疲劳使他麻木了。爱倫，她到底怎么样了？她那如怨如訴的哭声还縈繞在他耳朵里：諒解？他还該諒解些什么？这是为了爱，她說过。算了，别想了！他疲倦得很，沒有气力替她的行动作辯护了。

但是这些脚步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們現在和他的脚步相应和，好像是他的脚步的回响。当他在思索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在他的心底里回答他，这是那种固执得和莫尔頓一样的、即使被迫得緘口不說也还是要冲出外面来的意見。人們还要他怎样呢？难道他忍受的还不够嗎？难道他不是組織了这一次伟大的斗爭、大家都惟他的馬首是瞻的貝萊嗎？但是現在，想到这件事也沒有快乐了，他不再在自己的脚步声里听得見几万同志的行进了。他陷入了彷徨，独自一人在这冷清清的街上，有了一种孤独之感。“但是，你害怕的是你自己呀！”他苦笑着想。

但是他并不願意孤独，于是他注意地听着。他現在是什么都沒有了，所有的一切都給这一場斗爭断送了。現在他倒是眞正和周遭的一切穷困紧紧地結合在一起了。那么，还有什么該抱怨的

呢？

他周圍的这个穷人区域，給斗爭和失業摧残得景况萧条，它在悲伤、饑寒和黑暗中間，显得悲惨万状！后院里有孩子的哭声，他知道是为了肚子餓；喝醉酒的丈夫們在路角上蹣跚而行，从后房或后院里响起了妇人們的哭声。天呀，这已經是个地獄了！幸而胜利快要到来！

有一个地方声音特别清楚：孩子們在哭，母亲唱着催眠歌在房里走来走去哄最小的孩子睡熟——無疑她是抱着他。声音是这样的清楚，使得貝萊抬起头来。这所公寓的窗子都沒有玻璃。

“准是房东要把他們赶走，讓他們冷不过。”他憤怒地想着便走上楼梯。

他是慣常出其不意地去帮助人家的。在那房間里，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在滿屋子里走。外边的灯光照亮了她半个身子。她掀起裙子来裹住孩子，她連內衣都沒有。房間里看不到一件家具；孩子們都睡在角落里，那母亲把她自己的衣服都給他們盖上了。

“房东拆掉了門窗，他想把我們赶出去，但是我們不肯走，我們还有什么地方好去呢？現在他要讓冷風逼走我們，像赶臭虫一样。我丈夫已經給他們逼死了。……”

她說到这里，突然認出了貝萊：

“原来是你，該死的！”她叫着。“就是你带头害他的；也許你还記得他当着你面前凑着酒瓶喝酒吧？从前他本来是一个規規矩矩的人。他們怎样把我們从聖汉斯街驅逐出来，那些居民逼着我們走，你也看見的，还記得嗎？啊，你这个劊子手！他走到什么地方你就跟到什么地方，把他像野兽一样地追赶他，磨折他，活活把他逼死！他走进酒店，人家便紛紛避开，弄得店主不得不請他离开。但是他比你更要面子。‘我染了瘟疫了！’他說，有一天早晨他就上吊

了。啊，我只想求求上帝也罰罰你！”

她欲哭無泪，声音又枯干又嗄哑。

“你不用求了，”貝萊苦楚地說，“上帝已經懲罰我了！但是我对你的丈夫毫無恶意，我每逢遇到他总是想帮助他的。我們不能不为了大众的幸福而吃苦，現在連我自己的生活也搞得一場胡塗了。”

他說着便流下泪来。

“那些工人們，应該讓他們看看你貝萊也在哭了，那么他們才不会再給你欢呼了！”她憤憤地說。

“我还有十个克郎，你收下来用罢，”貝萊說着便把錢遞給她，她犹豫着不肯接受。

“你得給你的老婆和孩子維持生活的，这一定是你的罢工生活津貼。”

“我現在沒有老婆和孩子了。拿去吧？”

“天哪！你也家破人亡了嗎？难道你貝萊都保不住个家嗎？唔，唔，这也是活該，自作自受！”

貝萊話也不回就走了。几千人的欢呼倒并不使他感到怎么快乐，而这个妇人的不公平的判断却使他大大地沮丧了。但是她在他心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她攻击他的地方，正是他攻不破的地方！他并未关心到他自己的家庭瑣事；而是公正地，眞誠地为工人运动服务，并且已經領导人民走向胜利了。伤亡的人沒有权利可以侮蔑他。他自己的損失比任何人更大，他已經什么都完蛋了！

他怀着滿心的郁悶，但却异样沉着地走到北桥区，在一家小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間。

第三十五章

工人們所采取的最后手段，激起了全市的憤怒。輿論一下子都反过来責备工人了。报紙大發雷霆，滿版的威胁和警告。甚至連独立的报刊也認为工人們这一行动是违反人道的。但是"工人报"却鎮靜地指出这一事实：这場斗爭是無产阶級的生死問題。他們准备走向極端；他們还有力量做到停止水和煤气的供应，这是首都的商業生活的命脉。

于是，輿論就轉向資本家。总得有些讓步吧？他們到底为什么要斗爭？不过是一个权力問題罢了！他們要掌握支配权，要工人絕对听命。在大資本家背后的那些金融界也覚得有些厭倦了。归根結蒂这到底是一种代价太高的玩意兒。破坏工人的团結，如果同时也搞垮了許多企業，畢竟是沒有多大好处的。

貝萊奔走于大街小巷寻找爸爸拉賽的时候，看出了这种不滿情緒在增长。現在，这个运动已在自行發展，他可以休息一下了！一副重担子总算从他的肩头上卸了下来。他現在要求有权利收拾收拾他的破碎了的私人生活，給那个一向为他而牺牲自己的人做一点事情。他打算和拉賽租一个寓所，和从前一样父子俩住在一起；他想着这个計划就感到快乐。只有拉賽的亲子之愛是不会改变的；他的愛和母亲的愛一样，都是永远眞摯的。

拉賽已經不住在面包厂街后面的那个地方了。和他同居的老妇人已在不久以前死去，跟着連拉賽也失踪了。

貝萊到处去打听，由于他很熟悉穷苦人，所以他很容易得到綫索，終于追踪到克利斯汀灣的附近。

在他到处探問的时候，貝萊看到許多穷苦情况，使他耽擱了一些时候。現在，当斗爭快要發展到結束的时候，他到处看到貧穷匱乏，他从前的那种同情心又涌起在他心头。凡是他能够帮助的便給以帮助，憑他那股劲头，竭力給他們想办法。拉賽并沒有回到“方舟”去，但是有人在街上看見过他，身上破烂不堪；至于他究竟住在什么地方，誰也不知道。

“那边商業大楼的地下室里，你去找过沒有？”那个守夜的老人問。“在这种困难的日子，有許多人住在那边。每天早上六点鐘，我去开那地下室的門，我总得叫喊几声，通知他們，免得被逮住。我一走开，他們就不声不响地跑掉了。好像听人說起过，有一个老头兒躺在里头不起身。但是我沒有听清楚，因为我耳朵里塞了棉花；干我这一行就不得不这样做，免得听到的太多了。”

他陪伴貝萊走到那个地方。

这座商業大厦，在十八世紀，原是克利斯汀灣一个大商家的府邸，面临一道运河，現在做了堆栈。地下室很深，低于运河的水平，現在空着不用。里面黑到伸手不見五指，进去很困难，空气也很坏，令人窒息。他們点了一个火，照着在各个柱子間寻找，把有人睡过的稻草堆都看过。

“这兒一个人都沒有，”那守夜人說。

貝萊喊了一声，随即听到有一个微弱的喘息声在答应他。他一直走进最深的地方，在一个墙角里找到拉賽躺在一个草荐上。

“是的，我在这兒等死呢，”拉賽喃喃地說，“我不会长久的了，老鼠已經来嗅气味了。”

潮湿的空气使他失了音。他病骨支离，神情很凄惨。但是見到貝萊，他馬上精神一振，居然能够挣扎着站起来。他們把他送到“方舟”，守夜老人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他，自己上楊生太太那兒去借

宿，因为他本来是白天睡覺，夜里守职的，所以虽然只有一张床，仍然是容易安排的。

安頓在暖和的床上，拉賽还是瑟瑟發抖；他的神智有点不大清楚。貝萊給他喝了些热啤酒，老年人需要出点汗。貝萊不时坐在床边，焦虑地望着他。拉賽閉了眼睛躺着，抖得牙齿磕着响；他几次想开口說話，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来。热酒对他有了点帮助，漸漸地，他那冰冷僵硬的手上居然又見了血色，話也說得出声了。

"你說今年冬天会很冷嗎？"他突然側轉身子問。

"夏天已經快到了，爸爸，"貝萊回說，"但是你得盖好被，别讓背脊露出来。"

"我冷得很，好像在冬天一样。我不希望再过一个冬天了。我已經冷到脊骨里了！求上帝慈悲，保佑那些航行在海上的穷人罢！"

"不必耽心他們，只管你自己快快好起来；今天有太陽，海上天气会好的。"

"那么讓我也照到一点太陽罢，"拉賽顫抖地說。

"有一堵高墙挡着我們的窗子啊，爸爸，"貝萊俯身湊近他說。

"唉，我只好勉强挨过这残余的日子了。对于那守夜人倒無所謂，他夜里做事，本来不見太陽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职業！但是我們睡覺的时候有个人守护我們总是好的。"

拉賽的头很不安宁地左右摆动着。

"是啊，不然的話，就会有人在夜里来偷我們的錢了！"貝萊开玩笑地說。

"唔，是啊！"拉賽勉强笑了笑。"你的事情干得怎么样啦，孩子？"

"正在开始談判；昨天已經开过第一次会議了。"

拉賽喉嚨里格格地响着笑了一笑。

“大概那些老爷們受不住臭味了！不錯，我虽然害病，躺在那边，可是我都知道。晚上，他們进来过夜的时候把这些消息告訴我；大家談起你的計策，都要大笑。可是，你不用去开談判会嗎？”

“不，我不要当这个代表，我不願意跟他們去咬文嚼字。現在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們俩过一下快乐的日子。”

“恐怕我們大家都得不到多少快乐了，孩子！”

“你現在已經好得多了。明天，你看罢……”

“啊，不！死神是不跟人开玩笑的。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地下室。”

“可是你为什么到那边去，爸爸？你知道我們家里安排好地方等着你的。”

“唔，你原諒我这个固执脾气罢，貝萊。我年紀太大，不能帮助你斗爭了，我想：斗爭一天沒有結束，我总不能再去加重你的負担！所以我就得自己找活路……你相信这場斗爭一定会有好結果嗎？”

“是的，一定是我們得胜的，穷人的好日子就要开头了。”

“唉，可是我享不到这福气了！我这一辈子就好像在給吃人的魔鬼当差，他站在門口监工：‘今天給我工作，明天給我吃！’但是明天永远不会到来。我受过的好处全是从我們自己人得来的；一只孤苦的鳥兒还会张开翅膀来遮盖它的同伴。我也沒有什么抱怨的，我过的日子虽然很苦，但是还有比我过得更苦的。女人始終待我很好。彭姐是个长舌妇，但是她的心地不坏；喀尔娜为我牺牲了她的錢財和健康，感謝上帝，她幸而死得早，沒有看見我的田地給他們收去。我也算做过一时庄主啦，現在可穷得几乎把这件事情也忘掉了！还有老丽斯，人家叫她老乞婆丽斯，她跟我同吃同床。她是活活餓死的，这么一个好人。你会相信嗎？‘吃呀，’她說，‘我們够两人吃的！’我老昏了，管自己把面包都吃光，一点都不疑心。

第二天早上她躺在我身边，已經死了。她全身沒有一点肉，只有一张皮包着枯骨。但是她眞是上帝的一个天使！人們有一首歌就是唱我們的事。唉，穷人們也是彼此搶飯吃的！”

拉賽躺着沉默了好大一会，显然是在回忆往事，以后便唱起歌来，还作出他在串院子卖唱时所表演的姿势。貝萊按住他要他安睡，但是老人家还以为他是在对付野孩子。当他唱到关于兒子那一节的时候，他哭起来了。

“别哭，爸爸！”貝萊感愴地說，把他的額角貼着老人家的头。“我現在又和你在一起啦！”

拉賽安靜地躺了一会，眏着眼睛，把手在兒子的脸上撫摸着。

“不錯，你眞的在这里，”他有气無力地說，“我以为你又去了。你知道嗎，貝萊？你是我一輩子的光明。你出世的时候，我年紀已經不輕了；你生下来，就好像太陽又升了起来！‘他会給我带些什么来？’我常常抱着你这样問，那时你还沒有一个水瓶那么大。‘也許他会交运，那么你也分得到一些福气，’我这样想，而且始終抱着这个信念，現在却不得不放弃了。但是我仍然活到看見你受人尊敬。你沒有發大財，这沒有关系；可是穷人都說你的好話！你为他們斗爭，一点兒也不自私自利！現在我懂得了，我也很开心，有你这么一个兒子！”

拉賽睡熟的时候，貝萊在沙發上躺了一会。但是他休息的时間并不长；老人睡覚就像鳥兒一样，不时会睜睜眼睛。要是他看不見兒子在床边，他便翻来复去，迷迷胡胡地叫喊。半夜里他会抬起头来傾听。貝萊便醒了。

“你要什么，爸爸？”他站起来問。

“啊，我听見有一个声音，很远，在大海的那一边。好像有水流进深淵里去似的！但是你該回家去看看爱倫了。我相信今晚我还

不要紧，你不回去也許她要耽心的。”

“我已經托人带信給爱倫，告訴她我今晚不回去了，”貝萊回答。

老人家用察看的眼光望着他的兒子。

“我要問你，你在家里快乐嗎？”他問，“我覚得你們好像有点不和睦。”

“不，爸爸，很好的！”貝萊說着嗓音有点变了。

“要是这样，就謝天謝地了！爱倫很能干，会管家，又給你生了可爱的孩子。小拉賽长得怎样了？我很想趁我走路以前再見見他，他又是一个拉賽啊！”

“我明天一早就带他来見你，”貝萊說。“現在你应該再睡一聰，爸爸。天还是漆黑的。”

拉賽很听話地翻身向着墻壁。一会兒以后，他又偷偷地回头过来看看貝萊是不是睡了；他的眼光看不远，因此他就想站起来，但是哼了一声又倒回床上。

“什么事，爸爸？”貝萊馬上走到他跟前問。

“我想看看你身上有没有盖东西，天这么冷！可是我这副老骨头撑不起来了，”老人慚愧似的說。

天快亮的时候，他安安稳稳地睡熟了，貝萊請楊生太太来陪伴老人，自己便去接小拉賽。这件事情不很容易办，但是老人的最后願望总得讓他称心。他知道爱倫是不肯把孩子交給陌生人的。他走进家里，爱倫的憔悴的脸上立即閃出了亮光。她快乐到几乎要喊出来，但是貝萊脸上的表情使她的声音被悶住了。

“我父亲快要死了，”他憂郁地說，“他想看看孩子。”

爱倫点点头，便一声不响地給小拉賽换衣服。这时，貝萊站在窗前望着街上。他覚得很奇怪，居然又到这里来了。关于这个小

家庭的一切回忆一时都涌上心头，使他心軟了。他很想見一見小妹妹！爱倫默默無言地带他走进臥房；孩子睡在搖籃里，圓圓的小脸异常宁静。在这里，爱倫似乎更接近他，他覚得她的眼光在盯着他。他竭力把握住自己的勇气，走出到另外那个房間。这里已沒有他的事了，对于这个家，他已經成为陌生人了！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她还在干'那个'嗎？虽然她和他已經沒有了关系，可是这个問題还縈系在他心上；他向四周看了一轉，仿佛在寻求一些迹象。屋子里是一副寒傖相，一切多余的东西全不見了。但是出现了一架鞋匠用的縫級机，机上放着活計。"破坏罢工！"他机械地想。但这不是丢脸的事：这是他第一次見到破坏罢工的事件反而感到快乐。大概她是在做縫鞋工，看她的样子显然是工作过劳了。这倒使他感到非常快慰。

"孩子已經收拾好，可以跟你去了，"她說。

貝萊对这房間惜别似地看了一眼，問道：

"你需要些什么嗎？"

"謝謝，我自己对付得了的！"她傲然地回答。

"上礼拜六我叫人送来的錢你为什么不收？"

"我对付得了的，我只要孩子留在我身边。你記得你說过他永远不离开我嗎？"

"但是他要一个能照顧他而不使他耻辱的母亲，你記住这句話，爱倫！"

"不用你叮嘱，"她苦痛地回答。

他們来到"方舟"的时候，拉賽正好醒着。"唔，眞是一个十足的喀尔生！"他說。"他眞是我們家里的人。你瞧，貝萊！他也有一双招風耳朵，像你小时候一样。額角上也有一綹鬈髮。他将来一定会發迹的，你看罢。我要吻吻他的小手，因为手是我們的幸福，

我們的唯一的財产。人們説整个世界都在穷人的手里，我現在很想知道这話是不是眞的。如果这一回，新时代的确会到来，那我眞是够倒霉的，偏偏看不到了！”

“你看得到的，爸爸，”貝萊說，他在路上买了一份“工人报”，这时正在聚精会神地讀着。“談判进行得很順利，罢工在这两天就可以結束。我們就可以快快活活地住在一起了。”

“不，我活不到了！死神的手爪已經抓住了我，馬上就要把我带走了。但是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的話，那么我可以在天上看着你的幸福实現，那也很好。你走过的路是很艰难的，貝萊，我拉賽不是蠢人！但是，到你有了权力之后，人家会給你一个很高的位置。那时候你可别把穷苦人忘掉！”

“那还远着哩，爸爸。到那时候，也不会有穷人啦！”

“你説得倒是挺有把握，可是穷苦并不是容易解决的，它在我們里面已經根深蒂固了。恐怕要等到小拉賽成人之后，这事才会实現。現在你把孩子带去罢，别讓他看見老人的死。他的脸色这么蒼白，难道不大晒太陽嗎？”

“太陽給有錢人借了去，忘記还給我們了，”貝萊苦楚地說。

拉賽抬起了头，仿佛在思索一个困难的問題。

“是的，是的！要想看到将来，必須有一双好眼力，我的可不中用了。現在你可以去了，把孩子也带了去。你不要耽誤了自己的事情。你想和死神斗智是斗不过的，無論你多么聪明。”

他把枯萎的手在小拉賽头上按一按，便轉过脸去向着墙壁。

貝萊請楊生太太把孩子送回去，自己留下来陪伴老人。最近几年来他們各走各的路，会少离多；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他想陪着他有一刻是一刻。他一边忙着生火做飯，一边听老人那些凌乱無次的話。他感到像兒时那样父子相依为命的亲热。拉賽的单調

的絮語，一种深沉的温和的叮嚀，像大地發出来的声音一样，曾經在他小时候灌满了他的两耳，当他来到城里之后，他就在許多人的生活經驗中听到这种叮嚀声。現在，他离开了众人，又回到爸爸拉賽身边．才發現这位好心的老人有着一个多么广闊的胸襟！他一向就是衰老而疲弱的，貝萊記不得他曾有过别的形象。艰苦的劳动老早就把这穷人的青春夺走，而延长了他的老年，作为补偿。但是这一种衰朽却給了他一种超人的、做父亲的能力。

他安于貧苦，沒有变成一个心地邪恶，自私自利，或胸怀狹窄的人；他的心始終充滿着温柔仁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虽然孱弱無能，却始終是一个硬汉。像天父上帝一样，他以热爱保育着貝萊的整个生命。如果有一天不再听到他的嘉言慈訓，这眞是很凄慘的事。他那即将永逝的灵魂在他所曾走过的道路上繞着愈来愈大的圈子迴翔，像将要远飞的鴿子一样。每次稍稍恢复一点精力，他就要重新講起他的往事。

"当然我也有过快乐的时候，不过大体上說来，我这一輩子是一場沒有目标的奋斗。我在糊里糊塗过日子的时候，一切都还算好；可是自从你出世之后，我虽然年紀已經老了，却开始不甘心安于現状，而盼望着将来的好日子了。你好像是一个朕兆，从那时起，我精神上就沒有安靜过。我經常总是心緒不定，像那个耶路撒冷的鞋匠。仿佛有人忽然給我这个穷光蛋許了願心，答应給我过幸福的生活，从此我就老是惦念着这件事情。我們曾經被人家赶出乐园，我現在盼望的难道就是这个乐园嗎？我常常这样想。你相信我这老傻瓜嗎？我曾梦想过有一个無憂無虑的老年生活，我梦想我的兒子和媳妇会到我的温暖舒服的家里来探望我，我会請他們吃喝。直到最近我都沒有抛掉这种希望，始終梦想在垃圾堆里撿到一笔大財。哎，我多么盼望能够有些遺产留給你！我給你

的帮助实在太少了！”

“你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怎么还說出这样的話来？在我整个孩提时代，你始終保护着我；凡是遇到不如意事情，我总是这样想：爸爸拉賽会給我安排好的！到我长大以后，我無論做什么事，都覚得有你在帮助我。如果沒有你留給我的这一份遺产，我早已什么都搞不成了！”

“唔？你眞是这样想法嗎？”拉賽得意洋洋地說。“你为保护穷人而做的事情，眞有我的一分嗎？这話你說得多么好听啊！唔，不錯，你就是我的生命啊，我的孩子；我虽然是一个孱弱無能的穷汉，可是常常在你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力量多么大。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你却有本領去做！現在我躺在这里，連办身后事的錢都沒有。你得答应我，不要为了我，給自己加上負担不起的負担。把这事交給善堂去料理罢。我一向不靠慈善救济，不过这是我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其实穷人和善堂究竟是分不开的。最近我对許多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好在我快要死了，不然的話，我老是想得到而做不到，也是枉然。如果我在年輕力壮的时候就有了这些思想，我說不定会做出些轟轟烈烈的事情来的。不过我沒有你那么聪明，我可不会精打細算的干。”

到第三天早上，拉賽的情况有了轉变，但是很难說是轉好还是轉坏。貝萊坐在他的床边看新出版的一分“工人报”，忽然注意到老人的眼睛在盯着他。

“有什么新聞？”他有气無力地問。

“談判在进行了，”貝萊回說，“但是很难找到一个达成协議的基础。有过好几次几乎要决裂了。”

“拖得这么长久，”拉賽失望地說，“今天我要死了，貝萊！我身子里很不安定，虽然我很想安静下来。人眞是奇怪，总是想得到一

些自己所沒有的东西。我小时候，在妥梅里拉，我总喜欢繞着一个池塘跑；像个疯子一样，我以为如果我跑得快，我就能追上我自己的脚跟。現在我追上了，因为我前面有一个人，他不讓我走过，这个人就是老拉賽。他挡住了我的路，你懂得嗎？我常常想，我应該追过他前头去，但是我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已經改变了許多的世界！当大老板們宣布关厂的那天晚上，我也在他們窗下，和許許多多穷人在一起听着。大老板們喝着香檳酒，欢呼庆祝他們这一个决定；就在那时候，就在那地方，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在那堆栈的地下室里，躺着一个建筑工人，他曾亲手造起过京城里最华丽的皇宫，可是自己头上却沒有一片瓦！”

拉賽的嘴角上出現了一条新的皺紋，使他說話很吃力，但是他还不肯住口。

“你無論做什么事，千万不要相信教士，”他稍稍恢复一点精神便繼續說。“我自己动脑筋想問題，开始得太迟了，这是我的損失。他們說，我們不应該抱怨，一切东西都是从另一个东西中生出来的，这是很自然的事；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安排好的。照他們的想法，我們应該叫我們身上的虱子給老爷們生出駿馬来。不过，我倒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它們吃飽了穷人的血，你看，它們駕着車跑得多快！……唔，你說新社会到底会是怎么一种样式？”

“它总能对我們大家都有好处，爸爸，”貝萊哽咽着說。“使我伤心的是你享受不到了。不过，無論如何，你将有一塊好的墓地，我要給你立一塊用蓬霍尔姆石头做的墓碑，碑上还要刻字！”

“那么你就这样写：‘今天做工，明天吃飯，’”拉賽痛苦地說。

整天他都是昏昏沉沉、迷迷胡胡的躺着。到了黃昏时分，他抬头起来。

“我听見有声音了，是天使的歌声嗎？”他輕輕地說，声音是嗄啞的。

“不是，这是工厂女工的孩子在哭。他們的母亲馬上就要回来給他們喂奶了，那时他們就不哭了。”貝萊說。

拉賽嘆了一口气。

“要是她們整天做工，奶水准不会好。人家說有錢人喝十二克郎，十五克郎一瓶的酒。这就是他們夺去了孩子們的奶，把它变成了高貴的酒！”

他說話的声音很小，貝萊不得不低倒了头去听。

“我們本来是手牵着手一起走的，我的孩子，可是各人的路却不同。你走的是青年的一条，拉賽呢……不过你也給了我不少的快乐！”

于是，这个可珍可貴的火炬——永远以善良的光照着貝萊經历一切变迁的火炬——就这样熄灭了。好像神灵已經离开了貝萊，生命立刻堕入空虛，他只落得孤伶伶地坐在椅子上。他整夜一动也不动，坐在遺体旁边，两眼茫然地看着这不可思議的生死之謎；同时他的思想却在向死者輕輕地訴說他的一切。貝萊自己也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直到早晨楊生太太进来打听情况。

这时貝萊才惊醒过来，出去张罗必办的事情。

第三十六章

礼拜六的中午，有消息說劳資协議已經签了字，大罢工結束了。这个謠言飞快地传遍了首都，簡直無处不听到。

“你听見了沒有？你听見了沒有？講和了！”

劳人們又忙碌起来；他們不再悶在家里，都走到外面来，憔瘦的脸上照滿了陽光。妇女們拿出籃子，派孩子去买些东西过礼拜日，因为伙食店現在肯賒一些东西給他們了。人們有說有笑的，都在預支一点快乐！夏天已經到了，积压着等人去做的工作多得很，現在他們才眞正可以热心工作了。消息一家家的传开去，听到的人立刻丢下手里的工作，跑出去告訴別人。誰也不表示怀疑——他們很願意相信！

到傍晚，“工人报”出了一张号外，証实了这个消息。啊，这一回終于是千眞万确的了！况且，这还是一場胜利：工人組織的权利得到了承認，政府受到了教育，終于不能不尊重工人的政治地位，从此就不能再压迫他們了。其余的一律照旧，承認現状。

“想想看，他們居然尊重我們了，他們不能不承認現状了！”

他們笑逐顏开地庆幸这个“保持現状”，虽然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男人都在街上走动；他們成群結队地前往自己的工会，去等命令并探听胜利的詳細情形。从工人的脸色上，看不出是他們得了胜利；因为他們的脸色憂郁惯了，一时还不容易开朗。

院子里，在楼梯上，到处都有人在高兴地談話。又可以有工做了，光荣的工作，美好的工作，它給人們有吃，有喝，还可以有些穿的。还有，它使家庭和睦！現在不必再对着空盆空碗嘔气吵嘴了，只要能精打細算，勤苦持家，就可以够开支了。今天晚上，爸爸可以吃到猪肉，明天也許还可以到郊外去举行野餐；至少，很快就可以把当了的东西贖回来！趁冬天还沒有到来，把它們晒晒，等到冬天再当掉！

人們因劳資协議成功，从此可以恢复和平生活，一时竟高兴得忘了要求新的改变。貝萊参加了談判結束的那一次会議；爸爸拉

簭安葬后，他又能自由行动了。傍晚的时候，他在貧民区到处蹓躂，和穷人同乐；他既然在穷人的艰苦斗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应該分享他們的快乐。他从北桥区沿着湖边走向西桥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在毗連西桥区的巷子里，工人的家屬都在大門外，坐在屋檐下和人行道上，光着头在暮色蒼茫中坐着，有聊天的，有抽烟的，有喝飲料的。这是第一个暖热的晚上，天是碧蓝的，街道的尽头，黑暗中浮着蒙蒙紫气。人人都有一种狂放的气象，快乐使他們越出了平时的范围，他們指手划脚地，説話也有点像喝醉酒的人了。这些在困苦时候躲藏起来的人家，現在又可以露脸了。他們仍然是衣裳襤褸，但是現在沒有关系了。他們現出得意洋洋的脸色，因为他們居然熬过了这場斗爭，沒有向人告帮求助；至于过去所受的千辛万苦，現在已經置諸脑后了。

貝萊走到了煤气厂附近海港旁边的空地上，他想去看看“方舟”里的那些老朋友。在已成黑夜的东边天空中，一大塊“方舟”輝煌地聳起着，因为有殷紅的夕陽照着它。在这座建筑物缺口上空，繚繞着一团水蒸汽的輕烟，像在黑暗的天空投了一个影子。貝萊一边走，一边望着这些白蒙蒙的烟霧；这是住在里边的人呼出来的浊气，腐烂的东西和劣等燃料散發出来的烟气。現在必須趁这次胜利好好地把这些貧民窟来一次大扫除了。他眼前浮現了許多小型的工人住宅，每家都有小花园和草坪。这才是做完一天工作后回去休息的好地方！

他覚得“方舟”上空的烟霧好像越来越浓了。难道是因为心上想着念头，眼里看見的就显得夸大了嗎？他站住望了一会，随即便拔脚狂奔。原来他看見烟霧中竄起了一道紅光，閃耀了一会兒，便不見了；接着又有一蓬新的黑烟冲上来，瀰漫在房屋的上空。

貝萊跑过那些倉庫，跑过长桥。他对“方舟”的情形非常熟悉，

这么一座大楼，除了那隧洞似的門廊之外，沒有别的出路。上楼下楼，只靠一架木楼梯。还得走过那些漫长的过道！他一边跑，一边好像清清楚楚地看見大楼里的情况，心里就在想着救助的办法。消防队当然是馬上会有人去通知的，但是他們需要一会兒工夫才能到来，而現在是一分鐘都不能耽擱的时候！如果木楼梯燒断，大門口的过道又被堵塞，那么住在里面的人便得全都葬身火窟了。"方舟"是連一架太平梯子都沒有的。

"方舟"門前站着一群丧魂落魄的人，都在乱哄哄地叫喊。

"貝萊来了！"有人喊了一声。登时大家都靜下来，一齐回头来看他。

"赶快去把教养院的太平梯搬来！"他一边跑一边对几个人喊，自己就奔进了那隧洞似的門廊。

从过道里一直到楼下，"方舟"里那些居民惊慌地奔逃着，有的手上抱着孩子，有的拿着一些随手搶救出来的不值錢的东西。在一个严冬中破坏之余的断残楼梯，已經全部着火，火势正在向上延燒。貝萊想打这火燒的梯子上跑上去，可是沒有成功。楼上的人都俯凭在窗口，發疯似的向下望着。他們几次三番跑到楼梯口，想冲下楼，可是立刻又惊叫着退了回去。

楊生太太站在她的三楼窗口哭喊，手里搀着她的孙女和那工厂女工的兒子小保祿。安妮的女兒睜着一双跟她母亲相似的又深又好奇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在窗口里望着。

"别害怕，"貝萊对那老妇人喊，"我們就来救你！"

小保祿看見了貝萊，便掙脫老妇人的手，跑出走廊，往楼下便跳。他在地上躺了一刻兒，翻了几个身，然后像閃电似的打貝萊身边跑出街上去了。

貝萊派几个人到过道里去查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把

关着的房門都打开来看看，"他說，"可能还有孩子或病人在里面！"

二楼三楼的居民都在火燒着木楼梯之前逃出来了。

貝萊跑上屋內的大楼梯，想到頂層去救那些住在擱楼里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住在頂楼过道两旁的人。

"你过不去了，"拾荒的老头兒說，"畢勃曼的那間擱楼全都着火了！我們这兒已經沒有人了，但求上帝保佑那边的那些人吧！"

貝萊仍然想設法走上擱楼去，但是終于还不得不退回来。

人們搬来了太平梯，很費劲地抬进屋子里，刚刚把它竪起。木楼梯已在毀坍中，到处都在飞落焚余的木塊。整座房屋随时都会倒坍下来。但是现在沒有时間讓你顧慮自己。浓烟正在从温斯列夫的过道里冒出来，瀰漫了一院子，必須赶快搶救了。

"准是这疯子放的火！"扶着梯子讓貝萊爬上去的工人們議論着。

梯子只能搭到二楼，但是貝萊抛了一根繩子給楊生太太，她接过繩子，把一头拴在窗框上，这样貝萊就可以爬上去。他利用这繩子先把孩子縋下来，然后再把那老妇人縋下，由他的同志們在底下接住。

火烟熏着他的眼睛和喉嚨，差一点不能呼气。他什么也看不見，只听見周围一片可怕的哭喊声。

头頂上有一个女人在叫。

"啊，貝萊，救救我！"她哀求着，声音都几乎窒息了。

这就是那个醜陋的縫級女工，她已搬到这边来了。貝萊听得出她的热情的声音。"她是爱我的，"他心里一閃，覺得很高兴。

"接住繩子，縛牢在窗框上，我就上来救你！"他对她喊着，把繩子的一头抛上四楼。但是就在这一霎間，听到一声惨叫，一团黑黑的东西从他头頂上掉下去，声音重浊地跌在石板上。一蓬火舌仿

佛追赶她似的从窗里迸出来，随即又縮了回去。

貝萊攀在窗檻上發了一陣呆；这眞是太可怕了。她那溫柔的声音豈不是还在他的心灵上响着嗎？跟着屋梁嘩啦的一声垮下来了，掀起了一蓬火灰，窒息着他的喉嚨。

“赶快下来，”底下的人都在叫喊，“梯子着火了！”

一陣連續不断的警鐘声在响过来，他知道消防队到了。

但是在乱閧閧的喧鬧声中，貝萊还听到一个細弱的，时作时息的声音。他一跳又跳回到楊生太太房里，立定了傾听；听到隔壁有一个嬰兒在哭，而隔壁那些房間都是在屋子中間那个过道里开門的。听到这个声音，眼睜睜地站在那兒沒有法子去救，实在可怕。只隔着一堵墻，可是两边都走不通。下面院子里，人們都在着急地叫他。該趁早下来啦！可是他还站着不动，好像給孩子的哭声鎖在那里似的。他憤怒到不顧一切，使劲用肩头去撞那該死的夹墻，拚着把自己撞伤。可是那墻居然有点松动了！他再用足气力撞一下，終于撞开了一个窟窿！

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气和烟雾对着他冲来；他只好屏住呼吸，用手掩着脸前进。一个嬰兒躺在搖籃里。貝萊奔过去把他抱起来，摸索着走回墻边。火現在得到通風，驟然旺了起来，向他卷扑过来，使他几乎站不稳。火扑到他脸上，好像一条飢渴的牛舌头在舐他。火的咆哮声紧追在他背后。他半窒息地覓路走到窗口，想向下面叫喊，但是竟叫不响了，喉嚨里只迸出了一个嗄哑的細声。

他就这样抱着一个孩子站在那兒，只好等死了！但是还不要紧，他已經冲过了夹墻。火在背后燒过来，楊生太太的房門上燒了一个小洞，这就使火焰得了通風助虐的机会。那洞一下子便燒大了，火舌从里头凶恶地竄出来，好像有两具風箱在扇火似的。光滑的門板上，有許多几乎看不見的小火星在到处流竄，再一会兒，整

个房門便会全部变成烈焰了。貝萊的衣服已經發出焦味，两手干得像腐烂的木头一样，又覚得背后的头髮好像都在鬈縮起来。下面的人还在叫他。但是这一切都沒有关系，不过他的头受了火烤烟熏，覚得非常昏沉。他覚得快要倒下去了。这孩子还活着嗎？他想。但是他不敢看他；他已經把衣服护住了他的小脸。

他攀紧窗檻，把临死的一切思想却放在爱倫和孩子身上。为什么他不和他們在一起？什么事情使他抛掉她們？他現在却回忆不起来，如果現在不是一切都要完蛋了，他准已赶回家去逗小拉賽玩兒了。但是現在他已逃不过死，再一霎时，就会悶倒了，甚至不必等火来烧他。这样他倒也有一点引为滿意的地方，仿佛和什么人开了一次玩笑。

忽然，在他的快要昏蒙的眼光前現出了一个东西，使他起死回生了。原来是一架太平梯的頂端，一个消防員从烟雾中鑽出来，夺过孩子遞了下去。貝萊正在想应該自己离开那地方，但是不等他走动，一个消防員已經揪住他的領口，带着他下梯子了。

消防員給他躺在一张担架床上，新鮮空气使他回复了知覚，他从担架床上跳起来，兴奋地向周圍张望。这时众人都高兴得鼓掌欢呼。楊生太太从人丛中挤到貝萊面前：

“貝萊！”她哭着喊道，“啊！你还活着，貝萊！”

“当然活着，不用这样哭啊！”

“啊，我們以为你出不来了。瞧你这样子多么难看啊，可怜的孩子！”

她送他到一个工人家里，帮他收拾整理。当他照了一下鏡子，他才明白。原来他已經失去了他的本来面目，烟和灰烬炙进了他的皮膚，一时洗都洗不掉。面頰下給烧灼了一大块，他去找一个消防員給敷上些葯膏。

“你得重新再长一副眉毛出来啦，”消防員說，“你眞正給火燒过了。”

“消防車为什么来得这样慢？”貝萊問。

“慢！接到警报不到十分鐘就来了！我們是八点鐘得到通知的，現在才八点半。”

貝萊迷惘到哑口無言。他覺得在这时間內發生了这許多事情，好像已經过了大半夜。誰知道才只有半小时！在这半小时內，他从死里救活了几个人，也看見有人送了命。他自己也險些燒死，离鬼門关眞是間不容髮！想到这一切事情，心里还留有余悸；他握起拳头的时候，手上的皮膚都裂开了，身上的衣服也有一股焦臭。

院子里，消防員还在不停地工作。有的站在救火梯上向熊熊烈焰澆水，有的冲进屋子里去察看房間；不时有消防員抬着一具燒成了焦炭的尸体出来。“方舟”里的居民可以进封鎖綫去認尸。他們哭哭啼啼地在人丛中穿来穿去，找寻亲人，警察还沒有办法統計或了解有多少人沒有逃出。

忽然大家都抬眼看着大楼前部的还沒有給火燒到的屋頂上。瘋子温斯列夫站在那里吹笛子；火爆声輕一些的时候，人們听得見他的瘋狂的音乐。

“听呀！听呀！他也在吹进行曲呢！”他們喊。

果然，他在吹社会民主党进行曲，但是混合着他自己編的調子，所以这支名曲在他的笛子上發出了荒唐的音調。

消防員竪起一架梯子，躍上屋頂去救他，但是他看見他們便往后跑，跑到無路可走的地方，他便縱身跳进了火海。

菜場上和运河两岸都挤滿了人，肩摩踵接地站在那里看火燒的“方舟”。几百年来的肮脏，霉朽和穷困全給一把火燒掉了。火势多么猛烈啊！由于工人得了胜利，群众的兴致很高；这天夜里任

何人都不想睡覺，这場大火恰好当作焰火，为庆祝穷人的胜利而大放光彩。大家"啊，啊，"地贊嘆不絕，或者模仿火舌的飞爆声，每逢一蓬火头冒起来或是一片屋頂坍下去，大家便热烈地鼓掌。

貝萊在人丛中走来走去，把那些失魂落魄的"方舟"居民集中在救养所門口，讓他們的亲人来找。这些人都哭哭啼啼的，沒有办法安慰他們，讓他們靜下来。啊！这个"方舟"，——多少穷人的亲热的栖身所——現在已經燒得精光了。

"不要难过，"貝萊安慰他們說，"現在暂时由慈善机关安排你們过夜，以后你們就可以住到好宿舍，样样都是又新又清潔的。至于你們的家具什物，也不用为这些东西哭泣，我会給你們募捐，你們会得到比以前更好的东西。"

但是他們仍然哭个不止；他們像無路投奔的野兽一样，唉声嘆气，徬徨無定，因为作为他們的安乐窝的林藪燒掉了。这个城市的其余部分对他們有什么关系？那并不是他們住的地方。可以說他們在世界上再沒有别的安身之处了！随时随刻都有人从貝萊身边走开，望火場上走去，像老馬掙扎着要跑回火燒了的馬厩似的。貝萊的安慰他們是白費劲的；因为他們是另外一族人，他們是一个特殊种族的人。在"方舟"的黑暗而深不可測的肚子里，他們創造了一个穷人的世界，在他們的無牵無累的生活中，他們覺得这个世界是幸福而丰富多采的。可是这一切現在全都燒成一片灰烬了！这無情的烈火是不肯和解的，任何方法都阻止不了它的摧枯拉朽的炎威。

火焰拉下大幅大幅的糊壁花紙，才燒得半焦便飘到街上。这些紙是一層一層地裱糊上去的，五顏六色，还有种种花紋，一層隐隐透过另一層，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圖画。这些花紙的反面有一層好像是凝結起来的血斑，这是烟囱角落里的虫豸世界的余烬，它們

會使小孩夜間做噩梦；它們琵琶形的身体吸了不知多少穷人的血。現在"方舟"想必連地基都烧热了，因为老鼠已經在开始搬家。它們弯弯曲曲的排成长队，从門廊里，从卖旧貨的地下室里，由白天常出来搜垃圾箱的癩皮公鼠带头逃出来。看热闹的人見了，一陣吆喝，把它們赶了回去。

将近十点鐘，火势显然已大大减弱，清除火場的工作可以开始了。看热闹的人紛紛散去，对于火熄得这样快，不免有点失望。"方舟"已經成为陈迹了。这么一座大建筑，剩下的不过一堆焦炭而已。

貝萊把楊生太太和她的小孙女带到他的寓所去过夜。这位老太太一路哭着，只怕被收容进善堂里去，后来听說带她上貝萊住的地方，她才放了心。

在高桥上，他們遇到罢工后复工的清潔車，車上用青枝綠叶扎着彩，还插上几面小国旗。

第三十七章

下一天早晨，陽光朗照，天际無云，眞是一个美好的礼拜日。这个早晨，使人想起这是复活节，有人在唱复活节聖詩，到处都是耶穌复活的庄严气象。"工人报"發表了长篇社論来庆祝这个日子，祝賀前途光明，并邀請工人同志下午到郊外公有林去开大会。整个上午，人人都是忙忙碌碌的：整理衣服，收拾干粮，預备飲料。左邻右舍，互相帮忙，家家都有人上楼下楼，进进出出，有的向别人借东西，有的借东西給别人。

这个大会，不但为了庆祝胜利，同时还要举行示威，这是非常

明显的。讓全世界看看資本家停工关厂怎样反而加强了工人的团結。所以必須全体参加，沒有例外，服装也要尽可能的整齐。下午，人們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走向工会大厦；可以說是全市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从大院子一直到馬路上，各行各業的工人都在本工会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一切都是事先布置好的，一切都按照計划进行；由搞慣群众运动的人担任調度。秩序井井有条，人人都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子。这个仪式是貝萊和斯多尔倍策划的，他們亲自逐队去巡視指导。

男人是容易处理的，但是妇女和兒童却誤会了通告的意义。他們本該直接到公有林去的，誰知他們却提壶挈榼地都到这里来了。他們挤滿了两旁的人行道；当游行的队伍走动时，他們也跟了队伍一起走。他們也参加过斗爭，所以也应当在这里，和他們的丈夫，他們的父亲一同游行。因此，这就成为加倍大的示威游行。誰看見过这样大規模的游行嗎？

沒有，这京城里从来沒有看見过这样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它像一条蜿蜒前进的大蟒蛇，头已經到了街尾，身子还蟠曲着。但是前面出了什么事啦？原来带头的人走錯了方向：他們沒有依照警察局的命令一直往公有林，而走向市区去了。这可不行！这是会和警察發生冲突的！快把貝萊找来糾正游行路綫！但是貝萊在哪里呢？他不是带領着队伍走在前头嗎？原来是他自己走錯了方向！那就沒得話說了！但是他在作什么打算呢？

貝萊走在最前列，掌大旗的人旁边。他什么也沒看見，沒听到，他那晶亮的眼光在群众头上巡睃着。他那火炙烟熏的皮膚还是黑黑的，他的手在褪皮，他的头髮和鬍鬚似乎剃成奇形怪状，脸上給火烧伤的地方，皮膚都皺了起来。他心里只知道一件事情：五

万人的一致的步伐！这种行进，他在孩子时代便已經梦想到了。每当他的头倒在枕上的时候，他耳朵里便听到这种行进的喧声，像海潮汹涌。这是上帝选民的伟大游行，而現在是他在領导着他們走向乐園和福地。这条路如果不通过京城，还該通过什么地方呢？

在北城根，一队騎馬的警察拦住了往市中心的去路。他們拦住了整个路面，馬屁股对着游行队伍，赶馬向后退，使队伍改变路向。但是警察被挤开了，人流一路向前；什么也挡他們不住。

队伍很困难地走过市中心，像一大塊粘胶一样，引伸得很慢，誰也無法阻止。它以一种沉靜的力量推进着。誰敢下令来干涉它呢？警察只好像护衛的狗一样跟在后面。两旁人行道上，市民站在墙脚下，有的喝采欢呼，有的譏諷嘲笑。这里头有朋友也有敌人。高楼上，那些大玻璃窗里，站着衣服华丽的太太和紳士們，用手持的眼鏡看着游行队伍，脸上一半是鄙視，一半是不安的微笑。这些衣衫褴褛的，看不入眼的穷鬼，怎么突然从暗角落里爬出来，占据了城里的大馬路？資本家站在透明的抽花窗帘后面喃喃地說：这是一种多么新奇的游行？他們既然已經得到寬大，还不乖乖地回去复工，却自鳴得意，示起威来，好像要显显他們人数之多，哼，你看，他們已經都餓癟了！

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种很奇特的游行。如果他們想拿实例来証明他們所遭受是多么慘酷，再沒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他們身上全都带着战斗的痕迹——脸色蒼白，精神萎靡，衣裳破烂；他們最好的衣服还挂在当鋪里，今天穿的是打了許多补綻的。飢餓使他們的脸失形褪色。这些人，与其說是一群为自己和后代爭取幸福的活人，毋宁說是一群刚刚卸下人世重負而走进灵魂世界的鬼。这算是胜利者的队伍嗎？走起路来全是一瘸一跛的！一群断了翅膀的鳥，还想飞！他們飞得到哪里去呢？

“我們要走往幸福的地方！”一个歌咏队唱起歌来。

这塊幸福的地方在哪兒？你們中間有誰亲眼看見过？恐怕是因为餓極了，做出来的荒唐梦吧？朋友，先去好好地吃一頓飽，我們再談罢！那边有的是什么？是把你們弄成这个样子、使你們餓極了的血液狂沸的貧乏空虛呢，还是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你們所謂新世界的开端呢？还是把你們送进奴隶世界去的永恒的咒詛？

他們的步伐响出一种特殊的节奏，掩沒了其他一切的声音。它好像在說：“我們是富有的，虽然看上去很穷！我們花了四百万克郎进行斗爭，由于停工，我們还損失了两千万！我們从黑暗中出来，走向光明，無論什么都阻止不住我們。我們的后面是飢餓和貧穷，愚昧和奴役，我們的前面却有着幸福的生活，有着如初升的朝陽一般的自由！从現在起，一个新的时代誕生了；我們是它的年青的力量，我們要为千千万万人家要求統治权！少数人当权已經够了！”

尽管他們还得忍着創痛，——因为大家走路都还有点跛——他們却不厭不倦地向前行进。現在他們为什么还要怀疑呢？

听呀，他們在唱歌呢！粗哑的声音从五万人的嗓子里發出来，这些声音好像生了銹，也好像是初次唱出来。这是一个新的乐器，不过还沒有經乐师校准音調，發出的乐声是走板的！但是这歌声在队伍中此起彼伏地按着节奏响着，使整个队伍像一个人似地行进。大家的眼睛都閃着亮光，因为他們意識到他們人多势大！所以歌声就更加响亮，像波涛似的在屋頂上翻滚过去：

“弟兄們，天快亮了！……”

現在你敢碰一碰他們里面最怯弱的一个嗎？他已經有了醉汉似的大力气；他已自己覺得壮大起来，相信自己能够做出大事業来了。这里沒有散漫孤立的分子，这里有的是一股打成一片的洪流。

你只要对其中的一个碰一碰，群众的全部力量就会集中在你身上。被碰的人不考虑后果，被命运驅使着行动，好像他所从屬的那个大团体会替他担負一切責任，并且为他制定法律似的。

能够走在队伍里，并且执掌大旗，这是很高兴的事，即使看着也够叫人精神抖擻了。

工人的老婆兒女也在路边跟着队伍一起走。有时离开行列，看看雄壮的队伍經过，然后再抄小路走到前头去，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如果站住在十字路口等大队走过，那就得好几小时才看得完。一，二！一，二！整齐的步伐在你脑子里响着，好像永远不会停止！

一个工会才走过，又一个工会接着来了。鋼鉄工会的队伍由大汉孟克带头掌旗，这就是敲三下大鉄筒，号召四万五千工人起来爭取工会权利的那个家伙！大家高呼孟克万岁！接着是油漆工人，印刷工人，手套工人，銅鉄器工人，輭木工人，皮革工人，和一群打綁腿的海員。最后的这一队由爱哭的彼得带头，就是那个貌似文弱的大力士！接着是銅匠，碼头工人，木工，面包师和造車工人！还有，这些人算是什么？哦，原来是鑄銅工人，他們后面是窑灰工人，制漆工人和金銀細工！哦，这又是什么？原来是淘砂工人！裁縫和鞋匠是一眼就認得出来的；喏，不說假話，拖鞋工人一定就紧跟在他們后面，他們也得参加游行啊！再后就是鍍金工人，硝皮工人，紡織工人，卷烟工人，还有銼刀工人，砌砖工人，模型工人，箍桶工人，釘書工人，造船工人和細木工人！怎么，簡直走不完嗎？又来了，玻璃装配工人，快給他們讓路！你别笑，他們全都是手艺人，也該来壮壮声势。接着是煤气工人，自来水工人，还有家具工人，他們和走在前面的鉄器工人一样，跨着八字脚走路，好像向前面的人学習似的。跟着是象牙雕刻工人，这些是毛刷工人，他們戴着眼

鬓，鼻子下面也长出了毛刷——当然是指年紀老大的那些。最后，队伍总算过完了，可是后面还跟了一大群野孩子。不过这些小流氓也是工人阶級，他們是送牛奶的。他們后面是女工。新的队伍又开始了：有鋼琴工人，面粉厂工人，鞍具工人，彩札工人——一眼望去，全是旗帜！这个世界是多么伟大，多么光怪陆离啊！人类想出了多少行業，所以就不愁沒有事情干！啊，建筑工人来了，带头的全是老将，从工人运动开始就参加的！瞧，斯多尔倍老丈的脚步多么稳健！还有鋪瓦工人，由那“耍把戏的”領队，他們看上去好像很不習慣在地面上走路似的！又有一批来了，鋸木工人，釀酒工人，装椅垫工人，他們的工資一年比一年减少，以致到大斗爭开始的时候，賺的錢不及十年前的一半，你看，現在他們的样子是多么喜气洋洋了！現在他們的菜橱里面又有儲存的东西了。那些面色蒼白的是紡織女工，她們沒有旗子，一小时八欧勒的工資，她們連旗都买不起。最后是“工人报”的寥寥可数的女職員。天呀，她們的样子是多么疲劳。她們上下楼梯跑得太多，两条腿像拖着鉛球一样重。每人手上拿着一卷报紙，作为她們的行業的标志。

一，二！一，二！他們踏着沉着而均匀的脚步前进。上哪兒去？貝萊带他們上哪兒就是哪兒。“兄弟們，天快亮了！”这句歌詞此落彼起，一唱再唱，一段才靜下来，另一段便接上去。从小街小巷里还涌出許多人来加入游行，这些瑟瑟縮縮的家伙，都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在战斗中犯了錯誤，至今抬不起头来的人。但是他們也睁大了眼睛跟在队伍后面走，自言自語地造出种种理由来給自己辯解。

人行道上站着一个青年，他躲在一群妇女背后，只伸出一个头。他在斗爭中曾背叛过他的同業，現在他的工会的队伍来了。一种悔疚的心把他带到这里来。他的同業的步伐声吸引了他，使他

忘掉一切，不由得也跟了队伍行进。在他的想像中，他以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驕傲地歌唱着胜利。忽然跑出几个同志，把他拖进队伍；高高举起，边走边喊：“胜利品，胜利品！”只可惜沒有办法把他釘在一根竿子上，擎起来示众！

貝萊始終在前头，和孟克并排走。他态度沉靜，面带笑容；但是內心里却有一种馴服不住的豪气；他从来沒有感觉到这样刚强过。警察在人行道上，緘默而示威地，一步一步跟着他走。他領导队伍一直穿过新皇家广場。群众忽然一惊：原来貝萊要带他的队伍到阿馬連堡皇宫前去示威！誰也沒有料到他这一著。但是警察显得比較机敏：通往皇宫的街道上全都有軍队布防着。

队伍逐漸地占滿了整个广場；一百五十个工会，各自揮揚着它自己的旗徽，眞是洋洋大观！在受到社会主义思想所鼓舞而成立的各个工会队伍的上空，飘揚的是紅旗，其中也还有許多丹麦旗帜，蓝，紅，白三色的帮会旗帜。这些都屬于旧式的行会，逐漸地参加了工人运动的。比所有的旗帜都揚得高些的是一面面粉工会的旗，它很古老了，几乎有二百年的历史了！这面旗上有几个古怪的字，那是丹麦第一代世袭国王御名的花押字。

但是眞正的大纛旗——領导工人运动走过最初一段困难时期的国际紅旗——却不在这里。老年人当然一看見就会認得它，青年人也听到过关于它的許多故事。如果它还存在，那一定是好好地收藏着——它对官厅的刺激性太大了，竟好像斗牛用的紅布。

正当大家站着观望的时候，这面大紅旗突然升了起来，虽然已經磨损和破裂，但是顏色还非常鮮明。貝萊站在一輛馬車的車厢頂上，庄严地高擎着它。大家一时都惊呆了，但他們随即狂風暴雨似的欢呼起来。他們向这面友爱的旗子，像血一般紅的国际标志致敬！何况擎着它的又是貝萊的給火灼伤了的手，貝萊，这个好同

志，他曾从火里救出了孩子，他曾領导同志們取得了胜利！

貝萊像一个大孩子似的站在那里，笑逐顏开。他本想对大家說几句話，但是他的原有的宏亮声音还沒有恢复。所以他只是把旗子慢慢地向他們揮动，仿佛在主持宣誓似的。他靜靜地，不声不响地揮动紅旗。这是他多年来的梦想，現在終于实現了！

警察向人丛中冲进来，但是紅旗忽然不見了；孟克手里擎着一个空旗竿，正在挂上他的工会的会旗。

"赶快把这些人带到別处去，不然的話，出了事就得你負責！"警官恶狠狠地說。

貝萊正眼望着他。"他眞会把我关进牢监去，要是他有这胆量的話，"他这样想，于是他又开动他的队伍。

在公有林里，万头攒动，远远望去宛似一片黑沉沉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場子里有好几座講台，每一座的四周都圍着許多人，听領导們講說这个日子的重大意义；但是大部分的工人今天都不大願意挤在講台边的人堆中。在飽受艰苦之后，他們想放下憂慮，尽情快乐一下，或者在草地上竪蜻蜓，或者扮一会兒小丑。人們东一堆西一群地分散在大森林中，吃吃玩玩。男人們脫去上衣，互相摔角斗力，或者轉着圈子，像兒童时代做游戏一样。談話少，笑声多；如果有人談起正經事，馬上便被俏皮話压了下去。今天誰都不再严肅了！

貝萊在人丛中漫步着，享受这喧嚣活泼的乐趣，同时在寻找楊生太太和她的孙女——她們約好了带着野飧籃子来和他碰头的。但是他內心里感到郁悶，所以很为沉默。他現在如果和自己的家眷躺在草地上，吃黃油面包和煮鷄子，或者讓小拉賽騎在肩头上到处跑跑，那該多么快乐！但是尽想这些事有什么用处？已經沒有

和爱倫重归于好的办法了。他們之間的关系已無可补救了！最舍不得的就是小拉賽；他必須想法使爱倫願意把这孩子交給他；如果用法律去爭取孩子，他是不願意的。

斯多尔倍全家坐成一个大圓圈，正在草地上进飧；兒子，媳妇和孩子全都到齐了，只少了貝萊一家。

"来，一起吃！"斯多尔倍說，"要不然，你这一天太长了。"

"是啊，"斯多尔倍太太喊道，"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你和爱倫鬧別扭，可不能叫我們跟着受罪呀！"

他們还不知道貝萊夫妇仳离的原因——至少沒有听貝萊自己說起过——仍然对他很亲热。

"我正在找我自己的飯籃子呢，"貝萊一边說，一边挨着他們坐下来。

"我說，你倒是真有一手，"斯多尔倍突然笑着說道，"原来你打好主意要去向克利斯丁老兄①問安的。这可不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这且不談！你今天做的事情，到底是別人不敢做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队伍里一点都沒有动搖！你知道，大家要选你当工联的領导人了。这样，你就可以实現你那个世界工联的怪想头了。可是我們就是在国內的工作也已經忙不过来；在下一次选举里，我們必須在城市里取得胜利，在一部分乡区也要取得胜利。你願意提名为候选人嗎？"

"只要我的嗓音恢复就行。我現在还不能大声說話啊。"

"每天晚上吃个生鷄蛋試試看，"斯多尔倍太太关心地敎他办法，"临睡前用左脚穿的袜子裹在頸子上；这是一个秘方。不过一定要左脚穿的袜子！"

"不錯，我們这位媽媽是个紅色分子，你要曉得，"斯多尔倍說。

① 当时人民对国王的称呼。——英譯本注

"我要是站在她右边，她就不認得我了！"

太陽想必已經落山了，因为天已經黑下来。西边涌起了烏云。貝萊始終沒有找到那位老太太和她的孙女，心里很急，于是便和斯多尔倍一家人告辞。

他四处去寻找她們；無論走到哪里，人人都招呼他，他們的眼里閃着亮光。他注意到有一个警察远远地尾随着他，这是他們的地下工作者，可能他有什么消息要通知他。因此貝萊便在稍为离开大众远一些的草地上躺下来。那警察站住了，謹愼地向周围望了望，然后向貝萊走过来。当他走近的时候，他俯身下去装作撿东西的模样，同时輕輕地說：

"有人跟着你。你家里下午被搜查过了。你一离开这里就要逮捕你。"

說完他就走了开去。貝萊初时对这件事莫名其妙。他的家被搜查了，为什么？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啊？后来他忽然想起那塊模仿鈔票刻的木版。他們正要找一个打击他的借口，于是找上了他的玩艺兒！他很疲乏地站起来，离开了人群。他走到森林东边，站住着回头看那个熙熙攘攘的人海，他們已在开始走散，馬上便要消失在黑暗的夜色里了。

现在胜利已經到手，大家都将生活在幸福里，而他却馬上就得去坐牢，为了一件在飢餓时候的幻想中造出来的玩艺兒！他并沒有印过假鈔票，也从来沒有这种意圖。但是这有什么用？人家一定要逮捕他的，他从那警官的眼光里已經看出来了。他会被判处無期徒刑，縱然万幸也免不了要坐几年牢。他想先定一定心，暫时不去想这件事。因此便繞过东桥区步入城中。为了不給人看見，他专挑小街僻巷向救主公墓走去；幸而这时大多数警察还在公有林里。

停在港口里的輪船，曾經有一时引起过他逃走的念头，但是逃到哪里去好呢？他的使命和命运都在这里，他能到国外去做亡命汉嗎？不，他只好听憑他的命运！

公墓的門已經关了，他不得不爬围墻翻进去。有人在爸爸拉賽墓上放了一束鮮花。“这是瑪丽，”他想，“一定是瑪丽！”他在这里覺得很安心，沒有那种可怕的孤独感了，仿佛爸爸拉賽的永不衰疲的体貼还在保护着他。但是他不能在这里久留。他已經受到被逮捕的威脅，無法安心。他繼續从幽暗的小街走过市区。这里原来是个战場，現在却多么安靜！感謝上帝，現在埋怨“他”的可不是他們这些旁人了！現在他們就要过幸福的日子了……但是他自己呢？……他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寓所，看見两个便衣警察在門前往来巡邏。于是他又退进僻靜的小街。他漫無目的地走着，和自己的頑强的决心作斗爭，但最后只好屈服了。于是他想去見一見愛倫，对她說句好話，并吻吻孩子們。

但是他家門口也有人把守着。他到处都被打回头，退到他忍受不了的孤独境地。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他是要和亲近的人們在一道才能生活的，独个兒他怎么能过得了孤独的生活呢？無論他怎样矢口否認，愛倫仍然是他的生命。無論在他的生活的哪一方面，愛倫的疑問似的眼色始終在望着他。現在他很肯定地感到她是在等待他回心轉意，盼望他回去。她会怎样高兴啊？

在炮台街上，他看見莫尔頓的房間里有灯光。他便溜进院子，直上樓梯。莫尔頓正在看書。

“哈，你又換了一个新样子了，您好，消防員！”他笑嘻嘻地說。

“我是来跟你辞行的，”貝莱輕声回說。

莫尔頓投給他一个驚訝的眼光。“你要出門去嗎？”

“是的，我想……”他低头望着地板說。忽然他又說：“如果警

察来跟着你，你怎么办？”

莫尔顿对着他呆望了一会，随即拉开抽斗，拿出一支手槍来。

“我决不讓人家下手，”他陰郁地說。“但是你为什么問我这句話？”

“啊，沒有什么……你肯不肯帮我做一件事情，莫尔顿？我答应过‘方舟’里逃出来的穷苦人，給他們捐一点錢，但是我現在沒有时間了。他們所有的东西全給火燒光了。你肯做这件事嗎？”

“当然可以。不过我不明白……”

“唔，我得走开一个时期，”貝萊苦笑着回答。“我一向想出去跑碼头，干我的本行，現在刚刚有一个机会。”

“那么，祝你幸运！”莫尔顿說，一边还不很相信地望着他，一边和他握手。

貝萊不知道莫尔顿是否猜到他的事情。莫尔顿有蓬霍尔姆人的性格，他不喜欢过問别人的私事。

現在，貝萊又走在街上了。不，他不能采用莫尔顿的办法，他决計自己去投案！他轉出到大街上；不想再躲躲藏藏了。在北桥街上，有一个人站在一家店門口，行动鬼鬼祟祟的；貝萊走过的时候，他把身子紧貼在門上。貝萊就站住在人行道上；那人也是一动不动地閃在黑暗里。但是，他忽然怒吼了一声，跳上前来，想把貝萊扑倒。在这一刹那間，他們才彼此認出了；原来这人就是費迭南。

“怎么，你还在外边逍遥嗎？”他吃惊地說。“我以为你已經进去了！”

“你怎么知道的？”貝萊問。

“唔，我知道的事情多呢，这也是我的一种本行業务。他們要把你关上五年到六年呢，貝萊，不过，决不会是無期徒刑。”

貝萊渾身抖索了一下。

"你会在那里冻僵的，"費迭南同情地說，"我倒是在那里住得慣。你听我說，你这个人很好，你想救过我。除了母亲，你是我唯一亲人了。如果你想跑走，我可以帮你躲起来，还給你設法找路費。"

"你打哪兒去設法呢？"貝萊怀疑地問。

"我是劫富济貧的呀！"費迭南笑着說。"警察总监刚有五万克郎放在他抽斗里，你如果要，我可以給你去弄得来。"

"不，"貝萊慢吞吞地說，"我情願去投案。但是我仍然感謝你的好意。請代我問候你的老母亲。如果你有多余的錢，最好請接济一下楊生太太。自从安妮死后，她和那小女孩常常挨餓。"

現在，再沒有別的事了，一切都完了。他走过菜市，一直走到市政厅，这个古老的建筑物显得很陰森。他繼續慢慢地沿着运河边上走去，想先鼓足勇气，然后再去投案。他打河沿上走去，边走边望着河面，还可以看得見船只和养魚的木籠子。走到霍尔門教堂，他下个决心，轉身回头走，現在該进去了！他意志坚决地抬起头来，却發現瑪丽站在他面前。她一看見他，臉上立刻透出了紅光。

"貝萊，"她高兴地喊。"你沒有失去自由嗎？可見是謠言。我刚才去开会，有人告訴我說你已經給抓进去了。唉，听了叫人多难过啊！"

"我就要进去了，我現在就是去投案。"

"但是，貝萊啊！我亲爱的貝萊啊！"

她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唉，他依然是一个拾来的弃兒，需要她照顧的！貝萊自己也是眼泪汪汪，忽然感到軟弱下来。她是他的知心人；当她为他的不幸而悲哀的时候，她显得多么美丽啊。

她站在他面前，身段苗条，体态輕盈；她的头髮，以前是稀疏蓬松的，現在长成了浓密的鬈髮，复在前額上。她那原先發育不足的軀体也已經發育得很好了。

“貝萊，”她握住他的双手，低下了眼睛說，“今晚不要去，等到明天再說罢。今天大家都在庆祝胜利，你也应該庆祝一下！跟我走吧，到我屋里去，貝萊，你的神气很不快乐啊！”

她極力忍着不哭出来，他覚得她从来沒有現在这样显得像个小孩子似的。

“你为什么还在打不定主意？来吧，跟我一起去吧。我不够美嗎？我是一心爱着你的，我从看到你的头一天起就爱上你了，貝萊；我現在开始發育起来，就是要为你而长得更美丽些！除了你以外，我不欠任何人的恩情；如果你不要我，我也不想活在世上了。”

的确，这个自食其力的姑娘，对任何人都不欠一点情，她完全是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在他落得孑然一身的时候，她以一个美艳如花而又守身如玉的处女来委身給他，彷彿是穷人的天使派她来使他的心灵有所寄托似的。

她人旣美丽，心地又善良，从憂患中生长出来，她就是幸福本身。对他来說，她兼有着孩子、母亲和情人的三种身份，他的疲乏的头脑若不在她的心上安息，还該到哪里去找安息的地方呢？

“貝萊，你知道嗎，公有林大会散后，工会大厦里有一个跳舞会，我們一伙年輕的姑娘們扎了一个花冠，等你走进舞厅来的时候，要由我給你戴上。唉，后来有人說你給抓进去了，我們哭得多么厉害！但是花冠仍然給你贏到了，可不是嗎？現在你好好地睡一觉，别想明天！”

貝萊的头枕在她的胸口上睡熟了；当她用母亲般慈爱眼光望着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梦：他看見几百万丹麦工人在建筑一座富丽

堂皇的大宫殿，他自己就是这座宫殿的建筑师。宫殿造好后，他率領着工人队伍走进去；他們唱着歌走过那些长廊，要去占满那些通明雪亮的大厅。誰知并沒有什么大厅；宫殿一下子变成了监獄！他們一步步地走了进去，再也找不到出来的道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征服者贝莱　第三卷　伟大的斗争
作者＝丹麦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著陈蔚译
页数＝３５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５２２
出版日期＝１９５８年０６月第１版